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七八册目次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三）（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〇〇一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三）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職官部九

左右僕射

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及郎皆有僕射取所領之事以爲號若尚書則名曰尚書僕射

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永好文德行軍常阜襜路稱鮑尚書兵

後漢書曰郅壽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又曰鄭崇字子游爲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爲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

又曰徐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車駕幸許昌宣摠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朕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又曰文帝時欲以賈詡爲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以服人詡縱昧於榮利奈國朝何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爲侍中僕射在臺閣常多託疾時臺制滿百日當解祿豐未滿百日輒暫起而復臥如是數歲及太傅宣王父病曹爽攝政豐依違二公間故時人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遊光

吳志曰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晉書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吏部四辭而後受

又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

又曰魏舒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東岳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吏部掌叙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寬泰引毅潛通有才識其以舒爲左右僕射領選曹

又曰永昌元年詔曰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万機護軍周顗可左僕射領軍王邃可右僕射

又曰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弘濟莅官盡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爲右僕射

又曰太康元年詔曰尚書置左右僕射所以恢演治典協宣庶政

謝靈運晉書曰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座參攝百揆出納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干寶晉紀曰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揔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爲尚書左僕射衛將軍

晉諸公贊曰司馬珪少時有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爲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爲美

晉書百官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

賢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石

晉公卿禮秩曰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晉中興書曰顧和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勑特諭暮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又曰紀瞻字士遠爲右僕射肅祖嘗內殿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謝曰臣不敢聞命肅祖曰方欲善語云何復崇謙讓耶瞻以年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爲治乎

又曰王珣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爲上所昵桓玄荅道子牋云王珣明悟疎徹風流之美雖遍於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

又曰刁協字玄亮除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無練習舊儀者唯協以久在中朝加性聰朗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讚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爲強記

宋書曰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舡自清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又曰漢制御史中丞遇尚書令僕丞郎車皆預相迴避臺官過乃得去令尚書令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尚書闕[illegible]臺[illegible]晉已降方[illegible]日省

又王弘爲僕射奏彈康樂侯謝靈運濫其嬖女殺與胡江湙請免官削爵付大理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

又曰王裕之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所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

齊書曰王延之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曰張緒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晉武以僕射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爲左僕射尚書韓諄爲右僕射時嵩諄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蠋爲西中郎將諄弟軌爲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外殿方謝帝顧曰羅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後魏書曰郭祚爲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門下叅議刊正故事令僕射中丞騶唱而入宮至於馳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趙善爲尚書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又曰元順除吏部尚書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陽平王新成之子欽字思若累遷尚書右僕射欽色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孫騰兼尚書左僕射府庫開鑰一以
委之
又曰北齊王晉明豪侈有氣俠留心經史招引賓客嘗爲
尚書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人云廢人飲酒安能
作刀筆吏披故紙乎
北齊書曰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
良美貧弱咸受墝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後周書曰周惠達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
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
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又曰李遠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
俱闕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
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

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
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主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
祖曰公勳德兼美朝廷敬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
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
遠不得已方拜職
陳書曰袁憲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爲僕
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
朝廷榮之
隋書曰楊素爲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後文帝漸踈忌
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
省平論大事外示崇重實奪其權
唐書曰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爲僕射當須廣開耳目
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

行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愼處事公平者任以
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
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勑尚
書細務屬左右丞唯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又曰戴至德爲僕射時與劉仁軌更日受詞訟嘗有老母
經省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
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請却付牒來也至德笑而
還之議者尤稱其長者焉
又曰元和中裴均爲僕射於尚書省都堂上事其送印及
呈孔目唱案授案皆使尚書郎爲之文三品已上官外堦
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
左右丞外堦荅拜初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因製儀注自極
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官是日皆坐受拜或

徵其所從來荅曰聖曆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
左右丞亦同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爲故
事非舊典也均交結權倖而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
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
此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
坦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又曰寶歷中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
車不爲之却因上言故事去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
以爲左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揔百司之權表狀
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
送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數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
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
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職恩加特拜者遂從

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非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之處又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重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奉勑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詳議聞奏元和中太常博士韋謙舉奏削去舊儀今絳上論於體甚當然其時璠黨方盛致絳改官共寢其儀

又曰李程大和中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玄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

重勑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勑處分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尚書僕射其年匈奴來降詔賜縑三百疋尚書侍郎暨鄧受詔誤以三千疋賜匈奴詔大怒鞭鄧欲死意獨排省閤入諫明帝以合大義恚損怒消帝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世說曰周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爲三日僕射

唐書官品志曰僕射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糺彈而右不糺彈

唐新語曰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爲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職官部十

揔敘尚書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然

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注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書主天子物皆曰尚如主晉灼曰尚主者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又曰章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劍陳寵濟南鍛成一室丙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蜀漢文劍寵敦朴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

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秩六百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人一人爲僕射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各有曹任常侍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客曹主外國夷狄事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共爲五曹世祖又分增三公爲二曹其一曹主歲盡課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繕治功作鹽池苑囿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二千石曹主辭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與三公爲六曹

又曰李固上疏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

謝承後漢書曰陳禁字子雅拜尚書公卿朝日晏無詔禁問臺上故事何時可罷對言已食輒有詔罷今已晏禁白寧可白耶尚書郎以上方宴樂不敢白禁使罷公卿既罷上問左右今未有詔而罷朝何也尚書直對曰陳禁命罷上曰勿復問也禁在臺二年嘗病令僕射數奏久病滿百日請輒免有詔賜金帛醫藥

又曰張陵字處仲爲尚書首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冀令出勑虎賁奪其劍冀跪謝陵劾之詔以歲俸贖罪百寮肅然冀弟不疑曾舉陵後疾冀不疑謂曰昔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非報私恩耳不疑有慙色

又曰翟酺字子廣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又曰魏朗字少英入爲尚書再外紫微謇諤禁省不屈豪右爲百寮所服以黨事免朗性矜嚴閉門整法長吏希見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又曰蔡邕字伯喈以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又曰鍾離意字子阿明帝徵爲尚書交阯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車於勝母之鄉惡其名也贓穢之寶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書賜錢三十万

又曰荀組字伯脩拜尚書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勗羣寮
秉機平正直而行之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又曰韋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其源在尚書
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
又曰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機事所揔號令攸發
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
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應劭漢官曰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
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愼歟
張璠漢記曰朱穆嘗事梁冀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
虎賁當陛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
皆迴避不敢當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戴之於肩首之上
乃敢置地大不謹不敬即收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
服其忠烈

魏志曰陳羣爲尚書制九品爲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又曰許混字子劭清淳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
又曰丁謐字彥靜曹爽宿與相親拔爲散騎常侍轉爲尚
書在臺閣數有所彈駁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時謗書謂
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
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疽
囊也
又曰　孔禮字德遠爲尚書明帝方修臺署節氣不和天
下少穀禮固爭因罷役制曰敬納讜言
魏略曰帝遊宴在內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爲女尚
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云也

吳志曰尚書熊睦見孫皓酷虐微有諫皓使人以刀環撞
殺之身無完肌也
晉書曰杜預爲尚書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又曰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
以老成也
又曰劉頌爲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
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
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用周勃誅諸吕
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亂舊典
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
晉康帝起居注詔曰尚書万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廪秩
儉薄甚非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爲元凱惜祿其依令僕
給尚書各親信五十人廪賜

晉中興書曰蔡謨爲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
後選用名資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望
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
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
輕鄙超踰等疋上亂聖朝貫魚之次下違羣士准平之論
豈唯微臣斯亡之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
宋書曰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出者百日無代人
聽還本職
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
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屨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户進賢兩梁冠納言
幘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梁書曰陸杲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也

又曰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荅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也

後魏書曰肅宗靈太后曾讌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隋書曰于仲文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唐新語曰玄宗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貫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

益部耆舊傳曰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能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徵為尚書

會稽典録曰鄭弘拜尚書舊典科郎滿補縣長令史為丞尉弘奏以為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縣令史為長上從其議自此為始

通典曰尚書出納王命敷奏万機蓋政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泉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是為喉舌

郭子曰王公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傅子曰嘏字蘭石為尚書大小無不攝

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麓者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万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諫惟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應璩書曰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傅說弃板築而為殷相呂望弃屠釣而為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為漢宰若此曹者乃奇耳璅璅尚書執憲之吏曷以為異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職官部十一

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令史

久遠院

左丞

六典曰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其文法分而視焉

漢官典職曰尚書左右丞典佐臺事綱紀無所不總

續漢書百官志曰左丞掌錄尚書吏人上章百官威儀

漢官儀曰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

晉書百官表志注曰左右丞俸月三十斛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射制彈案選用署吏稽近道文書給假

晉書曰劉毅字長叔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又曰郗詵爲尚書左丞推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舉詵丞而還奏我此謂挽弩自射詵曰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以軍法戮宣子僕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其言乃至於此洪聞而悅服之

又曰傅咸爲尚書左丞時尚書郭弈咸故將世累辭病疾不起復不上朝又自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

又曰郤弘始爲尚書郎轉左右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後坐泄事免

晉諸公讚曰許奇爲尚書左丞有准繩操

又曰傅咸字長虞爲左丞臺閣小大望風自肅

晉中興書曰荀奕字令遠遷左丞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封溫奕謂太宗曰若溫復假王威平定河洛修復山陵將復何以加之遂止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爲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

宋書百官志曰晉宋之世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糺諸不法無所迴避

三國典略曰北齊張耀嘗爲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梁書曰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又曰劉孺弟覽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李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李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噬家人

北史曰郎茂煬帝即位爲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尒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高祖嘗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

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
唐書曰趙涓永泰初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室數十
間火起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卽訊
涓周歷壖園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
審頗盡事情旣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之
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旣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
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
涓乎對曰然卽日拜尚書左丞
唐新語曰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
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
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滞勃然逼昉
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

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傅咸表曰左丞職輕事重以賊制貴所以辯居臣以闇劣
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下壼彈尚書丞郎事曰舊丞郎取急及屬出皆尚有堂使
職尚不廢而昨左右二丞及諸郎皆出唯咨直二郎在設
使有兵火警急便爲無復行事者二丞頓行無印可以封
符疏此之逋慢莫斯之甚
傅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万機之會
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爲右丞具知此職之
要後忝此任僶俛從事日愼一日

右丞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右丞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
假署印綬及筆墨諸材用

漢官儀曰尚書左右丞秩各四百石遷刺史
晉書百官表注曰右丞主臺內庫藏廨舍量物用多少及
廩賜民戶租布刑獄兵器稽遠道文書章表奏事
晉中興書曰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爽呼以
盤盞樂器擲台之後爲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
性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沈約宋書曰晉西朝八座丞郎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旦
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漢舊制
也今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
宋書百官志曰右丞掌臺內庫藏凡諸器物廨舍刑獄兵
器
唐書曰宇文節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干局見稱時江
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

疋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又曰韋縚爲尚書右丞吏部員外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
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縚
居綱轄首糺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
五代史後唐書曰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
避廟諱也至同光年十月復舊爲左右丞長興元年九月
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
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
丞並爲正四品

左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六典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
正稽違省署符目爲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寮
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隋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職貟令曰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署抄目舉稽失知臺内宿直若本司郎中不在併行之

右司郎中　右司貟外郎

隋書曰晉儀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令史

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令史十八人人二百石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列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華嶠後漢書章龐上疏曰有楚獄事繁故置尚書令史以助郎

晉書曰陳壽少仕蜀在觀閣為令史又為郎官人黃皓專弄朝政大將軍閻宇等皆曲附事皓以營時務壽獨峻然皓乃自禪與杖

又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郎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瘢點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瘢而

齊職儀曰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一梁冠

楊楞伽北齊鄴都故事曰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典略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將軍何進聞其名欲以禮辟恐不肯來乃詭以軍事召之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敘聲氣如流其時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職官部十二

吏部尚書

六典曰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後漢書曰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舉選祠祀事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吴志曰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録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服之擢爲選曹尚書選舉號爲得才

又曰暨艷字子休爲選曹尚書性峭厲好清議當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區別賢愚彈指百寮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故怨憤聲積競言艷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艷坐自殺

又曰陸喜字文仲頗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又曰薛綜爲選部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晉書曰山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爲吏部尚書當時清靜內外肅然後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錢

又曰嵇紹字延祖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

又曰王戎爲左僕射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理一冤枉殺一疽嫉隨其沉浮門調戶選好營生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又曰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箸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又曰蔡克居選官尚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

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八月詔曰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爲吏部尚書

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爲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貧選舉稱爲廉平

晉陽秋曰陳泰爲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

晉書諸公贊曰李胤爲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

宋書曰顏竣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懽笑荅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

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
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
已下悉以委蔡自此已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
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錄尚書與吏
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祿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
後施行若美相盻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
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奸以事
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
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
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

後赴
又曰庾仲文性好潔爲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
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
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又曰庾炳之爲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彈琵
琶王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
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所司奏
免官也
又曰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王惠代
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
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
異而意同也
齊書曰褚彥回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
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
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
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又曰褚炫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遊論
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
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
南史曰初謝朓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
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
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南史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
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
歷既有締搆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
梁書曰蕭子明爲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

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
又曰謝覽字景滌朏之弟瀹之子也自祖至孫三代居選
部時以爲榮
又曰王泰字仲通爲都官尚書能接人士士皆願其居選
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傾屬
又曰謝舉字言揚還爲吏部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
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永字伯部撫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爲
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揚俊乂內外稱之以擬
魏之崔毛
後魏書曰崔玄伯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
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揔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
大夫擬八座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

又曰崔亮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
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
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
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
又曰郭祚爲吏部祚持身潔淸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
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卽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頗
勞滯當時每招怨言然所用者皆量才稱職時人以此歸
之
又曰元順爲吏部尚書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
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頻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
命用之順投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
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

言曰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
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順鬚眉俱張仰
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
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刱定九流官方淸濁軌儀万古而朱
暉小人身爲省史何合爲廷尉淸官殿下旣先皇同氣宜
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
不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
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
是順當依事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
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飮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
又曰元脩義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
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遂求
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量

戌之居對衆大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
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
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爲一甲愔令其
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呼誤以慕容爲長孫一人
而已有職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御前在元子
思坊乘驢遥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
驚服愔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果自不虛令史唱名誤以盧
士深爲士琛深自言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王
北齊書曰段孝言爲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
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
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荅唯厲色
遣下而已

又曰陳孔奐爲吏部尚書太子叔寶欲以江摠爲太子詹
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才而無
園綺之實輔弼儲后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太子太子深以
爲恨乃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乃啓曰江摠文章之人今
太子文藻不少無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
輔導陳主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　尚書王廓世有
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
子不可爲太子詹事奐又啓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
亦爲太子詹事前世不疑太子固爭之陳主卒以摠果共
太子爲長夜之飮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遊摠家陳
主怒而免之
隋書曰牛弘爲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
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淸愼絕倫然爽俊

有餘迹以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

又曰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又曰韋世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

唐書曰韋思謙弱冠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不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特進超拔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又曰李巽爲吏部尚書病極郎官相率省疾巽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推公利至其夕而終

唐新語曰裴光廷爲吏部始制循資格以一賢愚遵乎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及光廷卒有司定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爲克平

先賢行狀曰崔琰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美天下稱平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二童見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爲吏部尚書當尒時天下無滯才

世語曰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爲吏部尚書太祖求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避地荊州太祖定荊州太祖求鵠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宮門題

語林曰袁眞爲監運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魏名臣奏曰羽林右監朱遺言天下之任非吏部尚書所能獨辦令長以下可專付吏部守以上入座舉

傅咸集表曰昔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在不難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四

職官部十三

吏部侍郎　揔叙尚書郎

吏部侍郎

隋書曰陸彦師爲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彦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

又曰高孝基爲吏部侍郎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爲知人

又曰煬帝以尚書六曹吏部禮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

唐書曰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從辛琴微宫大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又曰天后以許子儒爲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爲意其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暐爲之介然自守絶於請謁爲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史乃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爲天官侍郎

又曰席豫爲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以卿前爲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

又曰房頴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頴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

又曰韋陟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竊授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旨職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又曰崔羣徵拜吏部侍郎穆宗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又曰崔鄲爲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乱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乃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録如何注擬鄲對曰資叙相當問其爲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又曰楊篆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

又曰鄭玄挺爲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又時患消渴病選人因目爲鄭渴榜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

唐新語曰裴行儉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卒如其言

又曰韋陟昔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強直

又曰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又曰馬載爲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爲河內

尉思立今日士明日選人有衆寒闕者戴深咨嗟以爲名
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於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
司可謂撥理風俗也其人此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
許赹趄失步

總叙尚書郎

漢書曰南宮二十五星應臺郎位故明帝去郎官上應列
宿即此也

又曰主父偃詣闕上書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
爲律令其一事諫匈奴上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乃
拜偃爲郎中

又曰韓信爲項羽郎中數干以策而弗用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爲郎每當直事駐車待漏雖在
閑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衣燈俯伏爲郎二十

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重

又曰黄香爲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
善之

又曰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各通一
經以太學初繕應化而至皆除郎中

又曰黄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好圖讖天官星氣
鍾律曆筭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京師
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

後漢書曰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
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勑令勿
驚由是數加賞賜

又曰馮勤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糧在事精勤遂見
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
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
不厭服爲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

又曰蔡茂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思紀反杫俎几也方言西蜀漢之郊曰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茂問其故
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飡給帷被皂袍

又曰桓彬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
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
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
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
詔獄在朝者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
彬遂見廢

又曰王譚爲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常依義據法爲三臺之
表

又曰陳忠疏曰尚書爲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鮮有雅才
每爲詔文宣示内外轉相求請也

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舉孝廉試爲天下第一旬日拜尚
書郎

又曰徐防爲尚書郎性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
三世未嘗有過

謝承後漢書曰尚書郎舊典秩滿遷令長鄭弘爲僕射奏
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自此始
也

又曰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
儲拔佩刀而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又曰何湯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

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万明帝
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又曰竇攸篤學退居舉孝廉爲郎世祖會百寮於靈臺得
鼠如豹文問羣臣攸曰鼮鼠詔曰何以知曰見尔雅詔書
如攸言賜帛二百匹勑諸王子從攸受尔雅
又曰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崧逃入牀下上怒甚
疾呼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
起撞郎上乃舍之
漢官儀曰尚書郎四人一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主羌夷吏
民一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主錢帛貢獻委輸
又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
又曰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太

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菓實下天子一等給尚書史二
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執香爐燒薰從入臺護
衣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
趨走丹墀奏事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
二年賜遷二千石刺史
又曰尚書郎初上詣臺稱守尚書郎滿歲稱尚書郎中三
年稱侍郎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魏志曰明帝太和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
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
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
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又曰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
忠異之謂有良平之計察孝廉爲郎
魏略曰韓宣字景然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已縛束
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是誰左右以宣對帝曰是子建所
道韓宣耶特原之
又曰姜維字伯約郡欲表維以爲將維家本衣冠不願爲
將郡因表拜郎中
吳志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而切問捷對容
止可觀擢拜郎中
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
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又曰孫皓降晉賜號歸命侯諸子爲王者皆拜郎中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尚書郎時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
欲有沙汰之言舒曰吾即其人也乃襆被遄出同寮素無

清議者咸有自愧之色談者莫不詠其高
又曰索靖同郡張勃特表靖以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
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
又曰樂廣爲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衞瓘見而奇之
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此人之水
鏡也每見此人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
材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
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又曰吳隱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
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異拜奉朝請尚書郎中
又曰杜含言於長沙王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
尚書令陳䈪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

出省戰夜選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舍謂之各有主師
委之大將不宜復令臺床雜與其門又從之乃增郎及令
史也
又曰賈充改爲律令以裴楷爲定科郎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達
可作諸王佐郎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
至於超遷是所不顧遂爲郎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幷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
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
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爲中興膏腴之族唯作
吏部不作餘曹郎怨之辭不拜
晉太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爲先帝授任基子冲尚
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冲爲治書侍御史

齊書曰陸慧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
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
慶耶
梁書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
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
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
又曰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
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
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
又曰劉洽爲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
之
又曰殿中郎缺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
詳擇其人以張緬爲之

後魏書曰高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恆
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
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卹者允
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三國典略曰齊主命百司各列勤惰尚書郎皇甫亮三日
不上齊主親詰其故亮對曰一日雨一日病酒齊王以其
言實遂優容之令杖脛三十
唐書曰韋虛舟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郎官
家
又曰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
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登省官身在郎署子嘗
伏步官既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　撿者
爲之歎息

三輔決錄曰田鳳字季宗爲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
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又曰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黜重見義去
官亦以病免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上書云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
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
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也
又曰屈霸字子卿拜尚書郎當五侯之時貴戚傾天下在
朝者莫不愼聽承風子卿終不屈撓
王處冲別傳曰處冲爲尚書郎外望簡繼若有遺漏然事
要機轍執其中中外之間亡所辯明臺閣益歸重之
通典曰故事唯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官格令不載亦無
正勑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謙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韋

李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
曰知卿兄弟近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
辭稍虧階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
相迴避
抱朴子曰漢末有祢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
居九列才學冠群名位殊絕始友衡於布衣又薦之於朝
以爲臣使起家作臺郎
世語曰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知爲擢
爲郎
又曰曹爽辭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爽不從有司奏綜
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宥之爲郎
桓譚新論曰余年十七爲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

魏武集選舉令曰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
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又以草呈示
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內之事本來臺郎
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
者之責若郎不能爲文書當御令史是爲牽牛不可以服
箱而當取辯於繭角也
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尚書
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賞所發書詔天子前發省使
覿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掾案覈正乃見郎之
割斷材伎魏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材伎鋒出亦
欲騁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知當
山濤啓事曰雍州久無郎前尚書傳祗坐事免官在職日
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不審可復用否
又曰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
舍人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
已久命殿中郎欸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否
陸機謝吳王表曰殿中以臣爲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
涉文學見轉爲殿中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六

職官部十四

吏部四司郎中員外

吏部郎中

六典曰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

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曰袁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同當轉與之間人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選部郎號為清平

魏氏春秋曰許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某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蜀志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疏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列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

晉書曰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明雅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又曰李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斥華競存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罔不畢舉

又曰吏部郎缺文帝問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

又曰徐寧紗知名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護軍庾亮屬之訪一佳吏部郎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悱涉相遇欣然因留數久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郎

又曰杜錫字世嘏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

又曰王戎少穎悟二十四為吏部郎

又曰李胤為吏部清慎選舉號為廉平

荀綽晉後略曰武含字景緯官歷中庶子遷散騎常侍以母在日誨去汝修其志仕當為尚書郎擢進叙有違前言乃辭常侍為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為吏部郎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約不理產業為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立

又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曰王僧綽為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

又曰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廷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答曰殆數百

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又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又曰王愉之爲吏部郎隣舍有會同者遺愉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又曰袁淑爲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

齊書曰陸慧曉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詰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

又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中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沈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覬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

梁書曰顧憲之字士思爲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官

又曰王亮字奉叔爲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爲吏部尚書拘資次而已當代謂爲不能

後魏書曰宋繇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

又曰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爲朕舉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爲之亮字敬儒自參選事垂將二十年廉慎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

又曰韋瑒爲吏部郎性貪婪鄙黷官吏皆有定價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下鼓急出日昊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晉懷帝永嘉官名曰吏部郎太原溫嶷字元甫世論以其爲人爽曠似王

郭子曰劉道眞少時漁釣草澤善歌嘯聞之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人甚樂其歌嘯及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豚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眞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眞道眞笑曰去去無可復相報者

世說曰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白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
移也
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
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
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又其次
不審有可用者不
袁宏與謝僕射書曰聞見擬爲吏部郎不知審尔果當至
此誠相遇之過
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賓賢阮咸貞素屢
薦未登陸亮忠心栽居敗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何
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

吏部員外郎

六典曰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判南曹每歲選人有解
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覆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
甲則署爲一人掌判曹務凡預太廟齋郎帖試如貢舉焉
唐書曰崔郾爲吏部員外郎奸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
留滯銓叙之美爲時所稱
五代史後唐書曰蕭頃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
出爲右僕射由爲朱温判官高劭使祖舍求一子出身官
省寺皆稱無例濬指揮其急吏徒惶懼頃乃判狀去僕射
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揮吏曹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以
之慙悚致謝頃由是名振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六典曰司封郎中員外郎掌邦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
正一品食邑一萬户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户三曰
國公從一品食邑三千户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

五曰縣公從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户六曰縣侯從三品食
邑一千户七曰縣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户八曰縣子正五
品食邑五百户九曰縣男從五品食邑三百户
職員令曰司封郎中掌封望皇宗諸親内外命婦及國官
邑官告身并選流外親品等第等

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六典曰司勳郎中員外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有
二轉爲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柱國比從二品十轉爲上護軍比
正三品九轉爲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爲上輕車都尉比正
四品七轉爲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爲上騎都尉比正
五品五轉爲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爲驍騎尉比正六品
三轉爲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爲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
爲武騎尉比從七品

考功郎中　考功員外郎

六典曰考功郎中員外郎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
考之官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對衆讀議
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准額校定然後送省
唐書曰代宗幸陝考功郎中裴諝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
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
唐書曰席豫襄陽人周湖州刺史固七世孫近徙家河南
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
所稱
唐書曰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
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顔真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
趙驊登上第逖爲人曰比三人便堪掌綸誥

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

又曰鄭濬爲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濬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又曰李渤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呢比左右侈蒲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誡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如此則教化不立矣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

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交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雅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怒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並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諮國體委於婦人中侍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禮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贓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弃家歸朝中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飯師曠李調令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懼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輙先具如前其四品巳下官績具條流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

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

唐新語曰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筆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何處暠豈必須進士再三諭而遣之聞者大噱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六

職官部十五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四司郎中員外
户部尚書　户部侍郎
户部四司郎中員外

兵部尚書

六典曰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武官選授及地圖與馬甲仗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五代史晉史曰王權轉兵部尚書高祖使契丹屈節以事之驛騎乘輅道路交織一日勑權爲使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拜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兵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以楊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又曰崔湜還兵部侍郎父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其事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六典曰兵部郎中二人一人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一人掌判簿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

二人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六典曰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者（外夷每有蕃客到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

周禮曰夏官職方氏中大夫之職掌天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六典曰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官私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

北史曰馬子琮爲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隋書曰辛公義爲駕部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心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六典曰庫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軍州戎器儀仗凡元正冬至陳設并祠祭喪葬所供之物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

宋書曰文帝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顧琮曰庫中仗有幾許琮跪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秘不言帝既問失言及琮跪對甚善之

又曰江智泉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泉門孤後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悦固辭不拜

唐書曰孔若思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滿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户部尚書

六典曰户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田户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摠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漢書曰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一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

吴志曰孫休初即位户部尚書階下讀奏

梁書曰到溉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虚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露示有朝章而已

又曰何脩字子季爲左人尚書後辭官隱於若邪山雲門寺勑給白衣尚書禄脩固辭

又曰到洽爲御史中丞兄溉爲左人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决乃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别也

又曰周弘正爲左民尚書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放達如此

户部侍郎

唐書曰李林甫引蕭炅爲户部侍郎嘗與何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一卷炅讀之曰蒸嘗伏臘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

又曰李絳爲户部侍郎嘗因次對憲宗曰户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户部錢獻入内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上從耳然益嘉其直

又曰長慶中孟簡代崔羣爲户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者别居一署謂之左户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李翺登用多由此而去

又曰張平叔長慶中爲户部侍郎平叔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權幸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昇又有論奏偕謔益輕脱上每爲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謔肆無忌請變榷鹽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内制出輒疑授已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

又曰庚敬休字順之爲户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罷兩川隨官職田禄米以救貧人從之

户部郎中

六典曰户部郎中員外郎掌分理户口井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爲貢賦之差

隋書曰高構徵拜比部郎尋轉民部時内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决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内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過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唐書曰韋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户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户部有二妙

户部員外郎

唐新語曰吕太一遷户部員外户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户部令牆宇悉竪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擁棘省中賞其

俊拔

度支尚書

晉書曰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荅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

又曰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人外以救邊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朱鳳晉書曰文帝立度支尚書軍糧計校一由之以司馬孚爲之

晉起居注曰咸寧五年詔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天時乃人事有不盡也故揔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

後魏書曰陽平王子匡除度支尚書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悼惟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

隋書曰長孫平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爲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度支郎中

唐書曰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黄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

六典曰度支郎中員外掌判天下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之精與地之近者以供國物之固與地之遠者以供軍皆料其遠近時月衆寡好惡而節制之

度支員外郎

唐書曰張濬爲度支員外郎黄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金部郎中

隋書曰盧昌衡字子均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

金部員外郎

六典曰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頒其節制而司其簿錄

倉部郎中

六典曰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歲再給之

唐書曰畢誠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

倉部員外郎

唐書曰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爲戶部侍郎簡爲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職官部十六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四司郎中員外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四司郎中員外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四司郎中員外

刑部尚書

六典曰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唐書曰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又曰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刑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可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又曰劉瑑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勑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六典曰刑部郎中員外郎各二員掌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

唐書曰長慶中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雲陽縣人力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觝力人不敢搯解遂持木鍤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文為人

所毆人性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依常律即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功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勑旨康買得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是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都官尚書

南史曰徐孝克為都官尚書自晉已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

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者多死云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袄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梁書曰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居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後周書曰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察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六典曰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揔勾之凡內官料俸以品第高下爲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爲差

魏志曰何貞奏許都賦明帝奇之擢爲比部郎中

李綽尚書故實曰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六典曰司門郎中員外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而爲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周禮司徒職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禮部尚書

六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伯夷汝作秩宗

家語曰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幼端皇端）

後魏書曰孝文車駕征馬圈留宋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東晉始置祠部尚書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用隋晉至隋乃更爲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唐書曰韋陟爲禮部侍郎陟好引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

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又曰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又曰高郢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又曰貶劉太眞爲信州刺史太眞爲禮部侍郎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嘗叙陳少遊勳勣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

禮部郎中

六典曰禮部郎中員外郎掌二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
其名數
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構須一人有學藝解朝
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自
晉宋起居注略誦上口遂拜爲儀曹郎
禮部員外郎
唐書曰韋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
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六典曰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
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
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其差有三

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
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
子廟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
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
梁書曰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車服
故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
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
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
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
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六典曰主客郎中員外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
後漢書何遠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
華夏起家爲尚書主客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六典曰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凡郊
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享祀宗廟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
豕滌養之數省閱之儀皆載於廩犧之職焉
五代史後唐書曰膳部郎中鄭紱先奏諸司諸使職掌人
吏秉騣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無別汙
染時風請下禁止上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趙鳳
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識人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庇竟寢其
事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六典曰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
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揔

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
焉
隋書曰長孫平爲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
邴紹非毀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
汙所以成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陛
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
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
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
唐書曰閻立本代兄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
時論榮之
五代史晉書曰裴皥知貢舉擢桑維翰進士第後維翰居
相位徵拜皥工部尚書舍於相國寺維翰謁之不迎不送
或問之荅曰皥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皥於館

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重其耿介
五代史周書曰盧文紀嗣業之子爲工部尚書時新除工部郎中于鄴公參文紀文紀以父名同音不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參何以省上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送經于室其甥鄭鐐以事聞詔文紀爲石州司馬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六典曰工部郎中員外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脩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興建修築材木工匠則下少府將作以奉其事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六典曰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

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咸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
三國典略曰裴讓之十七舉秀才爲屯田郎中與祖班俱聘宋邢劭省中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讓之弟讞之諫之訥之謁之並清立楊愔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裴讓兄弟都無鄉音裴文季爲不亡也
隋書曰柳彧爲屯田郎時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架已列外門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
唐書曰沈扶字雲翔太和初爲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敕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六典曰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禁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六典曰水部郎中員外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檝溉灌之利咸總而舉
梁書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

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職官部十七

侍中

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賛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叅而擬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應劭漢書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口在掖下貂内勁悍而外温潤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卒恵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兹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史記曰二世用趙高計不悉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爲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書以舊恩封侯出常叅乘

又曰史丹元帝世爲侍中出常陪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五爲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矣

又曰張良子辟彊年十五爲侍中

又曰上官桀隴西人爲中廐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惶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爲忠親近之爲侍中

又曰衛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綠車載送衛尉府（[illegible]）

東觀漢記曰戴憑字次仲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説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楊震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illegible]）

又曰朱穆因進見乃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illegible]）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illegible]）皆用姓族（[illegible]）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叅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也）良久乃趨而去

又曰爰延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

又曰桓帝末侍中皇禪叅乘上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宫乃左遷議郎

又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

章句行於代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

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曄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又曰劉淑爲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

又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太尉長史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迺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使含之雞舌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過得賜毒藥歸舍辭訣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僚友諸賢問其愆失求視其藥及口香共笑之更爲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此耳

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劍

又曰史丹爲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黄門有畫室署玉堂署各有長一人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之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

漢書典職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達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指公卿員八人在尚書僕射下尚書上

漢雜事曰金敞爲元帝侍中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敞世名忠孝太后使侍成帝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曰古今制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姧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悦毓曰君明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駮易

又曰劉曄字子陽爲侍中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荅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拜侍中博物強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又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嘗枕則膝卧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又曰辛毗遷侍中于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于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又曰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也

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人也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

又曰關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

又曰董扶字茂安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用

又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又曰沈演之爲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供爲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又曰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辭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

又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又曰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初即位遷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主者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

又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

又曰褚翜字謀遠爲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翜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翜令下翜不動曰蘇冠軍未覲至尊軍人豈得逼斥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峻執政猶以爲侍中

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爲侍中自吳郡太守玩至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劉湛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六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列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謙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又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勑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郢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又曰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闈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又曰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南史曰謝朏晉裴為侍中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者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齊職儀曰魏侍中掌儐贊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扶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也

又曰東漢侍中使蕃左右與帝外降法駕出多識者一人參乘兼負傳國璽操斬蛇劍

南史曰朱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梁書曰蕭介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

又曰王訓字懷範為侍中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 彥回 彥回宋明帝時為侍郎

御覽二百十九　七　趙孚孫

又曰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即至悉付之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

唐書曰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又曰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唐書官品志曰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

華陽國志曰蕭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人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又曰李固字子堅諫帝云臣一日會朝中見諸侍中皆諸家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御覽二百十九　八　趙孚孫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淳
穆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顗舍別傳曰顗疑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
公歎曰顗侍中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迹臣董卓議欲廢
帝羣僚之士唯卓是順獨植正色卓遂大怒欲害植議郎
彭伯羣與卓親入爲卓議曰夫善人者天下之紀盧侍中
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則天下怖卓遂止
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侍中安國特見崇禮不供褻事
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親沒所見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
常伯常者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秦始皇復故冠貂蟬漢因
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

千石
語林曰晉孝武好異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
不復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嘯父荅曰臣位未
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勑左右内共
語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藥與之
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摯虞決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侍臣旄頭
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
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執之以衛至尊
山公啓事曰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
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爲侍中才又啓云詔侍中
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
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傳咸詩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兄也國子祭酒王武
子咸從姑之外孫何公旣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
得甚欣咸亦慶之乃賦詩以申懷曰吾兄旣鳳翔王子亦
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輝
梁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儒之胄積德累
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貴不然則子駿之學
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仲之解經
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扆陪六尺之輿通四
方之意求之微臣此途頓隔
梁江淹爲宂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
隕穫累心踊躍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黍仕爲已年
逐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

蓄荷蒯薛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獻寔在得人
況在庸微何用膺荷
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蟬映首日月在
躬冠蓋燕宴踐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闇自知在梁之譏
無待謳謠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噂沓之口何悟天情方眷
復延今寵徒揔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
才長短陟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應茲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職官部十八

中書令　中書監

中書侍郎

中書令

六典曰中書令之職掌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漢書曰司馬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又曰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坐腐刑爲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以恭爲令君防爲僕射恭死君防代爲令貴倖傾朝百寮皆敬事

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

吳録曰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爲尚書令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屛風隔其坐

吳志曰胡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又曰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

又曰蔡㲄字文德歷位内外以清貞顯於當世衛尉領中書令

晉書曰王獻之爲中書令少而標邁不循常貫文義並所不長而能撮其勝會故爲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代之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永和中亦嘗爲此官至珉復居之時人以爲栄世令望

又曰王獻之爲中書令啓郯瑯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固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

又曰和嶠爲中書令荀勖爲監嶠意抗直鄙荀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使異車

臧榮緒晉書曰潘尼性淡退唯以著述爲事永興末爲中書令

晉陽秋曰王洽除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爲弟啓義讓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　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拜

又曰温嶠上疏曰臣才短學淺文義不通中書之職酬對無方斟酌重輕豈唯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辭得止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温嶠爲散騎常侍侍講大寧初手詔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咸以爲宜

又曰王洽字敬和顯宗時王洽爲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昔爲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晉令曰中書爲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

晉制曰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

晉諸公讚曰陳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推崇之每直日有詔書無小大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

得詔書不以示准省中號准爲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又曰懷帝以繆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
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宋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爲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
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
宋泰始起居注曰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外軍丹陽尹王
景文夙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實宣國道宜兼管內
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齊書曰王延之代張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
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有之者實
爲未易
崔鴻後趙錄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幼有文才年十三王
陽攻頓丘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

石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賜衣服遷爲中書令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爲中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見澄音
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高允高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
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
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能書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
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
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
忠臣矣朕有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用聞者皆言說無
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
曾不聞一正言但向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
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

汝等不自媿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又曰高允字伯恭爲中書令高宗重之不名恒呼爲令公
又曰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
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
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　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
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唐書曰武德年嘗有勑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
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　見內史宣勑或前後相
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
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
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勑臣必審勘使與前勑不相乖
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
又曰褚遂良拜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

卧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
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
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
無憂矣
又曰神龍元年改中書令曰紫微令
又曰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人事諸舍人同
押連署狀進言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
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今商量其事執見不同者望請
別作商量狀連本狀同奏若狀語交牙恐煩聖思臣既是
官長望於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
官無留事勑曰可
又曰張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唯
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薛瑩條列吳事曰胡沖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才開於時事為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郭頒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又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思竭不能改鍾會為定五字松深悅服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取震維臨務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宜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玆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綿痼百志俱淪

中書監

魏志曰黃初中改秘書為中書以劉放為監孫資為令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王三世

又曰蔣濟字子通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弊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晉書曰荀勗守中書監畋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悒人有賀者勗恚曰奪我鳳皇池諸公何賀焉

又曰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去我當作中書監付都虞候斬之

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書令劉良共為詔世祖踐祚權即用之

晉中興書曰肅宗欲使庾亮為中書監亮上疏曰陛下踐祚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有私矣

晉諸公讚曰華廙為中書監時事多不泄啓世祖乞授子薈荅詔先時荀勗為中書監末年亦使息組書部草傳詔為中書監病風復使息暢書荅事皆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後魏書曰孝文時蠕蠕殁 國有喪帝遣高閭為書與之不叙凶事孝文謂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

環濟要略曰中書掌內事密詔下州郡及邊將不由尚書者也後開自官事益重有令僕射丞郎令史秩與尚書同

陶氏職官要錄曰中書監舊視僕射梁選簿書自宋已來比尚書令特進之流而無事任清貴華重大位多領之

王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詔曰昔者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耶願足下處之勿疑

王敦表曰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故

中書侍郎

六典曰中書侍郎掌貳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參議焉凡臨軒冊命大臣令為之使則持冊書以授之凡四夷來朝臨軒則授其表疏升于西階而奏之若獻贄幣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魏志曰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

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
毓舉韓暨刋篤至行帝乃用之
吳志曰孫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事主者奏中書不
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也
晉書曰華廙字長駿爲人清簡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
父盧毓典選至年四十五爲中書通事郎
又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
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歲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郎
晉起居注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
先經外官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字孝考爲山濤所知爲征南府
小吏鄉人周浚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晉中興書曰孔演字元舒晉國初建與庾亮俱補中書侍
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
議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又曰顧榮齊王冏召爲主簿冏自擅威權榮知其必敗唯
終日昏酒冏以榮爲中書郎
又曰范甯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
機近固辭不許多以獻替有益治道
又曰范甯拜中書侍郎時烈宗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
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輙以諮訪之甯指朝士直言無諱
又曰王濛字仲祖恬暢能言名理善隸書與劉惔爲中書
侍郎太宗輔政濛惔並數侍接對號爲入室之賓惔字真

長少清峻時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惔比荀奉倩
宋書曰王徽與從弟僧綽書曰闔門比蒙時私吾高卧家
巷遂至中書侍郎此足以闔棺矣
又曰裴瓚風神高邁　爲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
容
北史曰趙彦深諷胡廷子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
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
及趙徹我瓴池
隋書曰元善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允有
敷奏辭氣抑揚觀者屬目
唐書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
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勑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
又曰崔湜拜中書侍郎或謂湜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

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湜曰不然
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俛默偷安
而爲懷禄也自是每有制勑及曹事湜多所異同
王濛別傳曰濛爲中書郎在職四年無人對以濛韓與比
肩故也
鍾會母傳曰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
宣王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
嵇氏世家曰嵇含爲中書侍郎書檄雲集莫不立草
通典曰隋初爲内史侍郎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爲内書侍
郎
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士衡出後謝表曰
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逼迫不
獲已乃亦發内妹喪出就第去哭泣受吊片言隻字文不

闕其間
梁庾肩吾爲寧國公讓中書郎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佰右
之車屢息望茲昊坂少游之馬難追是知美非流水立致
帷轅駿驟浮雲便其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
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幼輔將慧足對元禮弱標俊穎
能嘲子淑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宇孰知懷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一

職官部十九

黄門侍郎　給事中

黄門侍郎

六典曰黄門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
皆參議焉若大祭祀則從外壇以陪禮皇帝盥手則奉巾
以進既帨則奠巾于篚奉匏爵以贊獻元正冬至天子
視朝則以天下祥瑞奏聞
漢官儀曰給事黄門侍郎次侍中侍從左右關通内外給
事於中故曰給事中黄門侍郎
漢書曰王音薦楊雄待詔歲餘爲給事黄門郎成哀平三
代不徙
又曰張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
側數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黄門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黄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賢侍漏在殿下爲
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皃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黄門侍郎
東觀漢記曰鄧閶字秀昭遷黄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
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
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
後漢書曰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正月當冠特拜爲黄門
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遷黄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
從弟彧孔融並侍講禁中
又輿服志曰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令然則

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
六人也
又百官志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侍從左右給事
中使關通中外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位
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
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
也
漢官曰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
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
郎對揖跪受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
郎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
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嘗進見與
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
為羽林監
又曰杜恕字務伯為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
在朝不結交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
毗等器重之
又曰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有奇畫智
略從太祖定冀州遷黃門侍郎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
大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夫
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
駕宜鎮守中土以威四方今者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
至尊順動之時也遷黃門侍郎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獻帝時為黃門侍郎旦夕侍講為天
子所愛信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僚於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
易觀
吳志曰孫承字顯世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
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唯榮承獨
獲免常使二人記事承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
郎皆當令如宗室承順榮儔也
又曰孫皓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
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
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咸以為
罪

晉書曰顧榮少有珪璋符采朗潔仕吳弱冠舉賢良為黃
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天才令望
又曰張華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盡地成圖
又曰吳隱之孝武帝欲以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
乃止
又曰嵇紹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
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荅
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
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
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
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給事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後魏書曰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文政而已

又曰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讜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詔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勑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隋書曰劉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又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唐書曰溫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將爲中書侍郎對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茶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你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欲歸罪於胡人將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絕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

又曰天寶元年改黃門侍郎爲門下侍郎

五代史晉書曰天福七年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祿同常侍

三輔決錄曰韋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

又曰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闥威儀矜嚴

又曰馬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門郎

王瑕別傳曰瑕字昭先魏文以瑕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

栢階別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公子無褌上摶手曰長者子無褌是日拜三子爲黃門郎

傅子曰王黎爲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劉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劉向集書誡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徭鸞鳳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宜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弈葉孝緒蟬聯家臣玄黃之朝人輔彤靈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爲譽滿三臺出據鴻能聲流十部近者命茲鸞渚

巳濯鬲行幾出公局奄歸萬里永言荆樹坐析連枝眷彼
恒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皇蓋宜襲寵於黄樞

給事中

六典曰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
駮正違失凡制勑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
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所司
奏擬則校其仕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
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漢儀注曰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以
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掌左右顧問
漢書曰給事中秦官也至漢因之皆為加官所加或大夫博
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又曰元帝詔蕭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魏志曰秦朗字元明明帝即位授以内官為給事中每車
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
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
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晉書曰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
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晉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
以勤儒訓可給事中
唐書曰盧粲幽州范陽人也景龍二年遷給事中時節愍
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勑令
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

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
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膳用物並不會此
則儲蓄之貴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
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
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又曰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為節愍太子
所殺特追封為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
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為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
駮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
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
塗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請比貞觀已來諸王舊例足得
豐厚手勑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
今不殊魯王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

之稱謂施於君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
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
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
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
之禮服絶於傍朞蓋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
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
無辯君臣一貫者哉帝竟依粲所奏
又曰李藩為給事中制勑有不可遂於黄勑後批之吏曰
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勑耶裴垍言
於帝以為宰相器
又曰憲宗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給
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
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今欲留

在左右使言得失御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又曰李遜爲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俟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顔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弃其子其制方行

又曰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爲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詔方下兩省送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闈收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優其禄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

又曰于敖遷給事中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爲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與嚴相善詐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爲中郎賜帛百疋給事中

荀綽兗州記曰袁准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拜爲給事中

胡廣集曰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東晳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卿議則必有降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二

職官部二十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奏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勑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勑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通典曰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晉中興書曰劉超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上益嘉焉

又曰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少好學問尤善經傳時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學之士謝安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齊書曰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宜修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乃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之

又曰明帝踐阼引傅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麤糲常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勑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又曰茹法亮父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

梁書曰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常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勑知詔誥

南史曰顧協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北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為中書舍人狀皃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少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又曰顏之推天保末從顯祖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勑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仍曰且停由是遂寢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

隋書曰虞世基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貞觀中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誥使各揚其職人敦朴素俗革澆浮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淳之化自然家富國肥禍

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
故以藥石報之也
又曰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
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
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
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伏
又曰景龍四年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
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氂差誤主書韓禮談
子陽轉書詔草屬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
將廢
又曰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制書炎

善爲德音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號常楊焉
又曰王徼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
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
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
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盤石初
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
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
知制誥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
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與蘇晉
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
文雖無峻峯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
一時之秀也
又曰鄭高卿爲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魚
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毆辱
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請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
不從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十年自號
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建中三年詔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復舊制也
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集公焚
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愼密
又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廢革
日久頃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愼重者使令參議如閑

機密者即且如舊
又曰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錫金紫
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
終無所納
又曰大和四年勑前行郎中知制誥者約滿一周年即與
正授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准此
又曰封敖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
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
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又曰崔郾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
爲侍講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
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
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

又曰中書舍人鄭居中少有時名揚歷清貫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拓管爲詩緘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又曰晉初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東晉合爲一職晉代入直閤内宣詔命而侍郎之任輕矣梁秩四百石品第八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它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五代史後唐書曰明宗時劉贊爲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隣居友善夢徵早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緦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䘏其孀稚士人稱之

五代史晉史曰陳乂長興中自舍人銜命冊公主於大原訟駐蹕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讒可於乂宜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數其異待耳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乂今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勑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五代史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朞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便由刺史玷綸閣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五代史周史曰王延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授假師鑄薄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詭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徼泅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嗤曰盧公之言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悦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仁而徇公皆此類也

百官志曰魏初中書置通事一人主呈奏晉初中書又置舍人一人至東晉合通事及舍人二職謂之通事舍人猶掌呈奏

陶氏職官要錄曰中書舍人舊視給事中

梁選簿云梁天監用人務簡英才不限資次

又曰隋内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爲内史舍人

荀勗集曰晉武帝時門下啓令史伊羨趙咸爲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勗奏以爲不可

起居郎

六典曰起居郎掌記天子之法度以脩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冬則授之于國史焉

唐書曰大和九年十二月左右省起居郎賫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又曰鄭朗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矜奢文宗恭

勸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戸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内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温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邪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藏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

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有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

又曰開成二年十二月閤門對左右史裴素等上白開成初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備書故開成政事最詳於代

起居舍人

六典曰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録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冬則授之於國史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李讓夷字達心爲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襃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關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俶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大臣知重如此

又曰魏謩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見在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紫宸入閤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

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篤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後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録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職官部二十一

諫議大夫　補闕　拾遺

久遠院

諫議大夫

六典曰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曰風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漢書曰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少好修文業尤謙遜其接人貧賤者益加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

又曰劉輔以美才擢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好爲皇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毋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忝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言

又曰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禹爲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穀不登禹奏言宮室制度宜從儉省天子納其善言

又曰夏侯勝字長公明洪範五行爲諫議大夫爲人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此親信之

又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職業也）其宣布詩（如淳曰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蘇林曰歌之名也）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武歌於太學宣帝召見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擢爲諫議大夫

又曰揚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爲諫議大夫疾免復召爲諫議大夫家至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遊學

又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舉止方正爲諫議大夫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爲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

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爲諫議大夫西南禪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又曰韋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動舉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人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又曰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

又曰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靈帝世天下日危陶上疏言天下亂皆由於宦豎宦豎見事急共讒陶詔收黄門北寺獄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讒邪相汞考掠日深臣恨不列稷卨伊周之蹤而與比干龍逢爲儔事敗乃悔復何可及閉氣而死

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商疾甚帝悶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恪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傅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

讜言武帝嘉之
又曰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
爭終不曲撓散祿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爲丞
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又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
逢水衡載囚數十逵以軍事急輙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
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蜀志曰尹默字思潛以左氏傳教授後主踐阼拜諫議大
夫
晉書曰李充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充有揚雄之才明帝召
作東壁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後魏書曰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爲諫議大夫任城
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唐書曰高祖嘗謂蘇世長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
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
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
南歸國唯蒙屯監於是拜爲諫議大夫
又曰蘇世長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
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
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
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
又曰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每宰相
入内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
又曰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
時諫舜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
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
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
所復諫上然之
又曰蕭鈞遷諫議大夫時有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
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
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
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
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
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眞諫議也
又曰武后臨朝置匭四區共爲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
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南
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銘之

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匭銘之
曰申寃北方水色玄有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匭銘之曰通
玄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
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寳九載三月改匭爲獻納
又曰李景伯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
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諂佞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
曰迴波尒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
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
又曰至德元年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
先知
又曰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
無假文言既成殿最用存沮勸
又曰陽城爲諫議大夫裴延齡讒詔陸贄等坐貶黜德宗

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天子煞無罪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又曰崔鄲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恒晚鄲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喜之畋遊稍簡

又曰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周墀對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爲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公權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今授卿諫議大

夫

又曰孔戣爲諫議上疏以事四條陳諷後有李涉投匭上言吐突承璀公忠戣爲匭使覽副狀大怒逐之因上疏苦諫遂貶涉倖臣聞之側目人皆爲危之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

又曰馮定爲諫議大夫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擯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據六典隋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上大曆二年昇門下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漢大臣願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爲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諫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行其道況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書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從之

五代史周書曰顯德五年勑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蓋是以其遷次不倫故改正焉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爲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補闕

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年初左右各加三員通前爲十員其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唐書曰王源中字正蒙蚤以文學知名升進士第宏詞科累遷至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爲追擒源中上疏其略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又曰裴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

令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竊補闕宮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

又曰文宗以魏謩為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於內肽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善為之詞

唐書曰貞元中韋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歲中遷左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財賦之臣晝漏率十二三刻為常渠牟奏御率下五六刻上笑語款洽往往外聞

又曰韋溫為右補闕忠鯁敢諫時宋申錫被誣溫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

拾遺

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各加二員通前為十員才可則登不拘階叙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李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又曰李邕為左拾遺及中宗即位以沃人鄭普思為秘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感一飧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為陛下官受陛下祿而得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庭請以古事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

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為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理天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又曰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從家洛陽少與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擢拜左拾遺

又曰蕭昕為左拾遺嘗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

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祕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群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群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臣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宜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堅詞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衒求試其詞甚繁遂刻而罷

又曰元稹除左拾遺稹性鋒鋭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

又曰寶曆中左拾遺李漢右拾遺舒元褒薛廷老等五人於閤內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紀綱寖壞姦邪恣行伏乞聖恩詳察上厲聲曰更有何事舒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俛首不能對薛廷老奏曰臣等是諫臣有所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般輦瓦木絶多即知修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上曰所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為不廢其職

又曰大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捉李虞祗承人禁身一宿决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案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今溫造蔑朝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伏以事有雖小而關分理者即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強暴益甚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輦便須迴避中丞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奉勅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任祗揖而過其衆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信衝突又聞近日已

來應合有導從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傳呼前後不過三百步

唐書曰歸登為右拾遺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慨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又曰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驊改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職官部二十二

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散騎常侍

六典曰唐貞觀初置散騎常侍二員隷門下省明慶二年又置二員隷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

又曰散騎常侍晉代此官選望甚重時與黄門侍郎謂之黄散

漢書百官表曰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正員多至數十人

應劭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爲一官省中置四人與侍中同掌規諫不用宦者宦者爲官不過署令

魏略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黄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蜀志曰魏文帝善孟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

吴志曰薛瑩旣至洛陽特先見叙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叅乘

又曰阮孚爲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又曰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内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也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紞忠亮在公歷職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屢求效退其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千萬牀帳一具

又曰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以萬爲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美議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

晉諸公贊曰司馬駿五六歲能書數魏王爲帝駿八歲爲

散騎常侍常侍講

齊書曰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齊職儀曰魏氏侍中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後魏書曰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誤受一人官禄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曰朕昨誤況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決遂不移官

又曰明亮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

又曰荀顗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委仗者於是公卿咸以顗應選徵拜散騎常侍

又曰孝文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

北齊書曰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廡兄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

又曰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高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請假侍服者亦請罷之詔皆如表

三國典略曰齊遣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瞻辭韻溫雅南人欽服力謂之曰常侍前朝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者

又曰賀琛為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隋書曰案漢官侍內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董巴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令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內史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左貂開皇時特加散騎常侍在門下者貂蟬至是罷之唯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貂蟬還則輸納於內省

環濟要略曰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侍事於廊廡之下

華嶠集云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掌讃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文學之士義郎華嶠有論義著述之才其以嶠為散騎常侍兼與中書共參著作事嶠表謝云非臣典筆中辭所能陳謝

員外散騎常侍

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啓東莞太守曹嘉之才翰學義先代之後宜補員外常侍

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八年告老弃身泆字未絕榮祿宜給本官秩俸以終餘年

梁書曰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貂自琛始也

通直散騎常侍

陶氏職官要錄曰晉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為員外常侍通直殿中與散騎常侍通直通直之號蓋自此始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與騫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為通直常侍

宋書曰通直散騎常侍員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晉江左置四人

梁書曰鮑泉嘗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之為笑謔

北齊書曰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通直字遂為正常侍也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復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

物千段馬二十疋

散騎侍郎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之風

魏畧曰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常侍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縁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

晉陽秋曰荀顗字景倩帝見而奇之曰荀令君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張華曰

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為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蔑於是時人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既在朝列咸陪遊宴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為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監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趍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

桓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親舊文武之才以為賓宴之臣遷桓範為散騎侍郎

陶氏職官要録曰案漢初有騎郎常侍有資者得為騎郎資滿五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為常侍郎盖此官也

華嶠譜叙曰華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駮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羣等以此稱之

員外散騎侍郎

晉起居注曰大興四年詔曰今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為散騎侍郎在員外

晉中興書曰苻堅青州刺史苻朗降烈宗詔曰朗深識逆順望風歸化既嘉此誠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并賜給之

宋書曰員外散騎侍郎置無員

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亞拜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晉大興元年起居注曰置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沈約宋書曰晉元帝使員外散騎侍郎二人與散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皃頗有文才選通直散騎侍郎與黄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脩儀注臨淮王式謂瑾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職官部二十三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上

御史大夫

六典曰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列中丞爲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究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凡中外百寮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但署名而已

漢書公卿表曰御史大夫秦官也應劭曰侍御之率故稱大夫

史記曰趙堯者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也君必異之且代君位

昌笑曰堯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獨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以然堯進問陛下所悲者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強相及呂后太子群臣所素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誰可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賢忍質直且呂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憚之獨昌可高祖乃召問昌謂之曰吾欲固煩公公強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獨柰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君私憂趙念非公毋可者於是徙昌爲趙王相既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毋以易堯遂拜堯御史大夫

漢書曰元帝時瑯琊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中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盡其能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府史舍百餘區井泉俱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後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果廢焉

又曰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黯言

又曰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滄海專奉朔方上許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舞文巧詆以輔法

又曰張歐爲御史大夫上具獄事可却之不可者不得已而爲之涕泣對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爲御史大夫以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又曰倪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官屬易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又曰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

百僚師帝從之

又曰兒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倪寛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寛爲大夫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誠知之

漢書百官志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事

漢雜記事曰故事上書爲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有不善屏去不奏魏相爲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擁蔽

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内門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也

唐書曰韋挺太宗嘗謂挺曰御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

又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

又曰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爲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等差柰何以姑息爲事

又曰崔隱甫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所委

又曰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爲户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還京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之

又曰崔縱勸李懷光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隂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竟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踈也見屬官必先拜脂亭在列大失人情

又曰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景讓慷慨有大志事母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降之弔問自家刑國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踈其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簒殆革唐命蓋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遂改詔命輟朝一

日或兩日示其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永播芳烈且恐不肖謗竊因以私寶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又曰田令孜軍沙陁逼京師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黄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館詔授孔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盩厔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令見宰相論事蕭遘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寵秩雖六騑奔道而咫尺天顔累詔追徵皆無承禀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盩厔剽剥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旦不得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閣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閬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閣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

五代史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通典曰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爲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云爲但爲御史大夫

又曰武后時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

漢武帝集曰武帝作栢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非德靡外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望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誠邁漢朝之三傑露砂作相擅虞日之五臣森子抱松栢之心凛若負冰霜之氣佇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烏府俾効能於烏署

又蘇瓌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埋牀鐵冠著瓌崇班威髙石室盛副相之榮級寶次御之通任前岐州蘇瓌詞吞楚澤量湛黄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幡務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御史中丞上

韋昭辯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周禮曰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政令凡宮之糾禁（注曰若今之御史中丞）

史記曰臧宣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三十年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

漢書曰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

第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
又曰鮑宣字貢君爲中丞執法殿中外惣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又曰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丞上請造白金與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東觀漢記曰樊准字幼陵爲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悚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魏書曰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奉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

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糺正爲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雖尊爲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淸識高亮
續漢書曰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按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别在殿中兼典蘭臺祕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
漢舊儀曰御史中丞督司隷司隷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以下
漢官解詁注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惣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次尚書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黄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魏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士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六

職官部二十四

御史中丞下　持書侍御史

御史中丞下

晉書曰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政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又曰庾峻字山甫爲御史中丞優而不剋

又曰周顗字子隱爲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肜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又曰劉暾姚且字長外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眞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爲臺主中丞是也

晉中興書曰　王恬字元愉諸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温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又曰熊遠遷御史中丞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尚書刁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以當直不肯迴協令人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又曰劉璵雨音遷御史中丞璵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地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又曰蕭惠開拜御史　世祖與劉季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往一服頗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寮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任憲奉法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又曰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司之體外甥毅權重當時朝廷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毅甚恨焉

又曰荀伯子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宗其言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齊書曰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又曰江淹爲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世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斐司徒左長史王繢誥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已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舡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眞

後魏書曰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欵難得乃爲木手

擊其腸腹氣絶而後屬者時有汾州叛胡得其尻渠皆斃
面然之及彪之病也體上瘡潰痛毒備極
又曰李彪遷御史中尉彪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
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屛氣高祖嘗呼為李生又從容謂群
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北齊書曰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
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又曰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累為御史中丞魏氏
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
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
儀寖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
宮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
莫不畢備時儼　揔領四職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

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
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勑令駐
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陳書曰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為司空
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辞訟
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
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色坐陵進
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
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隋書曰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御史中丞請革選
御史此後蹤其事每一中尉更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
選用依舊入直禁中。唐書官品志曰中丞一人掌督司百
僚皇太子已下其在殿門行馬内違法者皆糺彈之雖

在馬外而監司不糺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
停駐
又曰張易之縱恣益横嘗私引相工李弘泰占吉凶言涉
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
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
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悦内史姚璹恐
忤旨遽宣劾令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
宣王命太后意解又收易之等就獄尋詔原之命就宅謝
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中丞姚庭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
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
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故云汝為君目將
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

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𥦗或伐
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寢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
也自今已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旨
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處分其故生疑滞致有稽
失者請令御史臺專糺彈上從之
又曰盧弈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寶十一年為
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丞清節
不易時人美之
又曰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嘗執轡
會上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
問其故對曰馬奔蹀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
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又曰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所奏

凡諸使兼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
使餘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音）于頎（頎音）以度支郎中兼
御史中丞鄧沬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
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
叅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惟檢校省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上從之
又曰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
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十三月轉准具員
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例在任六月轉
准具員加十三月今請減至十月從之
又曰文宗開成初中丞狄兼謩謝官上曰御史中丞朝廷
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爾職兼謩
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上曰大
抵以顧望畏忌爲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
不可不留意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
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
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宰臣鄭覃曰須爲中丞未嘗搏擊
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謎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
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
爲中丞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
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少監
司業少尹並爲寺置之貳皆爲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
未崇望升爲從四品從之
又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大廣存誠以
爲此者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袁儋（都甘）與
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勑繼至存誠
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讎既總憲綱
中外不繩而自肅
又曰盧坦爲御史中丞裴均爲僕射左班踰位請退之均
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
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尋罷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三國典略曰梁張綰字孝卿雍州刺史續之第也梁主策
其百事綰對闕其六乃號爲百六公常爲御史中丞兄續
爲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兩塗前世未
有時人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曰段勤驍勇善射好讀書爲御史中

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
傅咸集奏曰司隸中丞得糺太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
譬朝廷無以易之悔陶自叙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
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下太子所以崇於
上由吾奉王者法吾豈枉道由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請賜
以請讌礼之如師友淑謂中丞章曰竊惟此職昭贊實禎
損益必須廉明盛正剌骨窮文使權家勳族不敢藉強而侮
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以擁衆昔傅咸再治僚辟戢懼孫
寳移疾卿尹皆息

持書御史

漢書曰宣帝元鳳中路溫舒上書宜尚德緩刑帝深采
覽之季秋後讞（魚列反）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命侍御
史二人持書遂置持書御史

通典曰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也（國諱改焉後歷代皆同）
風俗通曰頃者廷尉多墻面而苟充茲位持書侍御史不
復平議讞當紀紛豈一事哉里語曰縣官漫漫冤死者半
後漢書曰蔡邕以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
周遷三臺
續後漢書百官志曰持書御史秩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爲
之天子疑獄以法律讞是非紀六品已下桓帝以後不治
獄充位而已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明帝幸許昌召觀爲
治（音持下同）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音
順旨
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入辭口啓陳壽才史通傳宜補黃散
也（黃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上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唯在聖詔即

手詔用之
又曰太始四年置黃沙獄持書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
詔獄及廷尉不當皆理之
梁書曰謝幾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諮室尚書三公侍
郎尋爲侍御史舊郎官傳爲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
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從爲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高道悅拜治書御史正己當官亡憚彈強御衆奏
舉任城王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隋書曰柳彧遷治書侍御史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
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任其才
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
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
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
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謌謠滿道乃云
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
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
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興寢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
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
干子竟免
又曰梁毗爲持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使妾
任（[illegible]）屋當壚酤酒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
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郡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
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
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糺繩何以肅厲有詔不
治昉鬱鬱不得志
又曰柳彧爲治書御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

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
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勑治公之罪素遽
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唐書曰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高祖大悅擢拜治書侍御
史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政
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
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使社稷傾危身死
疋夫之手朕撥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官方委文
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
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
而已豈朕所望哉
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賢欲動
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寀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

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官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數徒然
泣二毛
傳咸御史中丞箴叙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
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厲不
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爲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
也詞曰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
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褰褰匪躬是曰王臣既
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惟仲山
甫是明爲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
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
禮是逐安惜翅翼咭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
力怨及朋友無憋于色罪天子內省有愆鮎嗟是用作箴
惟以自勑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七

職官部二十五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侍御史

六典曰侍御史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凡有別付者則按
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
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
豸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續漢書百官志曰侍御史員十五人秩六百石以公府掾屬
高第補之或牧守議郎郎中爲之掌察非法受公卿群吏
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郊廟及大拜則一人監威儀有
違失則劾奏
漢官儀侍臣下曰御史秦官也案閒有御史掌邦國都鄙
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一名曰柱後
以鐵爲之言其審固不撓也或説古有獬豸獸主觸邪佞
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
漢書儀曰御史員四十五人皆是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
給事殿中爲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
給事二人持前中丞一人領餘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
史記曰趙禹者鄠人武帝即位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侍
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
又曰下杜人程邈爲御史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
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
始皇善之出爲御史

又曰張蒼好舊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漢書曰江充拜直指繡衣使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從北軍擊匈奴奏聞貴戚惶恐
又曰王賀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而不誅
又曰嚴延年遷御史劾霍光專廢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
後漢書曰桓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杜詩為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焉
又曰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
又曰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相之才
又曰譙玄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續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勑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又曰張綱字文紀遷侍御史漢初遣八使巡行風俗八使同日拜謂之八彥皆宿儒要位唯綱年少官微受命各之所部而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罪惡京師震悚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又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

法令者直備官但珥耳
吳志曰呂岱親近吳都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姑劬衣）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笑是我所以貴德淵（德淵原字）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又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孫策遣紘奏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艷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弃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艷不聽卒敗
晉書曰庾峻字山甫長安大獄久不決轉峻御史往斷朝

野稱當
又曰劉毅子暾妣民正直有父風為御史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卿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時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呼命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皆釋乃止
隋書曰柳調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調通射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為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粮斷絕此亦天亡之時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

古莫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
又曰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侍御史
又曰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云惠蟬也細如蟬翼今御史服之禮圖也
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案董巴志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應劭曰古有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為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

唐書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剌史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去久之獨引範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高宗嘗問群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欺名居數月復問之群臣又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為準繩司乎由是百司群僚必表而視事
又曰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

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耳
又曰賈言忠河南洛陽人也乾封中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粮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具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鬭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高宗時為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勑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恭迎必難抑止集聚

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騎馬稍難簡擇公私須臾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暫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爲一馬送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覆賑蹤奏議等遂不行

又曰李義府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會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遼此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纉聖撫有萬邦寧陳吏落循欋刑網況華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縱令正義自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已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請乞重勘當正義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視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

又曰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時人呼皁鵰言其顧盻人吏如鵰鶚之視燕雀也

又曰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特勑令對御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國之大夫荷榮貴久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又曰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斂轡辟而上馬乾封中王本立爲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足至地或側鞭弛轡輕重無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也

又曰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尉卿遅寶琳抑人爲妾藏器奏請還其父母上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上又從之藏器復執奏上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三藏器進言曰法若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由已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

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况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無所適從上竟從藏器所奏

又曰王播爲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詰之

又曰溫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服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踰蔡州城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吁可畏哉

英雄記曰袁紹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起從命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爲尚書紹不欲爲臺下告疾求退

三輔決錄曰韋約字季明司徒劉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輕去就故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犬

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公禮
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
趨出公追不及
陳留耆舊傳曰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
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戚各爭入宮
仁被甲持戟遮勑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貴吏譛
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通典曰侍御史之職四謂推(推有推鞫)彈(掌彈擧)公廨(知公廨事)雜
事(臺中事遂無比)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
悉主之號為臺端佗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
端最為雄極食座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
座(亦謂之癡床言其上晝者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床也)凡侍御史之例不出
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客其行出入揖讓去

就殿中已下皆稟而宣之先後爵失者有罰
又曰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
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
劉尾之內便為禁省
又曰舊例御史臺不受詞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
史競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
永徽中崔義玄為大夫　劾狀題告
人姓名
黃石公陰謀祕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
收捕糺正

殿中侍御史

六典曰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
朝會則具服升殿若郊祀巡省則其服從於旌門檢察視
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糺之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右巡各察
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
三國典略曰齊宋世良字元友魏孝莊時為殿中侍御史
詣河北括戶大獲遊惰至沒郡旁見有骸骨移書瘞之其
夜有雨滂沲孝莊勞之曰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
皆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
唐書官品志曰殿中侍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
又曰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糺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
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
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自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舊例　每日更
直於殿前正班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嘗離班偶語無競前
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

轉無競為太子舍人
又曰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照太子賓客韋
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照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
託為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施
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
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為舅甥神龍之初
已合誅死天網踈漏嚮資領誤全與安石託附阿韋編諸屬
籍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正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
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憲敢不糺彈彥照等並請准
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山公啓事曰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內事才宜
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曹氏傳曰左雄起於碎吏武帝以為能擢為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六典曰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郡縣糺視刑獄肅整朝儀有不肅敬及闕失者則糺而劾之

唐書曰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將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柰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又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坐事免歸鄉里居長安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臣以草萊而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紀履忠爲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義背禮五淫昏很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

又曰蕭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正

又曰崔琬爲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待罪朝省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爲兄弟人竊歎焉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制科登第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爲稱職

又曰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案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又曰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勑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第四人者

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又曰元稹拜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入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奴婢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

又曰楊收兄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

又曰李憕音澄太原人也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顒于儒卿李宙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又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

其才奏爲左補闕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八

職官部二十六

叙卿

太常卿

叙卿

韋昭辨釋名曰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叅三公也

白虎通曰卿章也善明理也

韋昭辨釋名曰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太衛尉四曰光祿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辨云漢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祿勳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

通典曰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勳衛尉三卿並太常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

尚書周官曰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帥其屬官大夫止治其所分之職倡九州用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漢官儀曰卿中秩二千石殺青地桃花三彩

又曰衣裳公侯華蟲卿大夫藻火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宥赦）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爲誓）

又曰卿非君命不越境

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

周禮曰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

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國語曰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外內必平

漢官曰司馬安巧官四至九卿

謝承後漢書曰李叔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內

梁書曰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卿廷尉卿將作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卿九十三卿皆置丞及功

曹主簿

北齊書曰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

莊子曰楚昭王迎屠羊說以珪之位司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珪

說苑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於衛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軍至秦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公問之對曰臣牛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以為上卿

又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隄防種樹木美五穀如是舉以為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又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疎不能成近桓公立以為仲父國大安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權者亦不能使其君面南而伯矣

太常卿

六典曰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音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大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揔其屬行其政令

尚書堯典曰伯夷汝作秩宗典朕三禮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一人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禮

史記曰高祖滅秦登尊號群臣飲爭功醉或怨妄呼拔劒擊柱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為綿蕞子悅切野外習之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御史執法與不儀者輙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祖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漢書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秩宗典三禮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

又曰奉常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又曰杜業有才能選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任宮為太常坐盜茂陵園中物免

又曰武帝元鼎四年鄭侯蕭壽成為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

又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

東觀漢記曰周澤少脩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

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
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後漢書曰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
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
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
乃若是哉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西設几杖會百官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
業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又曰桓榮及子郁皆爲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
郁又删之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
千万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騶騎也）其所之往輙迎致禮敬
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
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爲太
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服具）
黝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閒鏤其文）
續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御奐有清節可否之閒
強禦不敢奪也該覽群籍古今詳備
又百官志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禮儀及行事則賛天子
大射養老喪皆奏其禮儀秩比中二千石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弘正大義諸儒爲之
語曰難經抗抗劉太常
魏書曰和洽字士陽汝南西平人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
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又曰常林從光禄勲爲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老每爲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且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
敦長幼之序以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制也言者慙而
踧踖
又曰刑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刑子昂文帝以爲太
常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爲博士見默
語曰卿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謂其柔而能整也
又曰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臧榮緒晉書曰
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貧履道內貞外順歴位忠
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爲太常卿
晉起居注曰安帝三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窄狹不足移
家毋鍾年高違離靡寄乞還第攝事詔聽之
晉中興書曰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

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
樂自此始也
又曰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其爲任也
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
王叔優尚清虚志道無倦優游詞議朕所諮仰其以王領
太常本官如故
又曰　元帝以賀循爲太常而散騎
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如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祚
下令曰循氷清王潔行爲俗表加以位處上卿服物蓋身
而已屋栽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以爲賜以六尺床席褥
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齊書曰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閑職武帝曰卿輩
未富貴謂人不與無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臣等

若養馬無事就閑廄有事復召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
侍
北齊書曰趙彦深五歲母傅氏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
濟彦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　報傅感其意對
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
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制樂器土木絲竹
各得其宜唯黄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
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宫
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又曰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
遺逸稽諸典故創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淳于者近代
絶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

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
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又曰建六官置太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國是
爲春官
唐書曰趙宗儒長慶初爲太常有師子樂備五色之方非
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
取之宗儒以事宰相以宗儒不事改太子少師
又曰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閲四部樂於官
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之文宗以樂府
之音鄭衛太甚欲闕古樂命王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重按
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
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又曰竇誕爲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爲太樂鼓吹官僚於

後彈胡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太官自
是以聲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應劭漢官曰北海周澤爲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瘦弱
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扣頭争之不聽遂收送
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居代不諧爲太常妻一
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
事復低迷。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爲奉常景帝復爲
太常蓋周官宗伯也
漢官解詁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曰太常主尊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華蟲七
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漢書注顏師古曰太常者王
之旌也畫日月爲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
奉常後改曰太尊大之義也

齊職儀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綬進賢
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千
乘。益部耆舊傳曰趙典字仲經爲太常雖身處上卿而
布被瓦器
梁陸倕爲光禄讓太常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叔敖濯衣漢
道克昌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
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
鴻劉愷潘岳晉之文雅純深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
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曾無等級
陳沈炯爲周弘正讓太常表曰臣聞玉爲雕楹不取材於蟠
木丹朱繡黼豈襲冕於薜蘿何則適用各有其宜朝野不
可一指叔孫之野外定禮賁與寶刀協之躬爲唱引豈易
其儀儐九賓臚相對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史

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難其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九

職官部二十七

太常少卿　丞
博士　太祝
協律郎　太廟令
陵令　太樂令
太醫令　廪犧令
光祿令　少卿　太官令

太常少卿

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廟少卿太師祝齋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醖令實鐏罍

後魏書曰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官太常少卿一人第三品上至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

又曰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兼天文陰陽者為之

又曰元順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

三國典略曰齊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諸州兗州刺史刑部與聿修故舊嘗於省中盛呼聿修為清郎至是遣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郎曰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表此心不貽厚責邵亦忻然報書曰一日之贈率尔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丞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作清卿矣

唐書曰馮定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揔樂工

閣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嘉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

太常丞

六典曰太常丞二人從五品上秦有奉常丞漢因之比千石魏晉宋皆置一人

漢書曰韋弘爲太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父賢勑令自免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果坐廟事繫獄

宋百官春秋曰太常丞視尚書郎銅印黃綬一梁冠品第七掌舉陵廟非法

陶氏家傳曰覆之字孫宗爲太常丞九宗廟疑義多所決定時人爲之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陶氏職官要録曰晉宋九卿丞皆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銅印黃綬齊梁墨綬

太常博士

六典曰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凡王公已下擬諡皆跡其功德而爲之褒貶

通典曰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事掌引道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諡者則博士議定之

晉中興書曰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當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爲可

唐書曰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爲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時授太常博士

又曰陸亘爲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賴是須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預亘咎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舡須臾真長至遣覓張孝廉舡同旅愕然既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之選既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

太祝

六典曰太祝掌出納神主于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

周禮曰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六年更名爲祝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祝

東觀漢記曰陰猛好學溫良稱於儒林以郎遷爲太祝令

續漢書曰太祝令秩六百石掌祠讀祝近臣神巫主祝小祝

協律郎

六典曰協律郎掌知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風氣八風五音之節

漢書曰武帝時李延年善新聲以爲協律都尉

魏志曰武帝平荆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以爲協律郎

太廟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
續漢書曰高廟令一人六百石（主守宗廟掌按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
宋書太廟令一人主守宗廟案行洒掃衆事領齋郎二十四人
齊職儀曰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廟令

陵令

六典曰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之事丞爲之貳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脩饗於諸陵若橋陵則曰獻肴焉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若父祖陵陪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周禮曰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漢書曰太常屬官有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
又曰司馬相如爲茂陵令
續漢書曰太常職掌先帝陵每園令各一人秩六百石（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
齊職儀曰周有墓大夫冢人之職掌先王之墓
又曰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唐書官品志曰梁天監七年又詔以爲陵監之名不出前誥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園寢職司理不容異諸正陵先立監者改爲令於是陵置令矣
胡廣陵令箴曰昔在黄帝葬野衣薪禮悲極哀不樹不封瓦棺塈周聚夏攸謂壞不毀虞賻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　皇薄不可王乃眷西顧爰矩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太樂令

六典曰太樂令掌教樂人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讌丞爲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德合作樂名天子下詔改太樂令丞以應圖讖
又曰太樂令秩六百石掌伎樂人凡國祭祀掌奏樂及大司樂掌其陳序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中詔太樂令戴綏教官伎樂勤勞賜米百石布二十疋

太醫令

六典曰太醫令掌諸醫療之法丞爲之貳其屬有四曰醫師針師按摩師呪禁師皆有博士以教之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
漢書曰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十人
續漢書曰太醫一人秩六百石有藥丞主藥方丞
魏略曰脂習字元升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融被誅習獨往哭之黄初中以習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
應劭漢官注曰太醫周官也兩梁冠秩千石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亂其冠履使小大無不傾倒
崔寔太醫令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

恤晉平好內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有秦和爲
所施術太上防疾其次萌牙腠理不溺骨髓奈何

廪犧令

六典曰廪犧令掌薦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
之牲牢各有名數昊天上帝以蒼犢皇祇以黃神犢以黝五帝之牲各以方色
韋昭辨釋名曰釋云廪犧犧戲也廪養之也辨去六牲取
其純毛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
周禮曰牧人下士掌牧六牲以供祭祀
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屬官有廪犧令丞尉後屬司農
齊職儀曰周牧人之職也掌六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取
純毛者光武中興屬河南秩六百石

光祿卿

六典曰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醞醴膳羞之事總太官珍羞

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爲之貳
有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濯溉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諸吏光祿勳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諸
虎賁羽林學不安得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
唐書官品志曰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宮尉門戶統
守黃門華林園暴室等令漢書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光祿勳掌中殿門戶秩中二千石
又曰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者與尾而
五今乃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愼如此
又曰周仁景帝時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洩服虔曰質重
不泄人之陰謀也師古曰陰密也言爲性密重不泄人言
也以是得幸出入卧內於宮祕戲仁常在傍終無所言

又曰張安世字孺子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
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耶郎有淫官婢婢兄自言
安世怒以奴淫汚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皆此類也
東觀漢記曰孫堪字子雅爲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
類澤字稚都京師號之爲二雅
又曰劉昆字桓公爲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又曰邵訓字伯春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邵伯春章和中
爲光祿勳
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林少沉審博學多聞世
稱通儒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郎有好學者輒見
引進朝夕滿堂
又曰馬防字公平扶風人也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拜

光祿卿
又曰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帝
乘白馬上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袁彭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
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爲光祿勳視事三月策拜司空
謝承後漢書曰楊賜字伯獻拜爲光祿勳嘉德殿前有青
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
儒故密諮問其極陳其意嘗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
海內亂令妾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魏志曰鄭袤爲光祿勳毋丘儉作亂帝自征之百官祖送
時袤疾不任會上謂王肅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袤聞白輿
追上上笑曰知生必來遂與同載問以計謀帝甚重之
又曰王肅字子雍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武庫之屋

有司以爲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屋鱗介之物
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
敗
又曰袁渙字曜卿爲中郎令時言劉備死群臣皆賀渙以
嘗爲備吏獨不賀辛官太祖爲之流涕
吳志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矜爲獮 六有
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將徵偉
累遷至光祿勳及晧即位朝政昏亂爲乃辭老耄固疾乞
身
又曰薛瑩字道言以時法政多譏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
陳緩刑簡役以濟 育百姓頗或施行迁光祿勳
晉中興書曰鄭默字思元轉光祿勳寬沖博愛不以聲色

御覽二百二十九 八

矜人雖卒徒厮養皆過之以恩
宋書曰王惠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
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
乃以惠居之
孟宗別傳曰宗爲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強者飲一
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
清純如此

光祿少卿

後魏職令曰光祿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 肅勤明敏兼
職古典者
唐書曰柳亨拜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皆親情素
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
有饕酒之名此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
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也

太官令

六典曰太官令供膳食之事丞爲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卿
諸廚省牲鑊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宰人以鑾刀
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帥進饌者實簠簋
設於饌幕之內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大官令一人丞一人
應劭漢官儀曰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
年五十清修聰明者光祿上名遷召拜皆秩四百石三歲
爲令以供養勞苦迁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肥有菓丞掌
菓瓜菜茹薪炭
漢舊儀曰太官主飪湯官主餅皆令丞治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大
置酒皆緹韝蔽膝綠幘

御覽二百二十九 九

又曰太官上食黃釦器中官私官上食用白銀釦
器如祠廟器云
謝承後漢書曰魯國陳政字叔方爲太官令黃門郎與政
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光覺髮朝斬政政曰臣有當死
者三黑山出炭增治吐炎燕膏爛肉而髮不消臣罪一也
陝出佩刀砥礪五石鋒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朗
月書章奏則光讀經書旦臨食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黃
門一人臣罪三也詔赦之
魏略曰時苗爲壽春令迁爲太官令
後魏書曰毛循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
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
官主進御膳。楊雄太官令箴曰時惟膳夫實司王饔祁祁
庶羞口實是供群物百品八珍清觴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王朗集曰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値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撫帥吏兵七十二人俱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撫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撫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登身授拷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黄初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賽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爲太官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

職官部二十八

衛尉卿　武庫令　守宫令
公車令　宗正卿　宗正少卿
宗正丞　太僕卿　乘黄令
廐令　車府令

衛尉卿

六典曰衛尉之職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摠武庫武器守宫三署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大祭祀大朝會則供其羽儀節鉞金鼓帷帟茵席之屬

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也掌宫門衛屯兵漢因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改爲衛尉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永元三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後漢書曰銚期字次况潁川人也拜衛尉卿期重於信義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顔諫諍

續漢書曰陰興爲衛尉每諸將出征伐身行勞問無所愛惜

又曰馬光字叔山爲衛尉卿上以光謹勑小心周密畏慎特親異之

又曰竇固字孟孫爲衛尉卿兩宫宿衛見重當時仁厚謙恭甚有名稱

又曰趙熹字伯陽爲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母没上疏乞守服不許遣使釋服

又百官志曰衛尉卿秩中二千石掌宫門衛士公車令百官衛士左右都候宫掖門司馬皆屬焉

魏志曰辛毗爲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以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又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諭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因稱疾

又曰辛毗字佐治爲衛尉御帝方修殿舍毗諫曰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吴志曰嚴畯爲孫權立吴及稱尊號畯常爲衛尉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

晉書曰石崇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佞如此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子恢爲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爲始也

唐書官品志曰衛尉卿位視侍中掌宮門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糺察不法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

漢官解詁曰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爲廬各有員部凡居宮中者皆置籍於門按其姓名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有籍者皆復有符用木長二寸以所長官兩字爲鐵印分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挹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各傳呼前後以相通昏 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漢書舊儀曰衛尉寺在京內胡廣云宮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廬者若今之伏宿屋矣

武庫令

六典曰武庫令掌藏邦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承爲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

又曰杜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職閑無事欽所好也

又曰武庫令一人昔武王伐紂散牛放馬倒載干戈韜以虎皮而藏諸武庫武庫之職由來尚矣

續漢書曰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晉書曰樂廣欲會荊楊士人武庫令黃慶進閒係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

守宮令

六典曰守宮令掌邦國供帳之屬辨其名物會其出入凡大祭祀大朝會及巡幸則設王公百官位於正殿南門外

續漢書曰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主御紙筆墨及財物諸用并封書泥之事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巴漢中宮傳曰守宮禁內署令秩千石在省內用中人省外士人

齊職儀曰守宮周掌宮之職王行爲帷宮 即其任也

公車令

漢書曰張釋之爲公車令

續漢書曰公車司馬令掌宮南門凡吏民上書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

又曰周章字子居拜侍御史公車司馬令不畏強禦以是見怨於幸臣

應劭漢官儀曰公車司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馬門徼夜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李郃以公車司馬入爲侍

宗正卿

六典曰宗正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并領崇玄署少卿爲之貳

漢書曰宗正秦官也（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爲宗正）掌親屬

又曰劉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時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後爲宗正卿德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又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爲宗正

東觀漢記曰劉般字伯興還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身愛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州郡便宜清淨畏慎受職脩治振施宗族

又曰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爲宗正卿

後漢書曰劉軼字君文梁孝王胤爲宗正卒官遂代掌宗正焉

續漢書曰宗正卿一人秩二千石掌序録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計上宗室名籍。晉起居注曰咸寧元年以太中大夫王覧爲宗正卿

又曰太始二年以侍中中書監朱整爲宗正卿

後魏書曰杜銓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最即命詔之及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

唐書官品志曰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宗室爲之

石氏星經曰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

山公啓事曰羊祜忠篤寛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

宗正少卿

後魏職令曰宗正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懿清和識叅教典者先盡皇宗無則用庶姓

宗正丞

六典曰宗正丞掌判寺事

太僕卿

六典曰太僕卿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及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

尚書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爲太僕作大御中大夫也）

作冏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今予命汝作大僕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周禮曰太僕正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漢書曰灌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復爲太僕

又曰百官表曰太僕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廐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音鈴）騎馬駿馬四令又龍馬閑駒棗泉騊駼承華五

監長丞又邊郡六牧苑　令各三丞又　牧橐昆蹄令
丞皆屬焉
東觀漢記曰祭（姍界）肜膂力過人常貫三百斤弓入為太
僕從帝過孔子講堂帝指子路室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後漢書曰徵祭肜為太僕肜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
顯宗既嘉其功又美肜清約拜日賜錢一百万馬三疋衣
被刀劍下至居屋什物大小無不悉備
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
又百官志曰太僕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出奉駕大駕則馭
魏志曰國淵字子尼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
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
又曰潘尼字正叔侍中為太僕造乘輿箴漢舊儀曰太僕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

覽二百三十　六　三月

分養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廐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漢雜事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
竟舉手曰六馬慶以兄弟中最為簡易而猶如此
又曰公孫賀以太僕為丞相子敬聲代為太僕
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牣其
後征吳得以濟事
唐書官品志曰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馬牧左右牧
龍廐內外廐丞

乘黃令

六典曰乘黃令掌天子車輅辨其名數與馴馭之法丞為
之貳
宋書曰乘黃令晉官也主乘輿金根車及安車追鋒諸衆
車馬
齊職儀曰乘黃令獸名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後人
以名廐

廐令

六典曰典廐令掌繫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丞為之貳
漢書曰太僕屬官有大廐未央廐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
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晉灼曰漢注大廐名也主駿馬足也）又龍
馬閑駒橐泉（如淳曰橐泉廐在橐泉宮下）騊駼承華五監長丞牧橐昆蹄
令丞（應劭曰橐駝昆蹄好馬名也如淳曰閑駒以名廐也）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挏名官）
又曰蘇武為移中監（移中廐名書）
又曰上官桀遷未央廐上躰不安及愈見馬瘦上怒曰汝
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
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

覽二百三十一　七　王福

齊職儀曰諸廐有圉師牧人養馬之官校人掌王之馬正
也

車府令

六典曰車府令掌王公已下車駱辨其名數及馴馭之法
丞為之貳
史記曰趙高為秦車府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僕屬官有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車騎突鹵簿
車府令齊國徐匡就車收送獄詔書譴匡自繫不出吳良上
書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無人臣禮大不敬匡執法守正而下獄
臣恐陛下政化由是隳矣於是詔出匡左遷即丘長
齊職儀曰車府署局有巾車典輅之職辯五輅之制

職官部二十九

大理卿　大理少卿　大理正　大理丞
廷尉監　廷尉評

大理卿

六典曰大理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以五聽察其情一曰氣聽二曰色聽三曰視聽四曰聲聽五曰詞聽三慮盡其理一曰明慎以讞疑獄二曰哀矜以雪冤獄三曰公平以鞫庶獄少卿爲之貳

韋昭辨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尉也以尉尉人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也

尚書曰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論語曰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士師典獄之官）陽膚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在臣居爲長不與下吏讓位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則君以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罪當死臣不能以虛自詮遂伏劍死君子曰忠矣仁矣

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竇羔曰君子不隧

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史記天官書曰斗魁四星貴人之牢曰大理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

又曰于定國爲廷尉爲人卑恭尤重經術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

又曰朱博遷廷尉恐爲官屬所輕召見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明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化部斷獄以來二十年亦獨耳剽目久（[illegible]）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試與正監共撰前代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問廷尉將爲諸君覆之正監條目博皆召掾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

又曰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嘗行有人從渭橋下出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方以其時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人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文帝令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令盜宗廟器而族之如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又曰張湯爲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爲上分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由有司也奏事有善則讓曰監掾史某所爲也（亭平也　均也）

又曰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客譖

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令律）專以主意
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
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獄
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
又曰王先生者善黃老言處士也張釋之召居廷中王生
年老與釋之及公卿會廷中立王生襪解顧謂釋之為我
繫襪釋之前跪而繫之旣退或讓王生曰何辱張廷尉乎
王生曰廷尉方為天下名臣吾聊使繫襪欲重之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又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免官門外可設雀羅
復為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
又曰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
同邑乃徵吳公為廷尉

又曰孔光為廷尉時定陵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
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弃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
方進等議乃始等於法無以解論光以為夫婦之道有義則
合無義則離乃始或嫁義已絕而欲以為妻論殺之名不
正不當坐有詔以光議定
東觀漢記曰陳寵為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
多
後漢書曰郭躬為廷尉躬家代掌法務貴平乃條諸重文
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郭躬字仲孫為廷尉正迁廷尉家代掌法子鎮自廷
尉左監迁廷尉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
後漢書曰楊賜迁廷尉乃歎曰昔三后成功惟殷于人而

咎繇不與焉蓋吝之也（恡恥）遂以代非法家固辭
謝承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為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
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
不能決斷讞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為悖逆人倫比之
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
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
又曰傅賢遷廷尉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門賓客公卿宴
會要請不往自以為貧無以報效其施常垂念刑法務從
輕比至斷獄遲徊流涕在位四年治獄稱平
華嶠後漢書曰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桓帝時為
廷尉雄子訢孫恭三世相承為廷尉為法名家
漢官儀曰光武時有疑獄見廷尉曹史張禹所問輒對處
當詳衷於是冊免廷尉以禹代之雖越次而授亦足以厲
其臣節也

魏志曰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遷廷尉護軍營士竇
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
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
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
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
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
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
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
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
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舉耶子
文怪之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
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

掘即得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示天下以禮爲戒
又曰高柔字文惠遷廷尉時獵法甚峻而宜陽典農劉龜
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授事言之帝匿名收龜
付獄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
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龜耶柔
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
奏辭旨深切帝意寤乃下張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又曰鍾毓遷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
其妻不復改嫁毓所創也
晉書曰孔坦字君平遷侍中廷尉多平正當法合人情而
時勢要自以愛憎爲斷坦意不得皆行也
晉中興書曰范堅字子常爲廷尉奏坐典吏邵廣盜官幔
合布四十疋依律棄市廣息雲宗二人自沒爲官奴婢以
贖父尚書議可特聽堅駁之曰此爲施一恩於今開萬怨
於後顯宗從之正廣刑

又曰王彪之遷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
矯從兄球詣州訴兗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
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
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
以來復見斯事
後魏書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
光韶欲致之重法大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
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
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
其執意不回如此
隋書曰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駕
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
也
又曰楊汪字元度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
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
無遺誤帝甚嘉之
唐書官品志曰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
爲廷尉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
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
謂之執方
又曰郎楚之武德初爲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
叔達撰定律令
又曰劉德威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
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

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
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
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
日矣太宗深然之
又曰高宗問大理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
人唯二人合死上聞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
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日相委故授
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刑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
令折中稱朕意焉
又曰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其得罪
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以禱焉尋拜
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
又曰大理卿來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

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
又曰龍朔二年改大理卿爲詳刑寺正卿
唐新語曰唐臨爲大理卿初莅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它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它官所斷囚皆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不枉濫所以絶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因遂見原
五代史後唐書曰長興二年八月勑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外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囚無係嗣者令其妻妻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惠
又曰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遷廷尉卿持法清峻不發私

書
又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日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會稽後賢記曰孔坦遷廷尉御獄多因繫坦到官躬執辭狀口辯曲直小大以情不加楚撻每臺司錄獄無所顧問皆面決當時之事
天文錄曰平星主建廷平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故星讃曰平星執法正綱紀也
文子曰皐陶喑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小置廷理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之意及內政
新序曰楚昭王時石奢爲理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遂刎頸而死
摯虞新禮議曰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

大理少卿

後魏職令曰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思理平斷明刑識法者
北齊書曰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謂之寺中二絶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也
隋書曰趙綽爲大理少卿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

文帝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綽解衣當斬上使人問曰竟如何綽曰執法不敢惜死上良久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御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感天心何論大木上乃止時薛曹爲大理卿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又曰源師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問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新語曰太宗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

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　者乃以為大理少卿
又曰徐有功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

大理正

六典曰大理正掌參議刑獄詳正科條之事凡六丞斷罪不當則以法正之
禮記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鄭玄注云於周禮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也
東觀漢記曰何敞字比干遷廷尉正張湯為廷尉以殘酷見任增飾法律敞嘗爭之存者千數
後漢書曰黃霸字次公宣帝在人間時知百姓苦吏聞霸理法平召為廷尉正及夏侯勝非議下廷尉獄霸從勝受尚書

謝承後漢書曰陳球字伯真橋玄表球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魏志曰司馬芝字子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晉書曰江統字元鷹為廷尉正作三刑議
又曰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侍尚書郎下遷梁制服獬豸冠介幘皁衣銅印墨綬
晉中興書曰顧榮字彥先入洛以南士秀望累遷廷尉正
南史曰顧協以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褐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大理丞

六典曰大理丞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徒已上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伏欵不伏則聽自理
唐書曰杜景佺徐有功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唐新語曰李日知為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史謂曰知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不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廷尉監

漢書曰邴吉字少卿稍遷廷尉監治巫蠱

謝承後漢書曰陳咸字子威為廷尉監執獄多恩議人常從輕比多所全活皆稱其恩
晉起居注曰廷尉監陸麟上表求增築評堂圖畫先賢像詔許之

廷尉評

六典曰大理評事掌出使推按凡承制而出推長吏據狀合停務及禁錮者先請魚書以往據所受之狀鞫而盡之若詞有反覆不能首實者則依法栲之凡大理斷獄皆連署焉
漢書曰宣帝詔曰今遣廷吏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正平貟四人其務平之　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

知所避就姦吏無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衰德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時爲廷尉右平謬矣

又曰馬宮字游卿行能高潔遷廷尉平

又百官表曰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四人秩六百石

晉中興書曰顧榮字彦先遷廷尉平時趙王欲誅淮南王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貝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衆

隋書曰廷尉平置一人第六品下後改爲評事

唐新語曰敬昭道爲大理評事時沂州有反者詿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即路縶在州獄昭道援赦文判而免之時宰相責大理奈何免反人家口大理羣官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反者家口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於五大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

三輔決錄注曰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弘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寃民號曰何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二

職官部三十

鴻臚卿　鴻臚少卿　典[illegible]
司農少卿　上林苑令　太倉令　導官令
太府卿　太府少卿　市令　平準令
左右藏令

鴻臚卿

六典曰鴻臚卿之職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而供其職務少卿爲之貳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二王之後及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若諸蕃大酋渠有封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

韋昭辯釋名曰腹前肥者臚言以京師爲心腹王侯外國爲四體以養之也辯云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以大禮陳序賓客也

漢書曰田序字子公連擒大姦徵爲大鴻臚

又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有丞一人大行丞一人有理禮負四十七人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

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諸王入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召拜之

謝承後漢書曰陳紀字元方遭父太丘長寔憂嘔血絶氣豫州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畫百城以勵風俗表紹以太

尉讓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卒官子群爲三公天下以爲公
郟鄉卿勲長
又曰白嵩字季山爲濟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
徵拜大鴻臚
漢官解詁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
又曰昔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與鴻臚之任亦同
漢雜事曰蕭 爲陳留太守入爲鴻臚不任賓贊選官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諭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

魏略曰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南陽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屬如
蜀志曰杜瓊字伯瑜後主立爲大鴻臚爲人靜嘿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吳志曰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唐書官品志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右丞掌導護贊拜
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了今欽當選御史中丞刀攸不審可爾不

鴻臚少卿

後魏職令曰鴻臚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雅學詳當明揔達理者
隋書曰煬帝時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蘇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

典屬國

漢書曰武帝以移稽中監蘇武爲典屬國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以常惠爲典屬國
又曰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成帝河平元年省併大鴻臚

司農卿

大典曰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揔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凡京都百司官吏祿廩皆仰給焉
周禮曰冢宰有太府下大夫鄭玄注曰太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史記曰韓信歸漢漢以爲治粟內史
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
又曰鄭當時字莊爲司農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禮以下人山東諸公翕然稱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賚糧
又曰朱邑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身爲列

御居處節儉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及
卒詔稱揚其節行賜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又曰田延年爲大司農坐盜都内錢三千萬自殺
又曰平帝元始元年改大司農曰羲和以劉歆爲之
東觀漢記曰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將加
捶撲尚書左雄諫帝曰九卿位亞三公行則鳴玉孝明永
平始加扑罰非古制也帝從之卿於是始免扑捶
又曰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
稱
又曰羊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續漢書曰李固爲大司農上言閹官天下牧守多其宗親
舊故及受貨賂有詔特拜不由選試亂生彌甚固乃上表
具陳盜賊所以與由官非其人也

又曰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
又曰趙典字仲經爲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又曰耿國字叔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
天子器之
又曰鄭玄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
張璠漢記曰陳寵爲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
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
民時高祖受命從秦之弊與民休息逮至文景國家無事
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
魏志曰梁習爲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爲天下最乃徵拜大
司農
吳志曰樓玄爲大司農玄從九卿持刀衛正身率衆奉法
而行應對切直數迕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
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
晉陽秋曰司農桓範字元則出奔曹爽云大司農印在吾
手中所在得開倉而食
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書稱棄后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籍則掌其禮儀
隋書曰趙元淑轉潁川太守甚有惠政因入朝會司農不
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
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
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
唐書官品志曰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太
倉導官籍田上林令
韓揚天文要集曰天倉者大司農也

異苑曰吳郡岑淵爲吳郡時大司農卿碑在江乘胡西
太元中村人見龜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著腹下
史游急就篇曰司農少府國之泉也

司農少卿

後魏職令曰司農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幹能者
唐書曰韋弘機爲司農少卿受詔檢校東都營田園苑之
事高宗謂之曰兩都是朕東西二宅也今之宮館隋代所
造歲序既淹漸將頹頓欲有修造又費財力如何弘機奏
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千萬貫若
以供葺理可不勞而就也上大悅

上林苑令

漢書百官表曰水衡屬官有上林令
續漢書曰上林苑令六百石主苑中禽獸有民居皆主之

補得獸送太官
李郃別傳曰郃以郎謁者爲上林苑令
揚雄上林苑令箴曰芒芒天田芃芃作穀山有陵陸野有
林麓夷原汙藪禽獸攸伏魚鱉龜以時芻蕘咸植國以參
富民以家給

太倉令

六典曰太倉署令掌九穀廩藏之事丞爲之貳凡鑿窖置
屋皆銘甎爲庾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姓名又
立碑如其銘焉
漢書曰淳于意爲太倉令
續漢書曰太倉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受郡國轉漕穀
梁冀別傳曰太倉令秦宮出入冀妻壽所語言飲食獨往
獨來屏去御者言省頸壽姊夫宗忻不知書因壽氣力起家

拜太倉令
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

導官令

六典曰導官令掌導擇米麥之事凡有九穀之用皆隨其
精麤差其耗損而供之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主擇也
續漢書曰導官令一人主春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

太府卿

六典曰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財貨之事總京都四市平准
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爲之
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權衡
周禮曰天官屬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受其貨賄之入
梁書曰天監七年四直太府班第十三掌金帛府帑統右藏
令上庫丞太市南市北市令關津亦皆屬焉
後魏書曰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播少脩勅奉親盡
禮累遷右衛將軍從車駕南巡到懸瓠除太府卿
唐書曰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尤伺丈尺間皆躬自
省閱時議以爲稱職擢拜太府卿每歲勾剩省便常出數
百萬貫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時太平日久御府財物山
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
唐書官品志曰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右藏令

太府少卿

後魏職令曰太府少卿第四品上士人官上用勤篤有幹
細務無滯者
唐新語曰狄光嗣仁傑長子也睿宗朝起復除太府少卿
光嗣頻表不起乃降勅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理
以答殊恩卿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
遂所請用勸浮薄待卿情禮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市令

六典曰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爲之貳凡建標
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謂秤以格以斛以三賈均平市精爲
上賈次爲中賈下爲下賈凡賣買不和而權固謂權將其利及更出
開閉共限一價謂賣物以賤爲貴若參市而規自入者並
禁之謂在傍高下其價以相惑亂
史記曰司馬談祖爲漢市長
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又長安四市令長
丞屬左馮翊
東觀漢記曰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
殺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

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為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晉書曰石苞賣鐵於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而異之便與結交歎其遠量當至公輔

齊職儀曰市令周有司㯋肆師司市皆其任也

平准令

六典曰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為之貳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没官物者亦如之

韋昭辯釋名曰釋云平准令主染色色有常平之法准的之也辯云主平物價使相依准

史記曰桑弘羊以物多騰躍請置平准於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矣始置平准焉

漢書百官表曰司農屬官有平准令丞

漢書曰趙廣漢清潔下士有名譽州舉茂才拜平准令

續漢書曰平准令六百石

齊職儀曰染署掌染繒色少昊置五雉為工正翟雉氏設五色之工周有染人之職掌絲帛以為服

左右藏令

六典曰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丞為之貳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閱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御史監閱然後納于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以別麄良辯新舊也

又曰右藏署令掌邦國寶貨之事丞為之貳凡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納禁令如左藏之職

齊職儀曰右藏庫周天府內府之任天府物所藏也內府掌邦市之出入以待王用後漢中藏府令丞掌幣帛金銀

諸物晉置中黃左右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三

職官部三十一

秘書監　秘書少監　秘書丞　秘書郎

秘書監

六典曰監之職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

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王融曲水詩序曰記言事於仙室謂藏室也

魏志曰王象字羲伯散騎常侍領秘書監撰皇覽魚豢魏略曰蘭臺臺也而秘書署耳

王隱晉書曰王沉爲秘書監著魏書多爲時諱而善序事

又曰羊祜爲黃門郎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願爲侍臣徙爲秘書監

又曰惠帝永平元年詔云秘書監綜理經籍考校古今課試署吏領有四百人宜專其事

鄧粲晉紀華譚爲秘書監自負宿名意每怏怏嘗從容請上曰臣老於秘閣矣汲黯之言復存今日上不悅

晉諸公讚曰荀勖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勖躬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列於秘書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又讚曰庾峻自司空長史遷秘書監幽讚符命天文地理因有述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雋尚好學自少及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沈約宋書百官志曰秘書監丞各一人郎四人魏武建國有秘書令左右丞黃初中分秘書立中書而秘書之局不廢昔漢武帝建藏書之冊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內秘府之室謂之秘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至于後則圖籍在東觀有校書郎又有著作郎（傅毅馬融之徒多爲校書郎又蔡邕世尚書選入東觀書作修史已號散書郎亦入東觀書作拜議郎知是書作誤也）又碩學達官往往典校秘書如向歆故事或但校書東觀或有兼撰漢記也

梁書曰任昉字彥昇爲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後魏書伊馛世祖欲拜馛爲尚書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所欲馛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秘書監

隋書曰柳䛒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爲權笑

唐書曰魏徵爲秘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秘府圖籍粲然畢備

劉歆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魚豢典略曰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東有麒麟殿藏秘書即楊雄校書之處也

王充論衡曰蘭臺之官監國得失也
通典曰秘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多求爲之
温嶠舉荀毖爲秘書監表曰夫國史之興將以明失得之跡謂之實録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散騎常侍毖文質彬彬思義通博歷位先朝莅事以稱宜掌秘奥宣明史籍
王肅表曰青龍之末主者啓選秘書監詔秘書騶吏以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聞有威嚴能檢下者詔肅以常侍領焉
又王肅論秘書不應屬少府表曰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郡國稱敢言之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秘書而爲中書以來傳緒相繼于今三監未有隸名於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於騶録言事於外府不亦除朝章而辱國典乎大和中蘭臺秘書爭議三府奏議秘書司先生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爲官聯
華嶠集詔曰尚書嶠體素弘簡文雅該通經覽古今博聞多識屬書實録有良史之志故轉爲秘書監其加散騎常侍使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領之嶠表伏見詔書以臣爲秘書監加位常伯昔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通博三入東觀非臣膚淺所敢投跡
唐書太宗正授顔師古秘書監制曰秘書望華史官任重選衆而舉歷代攸難守秘書監顔師古體業淹和器用詳敏學該流略詞兼典麗職司圖書丞經歲序朱紫既辨著述有成宜正名器允兹 望實可秘書監

秘書少監

唐書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冰在禁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又曰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遷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厚之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
又曰德宗以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爲秘書少監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欲異同宰府乃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館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爲諫官故有斯命

秘書丞

魏志曰武帝置秘書左右丞以劉放爲秘書左丞孫資爲秘書右丞
魏略曰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華天水舊有姜任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治之夏乃遊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文帝又嘉其才黄初中爲秘書丞帝常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御衲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諮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目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
魚豢魏略曰薛夏爲秘書丞時秘書嘗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丞特爲署耳謂夏不得移當有坐者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内閣臺也閣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無以折之
又曰衆苞以高才黄初中入爲秘書丞數奏文賦帝甚異

之

晉書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

王隱晉書曰庾峻字山甫博學有才爲秘書丞遍觀古今聞見益優

虞預晉書曰何禎字元幹廬江人也爲尚書郎特詔參秘書丞秘書本有一丞時尚未轉遂以禎爲右丞右丞之置自禎始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太元十八年王謐爲秘書丞乃表前尚書郎允中書郎張敞太子後率郄儉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書之家請秘書郎分局採借

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爲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

又曰張率字士簡吳郡人遷秘書丞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爲之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

齊職儀云秘書丞銅印墨綬

南史劉孝綽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後魏書李彪字道固遷秘書丞分領著作事自文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因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存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

又曰李輔子伯尚少有重名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勅撰太宗起居注尋遷秘書丞

後周書曰柳虬爲秘書丞時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爲丞始令監掌焉

王肅論秘書表云青龍中議秘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且在三臺上

又曰秘書丞郎宜比尚書郎侍御史令侍御史秉犢車奏事用尺一秘書丞郎乘鹿車猶用尺奏恐非陛下崇儒之本意也

秘書郎

六典曰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晉起居注云武帝遣秘書圖書分爲甲乙景丁四部使秘書郎各掌其一焉

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也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之司徒王凱辟基凌又不遣凱書劾州曰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又曰鍾會字士季敏惠夙成時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可以知人會年五歲見濟濟大奇之正始中以賜官郎中爲秘書郎

蜀志曰郤正字令先安貧好學博涉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令史遷秘書郎性澹於榮利尤躭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秘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時陳留虞松爲中書令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左思專思三都賦杜絶人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

虞預晉書曰司馬彪少篤學不倦好色薄行不交人事專

精學問太始中爲秘書郎後轉爲丞
晉太康起居注曰秘書丞桓石綏啓校定四部書詔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晉令云秘書郎掌外三閣經書覆省校閲正定脫誤
沈約宋書曰秘書郎四人後漢校書郎也
又曰蕭惠開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爲秘書郎秘書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之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
宋書曰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使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文帝許之
梁書曰張纘字伯緒爲秘書郎固求不遷欲遍觀閣內圖籍
後魏書高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秘書郎典秘閣謐以墳典殘缺奏廣訪郡邑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 通典曰宋齊秘書郎皆四員尤爲美職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月便遷
又曰秘書郎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爲之無其才實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王肅表曰臣以爲秘書職於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秘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秘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秘書丞郎獨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爲秘書丞郎之本意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四

職官部三十二

著作郎　著作佐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續漢書曰弘農楊彪字文先多識博聞與諸郎著作東觀
王隱晉書曰陳壽爲著作佐郎遷大著作
又曰陸士衡以文學爲秘書監虞濬所請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
又曰何嵩善史漢爲著作
晉書曰元康元年詔著作郎舊綠中書而秘書既典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郎爲秘書著作郎
晉中興書曰孫盛歷散騎常侍秘書監常領著作
又曰孫綽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又曰李充爲大著作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分作四部秘閣以爲永制
又曰謝沈爲祠部郎何充庾冰以沈有史才遷大著作
晉太興起居注曰元帝依故事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朝望著作之省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承天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嬭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嬭母何言耶
又曰著作郎後漢官後漢已來太史但掌天文律曆而已其國記撰述悉在著作江左王導表著作爲史官是也後漢東觀有著作郎
後魏書崔浩好文學時人莫及天興中給事秘書轉著作

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風嚴峻官者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

又曰程駿拜著作郎顯祖屢引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群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

又曰韓顯宗除著作郎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言是司卿等之才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代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

又曰趙逸爲赫連屈丐著作郎世祖平統万見逸所書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

三國典略曰齊主以其著作郎祖珽數上密啓命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初珽爲秘書郎用芳林遍略質樗蒲錢又陳元康被傷將死憑珽作書屬家累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遍此書喚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惟與喜二鋌餘並自入祖喜告元康二弟叔謙季璩等叔謙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其後齊文宣以珽爲秘書丞盜遍略事發付平陽王淹令錄珽付禁淹遣使收珽珽便私逃黃門侍郎高德正諫云但宜命向秘書稱奉并州進止須經史各部仰丞親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自安夜當還宅然後掩捉之果如德正所圖遂縛送廷尉據犯當死文宣以其伏事先代除名爲民愛其才伎令直中書晋選勞舊遷爲著作

唐書曰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太宗沖讓不許隆好學多伎王充兄子太之守河陽也引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隆爲太傅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顗新野庾安禮河東敬播俱爲脩史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爲王太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爲其主於朕何有惡哉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疋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郎及修史成尋卒撰東都記三十卷爲學者所重

又曰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佐郎爲司文郎

又曰劉允濟傳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手製褒美拜著作郎

陶氏職官要錄曰著作郎舊視通直郎史才富博者爲之

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百五葉著作不絶鄉族以爲美談

著作佐郎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彰憎琦不附已答詔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爲尤家兒能事卿即堪郎矣及趙王倫篡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

又曰華嶠漢書十典未成秘書監繆徵奏嶠少子暢爲著作佐郎卒成十典

晉中興書曰郭璞奏南郊賦中宗見賦嘉其才以爲著作
佐郎
又曰華譚爲秘書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等以單族有
史才白首衡門譚薦二人擢補著作佐郎並皆稱職
沈約宋書曰謝裕字景仁陳郡陽夏人也會稽王世子元
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
年三十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
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
後魏書曰宋弁字義和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
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
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
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理也
後周書曰黎景熙字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

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軍
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
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張華别傳曰陳壽好學善著述論著作佐郎當時夏侯湛
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作即壞已書
文士傳曰東晳曉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
西觀撰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
又曰張載作濛汜賦太僕傅玄見賦歎息稱善以車迎載
言談終日玄深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徵爲佐著作郎

校書郎

六典曰校書郎八人正九品上掌讎校典籍刊正文字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時待
詔宦者署爲黄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
蓺傳記諸子無所不究
又曰王莽劉棻時揚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曰雄素不與
事何故在此間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
有詔勿問
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博通經籍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隲
聞融名召爲舍人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
是時鄧太后臨朝隲兄弟秉政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
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使猾賊縱横乘此無備融
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並用無或可廢乃
上廣成頌以諷諫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秘書郎删省舊文除其浮穢
著魏中經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别矣

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闕遺正定脱誤
晉太元起居注曰秘書丞桓綏啓校定四部書詔遣郎中
四人各掌一部
唐書曰楊炯華陰人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
郎爲崇文館學士

正字

六典曰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定典籍刊正文字
唐書曰陳子昂苦節讀書尤善屬文高宗靈駕將還長安子
昂詣闕上書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險旱西行
不便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
又曰吳通玄道瓘爲太子諸王授經而通玄兄弟出入禁
掖恃太子遊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綺麗
通玄幼應神童釋褐秘書省正字

又曰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也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

唐明皇雜錄曰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秘書省正字上問晏曰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玄宗大奇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五

職官部三十三

太史令　殿中監（六尚附）　大長秋

太史令

春秋元命苞云屈中挾一而起者爲史史之爲言紀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

尚書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者也）

周書曰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右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甲戎夫主之朔望以聞也

禮記曲禮下曰天子建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

又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春秋宣上曰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又襄四曰太史書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illegible]）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曰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國之六典（太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

春秋文耀鉤曰楚立唐氏（以爲史官）蒼雲如蜺圍軫七蟠中有

荷斧之人蠲軟而蹐蹐跼也楚謠

唐史曰君慢命又簡宗廟命天命也軒於天文楚之分也內之而罪是慢命罪簡宗廟

於是晝遺炎煙耀于蒼雲精消無文軒大精雲水氣圜軒水也晝日陽也炎火亦陽也遺之者象晴所也水氣滅火三陽借氣且大炎上而消滅也文剛蠲也唐史之冊上滅蒼

雲吉神以史功也

韓詩外傳曰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也

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春秋後語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國法歸周

國語曰鄭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也余懼及之焉

漢書曰司馬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臣瓚案百官表無太史公

卷二百三十五 二

茂陵中書司馬談爲太史令遷仕爲郎中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音昨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緒封泰山而予不得行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予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述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又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

又曰靑史子注古史官記事也

又曰孔甲盤盂篇黃帝史官

又曰史籒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又曰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

東觀漢記曰陰猛以博通古今爲太史令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以郎中遷太史令妙善璣衡之正紀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如酒杯如有地動樽則震尋其方面知震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

張璠漢記曰初王師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御史太史令王立曰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河北不可犯也由是遂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後立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唯委任曹氏而已曹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忠於朝廷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卷二百三十五 三

應劭曰太史令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歲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國有瑞應災異記之

又曰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顓頊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分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至于夏后殷周世叙其官皆精研術數窮神知化當春秋時魯有梓愼晉有卜偃宋有子韋鄭有裨竈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言屢中有備無害漢興甘石唐都司馬父子抑亦次焉末塗偷進苟忝茲階既闇候望競飾邪僞以凶爲吉莫之懲糺

漢舊儀曰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

魏志曰黃龍見蕪橋柤閒太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

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劉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訣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也

又曰韋曜字弘嗣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

沈約宋書曰太史掌曆數靈臺事候日月星氣焉

世本曰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注曰沮誦蒼頡黃帝之史）

唐書曰乾元元年改太史局為司天臺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有異則密封以聞其小吏有司曆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各有差

呂氏春秋曰夏太史令終古見夏桀惑亂載其圖法而泣乃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之迷亂載其圖法出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之象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冊而藏之

文士傳曰張衡性精微有　巧藝特留意於天文陰陽筭數由是遷太史令

環濟要略曰太史令取善紀述者使記時事天子圖書計最典籍皆副焉

賈誼書曰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屬太史之任也

楊雄太史令箴曰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羲和不令湎時亂日帝放爰征厥家至殷唯天為難夏氏顛德而明神不蠲

荀悅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廟左右二史咸否成敗無不存焉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惇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

殿中監　六尚附

六典曰殿中監掌服御之事總尚食尚藥尚衣尚乘尚舍尚輦六局之官屬備其禮物而供其職事少監為之貳

尚食奉御掌常膳羞供辦其名數直長為之貳

尚藥奉御掌合和藥物辨藥上中下之三品直長為之貳

尚衣奉御掌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

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廄之馬辨其麤良而率其習馭直長為之貳

尚舍奉御掌殿庭張設湯沐而潔其灑掃直長為之貳

尚輦奉御掌輿輦繖扇之分分其次叙而辨其名數直長為之貳

大長秋

天官書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中官之長）宮人（掌王之六寢也）內宰（理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佳禮婦禮也）閽人寺人官戰國時有宦者令秦有將作尉衛少府各一人（並掌皇后宮也）

漢景帝中六年改將作為大長秋（顏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閹人也）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為官號無太后則闕至後漢復增置丞中宮謁者令中宮尚書中宮私府中宮永巷令中宮黃門冗從僕射虎賁官騎中宮官署令

樂長並隸大長秋歷魏晉宋梁陳後魏皆有長秋之號而
官屬省置不同北齊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閤
掖庭等並用宦者隋改曰內侍省煬帝改為長秋監置令
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唐武德初復為內侍省皆用宦者
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為人謹敏有心永平
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
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
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
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又曰良賀位為大長秋清儉退厚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
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芽長於宮掖既
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
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又曰曹騰字季興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
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即位騰為小黄門遷中常侍桓
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冊功皆封亭侯
騰遷大長秋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
所進達皆海內名人
又曰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靈帝即位以定冊功封
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
誅中官節等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矯詔誅武蕃等節遷
長樂衛尉後轉大長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六

職官部三十四

國子祭酒　司業　博士
少府監　將作監

國子祭酒

六典曰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政令有六
學一曰國子二曰大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
曰筭學
韋昭辯釋名曰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醊之也辨云凡會
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
王年長以為劉氏祭酒是也
徐廣釋祭酒云古主人具饌則賓中長者一人舉酒祭地
是則長者為祭酒也

漢書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
先也故稱祭酒飲時雖尊長者以酒沃酹也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君命宣帝以武壯
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
續漢書百官表曰建武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次有聰明
威重者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
漢書百官表注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每朝服進賢兩
梁冠佩水蒼玉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秦宓為師友祭
酒
晉書曰袁瓌字山甫為國子祭酒時屬經喪亂禮教陵遲
瓌上疏求立學徒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
又曰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晉中興書曰杜夷字行齊以儒學稱中宗以夷爲丞相祭
酒中興初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沈約宋書曰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有僕
射光武增爲十五人　蓋一經有數家之學故也皆教弟
子光武改僕射曰祭酒祭酒者一位之元長也
齊書曰張緒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
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
以緒領國子祭酒
齊職儀曰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學而國子生師事祭酒
執經葛巾單衣終身致敬
梁書令曰王丞字安期爲國子祭酒丞祖儉父暕並居此
職三代爲國師前代未有當時以爲榮暕音簡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

祥並以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于東
庠祥爲儀禮祭酒處于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
論
後魏書曰韓子熙累遷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
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豫止給二人或
有令其陳訴者子熙曰朝廷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論者稱之
後周書曰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黄門侍郎魏帝詔曰經
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爲師於是親幸晉
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又以誕儒
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
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

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
又曰元善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
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
賚絹百匹衣一襲
唐書曰許後胤嘗侍太宗講後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
骨太宗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即求致仕後
胤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私第時見闕庭太宗曰卿氣
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胤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讀書
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後
胤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
風俗通曰孫卿有秀才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
孫卿最老師三爲祭酒
齊王融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成均義重振古所

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由蘭芷疇奚入室之情不自朱
藍何遷素絲之質
司業
唐書曰韋叔夏遷成均司業久視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
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
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奧弘典式
自今司禮所脩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奏
又曰歸崇敬上言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
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
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簨虡也今太學既不
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位正
四品上
博士

六典曰博士學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
應劭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辯於然
否孝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秩六百石太常差次
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
漢舊儀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脩博識多藝曉古文
爾雅能屬文章者爲之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
言君其弟子稱門人也
漢書曰賈誼文帝召爲博士時年二十許最爲少每詔令
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又曰韋賢字長孺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
以詩教授時人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第居下天子擢之對
爲第一召入見容皃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也

又曰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
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矯制法死偃以爲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万人專之可也湯不能詘
東觀漢記曰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羊有大
小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因取瘦者自是不
復爭後召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爲號
又曰歐陽歙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于歙七世皆爲
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
後漢書曰光武每朝會輙令桓榮於公卿前說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會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
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楊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
諧因拜榮爲博士
又曰董鈞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輙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通儒
華嶠後漢書曰初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叔以爲左氏淺末
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辯對九十餘上
帝卒立左氏學也
漢舊儀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立端章甫冠
魏志曰樂祗字文載少好學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
初立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僻不敢親教備員而已唯文載
五業並授
又曰文帝黃初五年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
博士
又曰明帝太和二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
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
者

吳志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
也自建興已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趍務去本就末
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
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禄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
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
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晉令曰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若散騎中書侍郎
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試在
高第拜郎中
晉書載記曰姚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親詣省病拜
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
後魏書曰崔逸字景儁好古博涉爲國子博士每有公事
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也

後周書曰盧辯字景宣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

隋書曰馬光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

又曰馬光爲太學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

又曰王頍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音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

又曰何妥授太學博士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

又曰房暉遠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

李郃別傳曰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辭雖不能盡施用輙有策詔毅賚爲博士著兩梁冠朝會宜隨士大夫例時以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爲非所以敬儒德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般氏世傳曰般亮建武中徵拜博士選講學大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講學不當如是耶

典略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

論衡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

少府監

六典曰少府監之職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之官屬正其工徒謹其繕作少監爲之貳

漢官宰尹下曰少府言别爲小藏故曰少府

漢書曰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又曰歐陽地餘字長賓爲少府誡其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物慎無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卒少府官屬送數百万其子不受太子聞而嘉焉賜錢百萬

後漢書曰東平王蒼爲驃騎正月朔朝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貴傲不奉法掾將盡求璧不得蒼掾朱暉遥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紿曰試請觀之既得而馳奉之就復以他璧朝

張璠漢紀曰太常种拂與李傕戰而死子劭徵爲少府鴻臚皆不受曰我父盡忠於朝而爲時所姤父以身殉國爲賊臣所害爲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覲明主三輔聞之爲之感動

應劭漢官儀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

魏志曰王觀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之皆錄奪以没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珎玩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

又曰楊阜字義山爲少府卿然以天下爲巳任

吳志曰先主遣少府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若越横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臺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奉至尊以合諸侯若越横江而遊姑蘇是踵云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曰徐生得無逆詐耶

咸栄緒晉書曰陳昕字國鎮過江爲少府卿時大旱經久大興四年四月始雨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中宗詔曰祈廟云報賽非奉尊上辭也吾意有疑昕以爲舊山川有祈報故兩應賽非大事不應告廟子無要君親之道讀祭稱賽於義有違從之

唐書官品志曰少府卿位視尚書左丞置材官將軍左中尚方甄官平水中署南塘邸稅庫東西冶中黄細作炭庫紙官染署等令丞

將作監

六典曰將作大匠之職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總四署三監百工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少匠貳焉

漢書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

范曄後漢書曰魏霸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掾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功倍

續漢書曰曹褒字叔通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巡行病徒自省醫藥糜粥死者減少

又百官志曰將作秩二千石掌作宗廟路寢宮室丞一人六百石左右校令左右工徒掌木工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

又曰李固字子堅遷大匠常推賢士孔融以將作大匠遷少府也

華嶠後漢書曰應順字仲華爲將作大匠發擿衆姦皆極其刑豪猾之吏累迹視事五年省費以億万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眞任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應慎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暴露昔晉霸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鄭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將作大匠明帝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之而愈嚴憚○晉書曰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文尚書奏今文長於古文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巳久不宜復改

唐書官品志曰大匠卿位視太僕掌土木之工統左右校諸署

汝南先賢傳曰應仲華遷大匠除濼飾之無用割有損之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七

職官部三十五

摠敘將軍　左右衛將軍（諸衛將軍附）

左右金吾衛將軍　諸衛上將軍

摠敘將軍

石氏中官占曰河鼓星主軍鼓一曰三星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

周禮夏官上大司馬曰凡制軍万有二千五百人（一鄉之民也凡起發役家一人也）王六軍（六鄉之數也鄉始文數軍定武功其道皆衆三中而兩之故數但六也）大國三軍（公侯之封也成國不爲半天子之一軍）次國二軍（諸伯之封）小國一軍（子男之封）軍將皆命卿（任授六事之人司於六鄉之大夫書秋之時兩國有征卿爲將軍又以亞卿一人爲佐領執政者貧其權遂以陵遲皆得周公之舊也）

左傳襄二年曰晉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氏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孝經左契曰將軍順虎衛珠大夫正海出魚

史記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大悅以爲將軍將兵扞燕

又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入上郡周亞夫爲將軍居灞上祝茲侯（徐厲曰書作松姓徐名悍也）軍棘門以備胡

漢書曰楚王召宋義計事而悅之因以爲將軍

范曄後漢書曰靈帝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親於兵事可以威厭四方詔進大發兵講武於平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綵華盖高十丈壇東北有小壇復九重華盖高九丈引步兵騎士數万人結營爲陣天子親出臨軍任大華盖下進任小華盖下禮畢帝躬擐甲上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

魏志云太祖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舊書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也）

尸子曰十万之軍無將軍必亂

左右衛將軍（諸衛將軍附）

六典曰左右衛將軍之職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以督其屬之隊仗而總諸曹之職務焉其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將軍所掌之職皆如之

晉書曰羊琇爲晉臺左衛將軍

又曰吳隱之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南頓王宗字延祖拜左衛將軍爲肅祖所眤委以禁旅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領左衛少有風格尚刑名之學嘗著廢莊論

又曰虞譚陳留曹毗毛安之並爲左衛將軍

沈約宋書曰左右衛將軍晉文建國所置

隋書曰薛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煬帝改左右衛爲之）

唐書曰元和中以前靈鹽等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佖在鎮無智略以馭下居常猜忌及多殺人以懼之衆益不附乃召至踰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佖始以責罷中書草制

隋書曰來護兒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

魏志曰許褚從太祖戰大破馬超等乃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文帝踐阼遷武衛將軍

又曰曹爽自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爽秉政又以弟訓為武衛將軍

王乾別傳曰乾子應字安期官至武衛將軍

隋書曰獨孤盛為左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

唐書曰咸通中以伶官李可及為威衛將軍曹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

又曰高祖以李粲為左監門大將軍禮高年也初高祖問粲年幾對曰八十高祖曰公清幹之譽聞於隋日今年齒雖邁筋力未衰但監門之職非公莫可意欲相委如何粲以年老辭讓高祖曰藉公勵分耳豈欲煩公筋力耶於是詔粲自非殿庭皆乘蜀馬諭者榮之

又曰王及善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敬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又曰李聽元和中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鎮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

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十二月詔改左右威衛復為左右屯衛避太祖諱也

左右金吾衛將軍

六典曰左右金吾衛大將軍之職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

百官表云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徼循禁備盜賊也師古曰徼謂遮繞之也音工弔反）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常執金革以禦非常也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

騎二百人輿服導從與騎滿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舊壁京師盜賊考按疑事漢鄧都甯成王溫舒減宣等皆截理橫璧虎而冠者也止切理辨亦旋誅黜又置執金吾丞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衛尉巡行宮中金吾徼循宮外為表裏以擒姦討猾）日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又有執金吾吏文學執金吾佐執金吾員吏魏武秉政復為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田師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為左右武候衛所領軍事名佽飛（漢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掌弋射屬少府光武省者之隋氏依舊名）唐初又為左右武候府（貞觀十年十二月馬周奏京城諸街置鼓罷傳呼）

龍朔二年改為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
將軍二人副其事（煬帝廢並隋置大唐因之）
後漢書曰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
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
麗華
漢官宰尹下曰吾禦世常執金革以禦非常緹騎二百人
輿馬導從充滿於路世祖微時歎曰仕宦當
作執金吾是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秦名曰中尉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
司馬兵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又曰毋將隆為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上乳母王阿金隆奏武庫兵器
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
司農）大司農錢自非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
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
又曰郅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
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
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焉也
東觀漢記曰馬防字孝孫拜執金吾性矜嚴公正上事處
議多見用
續漢書曰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賓
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史皆得天
下俊哲（續漢謂傳賢良也）
又曰朱浮字叔元為執金吾帝以二千石長吏不堪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
蝕之異浮因上疏切諫自是州郡奏長吏二千石不任位

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然後黜退
又曰秋中二千石掌外司非常水火之事日三繞行宮外
及主兵器丞一人比千石
華嶠後漢書曰賈復為執金吾軍驻郾王尹尊及諸將反
上召諸將議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次之復率尓對曰
請擊郾上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耶
又曰耿秉為人威重有謀略拜執金吾每行幸秉恒領宿
衛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執金吾歲朝託疾不朝司隸楊雄治
之詔以二月俸贖罪
漢雜事曰辛慶忌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為執金吾
魏書曰臧霸與曹休討吳破賊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
每有軍事帝咨訪焉
又曰崔琰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七寸
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嚴憚焉
又曰徐弈太祖以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
側席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也
唐書曰高祖以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隋大業三年及唐初並置左右武衛）
（龍朔二年改左右金吾）詔曰念功褒善哲王彝訓紀德親賢有國
通典黎州總管曹國公世勣本自黎陽擁徒歸順任以藩
岳誠効克彰節義不渝夷險無變信同金石操擬松筠宜
加寵命用超恒序可賜姓李氏
又曰趙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為
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
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其父時
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

又曰裴諝爲右金吾將軍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肅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門者覺之諝列奏狀上以爲不畏強禦累遣宣喻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諝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處儀權太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又曰臧希讓爲金吾大將軍骯髒好談時政屢以理體上于公卿詔令集賢院待制希讓無學術及處近地從容公卿間強引文言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道途得之發必差謬頗爲士子所笑

諸衛上將軍

唐通典曰魏黄初中始有上大將軍以曹眞爲之吴亦以陸遜爲上大將軍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

又曰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古今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王公上

又曰貞元二年九月詔曰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其品繇是上將軍之官始列於品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八

職官部三十六

大將軍　車騎將軍　驃騎將軍
驍騎將軍　衛將軍　前將軍
後將軍　左將軍　右將軍

大將軍

史記曰武帝伐匈奴以衛青爲大將軍位在諸公上公卿皆拜唯汲黯獨揖有言大將軍尊貴不宜爾黯曰大將軍有揖客獨不貴耶青聞之愈重黯

漢書曰武帝以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田千秋爲丞相及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相位謹厚有重名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有所言

後漢書曰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爲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又曰詔鄧騭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群臣賜束帛焉

應劭漢官儀曰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

又曰梁冀爲大將軍以三世姻婣援立之功公卿希旨上比周霍舉高第茂才官屬皆倍餘府

魏志曰文帝以孫權爲大將軍吴王加九錫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高文惠假節

行大將軍事撫爽管太傅謂之曰君爲周勃矣
後魏書曰莫題有謀策爲大將軍平慕容驎賜爵東莞侯
後太祖欲廣宮宇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
制運材數百萬以題機巧令監定焉
陳思王輔臣論曰知慮深奧淵然難測恭以奉上愛以接
下納言左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也

大將軍 京兆附

魏志曰王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
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弗許以疾免
臧榮緒晉書曰曾芝字世英耽思墳籍研精稽古自三代
之典聖人之微言皆該覽焉大將軍曹爽輔政高選掾
明以爲官屬延之爲司馬
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拜議郎爲洛陽令大將軍梁冀請
爲從事中郎

晉書曰鄭沖字文和以儒雅爲業簞食瓢飲布衾緼袍不
以爲憂大將軍曹爽以爲從事中郎
又曰李喜景帝輔政命喜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喜到引見
謂喜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
公以禮見待喜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
帝甚重之何法盛晉中興書曰郭舒大將軍王敦以爲從
事中郎會郭討劉隗切諫敦大怒曰人中間言卿癡故炙
卿眉頭今疾復發耶勿復語也舒曰明公聽舒一言舒聞
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皆不癡也昔堯立誹謗之木
舜懸敢諫之鼓公爲勝堯舜耶而乃折舒使不得言歎默
然也
竹林七賢傳曰阮籍字嗣宗爲太傅司馬宣王參軍遷景
王大將軍從事中郎
通典曰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陽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
郎是也在主簿上所掌與長史同
華嶠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辟大將軍竇憲府掾憲新輔
政貴重掾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
在其間竇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出爲長岑長不得意不之
官而歸
華嶠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爲大將軍鄧騭舍人
晉陽秋曰義與周延爲左宰轉尚書遷大將軍諮議參軍

車騎將軍

漢書曰元光元年以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
應劭漢官儀曰帝以元舅馬防爲車騎將軍銀印青綬
吳志曰孫壹奔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

故王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
及邢氏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益州從事張裕相芝往
從芝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爲車騎將軍
賞罰明著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尚素儉然終不
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後魏書曰王衍字文舒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兖州
刺史衍留治未幾爲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爲其
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騎牛從
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
隋書曰長孫覽周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
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覽讀覽有口辯聲氣
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

曰朕以万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

驃騎將軍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群臣置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又曰明帝即位以東平王蒼爲驃騎輔政開東閣延英雄及蒼歸國有驃騎時吏丁牧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嚢美

又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一人金璋紫綬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興諸將皆稱大後天下旣定武官悉省

東觀漢記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寛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名以蒼爲驃騎將軍

又曰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無前

又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後漢書曰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歳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

應劭漢官儀曰漢興置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隋書曰崔彭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閣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甞曰卿弓馬固以絶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愼之義上稱善

韋昭辯釋名曰驃騎將軍騎將軍秩比三公辯云此二將軍秩本二千石

世說曰何驃騎弟第五以高情避遯而驃騎令仕對曰然第五之稱何必減之驃騎

陳思王輔臣論曰驃騎雄特秉心平直威嚴足憚風行草靡戎昭果毅折衝厭難若司馬驃騎

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侯服就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巾還第不競龍驤之貴而天澤無涯名器總集竊以驃騎之官旣爲上將神州之重寔號土中故以彈壓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司隷降節金吾緹騎况復任總皇畿位重速宰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爲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蒼齊獻爲公主所申吳漢因群臣之舉

驍騎將軍

漢書曰李廣爲驍騎將軍後出鴈門擊匈奴匈奴生得廣廣時傷陽死睨傍胡兒善馬漸騰而上南馳得脫廣亡失多當斬贖爲庶人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劉桓爲驍騎將軍攻中山

又曰建武九年以劉喜爲驍騎將軍攻涿郡

華嶠後漢書曰馬成字君遷拜驍騎將軍北屯常山積數年上以其勤勞徵歸京師邊民多上書請之上復以成鎭撫之

魏志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性勇而鬚黄爲驍騎將軍北出塞爲寇所要彰獨與麾下數百騎突虜王聞之曰我黄鬚兒定可用也

又曰董卓立獻帝表太祖爲驍騎將軍與討事太祖乃變姓名間行東歸

齊書曰江斅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寄六軍茲恐深所覃實有優忝但

語其事任殆同閑董夫旨既欲外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卿常啓吾爲其身中恐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迴換耳

衛將軍

漢書曰文帝至渭橋群臣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又曰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發中尉材官兵屬衛將軍軍長安

晉書曰虞潛字思與爲衛將軍貌如不武內實堅明

前將軍

漢書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亞上卿金印紫綬

又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雜錯更置或爲前或爲後或爲左或爲右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於四遠折衝萬人如虎如羆

又曰左右前後將軍皆周官也秦漢因置以征四夷後雖不征伐其官常存

又曰傅喜爲右將軍傅太后與政喜數諫后不悅上印綬病在家上疏固請乃拜前將軍

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聶壹之後以避免變姓少爲郡吏武力過人文帝即位轉前將軍又黃初二年遼至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

蜀志曰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受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在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爲怨也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叔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謂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漢叔黃忠字也

後魏書曰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也稱有幹局遷前軍將軍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時人號爲瞎虎

後將軍

漢書曰趙充國爲後將軍西羌反上使御史大夫邴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時年已七十餘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見兵難踰度踰遙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東觀漢記曰鄧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爲曲陽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爲後大將軍

魏志曰曹洪爲文帝所廢明帝即位拜後將軍

蜀志曰黃忠字漢叔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羽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當自解之遂與羽等同位賜爵關內侯

晉中興書曰應詹字思遠大興三年爲後軍將軍

晉起居注曰太始八年置後軍將軍掌宿衛

左將軍

漢書曰公孫賀封南窌侯窌音芳孝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

失侯

又曰辛慶忌字子真爲左將軍爲國虎臣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東觀漢記曰賈復字君文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於學此將相之器徵詣洛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於澠池破之

魏志曰文帝即位以李邰爲左將軍詔邰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

晉書百官名臣曰王濬字武子起家中書郎遷左軍將軍

山濤啓事曰左將軍裴楷通理有才義

右將軍

漢書曰常惠以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爲右將軍

又曰何武薦辛慶忌宜在爪牙乃拜爲右將軍

魏志曰徐晃字公明爲右將軍性儉約畏慎爲將常遠斥候數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我遇之當以功自効

蜀志曰諸葛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令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捴統如前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郗默爲右軍將軍默既遠人樂爲邊將不願內轉謂劉胤曰我能衛胡而不用更用虛名者且右軍主禁兵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配給兵將無素是謂棄之安得不亂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也幼訥於言人未之知年十三嘗見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未啖先割啖之羲之於是聞名及長尤善草隸書爲今古冠絶累遷爲右將軍不樂京師遂住會稽與謝安孫綽等遊處山陰有道士養群鵝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群相贈乃爲寫訖籠鵝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九

職官部三十七

四征將軍

征東將軍　征西將軍　征南將軍

征北將軍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　鎮西將軍　鎮南將軍

鎮北將軍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　安西將軍　安南將軍

安北將軍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　平西將軍　平南將軍

平北將軍

雜號將軍上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征虜將軍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領軍將軍

護軍將軍　中軍將軍　游擊將軍

積射將軍　積弩將軍　強弩將軍

殿中將軍　員外將軍　直閤將軍

征東將軍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戰先陷陣衝壘入至權麾下

又曰滿寵字伯寧為征東將軍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晉書王渾平吳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征西將軍

東觀漢記曰馮異為征西將軍入關征赤眉

又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領撫單于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喪犁面流血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為征西將軍守漢中

後魏書曰陸眞代人也以善騎射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前後以功為征西將軍

征南將軍

魏志曰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常從征討遷征南將軍

又曰曹仁為征南將軍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耶

晉書曰羊祜為征南將軍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梓宮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

後魏書曰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封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

征北將軍

魏志曰杜恕為幽州刺史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今俱杖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禮之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

鎮東將軍

魏志曰臧霸字宣高太山華陰人也亡命東海以壯勇聞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以為琅琊相文帝即位遷鎮東

將軍

鎮西將軍

魏志曰曹眞字子丹文帝即位以眞爲鎮西將軍

蜀志曰馬超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居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屯郿

鎮南將軍

蜀志曰黃權字公衡伐吳敗於白帝既附魏文帝曰君捨逆順欲追蹤陳韓耶權曰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帝善之拜鎮南將軍

吳志曰呂岱既定交州進討九眞斬獲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及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

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將軍結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

後魏書曰唐和詣闕世祖優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先朝拜鎮南將軍

鎮北將軍

魏氏春秋曰許允字士宗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

蜀志魏延字文長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距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

晉書曰何曾爲鎮北將軍文帝使武帝齊王攸送之帝又過其子曾先勑曰客必過汝汝當預嚴勑不冠帶停帶良久曾深以爲譴勑曾見崇重如此

安東將軍

王隱晉書曰武帝伐吳以王渾爲安東將軍

晉公卿禮秩曰世祖以扶風王駿爲安東大將軍

安西將軍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弋獵後豪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周遊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

安南將軍

謝承後漢書曰光武以岑彭爲安南將軍

安北將軍

沈約宋書曰劉秀之東莞莒人少孤貧有志操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車馬幸新亭視秀之發引

平東將軍

王隱晉書曰武帝伐吳以王濬爲平東將軍

平西將軍

蜀志曰馬超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

平南將軍

王隱晉書曰武帝伐吳以胡奮爲平南將軍

平北將軍

魏志曰太祖征冀州張燕求佐軍拜平北將軍

雜號將軍上

鎮軍將軍

魏志曰黄初七年魏文以陳群爲鎮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顧命

又曰甘露元年以石苞爲鎮軍將軍

沈約宋書曰齊王攸爲鎮軍驃騎上後復舊

撫軍將軍

魏志曰黄初四年以司馬宣王爲撫軍大將軍輔政

又曰齊王嘉平三年以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輔政

語林曰簡文爲撫軍時坐牀上生塵不聽左右拂去見鼠行跡視以爲嘉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殺之撫軍謂曰無乃不可乎

征虜將軍

東觀漢記曰祭遵爲征虜將軍廉約奉公光武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魏志曰太祖以臨淄侯植爲征虜將軍遣救曹仁呼有所勑而植醉於是罷之

又曰南陽周太好立功善用兵以爲征虜將軍

沈約宋書曰征虜將軍世號金紫將軍

冠軍將軍

史記曰楚義帝以宋義爲卿子冠軍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征匈奴功冠三軍封冠軍侯

魏志曰正始中以文欽爲冠軍將軍楊州刺史

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七年詔曰議郎胡奮開爽忠亮有文武才幹歷位外内涉練戎事威略之聲著于方外其以奮爲冠軍將軍

齊書曰劉悛嘗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還冠軍將軍

晉書載記曰苻堅寇晉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車頻秦書曰苻堅與苻健西入關堅時年十二未有軍號健夢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堅爲龍驤將軍後加此官以應神夢

羊祜別傳曰先時吳童謡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即表王濬爲龍驤將軍謀伐吳

輔國將軍

晉書王導爲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蹐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將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毁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原黷穢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

王隱晉書曰王含爲輔國將軍

又曰羊琇以輔國將軍開府儀同

領軍將軍

魏志曰文帝即位拜曹休爲領軍將軍
晉書曰紀瞻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晉陽秋曰韓康伯年四十九拜領軍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固請從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陶回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性方鯁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王導導甚親之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王公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鎮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梁書曰胡曾祐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唐書曰貞元十一年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爲左領軍大將軍李憑爲右威衛大將軍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晟諸子同日授官者九人

護軍將軍
王隱晉書曰王敦將復作逆明帝問曰何如應詹厲然慷慨答詔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從戎以順討逆誠社稷之計也即以詹爲護軍將軍同心滅敦

中軍將軍
漢書曰馮奉世字子明元帝以爲中軍屯首陽
魏志曰曹真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受顧命
王隱晉書曰太始元年以羊祜爲中軍將軍揔宿衛

游擊將軍
史記曰漢高祖以陳豨爲游擊將軍
漢書曰太祖太初元年以蘇建韓説爲游擊將軍
袁宏漢紀曰建武二年以鄧隆爲游擊將軍助朱浮攻彭寵
魏志曰下蘭少有才學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
山濤啟事曰游擊將軍諸葛冲精果有文武擬補兖州詔答曰冲領兵未欲出之

積射將軍
後周書曰于謹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征鮮于脩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牓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王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腹深遂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之。世語曰積射將軍樊震對武帝稱御文之走

積弩將軍
沈約宋書曰積弩將軍晉官也
齊職儀曰積弩將軍品第四緑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晉太康十年立積弩積射營各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領之

強弩將軍
漢書曰元狩元年以李沮爲強弩將軍伐匈奴

又曰太初二年以路博德爲強弩將軍
又曰神雀二年以許延壽爲強弩將軍遷大司馬
傅暢晉讃曰晉文王晉臺置強弩將軍掌宿衛

殿中將軍

玄中記曰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邊人皆走太尉何公爲殿中將軍有勇力輙走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斫牛頭殺之此青牛者是萬年木精也

語林曰庾公欲伐王公先書與郗公曰老賊賊轉欲斬張殿中將軍舊用才學士以廣視聽而頃悉内面驕人是欲蔽主之明使欲勒數州之衆以除君側之惡令年之舉殘不濟矣

員外將軍

後魏官氏志曰員外將軍從第八品

直閤將軍

後魏書曰楊曄字延季弘農華陰人也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直閤將軍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生而紫胞年長而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明帝即位爲直閤將軍

齊書曰劉善明爲直閤將軍五年青州没虜善明母陷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慼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

職官部三十八

雜號將軍下

建威將軍　奮威將軍　奮武將軍
振威將軍　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輕車將軍　伏波將軍　材官將軍
折衝將軍　虎威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虎牙將軍　漢臣將軍
討虜將軍　破虜將軍　建義將軍
剌姦將軍　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安漢將軍　輔漢將軍　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厲威將軍
盪寇將軍　討逆將軍　輔吳將軍
盪魏將軍　鷹揚將軍　牙門將軍
中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北軍中候　朱衣直閤　直寢
直後　直齋　監軍

建威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從攻雒陽

奮威將軍

魏志曰呂布殺董卓王允以布爲奮威大將軍儀比三司

又曰苴授說袁紹紹即表爲奮威將軍

奮武將軍

吳志曰賀齊封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户遷奮武將軍

振威將軍

魏志曰太祖以程昱爲振威大將軍破袁譚尚

揚威將軍

魏志曰臧霸字宣高太山人也從太祖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反水遂長賊船稍近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耶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霸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魏志曰太祖以夏侯惇爲建武將軍

又曰文帝善孟達姿才容觀以爲建武將軍

輕車將軍

漢書曰武帝元光七年以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屯馬邑

伏波將軍

探齊要略曰伏波船涉江海欲浪伏息也

漢書曰武帝元鼎五年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伐南越呂嘉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馬援爲伏波將軍

魏志曰夏侯惇爲伏波將軍領河南尹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太祖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莫得比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孫琇爲伏波將軍

材官將軍

漢書曰武帝以李息爲材官將軍軍馬邑

折衝將軍

魏書曰武帝以樂進爲折衝將軍

虎威將軍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太山人將軍王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後拜虎威將軍

吳志曰朱然字義封從孫權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擒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齊書曰柳世隆元景子也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隋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絶公也

偏將軍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家貧以販馬自業素聞世祖長者獨欲歸心及世祖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又曰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從世祖征戰諸將多稱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

吳志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孫策在壽春武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及權統事尤爲權所愛拜爲偏將軍

又曰董襲字元代會稽人長八尺武力過人拜偏將軍

裨將軍

魏志曰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以遊俠聞於江汝之間歲連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太祖討張繡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

虎牙將軍

漢書曰宣帝以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伐匈奴

范曄後漢書曰蓋延字巨卿漁陽人也身長八尺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延與吳漢同歸世祖從平河北世祖即位拜虎牙將軍

漢臣將軍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以常爲漢臣將軍與諸將絕席

討虜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王霸爲討虜將軍擊董憲

破虜將軍

魏志曰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爲破虜將軍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中軍稱其長者

建義將軍

東觀漢書曰光武以朱祐爲建義將軍攻朱鮪

刺姦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軍市令祭遵爲刺姦將軍

范曄後漢書曰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後世祖拜彭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

輔威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臧宮爲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堅鐔爲揚化將軍

安漢將軍

蜀志曰麋竺字子仲益州既定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上賓之禮未曾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

又曰王平字子均諸葛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安漢將軍

輔漢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

都護將軍

魏志曰曹洪累從征討爲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魏志曰龐德以衆降太祖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魏志曰太祖以許褚爲中堅將軍又以張遼爲行中堅將軍

厲威將軍

魏志曰太祖征荊州還留滿寵行厲威將軍

盪寇將軍

蜀志曰張嶷字伯岐白越嶲徵詣成都民夷戀慕泣涕過旄牛邑邑民襁負來迎反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人多貴之

討逆將軍

吳志曰曹公表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輔吳將軍

吳志曰孫權以張昭爲輔吳將軍

沈約宋書曰吳置輔吳將軍班亞三司

盪魏將軍

吳志曰呂據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宮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鷹揚將軍

晉書曰郭奕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

牙門將軍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將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

中將軍

北齊書曰沙苑之敗崔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也遂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為親為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將軍

中領軍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中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

又曰太祖以史渙忠勇為中領軍領禁軍

又曰太祖還長安以曹休為中領軍

又曰文帝征孫權以尚書令陳群為中領軍

晉書曰吳隱之為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粮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併日而食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

晉中興書曰羊祜字叔子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

齊書曰蕭景先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塗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領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屬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奉謝

梁書曰臧盾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以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

三國典略曰齊以左僕射祖珽附陸令萱求為領軍齊主許之侍中斛律孝卿謂上洛王元海侯呂芬等云珽是漢兒兩眼盲豈合作領軍也元海遂入啓之珽言於齊主云元海與臣素有隙必是元海譖臣齊主曰然珽列元海共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陸令萱又唱和之遂除元海為鄭州刺史叔元為襄城郡守叔略為南營州錄事參軍珽遂獨處機衡總知兵事齊主亦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朝政

高堂隆集曰巳巳詔書中領軍游擊皆清王佩

中護軍

史記曰漢高帝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漢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元狩四年屬大司馬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魏志曰韓浩字元嗣以忠勇顯為中護軍掌禁兵置長史司馬從太祖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其見親如此

王隱晉書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子素食當時清淨內外肅然遷為中護軍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詔曰中護軍職典武選宜得堪幹其事者左衛將軍羊琇有明聽才見乃心在公其以琇為中護軍

晉中興書曰司徒王導將以趙胤為中護軍孔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用周伯仁應思遠今誠乏才豈可以趙胤居之其秉正不撓皆此類也

世語曰夏侯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

皇甫謐集云護軍武士之官
晉王羲之臨護軍教曰今所任要在於公役均平其羌大史忠謹在公者覆行諸營家至人告暢吾乃心其有老落篤癃不堪從役或有飢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區分處別自當參詳其宜

北軍中候

漢書曰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內
續漢書曰光武中興中省壘置中候五尉校營
又曰孔文舉拜北軍中候
王隱晉書曰荀勗字道將為北軍中候
又曰太祖永昌元年以鍾雅為北軍中候五年省併領軍
晉中興書曰陶回字恭之王導以回有器幹擢拜北軍中候回性不畏強禦

朱衣直閤

後魏書曰元文景大司農卿康之次子除員外郎冠軍將軍朱衣直閤

直寢

後魏書曰于忠字思賢弱冠拜侍御史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尋除左中郎將領直寢
又曰楊津字羅漢弘農華陰人也本字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為直寢

直後

後魏書曰元天穆性和厚美形皃年二十起家員外郎領直後
蕭子顯齊書曰臨海云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鄮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

直齋

後魏書官氏志曰大和九年十月初置直齋

監軍

史記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苴曰臣素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曰會日中於軍門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賈素驕貴夕時乃至苴遂斬賈以徇三軍軍士皆震慄服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使來歙監諸將
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為監軍時伏波將軍馬援征武溪南臨沅水軍士多病均懼衆軍疾疫矯詔迫降之諸將莫應均乃勒兵圍賊城并為詔而降之為置長吏而歸自劾矯詔之罪帝善之

魏志曰司馬文王征壽春使監軍石苞統卒為遊軍
晉武帝起居注曰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貞直思謀深奧其以威為監軍刺史如故
沈約宋書曰監軍蓋諸將出征大將監領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

職官部三十九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四中郎將　雜中郎將 九五

都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中郎將

漢書曰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使西域

又曰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賀有孤孫霸七歲拜為中郎將

又曰宣帝時楊惲為中郎將郎官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山郎以資[illegible]之所出財用[illegible]）惲罷山郎皆以法令從事有罪過輒奏免郎官化之莫不自勵

又曰司馬相如為中郎將持節過蜀縣令負弩前道蜀人

以為榮

又曰衛綰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後霍禹誅滅安世子相繼為侍中常持列校十餘人

又曰卜式為中郎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即為郎而牧羊歲餘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

東觀漢記曰更始入長安多用群小時人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後漢書曰董卓以呂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遷至中郎將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小失卓意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

蜀志曰霍峻字仲邈南郡支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又曰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又曰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為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續漢書曰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illegible]）五官侍郎比三百石（無員凡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東觀漢記曰江革字次翁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天子使虎賁扶持帝自禮之有疾不會輒遣太官送餐醪恩寵莫比

續漢書曰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一日或數四引見

謝沈漢書曰樊英字秀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應劭漢官儀曰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焉

魏武令曰告子文汝等悉爲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爲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魏志建安十五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者也）

左中郎將

天文録曰郎將星若今之左右郎將也故星讃曰郎將星主閲具爲武備

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眞從光禄大夫遷左曹中郎將

後漢書曰左宫爲左中郎將擊武陵賊降兄將兵二十餘年以信謹質朴故常見用

續漢書曰丞宫遷左中郎將數進忠諫論議守正不希世偶朝臣憚其節名稱聞於匈奴單于遣使來貢求見宫詔勑宫自整頓宫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聞臣虚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見必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示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雍字伯喈以侍中並爲左中郎將

又曰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擊匈奴

漢舊儀曰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

右中郎將

漢書曰段會宗字子松爲右中郎將

續漢書曰朱儁爲右中郎將持節擊潁川長社賊

漢舊儀曰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常侍侍郎

蜀志曰宗預爲右郎將將命使吴

虎賁中郎將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者孟賁故奔爲賁中郎將冠兩鶡尾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攫取應爪摧碎鶡尾上黨所貢

周禮夏官下虎賁氏曰虎賁掌先後王而趍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閑梐枑也）

尚書牧誓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周書曰古有虎賁士千人以牛投牛以馬投馬以車棒車

漢書百官表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馬援從隴西太守遷虎賁中郎將

又曰馬后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轉

又曰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闘上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於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命欲相殺於殿下不避門內畏懦恣縱故不逐捕此皆生於不學之門所致也

又曰馬廖任隗皆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

續漢書曰魯國孔融爲北軍中候三日遷虎賁中郎將

又曰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宿衛也）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陛之下）

又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闘死乃止

又曰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負數掌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謝承後漢書曰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着車蓋出門候何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漢官典職曰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郎多至千人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義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刀斗竟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著劍人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賁

漢舊儀曰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二百人王莽以爲虎賁郎

劉謙之晉紀曰桓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爲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直官也

後魏書曰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袁術爲虎賁中郎將張讓殺何進術斫閤起火（魏志曰術燒南宮嘉得青門也）

環濟要略曰漢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門郎與之期於殿門平帝改爲虎賁中郎

張純別傳曰純字伯仁郊廟冠婚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上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數見

東中郎將

魏志曰將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後曹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之任

西中郎將

沈約宋書曰西中郎將南北東西中郎將後漢號也

南中郎將

魏志曰鄢陵侯彰爲南中郎將

又曰臨淄侯植爲南中郎將

晉諸公讚曰石崇爲南中郎將

北中郎將

續漢書曰盧植爲北中郎將征黃巾

魏志曰代郡烏丸反以曹彰爲北中郎將臨發太祖誡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北中郎將守鄴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珪今來之國雖當出爲蕃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晉中興書曰荀羨爲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

郭泰別傳曰王牧優閒才之所宜泰曰當以武官顯牧優後至北中郎將

雜中郎將

匈奴中郎將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爲凉州三明並爲匈奴中郎將

司金中郎將

魏略曰河北始開冶遂以王脩爲司金中郎將脩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材無柱梁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爲權

典農中郎將數年

魏志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倉廩皆盈

又曰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魏略曰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爲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

武衛中郎將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褚在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建義中郎將

後漢書曰袁紹傳魏郡兵反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內黃小吏爲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劉年處群故城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此斥鹵故曰斥丘也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外爲建義中郎將

都尉

史記曰甯成居家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爲少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誠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又曰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太守歲餘大治上聞召爲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漢書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是爲三輔皆有兩丞

又曰韓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楚官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壯之與語大說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東觀漢記曰樊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常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爲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後拜爲河東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謂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

又曰任延字長孫南宛人更始拜爲西部都尉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不通諸避世江南者皆未還會稽多士延到皆禮之卑請高行彼又董子儀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行縣所到輒使勞孝子崇禮養善如此建武之初上書言臣贄拜不由王庭願收散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轂涕泣

漢官解詁云都尉將兵副佐太守備盜賊也
魏略曰積弩都尉秩比二千石後更爲典弩都尉又有典鎧都尉秩與弩同皆屬積弩
又曰撫軍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于時軍中爲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後達竟爲人迫死
魏志曰韓暨爲監冶謁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詔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吳志曰孫桓字叔武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
臨海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尉府於候官以鎮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

黃帝占軍氣決曰都尉氣如合抱之楡
周紹新論曰散騎侍郎武衛都尉孫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詩一篇美而風之恂恂周公美姒無已誕姿既豐世冑有紀平南之孫奮威之子
胡廣邊都尉箴曰巍巍上聖光被八埏矧惟內面罔不來賓季末陵遲王澤壅隔戎狄作難鬼方騷逖桓桓猛將是攘是闢殷宗周宣用顯其績大漢龍興念存治平蕩蕩率土來同門并守撫其民尉與其式五才並用文武程功

奉車都尉

韋昭辯釋名曰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辯云奉車都尉主乘輿乘車尊不敢言主故言奉
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

騎都尉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明帝時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上曰豐名乃播於吳越耶後轉拜騎都尉
又曰畢軌字昭先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及即位入爲黃門郎拜騎都尉
魏志曰徐晃字公明河內東陽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烏陽人時飢荒多有困乏統爲飲食衰少其姉仁愛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姉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

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
又曰孫權遣騎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而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顧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一

職官部四十

諸校尉凡三十二條　羽林監

期門僕射　冗從僕射

屯騎校尉

陶氏職官要録曰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案晉官書承漢置以爲宿衛官各領千兵興寧三年桓温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復置以敘勲舊

東觀漢記曰劉磐字仲與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府寺寛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宗室肺腑居之

後漢書曰鄧閶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閶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儒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蜀志曰宗預字德豔爲屯騎校尉　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遣大珠一斛

晉書曰濮陽王允爲屯騎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

司馬無忌讓屯騎校尉表曰屯騎之任職典禁旅禦衛事重必宜其人豈臣微弱所可克堪

越騎校尉

漢書百官表曰屯兵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内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其才力超越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

又曰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勑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録

又曰董卓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謝承後漢書曰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破石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步兵校尉

漢書曰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

東觀漢記曰崔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

又曰梁不疑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

梁史曰韋粲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

後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聞步兵廚多美酒營人善醸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長水校尉

釋名曰長水校尉長於水戰用船之事韋昭辯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厩近水故以爲名

東觀漢記曰賈宗字武孺爲長水校尉數言便宜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燕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蜀志曰秦宓爲長水校尉吳遣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宓後往既至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之

王隱晉書曰下邳王晃起家爲長水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

射聲校尉

漢書曰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東觀漢記曰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案行營舍不葬者悉爲買空地葬之設祭吏士咸稱其仁

王隱晉書曰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勿使入直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踰中書郎遷爲射聲校尉時軍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領之號爲君子營以實宿衛

中壘校尉

漢書曰中壘校尉武帝置世祖中興省置北軍中候掌兵官掌北軍壘門內外

胡騎校尉

漢書曰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虎賁校尉

漢書虎賁校尉掌輕車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城門校尉

後漢書曰赤眉與李松戰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環濟要略曰城門校尉高帝置秩二千石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嫖姚校尉漢書音義曰嫖姚服虔音飄搖師古曰嫖姚勁疾之貌

漢書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爲嫖姚校尉

護羌校尉

東觀漢記曰鄧訓爲羌校尉諸胡皆喜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疾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其困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刀使醫藥療理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病卒官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

護烏桓校尉

續漢書曰護烏桓校尉一人主烏桓校尉比二千石

應劭漢官儀曰護烏桓校尉孝武帝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置之擁節監領秩比二千石

魏略曰毋丘儉字仲恭爲荊幽二州刺史持節領護烏桓校尉

戊己校尉

東觀漢記曰耿恭字伯宗永平中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

南蠻校尉

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爲荊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

南夷校尉

沈約宋書曰護南夷校尉晉武帝立領治寧州江左改曰護鎮蠻校尉

西夷校尉

沈約宋書曰護西夷校尉晉武帝立治寧州江左平蜀後治涪城終晉世 晉太康三年置永嘉中益州刺史領西夷校尉太元末殷荊州表復之又治涪城也

西域校尉

沈約宋書曰護西域校尉晉武帝立治雍州江左廢安帝元興中又置寄治西陽

寧蠻校尉

沈約宋書曰寧蠻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郡以授督宗之

三巴校尉

齊職儀曰三巴校尉銀印青綬虎冠絳朝服宋太始五年置以巴東巴西梓橦建平五郡隸焉建元二年省校尉改置巴州刺史

忠義校尉

吳志曰是儀從孫權討關羽拜忠義校尉儀上表陳謝權令曰孫雖非趙簡子御安得不自屈爲周舍耶

懷義校尉

吳志曰太傅馬日磾伏節案兵住東關在壽春以禮辟孫策表拜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吳志曰袁術表孫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

翊軍校尉

王隱晉書曰太康中伐吳選欲以王濬爲五官校尉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爲營

材官校尉

魏略曰材官校尉黄初中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官屬少府

驍騎校尉

魏略曰董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又被徵爲典軍校尉

典農校尉

魏略曰典農校尉太祖置秩比二千石

司農度支校尉

魏略曰司農度支校尉黄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建義校尉

吳志曰朱桓傳孫權咨嗟將帥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姑熟

武衛校尉

吳志曰朱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

滅虜校尉

吳志曰賀景爲滅虜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

西園八校尉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東宮三校尉

沈約宋書曰武帝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羽林監

漢書百官表曰羽林佽飛期門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又曰甘延壽字君况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

續漢書曰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

應劭漢官儀曰羽林者言其爲國羽翼如林盛也一名爲巖郎言其禦侮嚴厲其後簡取五營高才別爲左右監監羽林左右騎父死子繼與虎賁同

漢雜事曰竇固以羽林監爲中郎將征西羌還中郎印綬復爲羽林監

漢名臣奏曰曹褒上疏王者莫不制禮樂詔褒即先序禮樂以帝新制一篇冠首擢褒監羽林左騎

魏略曰桓範字元則爲羽林左監以才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

魏志曰夏侯玄字太初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左遷羽林監

梁冀別傳曰冀妻孫壽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期門僕射

漢書曰建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

後漢書曰陰興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

冗從僕射

續漢志曰冗從僕射秩比六百石武帝置期門郎有僕射常從游獵或以宦者爲之號冗從黃門僕射居則直門戶行則騎從桓帝永壽三年置冗從僕射

續漢志曰先臘一日大儺逐疫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于禁中

魏中曰冗從僕射畢軌表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計略不及辛毗宜以毗代思

晉武起居注曰東莞王世子璀貞固和詳有識見才幹以爲冗從僕射

傅暢晉諸公讚曰司馬滕字元邁文獻王泰之第三子也性沉壯起家爲冗從僕射滕意欲業官以自顯出爲郡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三

職官部四十一

儀同　特進　撿叙大夫

金紫光禄大夫　光禄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柱國　奉朝請　致仕

儀同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昭伯延平元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蜀志曰黄權降魏文帝善之景初三年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袤爲司馬天子臨軒遣使就第拜授袤遣息稱疾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床帳簟褥錢五十萬

又曰華廙爲太子少傅甚得輔導之義河南尹韓壽賈后之妹夫欲以女配廙不許由是有恨故不正三司疾篤乃拜儀同三司

晉起居注曰太始八年詔曰衛將軍羊祜歷文武有佐命之勳其爲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又曰元年詔曰中書監光禄大夫張華歷世腹心情所遇頼故尊其勳績使儀同三司而虚冲挹損難違高尚其以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本職如故又給親信滿百人

又曰元康元年詔曰光禄大夫王戎光禄大夫裴楷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晉中興書曰郗愔咸安元年拜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進位鎮軍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

又曰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孟依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賜机杖門施行馬

齊書曰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欲詣闕若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故讓不受

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建初三年馬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魏以黄權爲車騎開府此後甚衆將軍開府依大司馬朱服光禄大夫開府依司徒皂服

北史曰裴文舉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規利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

後周書曰李賢還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陳書章昭達以平留異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隋書曰何稠安集嶺南有欽州刺史寧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据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

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

齊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覆之常理遂乃班同袞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揔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為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霄聯休皇極地均西月既無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收三邊非勞七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聊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慚擢拔弘先佩印綬常羞叔度。隋江揔太保蕭公謝儀同三司表曰陂泉野戰曾

無汗馬之勞代邸運籌又闕前驅之勇薄伐專征早遊邊外執玉奉爵又虧朝則王人降止朝冊遂臨奉述敕書曲停表奏滄波阻夐既杜敬仲之辭開路攸長致絕趙衰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之未果

特進

東觀漢記曰鄧禹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

漢雜事曰諸侯公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上無秩

後漢書曰梁商以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士賜安車駟馬

謝承後漢書曰趙典道德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瓦器食也

晉書百官表曰特進官品第二漢制皇后之父率為此官

傅咸奏曰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今啓特進宜執璧繼公

沈約宋書曰特進魏世驃騎將軍劉放衛將軍孫資等遜位以侯就第並位特進其諸官加特進者從本官供給特進但為班位而已不別有吏卒車服也

齊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之

後魏書曰刁雍拜特進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日致珍羞焉

北史曰穆紹加特進將侍中元順與紹同官順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置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乃起

唐書官品志曰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等光祿大夫用人俱以舊德就閑者居之

揔叙大夫

白虎通曰大夫為言大扶進人也

毛詩衛其碩人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也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以君夫人新為配偶宜親之也）

毛詩節南山雨無正曰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勩勞也箋云正長也官長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夙夜朝暮省王也）

周禮秋官下朝大夫曰掌邦家之國治（邦家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凡邦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

禮記曲禮上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謝去也君貪其賢而留之）

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
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他國問其老者必以制度告之）

金紫光祿大夫

干寶晉紀曰尚書僕射李胤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
吏卒門施行馬

三國典略曰房謨本姓屋氏高勃海王入洛授金紫光祿
大夫累賜奴婢率多放免王後賜生口點面爲房字而付
之

光祿大夫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議論

漢書曰谷永既爲大將軍王鳳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
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方將軍
説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

又曰金日磾爲光祿大夫親近未嘗有過上信愛之

又曰貢禹上書云臣禹老家貧不滿萬錢拜光祿大夫賜益
多家益富伏自念無報厚德日夜慙愧

又曰杜陵王仲翁霍光以爲光祿大夫仲翁出入蒼頭廬
兒傳呼甚尊寵

又曰蔡義上書云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
及衆然而不弃人倫者以聞道於先師願賜清閒之讌得
舒精思於前上即見説詩甚悦擢爲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子孝爲光祿大夫數諫堪常乘白馬
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樊宏字靡卿爲光祿大夫爲人謙柔畏慎每朝會輒
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勅臨朝乃告勿令豫
到

後漢書曰鄧太后從樊准議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准
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准使冀州倉使兖州准到部
開倉稟食（[illegible]）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

又曰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
彪備漢三公遭代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
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
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華嶠後漢書曰鄧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因疾乞身以光
祿大夫行服

漢書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
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溫故知新率由舊
章必能明古今辯章舊聞者也

漢書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古官也銀章青綬

漢官儀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大夫勳門
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魏志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時論林節操清峻欲致
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又曰黃初四年詔給光祿大夫楊彪吏卒門施行馬

吴志曰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弈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
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致仕
門施行馬賜錢百三十萬

晉書曰王覽爲宗正卿致仕詔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
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又曰鄭袤魏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
夫

又曰華表字偉容歆子也太始中爲太中大夫祿賜與卿
同門施行馬
晉陽秋曰李熹乞老以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晉中興書曰王蘊字仁修烈宗將納后訪于公卿僕射安
曰王蘊地望可與國婚定后既立徵拜金紫光祿大夫
又曰祖納字士言少持操行能言名理遷右光祿大夫
又曰荀組字太章潁川人也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
爲光祿大夫
又曰荀崧字景猷組族子也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拜
右光祿大夫
又曰賀循字彥先會稽人也御操尚厲童齔不群言行舉
動必以禮讓行有餘力則精書學由是博覽群書尤明三
禮爲江表儒宗拜右光祿大夫

又曰顧和字君孝榮族子也和二歲失父總角便有清操
弱冠知名族父榮雅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興吾宗者必
此子矣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祿大夫又遷
左光祿大夫
晉諸公贊衛尉傅祗以風疾遜位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齊書云周盤龍世祖講武令盤龍領軍校尉驍騎以疾爲
光祿大夫
後魏書曰李茂字中宗爲光祿大夫茂性謙慎以弟仲寵盛
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從之聽食大夫祿
還私第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爲光祿大夫上欲到三輔憲諫曰天
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巡上遂行憲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
上不止到弘農兵起潁川上曰恨不用光祿之言於是乃
還
樊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棄辭
祿不降其節志不可奪今以英爲光祿賜還家在所縣給
穀千斛常以八月存高年給羊一頭酒三斛
荀氏家傳曰闓字道明性清靜善談論遷光祿大夫以君
面似胡明帝謂爲神明胡子

太中大夫

韋昭辨釋名曰太中大夫大夫之中最高大也
漢書曰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以口辨居左右
常使諸侯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
印爲南越王賈說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
爲太中大夫
又曰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拜太中大夫數察顏

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東觀漢記曰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常有大志慷慨
治春秋左氏東詣洛陽見上大喜曰君叔獨勞苦即解被
襜襦以衣歙拜太中大夫
後漢書曰郭伋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
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湛拜太中大夫病居東門候舍故時
人號之爲中東門君上數存問賞賜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
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
同縣邴原相友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
薦寧文帝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又曰韓暨字公至明帝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潔身浴德志節

高潔年逾七十守道弥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
暨爲司徒
吳志曰裴玄字彥黄下邳人也少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
梁書曰顧憲之字士思風疾求還吳天監二年授太中大
夫雖累年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
中大夫
漢書曰晁錯對策書百餘人唯錯爲高最乃遷爲中大夫
又曰倪寬以侍御史見上語經學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
大夫
中散大夫
東觀漢記曰牟長字君高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録
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
後漢書曰魯丕字叔陵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丕道藝深
明宜見任用因和帝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
令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續漢書曰譙玄字君黄能說春秋遷中散大夫
柱國
北史曰李敏美姿容善騎射開皇初周宣后樂平公主有女
娥英妙擇婚對勑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
選取敏禮儀如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
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愼無謝及進見
上親御琵琶敏舞大悅爲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
上謂敏可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
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敏遂拜蹈舞遂於坐發詔授
柱國○五代史後唐天成三年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
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勲之極近代已來
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
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非無次第階勲務有等差
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加勲先自武騎尉經十二
轉乃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
例
奉朝請
漢書曰王陵爲太傅杜門謝疾竟不朝請
續漢書曰前漢列侯奉朝請在長安位次三公漢武時宣
帝爲皇曾孫令奉朝請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鄧禹失司徒特進奉朝請
漢官解詁曰三輔職如郡守獨奉朝請成帝丞相張禹孫
位特進奉朝請又以關内侯蕭望之奉朝請奉朝請之號
則非爲官如淳曰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雖國戚及
勲門子弟爲之但預朝請會而已
晉起居注曰孝武寧康三年詔隴西王世子越駙馬都尉
楊遵並可奉朝請侍從左右與太子遊處
沈約宋書曰奉朝請無員亦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
戚宗室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會朝請而已
又曰王敬弘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
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
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北齊書曰祖鴻勲爲州主簿與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勲有文
學宜試以一官勑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
竟不相謝恐非鴻勲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勲何事
從而謝之或聞而善曰吾得其人矣
後魏書曰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

伯僕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
允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
又曰裴詢字敬叔美儀皃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解起
家奉朝請
又曰梁景伯生於萊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
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爲奉朝請

致仕官

晉書曰王祥致仕詔賜几杖床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
公舍人
又曰鄭冲致仕詔賜安車駟馬床帳簟褥
五代史曰鄭韜以户部尚書致仕自襁褓迨於懸車事眞
僞十一君凡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
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苟偃時人咸曰鄭偃不
逆平生交友之中無隙怨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
尚閑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旨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四

職官部四十二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子太師

六典曰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止於動靜起居
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焉
禮記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
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出則有師
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
大戴禮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太公爲太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掌師範訓
導輔翊

太子太傅

禮記曰三王教太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
史記曰萬石君（姓石名奮）無文學恭謹無比遷爲太子太傅
又曰夏侯勝爲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賜黃金百
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子賜錢二百萬爲勝素
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漢書曰景帝栗太子以竇嬰爲太傅十年栗太子廢嬰爭
不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請迭
起朝
又曰蕭望之字長倩爲太子太傅以論語授太子
又曰叔孫通爲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諫曰昔晉
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

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必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上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

又曰疎廣字仲翁為太傅弟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皆請免歸鄉里公卿祖餞東都門外百姓觀者歎曰賢哉二大夫初太子外祖許伯以太子少請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今官屬以備若觀聽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之

東觀漢記曰建安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傅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又曰張湛字子孝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後漢書曰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也

應劭漢官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

魏志曰何夔代凉茂為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焉

吳志曰吳粲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竺等所譖害

又曰孫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

又曰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孫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美權覽讀焉

又曰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秉事鄭玄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令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尋遷太子太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始置太子二傅是時官事大小皆由二傅太傅立章少傅寫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為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貞貴居身以冲約為本立德以仁讓為行可躬訓儲宮默而成化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僕射

魏故事曰太傅及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

太子太保

禮記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以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晉中興書曰懷帝以荀組為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

傅暢晉贊曰賈充爲太尉行太子太保以公位重其爲保
傅或行或領各隨其時
後魏書曰顯祖將禪位於京兆郡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
固諫陸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横議
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廷有死無二文之帝意乃解詔曰
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

太子少師

六典曰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而教諭
焉
晉書曰惠帝以衛尉裴楷爲太子少師
宋書曰太子少師少保並晉置
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師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
祚懷一黄𤓰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王顯

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以爲桃弓僕射
黄𤓰少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少各一人掌
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
又曰李綱拜太子少師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
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舉入東宮皇
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
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又曰貞觀十三年以左僕射房玄齡爲太子少師玄齡上
表遜位詔不許太宗因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若
成王幼小以周公爲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便
爲聖君秦之胡亥趙高傅之教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
殺親族酷烈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習近

又曰唐休璟年力雖衰進取弥鋭時宫人賀婁氏用事而
休璟爲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時議譏之
又曰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師太常有師
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
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爲事在有
司執守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
事故换此散秩
陶氏職官録曰三少舊視左僕射冠服同三太也

太子少傅

漢書曰上謂張良曰子房雖疾强起傅太子時叔孫通已
爲太傅以良行少傅事
又曰匡衡字稚圭爲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少好學家
貧傭力以供資用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八年以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
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
不勉乎
後漢書曰徵王丹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
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
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續漢書王丹字仲回爲太子少傅謇諤正直名德重於時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丁儀
等並讃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
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
吴志曰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世並爲太子少傅談者美
之
晉書曰山濤轉太子少傅在東宫年已七十病疾求退手

詔不聽尋講武於宣武場有詔濤乘步輦從皇太子入侍尚書僕射盧欽與濤言及孫武用兵本意武帝欣然而言曰山少傅故是天下談士也舉坐傾心又曰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傅之名次耳非於太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已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敬事不可依用宜遠准古義定二傅不臣拜

又曰王雅為太子少傅時朝臣屬王珣珣亦頗以自許及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振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

晉中興書曰周顗字伯仁拜太子少傅顗上䟽曰臣退自忖省舉不適一經智不効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不悟天監志臣頑蔽乃欲使臣内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蝉翼

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

後周書曰蕭撝武帝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户蕭氏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辯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立太子為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承祧沉學宵雅便餘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親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烝烝詢謀訂慮問對疑承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絶乎馳道魏儲迴還乎鄴城前史收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至歷而昌數卅一萬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觀論敢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

陳書曰孝明帝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為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宫官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惟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

傅玄太子少傅箴曰夫金木無常方員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墨者黒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太子少保

晉書曰懷帝以光祿劉蕃為太子少保

晉諸公讚曰惠帝以吏部尚書和嶠為太子少保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為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勑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

唐新語曰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

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服其度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四

職官部四十三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左右庶子

太子賓客

六典曰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凡皇
太子有賓客宴會則為之上齒
漢書曰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為
賓客又孝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以使通賓客則其義也

太子詹事

六典曰太子詹事之職掌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辨
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少詹事為之貳凡太子六官之典制
皆視其事而承受焉

俗說曰江㬎為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淮御司
覓比例淮對曰臣當出外尋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
御已得比例未淮曰唯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之
子恐㬎非其例事遂不行
應劭漢官儀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給也秩比二千石
漢書曰竇嬰字王孫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
太后愛之孝王朝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
歡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
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
又曰孔光父霸字次孺宣帝時以授太子經為詹事
又曰詹事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
三年帝省詹事屬大長秋
晉書曰卞壼為詹事世稱卞壼裁斷切直敦實見於事上
也
晉起居注曰武帝以王恭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今皇
儲始建四方是式捴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盡一
時之勝豈臣最庸所可叨忝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宮事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悉屬少傅魏氏
置詹事捴衆職晉初又屬二傅咸寧復置詹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二千石銀章青綬局擬
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陳書曰後主欲以江捴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
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
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深以為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
許之奐乃奏曰江捴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

於捴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
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
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
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捴為詹事
唐書曰蘇弁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
史鄭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
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
叙定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
臺省詰之仍給去巳白宰相請依舊故為儒立彈之
又曰龍朔二年改詹事為端尹詹事府為端尹府
王珉答徐邈書曰詹事彈一官如尚書左丞矣

太子少詹事

唐書曰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

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從公衣錦還鄉
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職侍中
漢書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
肅敬見稱
又曰歐陽地餘字長賓爲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又曰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清白有高節知名當世爲中庶子在
東宮正色不撓
蜀志曰後主立太子璿以霍弋爲中庶子璿好馳射出入
無度弋援引古事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禮
吳志曰孫登爲太子時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

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俊彥於是乃用陳表等爲中庶子
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勑中侍坐
又曰羊衜音道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結交豪
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楊迪拒
絶不與通時人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晉書曰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
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
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群
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
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耶孚與尚
書和洽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
又曰溫嶠爲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
又曰王恂啓以桓謙爲中庶子曰東宮之選中庶子管樞

門下尤不可不得其才也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元年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
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
晉中興書曰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愛
之以孝行稱烈宗聞其名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又曰溫嶠拜太子中庶子嶠在東宮特見嘉寵侍爲莫與
爲比嶠與阮放等共勸太子遊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
甚愛之數規諫諷議
又曰肅宗之在東宮孔演領太子中庶子于時中興肇構
庶事草創演經學淵博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
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即爲副
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世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齊書曰袁彖言於帝曰且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
復轉中庶子
陳書曰王瑒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
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唐書官品志曰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行則負
璽前後部護駕
陶氏家傳曰侃遷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學善談玄理尤
明詩易以孝行聞于時儲選殊難其人特召君焉
山公啓事曰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巖城
陽太守石崇參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左
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撿之人必允衆望
太子左右庶子

六典曰左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相駮正啓奏中允爲之二凡皇太子從祀朝會則版奏外辦中嚴入則解嚴焉凡令書下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以畫諾右庶子之職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中舍人爲之二凡皇太子監國於宮内下令書太子親畫日至春坊則宣傳之

禮記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于有司

漢書曰成帝以傅喜有志行爲太子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爲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魏氏春秋曰阮渾字長威籍之子也少知名爲太子庶子

吳志曰華覈字德覈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華德覈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覈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推擢覈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

晉書曰鄭默武帝時太原郭奕俱爲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同藩國事遂不施行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詔尚書郎王琛每所陳論意在忠讜其以爲太子庶子

隋書曰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甞於閤内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

隋書曰劉行本爲左庶子太子甞得良馬令夏侯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乘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

又曰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内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

又曰劉行本爲左庶子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書官品志曰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高功者一人與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又曰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已來例皆名白無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令右庶子已下署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諸王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

又曰于志寧爲太子右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於太子承乾也

又曰杜正倫爲太子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又曰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卜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邵爲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卿當輔之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

無怠當稱所委官貴可不次而得也

又曰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詞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二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三百段

又曰李義琰爲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出學多識典故上每有顧問言多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上慰勉官寮盡捨罪令復其位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

山濤啓事曰東宮官屬宜得高茂者庶子賈褒缺宜補劉粹周尉惟加所裁詔用粹

環濟要略曰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役八次八舍之職以敘候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六

職官部四十四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太子洗馬
太子司議郎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六典曰左贊善大夫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右贊善大夫掌如其左凡皇太子朝宮臣則列於右階之下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芊爲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太子洗馬

六典曰洗馬掌四庫圖籍繕寫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以備供進凡天下之圖書上於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國語曰夫差爲勾踐洗馬

續漢書百官志曰洗馬員十六人秩旨石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一人在前導威儀蓋洗馬之義也

漢書曰司馬安少與汲黯爲太子洗馬安爲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以才學爲太子洗馬

晉書曰江統爲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

又曰解系兄弟少連叔達各清身絜己仕皆爲洗馬

梁書曰庾於陵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

以爲美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
以歳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
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宫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
倡優進淫声穢視聽事若上聞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
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
勇廢黜文帝召東宫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
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
若得賢明之士輔道之足堪継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
擇賢居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今至此乃
陛下訓道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凛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
令汝在彼豈非擇人
文士傳曰江統字應元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表奏

議輙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韓子曰勾踐入宦於吳親執
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傅咸申懷賦序曰余自無施謬爲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
才不稱職意常歉然
傅咸咸別賦序曰有人魯庶叔雅量弘濟思心遼遠余自
少與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還太子洗馬柢而
謬蒙朝私猥忝斯職雖攦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
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
而情甚悵恨退作玆賦云尒
徐邈問王珉曰漢法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
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
太子司議郎
六典曰司議郎掌侍從規諫駮正啓奏凡皇太子出入朝
謁從享及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撫軍監國之命可
傳於史冊者並録爲記注若宫坊之内祥瑞災眚官長除
拜薨卒亦皆記之每歳終則送史館
唐書曰敬播以撰實録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極
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妄高不獲歷居此職
又曰貞觀中皇太子上表曰臣聞直筆記言諫司箴過蓋
絶代之通訓乃垂裕於當今臣以暇日遐覽前志竊惟古
之養徳咸有史官所以補闕拾遺爲砥爲礪彰善癉惡如切
如磋譬立唯而端形猶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禮曰太子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漢書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
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西肇建此官劉啓昇儲爰章斯義
故能道温王裕聲聞宸宫上有恩於皇情下無虧於物議
臣地居問寢齒在横經越以幼年夙蒙夫訓趨紫宸以遵

禮仰黃屋以承歡恬聖慈而益驕恃鍾心而取恣肅恭馭
道恐或乖方晨昏視膳虞有違於蒙泉始道必俟後乘之
規離光未融懼寢前星之耀是以夙興夜寐内省非憂延
首藻言與臣童稚而魏晉已降不置此員杜絶箴規何期
甚謬伏惟陛下窮神稽古尚擇芻蕘之言玄覽九文明猶開
登石之路况臣冲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宫便親監撫之重
罕從敬篋疇識絃誦之宜一德有愆貽憂眷念三朝登餕
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實願開史職故司箴誠
是使綿載墜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匡不逮於是門下
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妙選名行之士爲之正六品上掌
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録東宫記注分判坊事
又曰元讓有孝行則天朝中宗居東宫徵拜司議郎及
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

朕意宜以孝道輔我兒也
又曰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長安三年上表其所撰尚書糺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稾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

太子中舍人

晉書曰杜錫預之子也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者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清操南土秀望累遷太子中舍人
又曰顧榮字彥先府吳朝士人入洛者惟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機雲雖有才藻清望不及榮也選補吳王郎中令累遷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六典曰太子舍人掌侍從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皇太子通表如諸臣之禮諸臣及宮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於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與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
續漢書百官志曰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漢書曰文帝使鼂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東觀漢記曰朱勃字君房為人醜而有威為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伍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然其交知皆天下名士也
魏志曰張茂上便宜擢為太子舍人
晉書曰王衍以名問超為太子舍人
又曰元帝太興元年以太子紹舅虞胤為舍人太子奏曰舅甥宜崇敬降舅氏之親為侍臣詔乃轉胤為常侍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瑯琊臨沂人太保弘之少子也太祖聞僧達早慧召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嘉之以為太子舍人
齊書曰張率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三子後進秀才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
梁書曰劉杳學士深為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任者勑特留杳為
後魏書曰崔玄伯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收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征東記室出摠庶政入為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為太子舍人摯虞云太常弟子通二經補文學三經補太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啓

太子通事舍人

六典曰太子通事舍人掌導引宮臣辭見及承令勞問之事凡元正冬至百官與諸方之使若參見亦如之若皇太子行先一日京文武職事九品已上奉辭及還宮之明日亦如之
三國典略曰陳殷不害字長卿尚書右丞不佞兄也長於政

事節以儒術親武帝時與庾肩吾俱爲東宮通事舍人直日奏事親武謂肩吾曰卿是文學吏事非所長可使不害來耶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七

職官部四十五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太子僕

典膳丞　侍讀　門大夫

左衛率　右衛率　前衛率

後衛率　左右內率府長史

太子率更令

六典曰率更令之職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刻漏之政令凡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皆總其儀注而爲之導引若皇太子備禮出入乘軺車位亞家令焉

漢書曰顏師古注曰掌知漏刻曰率更

續漢書百官志曰率更令秩千石與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僕東宮之達官也其進品第五秩與中庶子左右衛率同職擬光祿勳也

隋書曰明克讓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

唐書官品志曰率更令掌伎樂漏刻也

物理論曰今有呂子義請啓王也爲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六典曰家令之職掌皇太子之飲膳倉儲庫藏之政令總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軺車威儀先諸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爲獻主

漢書曰文帝以晁錯爲太子家令多所獻替號爲智囊

漢書曰疏受字公子爲太子家令恭謹敏而有辭宣帝置
酒太子宮受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悅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家令秩千石主倉穀物職如司農
少府擬廷尉也
蜀志曰譙周字尹南後主爲太子以周爲家令後主時頗
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跨州
據郡欲倂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
廣狹唯其德之薄厚也
宋書曰太子家令主內薗蓐床机諸供中之物又知官奴
婢月用錢內庫米鹽車牛刑獄
唐書官品志曰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

太子僕

六典曰太子僕之職掌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

禮物亦其次敘與其出入而供給之皇太子之車輅三一曰
金輅二曰軺輅車三曰四望凡皇太子備禮而出則率廐
收令進輅僕親馭焉
後漢書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職
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朝朝入請
問起居
沈約宋書曰太子僕秦官也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以散騎常侍荀伯子爲太子僕
隋書曰柳謇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
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謇在宮大見疏斥帝問其故
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謇知而諫
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二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
生鼓搖脣舌適足以相誑誤願陛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
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謇知之令面折我
唐書官品志曰僕掌宗族親疏車輿騎乘也

太子典膳丞

六典曰典膳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爲之貳每夕局官於
廚更直
北齊書曰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
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
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
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今皇帝式稽前
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
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
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

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
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
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
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
含元晨清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違禮以色養爲先所以
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雅勗式薦忠規敬尋來請良
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
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此益知名

太子侍讀

唐書曰玄宗在東宮張說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爲侍讀
深見親敬
又曰元和十二年諫議大夫韋綬罷皇太子侍讀綬好諧
戲兼通小說太子因侍上或以綬所能言之上謂宰臣曰

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使深知君臣父子之教令或聞綏之談論有異於是豈所以導太子者因命罷其職

又曰呂元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御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末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矣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

五代史後唐史曰倉部郎中何澤上疏請置太子侍讀勑旨何澤早處班行深明典制國根本而別彰憂國上封章而足表臣君其所數陳實爲允當特議施行

太子門大夫

六典曰宮門郎掌內外宮門管籥之事凡宮殿門夜漏盡

擊漏鼓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閉每歲終行儺應經所由門並先一刻早開若皇太子不在則閉東宮正門其宮城使宿衛人應入宮殿者各於左右廂便門出入至皇太子還仗乃開

續漢書百官志曰門大夫員二人秩六百石職比郎將

漢書曰文帝是錯爲太子舍人轉太子門大夫

晉書曰太子門大夫爲准公車令班同中書舍人主通遠近牋表宮門禁防

唐書曰龍朔二年改門大夫爲宮門郎職比城門郎

三輔決錄曰桓帝以平陵魯寬爲太子門大夫

太子左衛率

六典曰左右衛率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凡親勳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副率爲之貳凡元正冬至皇太子朝宮臣及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以儀仗爲左右廂以衛之若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如鹵簿之法以從

續漢書百官志曰衛率四百石主門衛

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廣麾外左右二率從夾導輿車後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晉書曰劉卞爲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儁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廢賈后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又非所能賈后微聞遷卞爲雍州刺史卞恐終露乃服藥卒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謀遠少失父以才藝幹立名肅祖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

隋書曰宇文述每與晉王謀事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

唐書官品志曰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忠建寧凌鋒英冠作德等七營右率領崇榮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三率各置尉

山公啓事曰太子左率缺侍衛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謹有文武河東太守侯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

右衛率

晉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爲太子右衛率恢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異之

又曰吳隱字處默太元中以國子博士爲太子右衛率

沈約宋書曰元嘉中以王琳謝弘微並爲太子右衞率

隋書曰高祖以太子勇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衞率尚書如故上將發太子憚其在東宮乃出爲浙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裴康字仲預與弟楷爲名士仕至太子右衞率

荀氏家傳曰車騎將軍悝字茂中山濤舉之爲太子右衞率稱君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觀採眞侍衞之美者

前衞率

晉中興書曰徐邈字仙民建元中爲太子前衞率

後衞率

晉起居注曰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鄒儉爲太子後衞率。宋起居注曰永初元年以徐佩爲太子後衞率

左右內率府長史

六典曰左右內率府長史掌判諸曹官吏及千牛備身之事

唐書曰永淳中以雍人元讓爲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旌孝行也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至是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由是拜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八

職官部四十六

王師　王傅
王友　王侍讀
王文學　郡國相
國郎中令
國中尉　國常侍
國侍郎　府長史
府司馬

王師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東平人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五百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臣以三五百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王傅

後漢書曰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杜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遊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吳志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鎭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

產業不受施惠去爲屋舍纔足自容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
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
非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唐書曰立悅河南陸渾人亦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
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
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
於時

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爲會稽王友
北史曰蕭大圜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
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
攘羊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
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殺戮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過如日

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
郄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友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
爲友
山公啓事曰近啓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
得有益者然以長史治民不易屢易爲疑今散人無依仰
又啓今者職散中識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外內非稱臣以
爲宜參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如所啓

王侍讀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
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王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唐書曰姚思廉初爲代王侍讀屬義師入京城時府寮駭
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義師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
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
下須臾太宗至聞而義之許其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
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也太宗居
藩引爲文學及親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
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
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百段遺其書曰想卿節義之
風故有斯贈

王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
數諫止之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
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袞美袞聞之大驚
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以上聞適增
其負累也

晉書曰鄭袤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
俱爲臨淄文學
晉諸公讚曰扶風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烈
祖以爲齊王芳文學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李公時爲荊州刺史下辟書夫採名
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剖百蚌不得一珠不
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
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郡國相

東觀漢記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唯仁簡以
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
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不
欺

又曰魯平字叔陵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曰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坡水廣二十里徑直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與坡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人假與種粮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人用溫給

又曰趙咨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暠為太守時舉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弃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歎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魏志曰初曹公為兖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刼諶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衆為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又曰太祖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蜀志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晉書曰文帝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又曰阮神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於河內與神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郡督郵

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烏傷人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為之保鄣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隣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俸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為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輙以駱為名

國郎中令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之王又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顧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薄昭見勃勃等俱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信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傳詣長安羣臣奉法駕為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王夫人郎中宿衛官也

魏志曰袁渙爲魏國郎中令及去太祖爲之流涕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御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時在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唯三人而已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以南土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沈約宋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居之

續搜神記曰會稽朱弼爲王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士乃定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萬以其贓誣弼而實入子木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前立謂之曰卿以枯骨腐肉專可得誣當以某日夜更相書言終忽然不見。陸機謝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爲郎中令

國中尉

史記曰魯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爲膠西中尉其治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稍遷爲魯中尉

又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續漢書曰清河王小心恭孝特見親愛後諸王就國鄧太后詔特清河國置中尉內史賜乘上御物焉

漢舊儀曰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公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

三輔決錄曰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以爲嗣王恃寵自驕天子乃用韋玄成爲中尉以輔導之受詔與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邵氏家傳曰邵弘字德裕時景帝爲瑯邪王詔書高選官屬請君爲中尉君爲人體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僮僕儼然不厲而威王甚憚焉王常候君晝息身隨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君徐理鬢冠履倚伏盡禮然後識之王與使者羣立瞻聽爲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反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慮然失色後謂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豎

國常侍

漢書曰龔舍字君倩少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辟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晉春秋曰甘卓字季思察孝廉爲吳王常侍

國侍郎

王隱晉書曰孫秀瑯邪國書佐爲趙王倫國侍郎

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溫室拜爲侍郎

府長史 諸府附

漢書曰張湯爲御史大夫爲三長史朱買臣等所譖帝遣杜周詰湯湯欲對周曰君爲大臣今被責詰何用對爲於此自殺臨死上書曰譖臣者三長史也帝追惜湯悉誅三長史

又曰趙充國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身被二十餘瘡武帝視而嗟嘆還車騎長史

晉書曰劉輿爲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

又曰劉輿爲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旣秉政時賓客蒲延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晉中興書曰王敦之少有清譽亦善隷書後將軍謝安請爲長史甚欽愛之

又曰薛兼字令長與同郡紀瞻等初入洛張華歎曰皆南金也屢遷至丞相右長史兼恪勤王事以佐禄秩優泰每

約損辭讓以周貧而已

宋書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府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府

齊書曰庾杲之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

又曰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又曰陸慧曉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張賓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史勑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後魏書曰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還爲左長史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南史曰孔覬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恃氣每醉輒弥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嫉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開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遣人覘其醉醒

隋書曰衛玄初仕周武帝親揔萬機拜益州揔管府長史賜以萬釘寶帶

唐書曰和元祐爲千牛衛長史先是元祐獻詩十首其詞

猥陋皆寓言譏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拘於大理而將戮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合符讖故上聞而拜之

魏武故事載令曰府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不辟之捨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求哉今故教辟之

陶氏家傳玄猷字恭豫王導以君江東儁望請爲右軍長史君恪勤王事每當朝日恒夙興就路及到府門輒先衆僚爲人美容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焉

府司馬 諸府附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也）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閔子馬閔子也）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也）恭敬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公鉏然之恭敬朝夕恪居官次

家語曰鄉射曰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子路爲司馬故射至於子路使出延射

魏略曰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上欲遠進軍司馬王儀諫曰吳賊必有伏宜持重不可進上不聽果爲吳人所覆儀曰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孤耶遂法儀

晉書曰石苞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帝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廉貞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懿乃止

晉陽秋曰晉陵人韋叟相僻令於坐相劉裕仕官當至州不叟云劉相是有相人當不失邊州刺史既出私於裕曰卿大有貴相向不敢極言耳裕惡其言未略荅曰卿狂言驗當雕爲司馬義旗後數年叟見裕許曰周成不負桐葉之信公不應忘司馬之言今不希鎮軍府闕護軍司馬鈌願賜卒恩裕美而用之

晉中興書曰中宗爲安東將軍鎮下邳請王導爲司馬軍國之事無不諮訪中宗遷鎮建康導爲司馬委以政事于時朝野傾心號曰仲父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弊寄寓江左爲治之本務在清静

沈約宋書曰羊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板補右將軍劉蕃司馬

後魏書曰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據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世説云謝弈爲桓宣武荊州司馬弈既上猶推布衣之交在温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也弈醉温於許主避之主每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職官部四十七

從事中郎　府椽　府屬

諮議參軍　公府舍人　記室參軍

府參軍

從事中郎 諸府附

魏志曰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敢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從事中郎

吳志曰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有善性質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導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寂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又曰稽紹字延祖方直儒雅爲衛軍從事中郎

虞預晉書曰劉隗字大連彭城人學涉有具爲秘書郎避亂南渡遂爲中宗從事中郎甚見器遇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謝萬少而才器儁秀太宗聞其名取爲鎮軍從事中郎

抱朴子曰友人稽君道爲廣州刺史其弟應爲太傅從事中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應靜不泣抱朴子以爲丈夫宜然

府椽 諸府附

史記曰倪寬爲廷尉史爲人溫良有廉智張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而寬爲椽

漢書曰陳遵爲公府椽公府椽史率皆羸車小馬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東觀漢記曰吳良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椽數諫正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

續漢書曰府椽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

漢舊注曰或曰漢初椽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爲百石云

魏志曰董尋字文輿爲人忠直爲軍謀椽青龍中上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上書諫曰今臣自知言必死而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其死何損且比本不生矣是以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魏略曰令狐劭字孔叔在安邑毛城中會太祖攻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劭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椽

蜀志云馬良字季常爲左將軍椽後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椽良通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納以慰將命權善待之

吳志曰張溫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椽

晉中興書曰荀闓字道明有清稱京師爲之諺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以爲椽

又曰王珣弱冠而陳郡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語人曰謝椽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椽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典略曰趙戩除萬年令逐遭三輔亂客荆州劉表以爲賓
客是時白衣平原祢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訕朝士及
南見戩歎之曰所謂鐵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
顔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國掾
郄氏家傳曰郄泰字子平爲大皇帝車騎掾委以書記上
歎曰非唯秋兎之毫乃是鷹鸇之爪
郭子曰王仲祖謝仁祖同爲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掾能
作異舞王命爲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顧謂諸
客曰使人思安豐安豐王戎封也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旣見無所他
問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
不癡何以云癡

府屬 諸府附

御覽二百四十九　三　王福

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爲長安吏後博學經書有茂才除補
御史大夫屬
華嶠後漢書曰陳寵以時俗三府掾屬不肯親事但出入
養虛故寵獨勤心於事又以法令繁冗吏得生因緣以
致輕重乃置撰科牒辤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姧源其
後公府奉以爲法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
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又曰胡質字文德少與蔣子通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
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寧有子孫不
濟曰有子曰質規摹大略不及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
祖辟爲丞相屬
臧榮緒晉書云劉沈字道真世爲北州名族博學好古辟

衛瓘屬
范亨燕書曰鮮于休有才器伎幹辟爲左光祿大夫曹屬

諮議參軍 諸府附

齊書曰張岱歷爲三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
得或謂岱曰主王旣以幼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
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
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南史曰柳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遷光諮
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
以死豈可負之耶遂自殺

公府舍人

史記曰李斯上蔡人也爲丞相呂不韋舍人
漢書曰殳益字幼楚人也爲將軍呂祿舍人

御覽二百四十九　四　王福

又曰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青也 後使刺三
河奏事稱意爲京輔都尉
干寶晉紀云閻纘爲人鯁直不畏强禦初仕爲太傅楊駿
舍人

記室參軍 諸府附

魏志曰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鍾
會以中郎在大將軍管記室事爲心腹之任時人謂之子
房
吳志曰孫惠以書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
秦祕之勉之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書牓題道
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
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丞少而冲淡弱冠知名太尉王衍

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勑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又曰殷浩字淵源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論難精微故風流清談皆歸之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

又曰孔寅字舒元中宗命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時書命殷積寅每稱職

沈約宋書曰孔顗署衡陽王義季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顗學不綜貫性又疎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閒假吹之尤方斯非濫

三國典略曰顏晃字克明瑯邪臨沂人也少孤貧有詞彩

解褐梁邵陵王綸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常使于府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荅曰猶少於宮中學士

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梁元患之及使晃管其書翰仍謂龕曰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禀

後周書曰郁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隋書曰魏澹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

唐書曰李巨川字下已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故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殄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

典略曰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以才自護曹洪聞其有才欲使報荅書記瑀不肯榜笞瑀瑀終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無病使人呼瑀瑀終惶怖詣門公見之謂曰卿不肯爲洪且爲我作之瑀曰諾遂爲記室

世說曰太原孫楚字子荊爲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

又曰郗超王珣並以偉才爲桓溫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桓時爲荊州超爲人多髯珣形狀短小于時

西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府參軍 諸府附

魏志曰張范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謂文帝曰舉動必諮此人世子執子孫禮

又曰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備九錫以彰殊勳密以諮荀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

又曰曹休字文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

又曰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又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程昱參軍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如舊法昱曰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文帝荅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也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相國參軍府朝碎事未甞不見是非至廢興大事衆人既下意然後徐爲之多出衆議莫不敬從晉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孫楚字子荊爲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器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又曰李消字宣伯容皃簡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中高祖爲大將軍消再參軍上信重之臧榮緒晉書曰庾敳字子嵩參太傅軍事從子亮少時見敳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異敳處其中常自袖手

晉中興書曰郗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黨高雋寵盖當時人爲之語曰楊州獨步王文度盛德絕倫郗景興交游士林每在勝拔又精於理義大司馬桓溫取爲參軍英氣盖世孚有所推與超相見常謂不能測也

又曰薛兼爲軍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張闓才幹堪任當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綜朝事中宗即召闓爲安東參軍

又曰郭璞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術取爲參軍璞畏不敢辭

又曰中宗之爲安東取周訪爲參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隨例爲參軍時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使仗奮擊收捕數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逸走歸府閑中宗大驚怒不問格鬭之罪

又曰蘇峻反范汪逃遁西歸時庾亮溫嶠治兵尋陽咸以衆少賊強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絕不相知聞及汪經過嶠等訪焉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倒懸宜時進討嶠等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交命始解褐參護軍事

又曰阮孚字遥集咸子也避亂渡江中宗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又曰鎮南將軍劉弘以陶侃爲長史謂侃曰我昔爲羊太傅參軍羊公見語云君後當居我身處我今相察亦復然也

沈約宋書曰宗越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主隸柳元怙有戰功在景後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征伐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

宋書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甞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梁史曰沈峻字世明博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東十

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逵內足於財爲東南
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
獨善之志不亦高乎逵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
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墳素自娛
後秦記云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
北曰狐居南曰狢何所問也
後周書曰梁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
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
文章志云顧凱之字長康博學有文章性遲鈍爲桓溫參
軍甚被親昵溫嘗語人云凱之體中有癡黠各半合而論
之只得平平耳
于寶司徒儀曰行參軍之職掌凡使命及督察覆行之事
彈劾補遺獻納聞見以達視聽

世語曰王子猷作桓溫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
相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
氣
又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三
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其一句云娵（子俞）隅
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語荅云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
詩何以爲蠻語隆荅曰千里投君始得爲府參軍那得不
作蠻語
魏武選令曰今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
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闇政
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
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五三句後坐參軍督
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
經日方成王怪　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
諸葛亮與參軍掾屬教曰任重才輕固多闕漏前參軍董
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
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於國如亮可以少過矣
孫綽爲功曹參軍駁事版曰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糺司外
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舉直繩違而
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職官部四十八

司隷校尉　州牧

司隷校尉

通典曰司隷周官也掌五隷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隷謂罪隷蠻隷閩隷夷隷貉隷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漢書曰諸葛豐爲司隷無所迴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間者何以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由此成帝遂收豐節也

又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爲司隷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內宣坐閉拒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宣罪減死一等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爲司隷校尉子常步行好直言犯上無所迴避

又曰王駿爲司隷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東觀漢記曰鮑永爲司隷校尉時趙王良從上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門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使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後漢書曰鮑昱爲隷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

又曰鮑永爲司隷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子昱復爲司隷初拜使封胡降檄世祖遣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隷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隷

又曰李膺字元禮拜司隷校尉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朔付獄殺之讓訴冤於帝帝詔詰膺膺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以淹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官官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隷也

又曰司隷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illegible]每入官舍輙更繕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代曾相三葉皆爲司隷時稱其盛

又曰江馮上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爲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輔乃止

續漢書曰陽球字方正漁陽人也少有勇氣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秉權勢球常奮手拊髀曰陽球作司隷此曹子何得尒耶尋爲司隷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舍恩表甫罪收送洛陽詔獄自臨栲之甫子萌亦見收

又曰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
僚莫不敬憚
又曰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比千石孝武持節掌察舉
百僚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爲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
軟弱莫敢糺罰松下車閉閤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貴
慝犯者輙死奏馬氏三侯群豪斂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糺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
國無不統陛坐見諸卿皆獨席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
帝船迴到宣船在後陵波而前群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鍾會爲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
不畢綜

晉書曰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
制司隸於端明外坐在諸卿上絶席而入殿按令品秩在
諸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内制玄位
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
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
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
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
臺閣生風
臧榮緒晉書曰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
辭旨懇切上不聽勅使者逼就拜授咸悲鯁傷咽以身
無兄弟職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
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咸卧病治職時朝廷寬弛豪
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斥攻冢囚徒掠奪市道交私情
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憚之數
月之間三奏免選官奏按謇諤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
肅然
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
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晉諸公贊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隸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
父子及羊琇張他等所犯狼藉司部守令事相連及覩風
投印綬者甚衆皆以爲毅能繼諸葛豐蓋寬饒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
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
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
唐書官品志曰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
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

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
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
部内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
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英雄記曰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
允曰唯有蓋勳元固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
雄職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
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
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其餘銀
及素書著腹上呪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
此令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
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内侯家日暮

住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騘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為司隸及其為公皆乘騘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騘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轉工

傳咸集教曰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州牧

漢書曰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為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

續漢書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贍飢民民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有皇甫兮復安居

吳志曰呂範拜楊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也其居家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又曰呂岱傳廖式作亂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晉書曰張茂為凉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為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道業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又曰張駿為凉州牧刑清國富群寮勸進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

北史曰裴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冣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

北史曰後魏廣陽王嘉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

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

後周書曰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計帳者不得居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一

職官部四十九

都督　揔管　都護

都督

晉書曰杜預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爲都督荆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荆州大飢百姓多餓死侃至秋熟輙糴至飢復價糶之士庶歡悦咸蒙濟賴

又曰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招撫以禮懷遠以徳吳人悦服呼爲羊公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陳曒爲陶侃廣州長史侃夢有司馬以鎧與侃曒以爲司馬國姓鎧者捍國之器節下當進位果除都督交州

又曰張寔都督凉州下令曰忝繼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闕稱𡩋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又曰石苞都督楊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

又曰劉胤代温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放豪日甚縱酒躭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悦曰今大難之後綱紀頹絶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悦曰聞温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禄唯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爲郭默所害

又曰王恭爲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桓彞之後不受鎮北之号恭表讓軍号以超授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号前將軍

北史曰賀蘭祥除都督荆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耶命所在收藏時夏亢陽即日降雨

唐書曰宋璟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吏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又曰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揔管

後周書曰長孫儉爲荆州揔管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又曰赫連達遷大將軍夏州揔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守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北史曰韋孝寬爲延州揔管兄敻至州與孝寬相見將別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敻敻以其華飾心不欲之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而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策新亦非吾志也乃乘舊馬以歸

隋書曰元褒爲原州揔管有商人爲賊所刼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臣無顧刑法不待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

又曰元景山爲豪州揔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刼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

又曰韋世康嘗因侍宴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揔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揔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又曰韋藝還營州揔管藝容兒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薛道衡聲名藉甚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而檢校襄州揔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萍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鐶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勉遣之

又曰樊子蓋轉循州揔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

又曰令狐熙拜桂州揔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賜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揔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揔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

又曰李安領行軍揔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

唐書曰田留安拜魏州揔管劉闥之亂也來攻州城于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兇人咸懷異志凡諸守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懣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綏所部示無疑阻凡有白事者無問踈遠皆至卧内

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一心無爲疑貳也必欲
弃同即異背順歸逆亦任御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
遞相誡勵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由是人情
遂固州人兗竹林者劉闢之黨也初有異圖留安陰知之
而不發其事因引置左右委以關鑰竹林感其意遂歸
心焉卒收其力用

又曰劉世讓拜廣州摠管將之官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
讓荅曰突厥比數南寇者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計者
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貯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
出奇兵掠其城下踐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
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可馳驛至彼
善爲經略世讓於是以兵臨馬邑高滿政以其地來降突厥患
之遣曹般陁來詣中國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由是
得罪籍没其家及突厥來降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
子

都督護

漢書曰宣帝時匈奴日逐王欲降漢使人與鄭吉相聞吉
發渠犂龜玆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吉送三千人小王將
十三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將詣京漢封日
逐王爲德歸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
師以西故号爲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乃下
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封吉爲
安遠侯漢之号令班於西域始自張騫成於鄭吉也

又曰段會宗爲人好大節而功名爲西域都護與谷永相
友善永閔其老復遠出與書戒之曰足下以柔遠之靈德
復典都護之重職其休爾吾子因循舊貫無求奇功萬里
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又曰元帝時甘延壽爲西域都護陳湯爲副郅支單于數
困辱漢使湯與延壽謀曰郅支所在絶遠無金城强弩之
守如發屯田吏士從烏孫直詣其城可以成功延壽欲奏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會延壽久
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聞之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
大衆已集竪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
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陣法之名也）即日引軍分行遂斬郅支
單于頭送京師延壽封義成侯湯封關內侯功大賞少爲
石顯匡衡所抑

應劭漢官儀曰西域都護武皇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
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領護之宣帝神爵
三年改曰都護秩二千石平帝時省都護今戊已校尉領
之

沈約宋書曰初漢宣帝置西域都護以加騎都尉若諫大
夫護西域諸國光武建武初始有督軍諸使至獻帝建安
中魏武相漢遣大將外出督十軍二十軍者始号都督晉
末張楊之徒雖以三公假節領州郡然無都督之号也三
國時亦有都護中都護左右都護將軍兼督諸軍猶是舊
制意也黄初三年上軍大將曹真始都督中外諸軍事摠
諸軍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加
大都督之号太始中置小都督江左亦時有也吳朝鎮將
摠兵亦曰都督大軍出爲二部則曰左右都督分武昌爲
兩部亦曰左右部大督其摠一者則曰大都督又統帳羽
林無難之屬隨事有督並常号也至諸葛恪以下輔政乃
都督中外諸軍事蜀關羽在江陵亦督軍州至張飛姜維

亦爲中外都督如吳魏也晉氏以來宰輔任重者爲中外大都督方伯望隆者亦如大都督之号凡諸都督雖軍号有輕重無假節也

唐書曰馬揔爲安南都護揔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二

職官部五十

尹　少尹　留守

尹

春秋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

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者正也）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守京兆尹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晉灼曰鉤致距閉其）鉅鉤者設如欲知馬價則先問狗次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會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捕治具服康明威制豪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又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來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京兆雋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之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兒一似戾太子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瓚曰在長安中晉在章臺下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然不得大位

為京兆尹九年與楊惲厚坐惲大逆誅

又曰張敞冬為尹一日捕諸偷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号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士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養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聞之者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於朝廷

又曰張酺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illegible]）（金吾緹騎）有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辟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又曰楊彪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illegible]）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又曰延篤字叔固及邊鳳皆為京兆尹並有能名語曰前有張趙後有邊延張趙即趙廣漢及張敞也

又曰梁冀為河南尹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又曰王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

謝承後漢書曰周暢字伯時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袁崧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河伊也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洛陽改号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息

又曰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主六御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綱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用之分官曹之職次考榜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枉欑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摘違及大姦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使民久而後安者也

又曰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教群下曰蓋君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厲

又曰劉馥字子靖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以書與子
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為河南尹故郡中前多怪後人
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曰若白戶
自開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代者乃相
承入止
又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大郡四方表則中書
令庾純清粹忠正才紹治化其以純為河南尹
又曰劉隗補丹陽尹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預聞之
晉書曰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
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
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東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
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
宜為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
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晉中興書云晉大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宋書劉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尹與
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
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
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
唐書曰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摠理衆務
又曰鄭珣瑜出為河南尹珣瑜既入境官吏以逼降延曰
珣瑜到即後於事乃送所獻馬齎印於路以例告珣瑜曰
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既上即過時矣遂不獻
又曰郭英乂時嚴武卒于元載薦英乂代之遂兼成都尹充
劒南節度使英乂到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舊宮
置為道士觀內有玄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
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有形勝乃入
居之其真容及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
又曰英乂為成都尹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
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
姓間事人頗怨之
又曰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
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曰不
及其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
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
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
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

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
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
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
設鉤距故時人重之或稱其機變往往有類於西漢時趙
廣漢者
又曰李傑為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
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
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
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又曰柳仲郢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
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
何取類耶
又曰蘇震為大常卿是歲東都耆老表乞行幸上重違其

心選勤舊勳賢良爲之牧守遂以霞爲河南尹兼御史中丞
仍充東都畿甸觀察使
英雄記曰董卓廢少帝自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唯京
兆尹蓋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
李夔別傳曰夔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愛敬乃作
歌曰我府君道教興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李郃別傳曰御隲弟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
上及隲兄弟亦欲用難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隲以旨遣
人諷公御爲舉豹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
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必不可爲後法公與司隸羊浸不
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御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
舉我故我不得尹耶。莊子曰孫叔敖能以爵祿爲已害故
三爲令尹三去令尹而色不變

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賢
唯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摯然曰先
帝大漸卿輩身侍御床口行詔令孔坦尔時正瞑目耳
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
任人割截耶庾愧不能答。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干法
者廷理釋之子文責之曰吾豈爲私意耶何廷理之駮於
法也不寘刑地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人國人聞之曰若
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
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
通典曰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
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揚雄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之
經爰作御士以尹王州風化收與萬國承流

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
戎號已忝舜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
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梁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
司天之用練圖五嶽寧識宗朝之雲是知棄彼泥龍不能
令其逐日秉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
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
獲免於貪

少尹

唐書曰李憕爲東京少尹時蕭炅爲尹依倚權貴蒞事多
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緊賴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
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

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
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
大國使人太原亞君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
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詰之曰臣
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
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沒於燕中

留守

東觀漢記曰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太
官朝夕送食
後漢書曰車駕征張步留伏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蒸祭也日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吳志曰
孫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賊盜
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晉書曰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

後魏書曰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

又曰荀頹大駕行幸三州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兵收掩畢獲内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尒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廟社稷安者實卿之功也

隋書曰楊瓚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重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

唐書曰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横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洩

又曰武后垂拱中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爲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争利也

又曰柳公綽爲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使等是歲北虜遣梅禄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且曰朝貢所經過守帥每假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有襲奪太原故事亦出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綽獨使牙門將祖孝恭單馬勞焉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闗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歸竟不敢有所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三

職官部五十一

内史 郡丞

郡參軍 督郵

内史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公孫弘爲相乃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内史數歲官事不廢

漢書曰倪寬遷右内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内也）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右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絶課更最上由此愈奇寬

晉書曰孔季恭爲吴興内史吴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

祟君居郡事竟無害也

又曰王薈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吴國内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梁書曰顧憲之爲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爲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輙云先祖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又曰傅昭爲安成内史郡自宋已來兵亂相接郡府舍稱

凶每昏旦聞人罵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
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
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
又曰傅昭為安成內史郡多猛獸為害常乃命去檻穽猛
獸竟不為害
又曰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為臨川內史鈞體多疾
閑閤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
又曰伏暅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
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
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
隋書曰樊子蓋為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
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也
唐書曰王及善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

謂曰逆賊反叛卿雖疾悶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
彼與朕臥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
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
乃留拜內史

郡丞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郡守有郡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霸
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其善助
之無失賢者意
又曰黃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為
丞處職當於法令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東觀漢記曰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
何如譚默然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非經上大
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之沛卒時年七十餘
又曰趙典兄子溫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
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謝丞後漢書曰劉平為濟陽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
郡職
漢名臣奏曰張禹奏曰寀令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將
簿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緣是以上下各得盡心竭誠
而事公明
王隱晉書曰范晷字彥長南陽人僑居清河仕為郡五官
後為河內郡丞時裴叔則為河內郡知之為裴所伏後為
侍御史
隋書曰張須陀為齊郡丞屬歲饑穀米湧貴須陀將開倉
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遠遣使
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
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
責也

又曰王文同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短前後
守令咸憚之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為
大橛埋於廷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露心於木橛上
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
視懾氣
唐書官品志曰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
石
汝南先賢傳曰周防字偉公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
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請去
師事徐州刺史蓋豫明經舉孝廉拜郎中

陸機集上表曰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唯暢陵遲白首未齒而佐下藩遂踣碎獨於暢名實居之爲劇前後未始有此愚以爲宜解舉試以近縣詔暢既爲是人所稱便差代

郡參軍

晉書曰阮孚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榮心

北史曰盧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頃人賴其利

晉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卽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力耶

督郵

韋昭辯釋名曰釋去督郵主諸縣罰以負郵殷糺攝之也

漢書曰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在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上辭問甚奇其對使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又曰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爲東部督郵入見勑曰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拒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稺秀寶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方橫道不宜復問狐狸稺秀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後牆爲小戶不敢犯法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南陽棘人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復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厲之霸卽陳責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加良鷹爲矣下韝卽中

又曰虞延陳留人光武東巡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陛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

後漢書曰馬援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劾）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

又曰陳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

司馬彪續漢書曰鍾離意仕郡爲督郵縣亭長受民雞酒府下記考之意封還記詣閤白見以春秋責重先內後外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宜先請府內且闊細微太守賢之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謝夷吾字堯卿爲西部督郵烏程長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閤便大哭以三百錢爲禮便歸倫問其故對曰三十日中當死故不收之至時果如其言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牛車鄉里號

曰輕車鄙夔齊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
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世
又曰閻人襲爲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屬皮以自
覆不受人食之費
魏志曰蒲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
内李朔等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
復侵掠
又曰高堂隆字叔平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太
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名悌而呵之隆案劒叱督
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筝相如進缶臨臣名
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起止之
列異傳曰汝南北部督郵西平劉伯夷有大才畧案行到
懼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獨往宿去火誦詩

書五經訖卧有頃轉東首以絮巾結兩足以幘冠之拔劒
解帶夜時有異物稍稍轉近忽來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
掩之以帶繫魅呼火照之視得一老狸色赤無毛持火燒
殺之明日發視樓屋閒得魅所殺人髮結數百枚於是亭
遂清靜舊說狸髡千人得爲神也
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序奉先少稱清節忠
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爲督郵時豫章太守虔績
以贓發臧汙徵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敺
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
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求蒼梧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
不撓之節頗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徵爲中部督郵
時唐帝侍妾貴京師號爲唐獨語遣賓客至蒼梧頗不拘
法度徵使收客郡市晨笞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送獄
主簿守閤白此人無故尊貴既侵百姓汙辱婦女徐徵上
念明政據刑申恥令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
跣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吝知徵爲是迫不得已
會稽先賢傳曰茅開字季閩餘姚人爲督郵平欵厭衆心
嘗之部歷其家不入門當路向堂朝拜府君無恙之
鍾離意別傳曰汝南黄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
時郡中大疫黄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
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其所臨户四
千餘人後日府君出行灾眚百姓攀車言曰明府不須出
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馬融長笛賦序曰融既博覽又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爲督
郵獨卧平陽郡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聞甚悲遂作長
笛賦云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三

職官部五十二

刺史上

漢書曰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刺史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秩六百石員十三人

又曰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剝民人

又曰王遵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遵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守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車

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殺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後漢書曰馬嚴上書云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求財賂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謝承後漢書云王宏遷冀州刺史宏性刻不發私書不容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壽爲青州刺史發璽書到本縣傳舍吏法駕騈騑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棄綬弃官

魏志曰賈逵自梁道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所取正乎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又曰張既字德容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遷徐州刺史加破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晉書曰向雄太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

又曰劉卞東平須昌人也後爲并州刺史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百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又曰王機入廣州刺史郭訥捍節而避機遂僉就訥求節習
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
與自可遣兵取之機慙而止
又曰石苞爲徐州刺史太堇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
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晉陽春秋云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
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爲道
糧威跪拜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
以爲汝糧耳
又曰晉武嘗問威曰卿清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
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陸機晉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
之璿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爲州而見益一明府其臨益

州乎濬果爲益州刺史
晉中興書曰荀羨字令則爲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
伯未有如羨少者
梁書曰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
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
歷政莫敢至詳於其上起臺樹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三國典略曰梁太祖制以南汾州刺史韋孝寬爲雍州刺
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毁每須修補孝寬臨
州乃勒部内當土堆之處植樹以代之既免修復之勞旋
得庇陰太祖後見之怪而問焉人以狀對太祖嘉之曰豈
得一州獨尔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
十里種二樹百里五樹焉
又曰梁蕭悋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也初悋爲雍州
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
並有蓄積故樊鄧謂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
梁武聞而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及悋還梁武問之悋
甚慙恧
後魏書曰高陽王雍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牧之道亦易
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
曰是難
又曰高允爲懷州刺史允秋日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
邵公廟廢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
乃表聞修葺之
又曰李崇爲并州刺史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
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皷樓自
崇始也

又曰南安王禎出爲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
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
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又曰汝陰王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高才爲高祖所知
除右將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
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過致憂懼以乖維城之寄違凶
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廨宇脩義於是移治東城
又曰畢衆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
鄉常呼其子元賓爲史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與出元賓
所先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又曰邢巒征梁漢諸郡之民相繼而至遂平漢中詔曰巒
至彼有以懷和附衆高下品第可依義陽都督之格也拜
巒西安　梁秦　州刺史

北齊書曰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許琛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日亮出爲幽州刺史

北史曰齊平鑒爲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飲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原其罪賜牛羊酒令作樂

又曰慕容三藏爲郢州刺史州界連雲山嚮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

後周書曰蘇亮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皷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

又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嘗因獵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

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又曰劉雄字猛雀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又曰史寧爲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又曰長孫儉爲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三國典略曰周陸逞字季明嘗爲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制曰逞雖未臨人已存優恤宜遂所請彰其雅操

又曰周帝制於玉壁置勳州以孝寬爲刺史爲其立勳於此因以名之

又曰賀拔岳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牧以鎮之衆咸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宇文左丞吾之左右手不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太祖爲夏州刺史

陳書曰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

請御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爲誰帝曰歐陽頠公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

職官部五十三

刺史下

隋書曰楊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

又曰高勵拜楚州刺史吏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頼之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失無顔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又曰梁彦光拜趙州刺史彦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彦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彦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唐書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内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李擇言開元中爲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其在漢州張嘉貞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内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正理時人榮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隴右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説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没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曹王皐上書言理道拜爲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楊炎作相復以皐爲衡州刺史初皐爲御史覆評懼貽太妃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皃如平常太妃不之知也及爲潮州詭詞謂遷官至是復爲衡州方具以事白太妃因泣下具言非疾不敢有聞其沉密重慎如此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饒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曾爲鄂州刺史欲善政也各賜馬一疋并綵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十月上欲以潮州刺史韓愈爲袁州刺史愈至潮州獻上表上對宰臣曰昨日韓愈表因思當時所論佛骨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躁時上深欲擢用愈俟宰臣啓之

又曰劉禹錫移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修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

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
所親之心　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大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廷
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
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
威望之帥以臨之以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
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
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張賈出守衢州辭日文宗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
知上不喜博遂自解說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
非有所妨也上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耶自後刺史而辭
日上必殷勤戒飭曰無嗜博無飲酒
又曰渾鐬瑊之子開成初年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鐬勳

臣子弟豈可以委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
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鐬常歷名郡有政能
乃從之
又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准門下
牒追刺史古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兵戈並多
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
又曰李曷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
尤相篤睦昇等每月餉餼曷往來織行州人不之覺其清
愼如此
又曰孔若思爲衞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
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
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
廩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覩
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又曰趙昌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有餘趨拜
輕捷占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令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
以奏焉
又曰咸通中衞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中一
字而臣家諱音同雖文字有殊而聲韻難別請改授閑官
者勑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嗣昭克脩之子也少有膽略時朱溫
將賀德倫急攻潞州朱溫率師五萬合勢營於潞之西嗣
昭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賊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
朱溫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弓矢星發諠闐馳突汴人不知
所爲營中大擾既頭斂騎而退是夜朱溫燒營而遁解脩
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

又曰莊宗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
源爲憲州刺史伶人剖符非制也上初平汴州陳俊儲德源
皆爲樂官周匝所薦上許之典郡郭崇韜以爲不可遂寢
伶官言之者衆上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陳俊一郡令
經年未行媿難以正言臣諫我每懇見二人媿當屈意行
之故有斯命
又曰前洋州節度副使程又徽陳利見請於瀛莫兩州界
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又徽莫州刺史充兩州營田使
五代史梁書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
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
制宜塞異端並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
朝憲宗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拒

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
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姦史挾姦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綠收管是
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一道獨
禀命受代自董裔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吏張丕合其事矣
五代史曰晉少帝開運中沈斌爲祁州刺史契丹自恒州馳
牛羊過城下斌乃出州兵擊之爲契丹精騎剗門邀擊之
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兵遂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斌
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斌
登城呼而報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殘害
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斌弓折箭盡寧爲國家
死耳不傚公所爲也翌日城陷斌自殺
三輔決錄曰韋康代父爲涼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

寺時人榮之
桓石秀別傳曰石秀爲竟陵太守遷江州刺史非其志也
治郡不煩在州郡弋釣山澤縱心游覽而已善騎射望之
若畫
桓氏家傳云範爲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慚於
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黃恭交廣記曰秦兼天下改州牧爲刺史宋明之時則出
巡行封部玄英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刺舉不
法史者使也
異苑曰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
長尺餘所被帶組　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
兄數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歷清廣二州
郭子曰王丞相治揚州廨舍案行而言我正爲次道理此
耳何次道少爲王公所知重故有此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職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漢書曰黃霸爲楊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特高一丈別駕主簿緹紬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也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楊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東觀漢記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童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又曰李恂爲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葫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

後漢書曰郭賀爲荊州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又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而去

又曰王望爲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

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

又曰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使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雅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又曰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又曰張禹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必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人希見使者人懷喜悅

又曰楊秉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受牧荊州威行郡國奉法作政有周邵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後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也

續漢書曰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自前刺史朱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鑄黄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又曰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輙澍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閒嵩傳驛不往二縣不得雨父老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積毁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傳墨用之夜與士對坐暗中不燃官燭

又曰第五種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直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之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到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南懷緒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吴塘以溉稻田官民有畜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通流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梁習字子虞爲并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遷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内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准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以儉率下

魏略云裴潜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

吴志曰呂岱爲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歲有常限

晉書曰杜元凱爲荆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經近千里南土美而謡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吴隱之為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
變貪隱之先至水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
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王隱晉書曰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
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
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瑯耶
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
又曰山濤為兾州刺史兾州舊名赴俗略無人士自濤居
州搜求賢才旌命所知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兾州之士
於是為盛
晉陽秋曰劉弘字和季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
顯位弘為荆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
推誠御下厲以公義每有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
感悦顛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曹嘉之晉紀云羊曁為青州刺史曁牛産犢及遷以官舍
所生遺之而去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譙國桓彜見而
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裒女即獻后也徵拜侍中遷
尚書裒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在政貞素每崇清
約常使私僮樵採
晉桓伊字叔夏譙國人也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
一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
以邊境無虞宜以寛恤為務乃上䟽江州虚耗加連歲不
登宜併合小縣除諸郡逋米州治宜還豫章詔荅移州尋
陽其餘皆聽伊隨宜拯撫甚得南土清和
宋書曰陸徽為益州刺史郵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静息
民物殷阜蜀土安悦至今稱之
齊書曰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嘗至錢還都買物有獻計
者於江陵買貨至都廻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
客耶乃復求利
又曰王琨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
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
獻禄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
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悦其
對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
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裳為白帽哀哭
送之
又曰夏侯亶字世龍弟夔字季龍並任豫州人歌曰我之
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又曰王神念為青兾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
禁止淫祠時青兾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
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毁撤風俗
遂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職官部五十五
良刺史中
後魏書曰李崇爲楊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三子
三歳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
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
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
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
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知之乃以兒還泰詰
奉伯詐狀奉伯乃欵引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李崇除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皷盜發之處雙槌乱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一通次
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

聞皷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
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尓擒送諸州置樓懸皷自崇始也
又曰韋崇除南頴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
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匹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謂
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
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況長無常
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横橋渡渭以像
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
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
至今猶名崔公橋
又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
合州民各請輸絹五尺粟伍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城陽王長壽之子徽除并州刺史先是州界下霜人
庶逃散徽輙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
守耳尚輙開倉救人飢弊況我皇家親近授委大藩豈可
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
又曰李平字曇定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
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賛前臺使頗好平畫履虎尾践薄氷
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
又曰韋彧爲東豫州刺史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
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文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
武焉境内清肅
又曰韋珎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
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珎乃召集州内孤貧

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御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
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
從事劉普慶説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
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盖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
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懼而去
又曰李崇沉深有將略寛厚善御衆在楊州凡經十年養
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
又曰陸俟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悦之謂朝臣曰
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内都下大夫
出爲刺史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舊
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

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
寇盜微爲散騎常侍人乞留者千餘人
又曰崔林爲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𢢺李伯微劉通等
一千人上書訟林德政靈太后善之林在幽青五六年皆
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又曰任城王澄爲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
文之廟表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又曰阮孚拜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
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思
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
請入城願致死効力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
州及庫堆以西黄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

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
處禱而掘井鍫鍤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
又曰魏蘭根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
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曰此縣介於強虜故
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隷於是盡以歸其父
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土
又曰韓軌還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
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
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北史曰齊任城王湝爲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
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
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

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又曰齊平覽遷懷州刺史覽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
防西軍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時新築城粮仗未集素乏水
南門有大井隨汲即竭覽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
湧溢有異於常
又曰齊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
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
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
之推獲盜者
又曰竇熾爲原州刺史熾性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
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
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
又曰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

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使送者
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
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
寫誦之
又曰赫連達爲雲州刺史性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
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
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
三國典略曰賀祥爲荊州刺史祥有惠政遠近款附梁岳
陽王詧欽其清素乃贈以竹屏風祥難違其意取付所司
太祖聞之並以賜祥
後周書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
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
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

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又曰達奚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大旱高祖勑武祀華嶽而
廟在舊山下當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
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
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
誠須其靈與嶽既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
攀藤援蔓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晩不得還
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
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
近沾洽高祖聞之璽書慰勞
又曰韋瑱字世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
刺史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
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

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又曰長孫儉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
泉璨爲民所訟推理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
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
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州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
帝璽書勞之
又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政方命
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
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
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爲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
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隋書曰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
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口在職數年風教
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
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
州獲白烏白麞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令狐熙時上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姧俠
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
門者杜之船客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
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
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
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
下
又曰楊達字士達爲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
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

加以金帛
又曰慕容三藏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姦
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
撫百姓愛悅繈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
問其年當州畜産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
又曰衛玄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
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
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
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
又曰郭衍爲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
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
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
又曰辛彦之拜隋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彦之所

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
所貢稽古之力也
又曰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開
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
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恩惠在人廉慎之譽
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
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
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
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嗜酒事親禮
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
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
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
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公孫景茂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
陳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
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
又曰薛胄爲兗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
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
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
又曰梁毗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
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此遞相陵
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
金遺毗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
聞而善之

又曰趙煚爲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常有疾百姓奔馳爭
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煚爲銅斗
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
法　又曰蔡王智積爲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
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然讀
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
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
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
又曰公孫景茂爲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
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
循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
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
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

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
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
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
唯伎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
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
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
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並坐廊下有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
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
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
又曰韋世康尉遲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
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皆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

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
又曰豆盧勣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多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職官部五十六

良刺史下

良刺史下　酷刺史

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顔遊秦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旣行産業咸振此皆禀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羈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沲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書攷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

在得人冣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
岐州
又曰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
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檝利直達
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
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
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
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
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
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謌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
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

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
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羸財退公之後
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又曰劉贊子女之孫為浙西都團練判官建中初楊炎作
相擢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為
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
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李希烈又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舉
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
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為政皆
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

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謌謡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
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
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
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
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之祝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
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睅然安谿潭食民
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為長雄刺史
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手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
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
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
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

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又曰盧鈞開成元年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
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
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
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
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
錢為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為醫藥殯歛孤兒稚女為
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不嚴而人化
又曰朱敬則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
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徒步
而歸
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政寬存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
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其犯

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湊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
又曰李勉為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觀察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撿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又曰楊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

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為賤又憫其編甿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蠶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又曰馬璘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璘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璘輒造之拖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穭穀人頗賴之
又曰牛心璘為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江夏城容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為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焉蠹弊永除

又曰皇甫無逸為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主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為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王仲舒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

又曰令狐楚子緒以蔭授官歷隋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詔書以臣刺壽州日粗立政勞民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隋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此名以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五代史梁書曰韓建為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荊棘闢汙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
又曰王檀字衆美為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又曰趙克裕河陽人也繼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撫有農戰之備

復善於綏懷民賴而獲安
五代史晉史曰相里金自羽林都虞候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涖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郡皆有聲績
又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爲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截下馬鐙其史延韜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赴闕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族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輩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餚藍縷繩屨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縣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爲揚州刺史行部聞路旁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遵勑吏輿尸到與語吏曰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尸曰當有物往吏曰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拷問以淫殺夫
會稽典錄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爲荊州刺史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有詔勑夷吾入傳錄見囚有亭長奸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劫民何得言和須臾夷吾呵之曰亭長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長吏治亭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帝歎曰使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矣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勑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功

祖逖別傳曰逖爲豫州刺史克己務施不畜資產獎亂之餘白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斂者皆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謠曰幸哉遺民免狩虎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瓠脯亦何報恩歌且舞
陶氏家傳曰基字叔先爲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義男女牙相奔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敎以婚姻之道訓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設庠序立學校合境化之莫不悅之
語林曰何公爲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常有糯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爲治中面見道帳下空素求與此米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爭粒

酷刺史

續漢書曰侯覽兄爲益州刺史豐富者輒誣以大罪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謝承後漢書曰第五倫上疏褒稱盛美曰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皆明聖所察非臣下所及
晉書曰郄隆爲揚州刺史僚屬有過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
干寶晉紀曰苟晞爲兗州刺史姨母寡有一子坐小事姨母向晞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將也
後魏書曰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民王富熾奪民呂勝脛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

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不爲也不飲酒唯多置餚
胾晝夜食啖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
又曰齊以斛律武都爲兖州刺史塗經衛地受絹千疋黎
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
贈自此已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北史曰齊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青州刺史行
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
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
義兄弟仍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
氏遂貧
又曰齊安德王延宗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
張口承以猪槮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隋書曰厙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

財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
京僮隷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
其門親舊絶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
有細過必深文陷害
又曰厙狄士文爲貝州刺史發擿姧隱長吏尺布斗粟之
贓無所寛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
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
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撾捶盈前而哭者
彌甚
又曰趙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
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者賊盜息皆稱
其能
唐書曰楊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

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太平御覧卷第二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職官部五十七

太守

論語子路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善人不踐跡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勝殘暴之人

史記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万石君孝景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万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也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視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嚴助會稽人也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在郡數年不聞問上賜詔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閭者闊焉久不聞問助惶恐上書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臣當伏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以冬月奉計最計簿自致入奉之也最凡要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又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丞守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

又曰龔勝楚人也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遷勝光祿卿

東觀漢記曰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飲食絶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爲雲中太守

又曰馮勤字偉伯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萬石諸馮至是世至二千石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其子萬爲北地都尉同詔徵見宣帝曰父子剖符耶即詔滿爲淮陽相萬爲弘農守

後漢書曰郅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眞異之以爲首舉

又曰任延爲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又曰橋玄爲上谷太守上郡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促也音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

漢官解詁云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
利除害檢察詐對舉善黜惡誅殺暴殘者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
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
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也
又曰劉靖馥之子也黄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
彼州今卿復爲此郡可謂能克負荷者也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數有功
拜廣陽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先主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
統都畿内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
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啓
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當斯之時進
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
法正使不得行其意也
又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
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
吳志曰士燮爲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耽翫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
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
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
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又曰周魴黄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没屬城乃以魴
爲鄱陽太守與胡綜等勠力致討遂生擒綺送詣武昌

又曰陸績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
爲鬱林太守
晉書曰桓玄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
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又曰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
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
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
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
又曰鄭沖爲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莅職不爲幹局之
譽而簞食緼袍不營貲産世以此重之
又曰劉世智字子房貞素有寔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
讀書不輟竟以儒行稱歷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
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
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劉胤王敦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抗疾不視
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腳疾詔就家授印綬
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横恣無道百姓患之
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内肅然
晉起居注太康八年詔曰昔先王御俗以興至治未有不
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歎息良二千石今欲
皆先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衛黄
門散騎中書郎
晉書呂光載記曰呂纂尅金城太守衛鍵瞋目謂光曰
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黄門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亦

好棊數蒙引見嘉其謚謹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齊書曰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物郡無刼盜又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又曰劉善明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禄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臥治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又曰張岱時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吏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今欲用卿爲子鸞撫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又曰王敬則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結賢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説平生不以屑也
南史曰謝超宗有高名齊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三國典略曰王慶籍爲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袍及綾裳一襲謂百官曰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又曰陰鏗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梁書曰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則居此中之遴後果折臂遂臨此郡

又曰謝朏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二千石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但吏能作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爲山澤遊彼代而還無衣沈約遺裙衫迎也
又曰范縝爲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
後魏書曰房士達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
又曰崔休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常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
又曰盧道將爲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光之墓而爲之立祠
又曰房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遂卒
北史曰宋欽道仕齊歴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間者先訓釋然後敢食臨莅處稱爲嚴整
後周書曰盧光爲京兆太守先是舍數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昇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唐書曰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歴御史尚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又曰李暠守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斂但

與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士人號其地爲黄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

三輔決録曰馬援誡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文士傳曰文帝亦親阮籍常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昔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悦即從其意籍便乘驢往之至郡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内外相望教令清當十餘日便復乘驢而去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胡紹字伯番年十八爲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荆足中風使紹抑之紹視荆蹠踖下而笑荆怒

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黒子紹亦有之恠而故笑荆視之果有黒子令其從學學八年遂爲九真零陵二郡太守

華陽國志曰趙瑶字元珪弟玖字稚珪瑶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瑶以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從爲蜀郡司空張温謂之曰弟五伯魚從蜀郡入爲司空吾今將弟以待足下矣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勅見暴露乃勞之曰無罪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吏

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且下而人皆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風俗通曰蜀郡任嘉施年三四歲時父騰爲諸生於漢中就師有盜賊道路斷絶蜀亦飢没客轉長沙爲州郡吏後嘉爲長沙太守騰爲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白嘉母語次謂嘉曰奏曹任掾則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豈獨有一任夫人何以老吏生耶意母曰咄我尚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識豈以垂没更失計哉願實貞父不可棄捐後嘉問掾聲音何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嶽爲武陽人遂轉流宕到此毋容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援𢹂歔欷哽咽

世説曰爰綜爲新安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醼有人於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爲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爲交州後果作交州

世語曰荆州刺史裴潜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

王宣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鈌行之後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尚書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快耶泰曰君貴公之子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一何遲也

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彦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撫鳴琴以俟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職官部五十八

良太守上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也爲潁川太守咸稱神明姧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元首明哉其賜霸爵關内侯黃金百斤

又曰文翁廬江人也少好學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莫恤令欲使臣勝之將安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縱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所謂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俗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出教署之皆斥罷諸病吏郡中大驚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祒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又曰尹翁歸字子況爲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姧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蕭嵗爲真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廉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又曰薛宣字贛君東海太守左馮翊滿嵗稱職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而安利之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

又曰趙熹字伯陽爲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嵗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静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指而已黯素多病卧閤内不出嵗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太守黯辭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欲得君卧而治之乃行

又曰王尊爲中郡太守河溢堤壞尊執珪請以身塡金堤而水稍却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也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禁強扶弱宣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自免正身

又曰馮立字聖通以任爲郎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在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

之徙太原太守吏治五郡所居有迹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爲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頴川多豪强難治延壽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冠皮弁執爼豆爲吏民行喪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徙爲東郡太守吏無追捕之苦人無捶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爲郡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稱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皆自髡肉袒謝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復以辭訟自言者其志誠吏民不忍欺
又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議大夫遷南陽太守躬勸耕

農開通溝渠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爭吏民親愛之號曰邵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黄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任威吏民竦息伯請問耆老父祖有故人舊恩者延之薦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共諫伯曰宜頗攝録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又曰蕭育字次君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漢車三公奉使之車也姚叟車）加賜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絶
東觀漢記曰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邵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毋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人爲隴西太守務開寛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吏民畏愛謌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彤爲遼東太守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皆來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又曰張堪字君游遷漁陽太守教民耕種百姓殷富童謡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性節儉雖身居二千石位常疏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小闐府門攀車叩馬啼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如此
又曰郭伋爲頴川太守辭去之官光武詔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何潤九里其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秦彭遷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飢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爲民四誡以父母夫妻兄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上德化春秋饗射外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犯

又曰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侯君復留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而具以狀聞

又曰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持法平政寛慈有化所致

又曰魏霸為鉅鹿太守霸性清約質朴為政寛恕正色而已不求備於人掾吏有過輙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

又曰秦彭字伯本為山陽太守以禮訓民不任刑名崇好儒雅百姓懷之莫敢欺犯轉頴川太守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元成間宗族五人同為二千石故號為万石秦氏

又曰沈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輙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又曰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

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户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寇恂字子翼為頴川太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頴川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之

又曰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代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

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人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又曰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又曰陳寵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是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

還言前代喪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愴然歎即矜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曰曹褒爲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粮穀踊貴褒到乃省吏併職退去姧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

又曰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

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姧匿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又曰黄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

又曰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羊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趙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又曰羊續爲南陽太守續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内妻而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弊袛裯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袛裯短衣袛音丁奚反裯音丁勞也）顧勑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母俱歸

又曰三府舉王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

又曰樊准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准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准外禦寇虜内撫百姓郡境以安

又曰伏湛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麁糲（九章筭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又曰鮑昱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又曰第五訪爲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弊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人也（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遷淮陰太守消息徭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

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
宰相
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
平旦時多虎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泉物性之所託故
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
退檻姦進忠良虎遂東渡江
又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爲南陽太守溫仁多恕過民如
子口不出罵言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
單版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致妻子不歷官舍
華嶠後漢書曰岑熙爲東郡太守好聘禮隱逸顯之於朝
與參政事視事三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
蟊蠹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如茲
張璠漢記曰宋登字叔揚出爲潁川太守市無豫價道不
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又曰陳球爲零陵太守球到郡設方略朞月間賊虜消散
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楊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
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吏白請遣家避難
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
重復言者斬乃悉郡內吏民老弱與共城守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
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時徵爲二千石者十
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併謁遣贊謁者曰何以不
辟左右曰此父子也上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先詔曰
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王相諱

尊吏蕃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
前上嘉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職官部五十九
良太守中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太守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菓又是時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閒月取車材使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十餘日乃出

魏志曰賈逵爲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則吾何憂

又曰杜畿爲河東郡守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親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辭訟詔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而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又曰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遂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又曰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豪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脩政而已無所匡革慈到大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斟酌輕重自非殊死便杖而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曰令狐邵字孔叔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也

又曰田豫字國讓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内清靜具以狀聞太祖善之

又曰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義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又曰涼茂字伯方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繦負而至者千餘家

又曰鄭渾字文公遷沛郡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三縣界興陂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成稻田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魏略曰孟康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康到官清平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不欲煩擾吏民常豫勑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何祗字君肅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陵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

難復屈祗挾族人爲之汶山復得安
吳志曰顧邵字孝則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
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淫祀非禮之祭者相小吏資
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
行
又曰孫權授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
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令各
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漸出降
王隱晉書曰廣平太守缺宣帝謂鄭袤曰賢叔大匠垂稱
於陽平魏郡並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吾欲
令郡世不之賢故復相屈袤在郡先以德化善作條教百
姓愛之
又曰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飢默輒開倉賑給自上
侍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襃歎比之汲黯
又曰應詹爲南平太守天下分崩征鎮州郡已失城邑詹
獨保境外攘狂狡內除塗炭甚便百姓之情郡人歌曰亂
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潤同江海恩猶父
母
晉書曰范粲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
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侵西域流通無烽
燧之警
又曰劉頌爲河內守郡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憂
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利
又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
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

太二百六十二　三　王桐四

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又曰鄧攸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以人多欲
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
郡中大飢攸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
彝尉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
攸在郡州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
又曰鄧攸爲吳郡太守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
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止
停中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
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又曰陸納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氏尚
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舡納曰私奴裝粮食
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幞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宮

太二百六十二　四　胡四

晉中興書曰王蘊字叔仁爲吳興太守時郡荒民飢蘊輒
開倉賑卹主簿執諫云宜先列上蘊曰行仁義而敗者鮮
矣於是以米賑貸賴蘊活者十室而八然後具自表闕朝
廷以違科免飢民多詣之詔特左遷晉陵太守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中宗選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
謂之曰今之會稽昔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
任之方是以相屈恢陳謝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俗陵遲
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焉
南史曰宋江秉之爲臨海太守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
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
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
以付庫
齊書曰劉懷慰拜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

甚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勑曰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王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
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
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
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又曰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
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耶王秀之
爲郡與朝士書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
得無事
又曰王秀之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
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
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又曰裴昭明歷郡皆有善政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
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
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
又曰蕭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明中武陵王紀爲
楊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吏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
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
爲之由是出焉
齊春秋曰崔元祖父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
鞭而未嘗用
梁書曰褚翔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百
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
百姓咸以爲善政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勑許焉
又曰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辯訟如神視事
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又曰劉亨字嘉會之遴弟世代之遴爲南郡太守在郡有
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士至今懷之不忍其名號
爲大南郡小南郡
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其伏臘放囚還家
及期而至
又曰傅昭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
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縣令常餉栗置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徐摛東海郯人高祖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
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若應如響高祖寵遇日隆
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
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
自頤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

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遂出爲新安守周月之中風
俗便改
又曰張緬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
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斷決允愜甚稱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索稜字孟則燉煌人好學博
聞姚萇甚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
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歟矣明守庶績允釐
剖符作守實穫我思
又曰前涼晉昌太守陰稚卒郡人思其政化縗絰送喪至
武威者千餘人
後魏書曰羊敦字元禮太山平陽人爲廣平太守甚有能
名擢吏躡跡秋毫無犯屬歲飢饉家饋未至使人尋陂澤
拔藕而食之遇有疾苦解衣質米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

斛䌷百疋

又曰張長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唯有一牛爭之不決訟于郡庭長年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

又曰柳崇出爲河北太守崇初屆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温顔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怗然

又曰呂顥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邺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又曰韋崇字洪基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歎帛二百疋

又曰辛穆字叔宗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又曰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二

職官部六十

良太守下　酷太守

良太守下

北史曰西魏裴俠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私之並收庸直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北史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治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吴會稽不歷成公曲堤良施八條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是冬醴泉出於界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援涕泣

北齊書曰赫連子悅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又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勑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

北齊書曰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除濟北太守恩

信大行又改鞭用熟皮為之示恥而已
北齊書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除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除晉陵太守自宋齊已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隋書曰于義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人諭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語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有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嘵說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柳儉煬帝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
又曰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唐書曰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原太守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
五代史晉史曰郭延魯清泰中遷復州守延魯臨任忽驚歎曰先人曾為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紕繆者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斂貧庶事致理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卧遮圍者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
華陽國志曰張翕字子陽巴郡人為陰平郡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以千數天子嗟歎賜錢十万為立祠堂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巂太守迎者如雲
又曰華陽國志曰孝順帝永建中太山吳資為巴郡太守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群后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資又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鍾岏良吏傳曰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為汝南太守屬

城多闇弱堂簡選四部督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
曹應嗣爲主簿教曰簡穊衆職忝功曹拾遺補闕仰恃明
俊古人有言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
崔氏家傳曰崔寔除五原太守郡處邊陲不知耕桒之業
民多飢寒之患於是乃勸人農種教其織紝以賑貧窮民
用獲濟號曰神惠焉
桓階別傳曰上巳平荆州引爲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
與君籌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爲趙郡太守會郡寮
送之上曰北邊未清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用相煩
是亦寇恂河內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醬酢上聞之歎戚
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
有脯粮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梁之賜豈况光
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
意也其賜射虔師二人并給媒轉人醫藥
江祚別傳曰祚爲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子
孟宗別傳曰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
之生子以孟爲名
邵氏家傳曰邵訓字伯春爲陳留太守以君性多弘恕追
詔勉厲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六年于茲經術明儁有
匡生解頤之風賜錢三十萬及刀劒衣服居家之具
宣城記曰涇縣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清稱徵還舡輕皆
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洪乃語之逐除人見
土而去○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
無憔悴文舉殺之有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人熟
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盜而不罪者以爲勤養於毋也
哭而見殺者以爲衰而不實也

世説曰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泊青溪渚王丞相往
看之時是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
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焉
吳興太守論衡曰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
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卧淮陽政清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氷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
万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爲婦氷自以其女與神爲婚
徑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淡氷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
有兩倉牛鬭於岸旁有閒氷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極
不勝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
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抗壯健者因名子曰氷兒

酷太守

漢書曰王温舒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
爪牙使督盜賊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
內豪姧之家以九月至郡令具私馬五十疋驛自河內至
長安部吏如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
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贓奏行不過二日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
二月郡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
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
高氏自郡吏已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
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
遣掾蠡吾趙繡案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爲兩劾欲先
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已先知之趙掾至白其輕者延
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殺吏分考兩高窮竟

其姦誅殺各數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內太守

東觀漢記曰樊曄為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商人行旅以錢物於大道旁曰以付樊父後還其物如故道不拾遺凉州為之語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城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晉陽秋曰廬陵太守羊冉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一百九十人徒謫百有餘人有司奏冉罪死以景獻皇后有屬八議帝曰此古人所無何八議之有乎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琅邪王太妃山氏冉之甥也詣闕請命丞相以太妃為言於是減死罪既出有疾見簡良為祟旬日而卒

三國典略曰齊廣陵太守敬長瑜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啓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侍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為長瑜之獻齊王大悅駿啓尋至遂不問焉

梁書曰南淮侯蕭推字智進梁王第安城康王秀之子姿貌豐悅舉動可觀歷淮南宣城晉安吳郡四太守所臨之郡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為旱母

又曰臧厥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為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

唐書曰李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護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刑部員外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

職官部六十一

別駕　治中　長史　司馬

別駕

應劭漢官儀曰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

漢書曰黃霸為豫州刺史三歲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星於軾前以彰有德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董兒騎竹馬迎拜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語別駕計日告之

後漢書曰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以腹心并揔幕府紹又以田豐為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慙田別駕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又曰陳茂豫州刺史周敞辟為別駕從事與俱行部到潁川陽翟傳傳中有置美酒一押敞去勑御騎載酒以行茂見於外取押擊柱破之敞問茂刺史年老酒益氣別駕破押名亦何益茂荅曰所過皆有以明使君傳車騑驂載酒非宜也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語琰曰北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計校甲兵唯此為先斯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俛失色

又曰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
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
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又曰王基字伯與東萊人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表請基
爲別駕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吴書曰陸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
雖爲上將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
辟別駕從事
晉書曰王祥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
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靖政
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
之功
鄧粲晉紀曰王澄爲荊州宗廞以酒色禮澄澄叱左右捽

之別駕郭舒厲色曰使君醉澄曰狂邪狂我醉因叉舒脣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
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疾
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妶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
與
又曰長沙鄧粲高潔著名桓沖召粲爲別駕粲起就職時
南郡劉尚公亦洽操不仕粲既就職尚公語粲曰卿道廣
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
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
不在於物尚公無以難之雖然粲名譽解半矣
又曰鄧騫字長真長沙人也譙王承爲魏乂所敗乂求騫
甚急鄉人爲懼騫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詣乂喜謂曰君可

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
續晉安帝紀曰益州刺史李邈微時居漢川與別駕姜顯
餞送刺史顯忽邈邈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爲姜顯所陵
即不復還家仍附舡下自是十五年而鎮梁漢顯猶棲遲
即擢爲別駕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
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
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
之乃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
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
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
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
金○隋書趙軌爲齊州別駕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

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
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授而飲之
唐書曰德宗命王虔休幕客昭義軍節度掌書記盧頊
爲洺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時元誼據洺州
頊白於虔休請入城說下之頊見誼爲陳利害誼請隨頊
歸朝故頊不次授官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爲別駕
殷芸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爲別駕車前後舊有
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失旦怒命去之
恂曰明使君發白晏而欲撤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
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而去
曹操別傳曰武皇帝爲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兗州亂張孟
卓劫諶母弟帝見諶曰孤綏撫失和聞卿母弟爲張邈所

執人情不相遠卿可去孤自違不爲相弃謀涕泣曰當以
死自効帝亦垂涕荅之謀明日便走後破下邳得謀還以
爲掾
王允別傳曰允仕郡民有路拂者少無行而太守王珠召
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珠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
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路拂以之廢弃
管輅別傳曰趙孔耀言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即檄召輅一
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
至雞鳴向晨然後出自尔 引輅爲別駕
江氏家傳曰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領州牧請君爲別駕
與君書曰昔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
舉貴州人士有堪此求者不知君舉高平郗道徽爲賢良
陳留阮宣子爲直言濟北程弘叔爲方正皆於時選爲允

顧和別傳曰顧球時爲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公
孝如是超倒矣 和幹
庾亮集荅郭遜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化於
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應亨與州將牋曰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
路廣海無遺蚌山亡逸璞歸數日卧思始得一人陳國有
袁瑀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耬跱可以勸礪後進
亨具所服聞而未甞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
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治中

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爲州治中從事刺史爲人所劾受納
賊賂禪當傳考乃至笞掠無笇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
無屈事遂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隷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魏志曰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袁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
又曰太祖令曰頃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耶
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
也
又曰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
辟爲治中從事
蜀志曰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耳乃以爲治中

江表傳曰孫權尅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
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舉致之濬伏面著床席涕泣交橫權
至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
爲治中
王隱晉書曰唐彬檄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
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又曰譙郡太守李詮稱散吏 後竟爲治
中
桓道鸞晉紀曰習鑿齒少博涉才情秀逸桓温奇之自州
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
梁書曰蕭洽爲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後
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
不免飢寒

又曰陸襄字師卿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固辭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换廨居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柳琮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

又曰張彦字伯春爲治中從事刺史每坐高床治中單席於地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爲治中少有棲山之術善解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躭乃驚還就列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世說曰習鑿齒才吏不常拒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爲荊州

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長史

後周書曰劉璠爲蕭循益州長史及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返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待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

陳書曰蕭濟爲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留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意精練繁劇乃至於此

隋書曰榮毗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又曰高祖時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唐書曰張惟一爲荊州長史以防禦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將軍爲惟一將希昂積械持兵領衆入惟一衙索遂金頭金藏於惟一後院惟一懼截頭遂與之兵始退自此之後政歸希昂惟一寄坐而已

司馬

北史曰魏蘇亮拜黃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武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郎豈司爲秦州司馬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

三國典略曰齊以太子率更令崔龍子爲司州司馬初龍子爲司徒功曹嫁女與穆提婆以求此職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絶先轉爲率更令至是成婚既畢即便用之尋有謗言牓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鵶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士幹見而劾之遂免其官

北史曰隋房恭懿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詔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

隋書曰劉揆爲嵐州司馬楊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揆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効命以荅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氣辭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揆何以厭衆心於是因之於獄悉

取模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天興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四　職官部六十二

功曹參軍　司倉參軍　司戶參軍
司兵參軍　司法參軍　五官掾

功曹參軍

韋昭辯釋名曰曹群也功曹吏所群聚戶曹民所群聚也其他皆然○漢書曰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又曰朱博為琅邪郡守召見功曹閉閤數責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已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書姦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東觀漢記曰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召為功曹委以郡事嘗有重客過欲託一士令為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潛於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曰止止勿復道

又曰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胡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狄乎勑壞祭遂去

又曰鮑永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與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

又曰郭丹為郡功曹薦陰亶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經可為至德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進曰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

罷轉良為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歙召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
會百里內皆賫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
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令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
于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
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慙不知所為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
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以解曰實歙罪也
又曰永平初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
姿趍步有出於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
特賜輿馬衣服虞延以寅無實行未甞加禮上乃詔令自
稱南陽功曹詣闕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
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而慙退

後漢書曰虞延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
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
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歎曰
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又曰周章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
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
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
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又曰徐穉豫章人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
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
之
又曰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疾不能聽政稜陰
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又曰廉范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融會
融為州所舉寀(事其罪寀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
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
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
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鄭玄注禮記曰瞀目不明之貌)語遂絕融繫
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
葬畢乃去
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任功曹范滂時人謠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又曰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
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
既葬留起冢墳治喪三年
又曰李充為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投充以捐
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
謝承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
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頑嚚穢濁為鄉曲所棄常侍唐
衡為其專資勑曹召署文學史滂不肯聽資怒召功曹書
佐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曰苔教當言頌則滂
之姉子豈不樂其外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涂汙朝廷不
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零具荅教如此零入聞資使五伯
亂捶困杖言辭不懾仰疾言曰范滂清議猶利刃截腐肉
願為明府所笞殺不為滂所廢絕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為

滂所廢永成惡人滂正直謇諤皆此類也
又曰許劭仕郡爲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
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墜于淵清論風行所吹草
偃爲衆所服
又曰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讜高其名德召署功
曹每進見常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讜輒序用壽雖見
優禮愈隆壽意益下其所致達未嘗伐其功美
又曰羊定字世德爲郡功曹病困被不覆軀衣不周身郡
將賜大布被及襦袴皆不受執志而終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
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
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聞之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又曰彭脩會稽人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
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
怒使收縛意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
請聞其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
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
得忠臣遂原意罰貸獄吏
袁山松後漢書曰岑晊字公孝高才絶人五經六藝無不
洞貫太守成瑨請爲功曹時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
成瑨但坐嘯
張璠漢記曰陳寵爲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徵爲大司農帝
問何以爲治寵曰臣任功曹王渙渙由是知名
魏志曰臧洪廣陵郡人也爲張超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
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

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内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
大異之
又曰臧洪字子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卓圖危社稷
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
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
民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
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又曰袁渙字曜卿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
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去
又曰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
謂曰許下論議待君不足者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
聞遠近之論頗言明府驕而自矜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
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
君從陪臣遊不亦可乎

又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年二十爲郡功曹鄭縣内
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
而有大志
魏略曰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杜畿有舊署爲功曹常
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
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
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
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吳志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也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
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

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吏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

又曰虞翻字仲翔爲孫策功曹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答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又曰處士謝譚爲吳桑功曹以疾不詣桑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

吳錄曰孫劭字長緒北海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後爲吳丞相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僑居陽平太守杜恕逼迫舉毅爲功曹月餘日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又曰世號庾兗有異行元康之末潁川太守復以功曹命之兗服造事之衣杖棰荷斧不俟駕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府君飾車而迎逡巡辭焉形雖益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無以臣之矣乃厚禮遣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嘗過河南門下飲酒門下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之使取火博曰我卒也不乏吾事蔫之河南君樂廣召見甚悅擢爲功曹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人操立清儉不染流俗郡將蔣秀請爲功曹治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肄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於獄狼狽營救躬自扶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直人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户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英雄記曰尚相先人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食飲

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勝以忤意見遣將殺之吳太夫人乃倚大井而語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

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人明日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勝

又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從太守行春寢於閤外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者誰主簿白書佐魏朗也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吏顧翁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吉服非翁不敬勑卒撤去翁恚而不聽以手毆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又曰魏徽字孔章仕郡爲功曹史府君貴其名重徽每拜謁常跪而待之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入蜀蜀郡拒守述功之功曹朱尊絆馬死戰光武帝嘉之

又曰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戚慕其名召爲功曹十命不詣

又曰朱倉字雲卿下邳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食豆屑飲水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不受家貧常以步行爲郡功曹

鍾岏良吏傳曰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也爲南陽郡守下車聞葉縣雍昱及新野令不遵法度選督郵不能正乃署趙勤爲督郵到葉昱即解印綬入新野新野令聞昱已去遣吏奏記陳罪亦即弃官虞乃歎曰善吏如良膺下韝即中擢爲功曹委以郡事

豫章列士傳曰華茂爲功曹病被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與大布被袴皆不受

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奉高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爲功曹

又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槐樹有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悦託疾而去

又曰許愼爲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荆州先德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鍾離意別傳曰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太守實翔召意署功曹吏意乃爲府立條式威儀嚴肅莫不靖恭後日實君與意相見曰功曹須立嚴科太守觀察朝晡吏無大小莫不畏威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此各由故人畏憚强御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已者也聞者方歎息

陸續別傳曰續字公紀郡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風化肅穆郡內大治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日一炊無被有蒿一束暮卧其中旦則收之

司倉參軍

後漢書曰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案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也

三國典略曰張軌入關拔岳以爲倉曹參軍或有請貸官粟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之衣糴粟以賑其乏

司戶參軍

後漢書曰陸續李郃皆仕郡爲戶曹史郃後官至司空

唐書曰裴琰之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籍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

司兵參軍

唐書曰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居鞏縣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北兵曹參軍

司法參軍

後漢書曰周嵩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囚嵩數諫不聽遂殺囚家詣闕稱寃詔遣覆考嵩謂太守曰願謹定之書皆著嵩名府君但時言病而已使收嵩嵩遂死之嵩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爲法曹

又曰郭弘爲潁川郡決曹掾治獄至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内比之東海于公

隋書曰陳孝意爲會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因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五官掾

後魏書曰王尊字子龍涿郡人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適足以葬矣遂將輔送獄直府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輔繫

獄數日死

東觀漢記曰黃香江夏安陸人也父況爲郡五官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苦暑乃扇牀枕冬以身溫席

又曰桓帝時白馬令李雲坐直諫繫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後漢書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夏大旱太守自祈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日中而澍雨也

臧榮緒晉書曰范畧字彥長南陽人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五　職官部六十三

州主簿　從事　中正

州主簿

韋昭辯釋名曰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

漢書曰王尊爲東郡太守水盛泛浸溢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于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走唯一主簿位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東觀漢記曰周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謂賊衆曰卿曹皆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後漢書曰朱儁會稽人也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還得刋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魏志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皆未與夫相見大理奏弃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即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巹音謹）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

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之所執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
歎息○又曰龐淯字子異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黄昂
反圍城淯弃妻子夜踰城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
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與兵軍未至而郡邑以陷揖
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又曰崔林字德孺清河人少時晩成宗族莫知唯從兄琰
異之太祖定冀州擢爲州主簿
蜀志曰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丞相領益州牧以微爲主
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而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
人言於座上作書與之
吳録曰苞咸字子良爲郡主簿太守黄君行春留咸守郡
君婦棲採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爲郡主簿夫人病欲使

主簿迎醫於數百里天大寒雪各辭疾召侃使行侃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當次母安有父母之病而聞迎醫
不便行也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
趙廞甚器之甞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
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
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
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
孝耶京舉板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
類
又曰易雄長沙劉陽人也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
守万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
趍出自若賊人又呼問之雄如初如此者三賊乃捨之嗣

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又曰潘京武陵人也郡辟主簿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
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
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爲桓温荆州主簿親遇隆密時語曰
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宋書曰王思遠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
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
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
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偶對傾家送遣
三國典略曰梁李膺字公胤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爲益州
以爲主簿使至建康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
曰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

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後魏書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
訟安祖召其弟兄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
罪郡内欽服之
又曰韋朏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
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唐書曰顔杲卿以蔭受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
録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又曰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
之暹唯受一百番餘悉還之時州寮别者見而歎曰昔清
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三輔決録曰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爲郡主簿楊
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

陳留耆舊傳曰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蟲吾里人距之孝子目吏脫絰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絰放縷操手劍瞋目厲聲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内之

廣陵列士傳曰劉儁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儁知言辭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斫府君儁因投身投之正與刃會斫儁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儁號呼抱持不置賊因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黄義仲交廣二州記曰合浦之士有尹牙爲郡主簿太守荅太重仇未執牙即變姓易名爲執之天子奇其義因赦不問

俗說曰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立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桓大以此奇之

從事

漢書曰邴吉字少卿爲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

又曰趙廣漢涿郡人爲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

又曰楊雄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德杜陵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得詘也強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也

東觀漢記曰鮑永爲司隸校尉矜嚴公正平陵鮑恢爲從事恢亦抗直詔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樊準字幼陵爲州從事臨職介正不發私書

又曰班彪避地河南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從接以師友之道

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贓罪之數謠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楊球爲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脩理

謝承後漢書曰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及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喻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生立祠曰白馬從事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爲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爲貪放刺史第五種欲取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

魏志曰賈洪字叔業家貧好學應州辟其時州中自參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嚴苞字文通才學最高故衆爲之語曰州中暴暴賈叔業辯論胷胷嚴文通

又曰袁紹領冀州從事沮授喜曰吾心也

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本聶壹之後以辟怨變姓漢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

又曰邢顒太祖辟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德行堂堂邢子昂

蜀志曰張松說劉璋交通先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門以諫璋無所納

又曰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計

又曰譙周字尹南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識無造

次辯論之方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王隱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為州郡部河南從事

又曰劉毅辟為司州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過曰蹉虎之犬懸鼠蹈其背毅曰既能蹉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生未朞而父歿母年十八執節養譚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史愛其才器以為賓友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嘿而好沉深之謀為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疑然不語名高孝甫

益部耆舊傳曰李弘字仲元為州從事揚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肅如也觀其行穆如也聞其言威如也

又曰巴郡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時越嶲欲反州遣五從事案虛實止傳舍食未半有風發案文公起曰當有逆變因促駕去諸從事未能發為郡兵所殺

鍾離意別傳曰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九江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問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李固別傳曰益州及司隸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宜僭其号

孟嘉別傳曰庾亮辟嘉為勸學從事亮盛脩學教高選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亮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

羅含別傳曰含字君章刺史庾亮以親賢之重作鎮方岳搜揚楚楚匪閑弗刈仍辟含荊州部從事

潛夫論曰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既訖問何異聞對曰巫地有劇賊九人刺史不能得帝曰汝非部郡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為茂才乃撻數百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盜賊在明法不在數赦

世說曰顧和為州從事月旦朝未入停車周侯歷和車邊過和風兒夷然不動周指顧心曰此中何有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入過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令僕才

又曰羅含為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使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家事乃過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何事

羅云未審公謂謝尚是何似人桓公答仁祖是勝我許人羅去豈有勝公人而有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

王丞相集教曰丹陽從事陳耽器為弘正可轉主簿吳興從事謝鸞才幹正直可轉西曹

中正

魏略曰時苗字德冑鉅鹿人也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吳志曰習溫為荊州太平公太平公即州都也後潘秘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太平公甚得其譽

晉書曰楊暐陶侃共載詣顧榮州大中正溫雅責暐與小人共載暐曰江州名少風俗卿已不能養進寒儁且可不

毀之楊暐代雅爲大中正舉俶爲鄱陽小中正
又曰諸葛瞻領丹陽宣城新安三郡大中正時中州人士
多寓焉
又曰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爲青州大中正尚
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曰司徒魏舒司隸
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寮揔攝機
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爲劇昔鄭
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
其思慮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
貴始
又曰解結問別駕治中河北白壤高良何故少人士每以
三品爲中正皆云不審陳頵對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
申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地平氣均蓬蒿裁六尺不足

成林故也
又曰于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云大小中正
爲内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
又曰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史若吏部選内猶下
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
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各稱州都大中正爲吏部尚書
及郎司徒左長史屬掾皆爲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
正以爲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者也
蕭子顯齊書曰張緒字思曼吳郡人轉太子中庶子本州
大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
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曰信此是
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梁書曰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

關尚書八條事
後魏書曰房堅遷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
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楊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
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北齊書曰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同郡許惇與邵競本州
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
三國典略曰陳以孔奐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晉令
宋齊以來爲大都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所得秩俸
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襄陽耆舊傳曰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別立
大中正
通典曰魏司空陳群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
有昭鑒者除爲中正自較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

太平公亦其任也
郭子曰孫子荆應上品拔王武子時爲大中正謂訪問此
人非鄉能拔自爲之目曰天才英雄亮拔不羣
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
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都而揔其議
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
未能料究人才以爲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曹羲集九品
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
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爲問
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
以爲九條此蓋記鬼録次第耳而陳群依之以品生人又
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

今可令長守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户也

劉毅集論九品曰臣聞用治理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今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荀勗集曰表讓豫州大中正曰被勑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於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傅暢自序曰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為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為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為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得敘也

應璩新論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如馬齒生不相識而何緣別義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職官部六十四

令長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申詳子張子也庚償也）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言故非也）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從行者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又曰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曰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言澹臺滅明公且方也）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而恕者容）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

又曰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煩勞也人與一簞食（闕）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仁由不受也孔子曰尒以為人誠

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汝食遺之是亦明君之無恵而見巳之德美也汝速巳則可不巳則汝之見罪必矣

晏子春秋曰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毁聞於國景公不悦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當賞而今所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

史記曰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毁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嘗譽者皆併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

誠齊國大治

漢書曰諸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巳上爲令秩一千石至六百石萬户以下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又曰蕭育字次君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召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拔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又曰薛宣子恵始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恵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恵以吏事恵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自從其所問宣不教誡恵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衆人以宣言爲然

東觀漢記曰張歆守平阜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詰問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使發遣遂弃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

後漢書曰馮魴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鬭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又曰宋纖字兆爲廣平列人也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擠而不送纖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

又曰董宣字少平徵爲洛陽令擊搏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

又曰公孫述爲清水長父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

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續漢書曰董宣爲雒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大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宫上大怒召宣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擽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黄門持之曰癡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曰彊癡令頭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勑彊項令出太官賜食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曰得此何衰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其利器乎

華嶠後漢書曰周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
勑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
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憮然有愧色遣功曹賫印綬檄
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移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
顧
漢制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
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
漢書胡廣注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
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
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對責
以紀怠慢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
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

又曰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
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併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
要不害逵絳潰援聞逵名欲使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
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
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
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又曰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
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其所犯
即日考竟遂弃官而歸
又曰崔林字德儒除鄔令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
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
又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
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
觀奄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
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
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
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吳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
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
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族黨相糾合
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
山越
又曰陶謙除舒令郡太守張盤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耻
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盤曰
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爲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
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弃官
又曰劉繇字正禮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
戚託之遂弃官而去
又曰朱然字義封嘗與孫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
爲餘姚長時年十九
晉書曰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壯勇爲金城令爲
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
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
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晉中興書曰華譚所友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
與譚齊名友善大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
劇縣勗曰君子法應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

子甫曰人各有所能否譬由錦繡中之好而不可以爲帢
帢治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爲蠶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
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文之除松滋令
宋書曰陶潛字淵明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
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
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又曰張融爲封溪令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
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
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
何爲者哉
齊書曰下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

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
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蕭昕素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
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
後魏書曰高祖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
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
之
北史曰齊因魏宰縣多用廝監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元文
遥以縣令爲字人之切用之猶恐其披訴㧾召集神武門
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士人爲縣自此始也
三國典略曰陳褚玠爲中書侍郎陳主以山陰縣多豪猾
謂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
其人景歷進曰褚玠清廉有幹用陳主曰善乃以爲令縣

人張次的王休達並與諸猾吏賄賂通共全丁大戶多有
隱沒玠乃鎖次的且狀啟臺陳主手勑慰勞并遣使助玠
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曹義達爲陳主所寵縣人陳
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
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莫敢犯者義達於是譖之
玠在任守祿俸而已去官之後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
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荅曰吾委輸課最不
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跼蹐若謂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
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韓子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吾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
也寡人欲其良令也令其空誰使而可趙武曰刑伯子可
公曰伯子非子之讎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中府之令
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

避子弟
又曰宓子賤爲單父令見有若有若曰子何瘦焉宓子曰
憂官政也
又曰晉文公出亡趙衰挈壺飧而從與文公相失飢而道
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
夫輕忍餓餒之患而必全壺飧者是且不以原叛乃舉爲
原令
愼子曰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夫以立官長以
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
有神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
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
但得一隻舄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之公

通典曰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職官部六十五

良令長上

禮記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皐爲成宰而爲之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韓詩外傳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家語曰孔子仕爲中都宰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爲市不二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皆則焉（魯國在東故言西方諸侯）

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境田疇闢溝洫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人不偷也入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豹到鄴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爲河伯取婦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娉取洗沐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

多持女逃亡豹曰至河伯取婦時願三老語之至其時豹往河上呼河伯婦來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抱大巫嫗投河中豹顧曰巫嫗不來復欲使廷掾與豪長一人趣之皆叩頭血流地後不敢言爲河伯取婦豹即發民鑿渠十二引灌民田田皆灌溉至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

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忍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茂長子爲太中大夫次子爲郎中

又曰劉昆字桓公爲江陵令縣連災火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又曰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大旱祈禱無獲乃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人爲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遷密令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聞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尚致饋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

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乃服焉

又曰韓棱字伯師潁川人也爲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時隣縣皆雹傷稼唯下邳界獨無

又曰王阜字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校官掾長洮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翻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七年詔書以爲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奮素孝供養至謹在姑臧唯老母極膳妻子飲食葱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又曰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拜議郎遷西華令汝頴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

又曰童恢爲不其令吏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殽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人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

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怀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又曰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人有爭訟矩常引人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又曰王渙為洛陽令有善政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陟衛反說文曰祭酹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人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為立祠於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

又曰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又曰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謗□也）信陽侯陰就乃詐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又曰法雄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

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以劇屬縣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賊鈔掠彤到官誅鉏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去官歸百姓士女攀車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

又曰劉除騊為滇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脩理姦盜不發郡中謂之神明

又曰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閣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羊斟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二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為州郡最

又曰度尚字博平山陽人除上黨長治政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為鄒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懸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鄒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

鄒界不集郡國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又曰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爲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粟一石及刀鋤於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旁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茭中功曹欵服後爲洛陽令功曹是𨓈客爲處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厩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擧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搆竟具服

又曰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政多奇異小人迫困貧産子不能擧養彪禁有犯者以殺人罪罪之縣境震慄人養子僉曰賈父所長男女皆以賈爲名

華嶠後漢書曰劉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署各遣就農人感懷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爲職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度江而去

又曰劉永國字叔儒爲東城令民聞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爲務

袁崧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常使妻卜以自給安行無車被囊婁自隨

漢官儀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定至而非尤其太盛勑去軿緌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爲故事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避難淮南太祖聞其篤行召爲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擧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擧育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名

又曰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抂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又曰王脩字叔治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刼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得脩將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懾服

又曰趙儼字思伯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又曰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舉茂才爲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溫人也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又曰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又曰太祖平袁氏以高柔爲菅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礪誠佳吏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益州牧劉璋以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又曰呂義字季陽遷新郪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爲
一州諸城之首
吳録曰張舉字子清爲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
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頭殺
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
夫先死婦遂首服爲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
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
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
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相要候於是一
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
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又曰范廣爲堂邑令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飢人至數千
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又曰曹攄爲洛陽令仁恵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
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
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
詰之果服
又曰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
親黨告婦殺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攄
察其有寃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解褐除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
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
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宋書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
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又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
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
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
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又曰顧覬之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
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用無事晝日垂
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齊書曰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
不辯乃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
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
得粟罪言豆者縣內咸稱神明無敢復爲盜者
又曰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父僧祐亦爲山陰令父子並

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梁書曰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鬬相毆而死者死家訴
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
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自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
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
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
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
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又曰蕭景字子昭爲永寧令永嘉太守牓郡門曰諸縣有
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又曰丘仲孚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謡曰二
傅沈劉不如一丘
又曰丘仲孚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

服號稱神明治為天下第一
又曰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
勵棄節除淫祀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邦
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又曰孫謙為錢塘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
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而不受
又曰裴子野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
以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八

職官部六十六

良令長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
為和寧令政以德化為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讀孝經及
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後趙錄曰王謨字思賢雅兒皐言不清暢尫短無威儀將
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勒從之政
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又後趙錄曰申錄字道時為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
降其縣事後為三公
北齊書曰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
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
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
法令為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
以應
後周書曰辛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
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
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
至諸生等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
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陳書曰褚玠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
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
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
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
隋書曰魏德深遷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

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
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
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
聞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
聲道路不絶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
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
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
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險難詣闕請留德
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
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
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
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
隋書曰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

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
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
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又曰房彥謙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
上令持節使者巡行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
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
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又曰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
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
繩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咸其德化
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
唐書曰李大亮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遂
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

皆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歎下書勞之
又曰賈敦頤弟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
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
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遂不遷替
又曰高宗以尚乘奉御權懷恩爲万年令賞能也時有奉
乘安畢羅善於調馬上頗狎之懷恩因奏事遇畢羅在左
右言戲無禮懷恩既退執而杖之上知而嗟賞謂侍臣曰
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眞良吏也即日遷擢
又曰景雲中長安縣令李朝隱加太中大夫朝隱之宰京縣
也政刑畢舉權豪斂憚有內寺伯非禮干忤朝隱叱擊于
獄上喜焉故有此命
又曰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
授神烏令考績上上而爲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魯恭賜

改其名
又曰韋景駿開元中爲肥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
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
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
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轉
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
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吾去此時汝
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
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
親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
又曰馮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李抱眞卒充弔贈使抱眞
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人名上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

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縣令患
百姓多昏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
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又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也爲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
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
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
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
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
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又曰王敬則爲暨陽令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
頗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申論郭下廟神
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
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座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
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晉史曰壽張令趙虞考滿之外量留二年以飛蝗避境故
也
廣州先賢傳曰黄豪字子微交阯人除外黄令豪約己儉
節麄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吏一縣稱平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字仲伯爲万年令誅鋤姦黨縣界肅
然民夜不閉門繫牛馬於道旁曰以屬羅公
又曰趙琫字孫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長亭長譏之
乃歎曰無大志故爲豎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掛壁曰琫不
乘輜車佩紱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
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
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糒
又曰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治以禮讓爲首寬猛相濟其

聽察甚明簡選吏職其得其人男子杜成夜於路得遺裝
一囊開視有錦二十五疋迄明詣吏曰縣有明君不能慙
心故也
又曰楊球字仲宣爲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爲民
所愛比縣連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邵卿爲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稀
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紫雲
沓起甘雨乃降
陳留風俗傳曰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黄令路不拾遺囹
圄空虛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
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海內先賢傳曰公沙穆遷弘農令界有螟虫食禾稼百姓
惶懼穆設壇謝曰百姓有過咎在典掌罪穆之由請以身
禱立雲四集雨下霧霈自日中至晡不知螟虫所在百姓
稱曰神明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
其中一無所發彈理貴戚無所迴避
汝南先賢傳曰黄浮字隱公陽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曾
爲墟里所差次當給亭於是感激學書慨然長歎曰黄浮
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除昌慮長濮陽令
同歲子爲都市掾犯罪當死一郡盡爲之請浮曰周公誅
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浮所不能赦也治政清明
號爲神君
又曰陳曄邵陵人也體尚篤烈學通古今除巫令民張遺
腹子年十五爲父報讎吏捕得之曄愍曰嗟乎令殺遺腹
之孤絶人繼嗣是不仁也法復讎之子是不義也不仁不

義焉可以為人君長哉遂解印綬逃亡遇赦乃出
鍾玩良吏傳曰高玩字伯玢蜀郡人也除曲陽令及徵還
送者不使出界布被縕爽猶去時之服朝野歸其清
又曰司馬儁字元異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都號曰卧虎
又曰陳登字元龍廣漢人也為東陽長視民如子
崔氏家傳曰崔瑗為汲令乃為開溝造稻田薄鹵之地更
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錫我慈仁父
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殷氏傳曰殷褒為滎陽令先多淫雨百姓飢饉君乃穿渠
入河三十餘里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溝而
頌之
鍾離意別傳曰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倪直勇悍有力便
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榮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
賊掾勑謂之云今昔嘗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寧縛暴虎
不用尺繩但以良詐為之耳掾之氣勢妄若宜肯之因復
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
之直走之寺門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氣勑直能為子丞
者自縛詣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
當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勑獄械直父
子結連其頭對榜[illegible]杜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
為善所謂上德之政厲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荀氏家傳曰荀㝨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
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如喪
親戚為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
父母樂之如時雨
典略曰韓攸字仲演潁川人為贏長時民大飢而太守未

至攸因發倉賑之吏白言太守垂至軍糧重事可須來到
攸言民命懸急今以擅出穀受罪合眼入地不以為恨也
後竟不坐吏民蒙濟者數千人
會稽典録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俗剛強大姓兼并
弘到官誅剪姦桀豪右斂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遺童歌之
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
盜馬賊及發冢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
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
也蜡節慶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為汝思
他理郡吏惶懼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
又曰景毅字文堅梓潼人為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
遷侍御史吏民守闕請之三年不絶
搜神記曰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
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至小黃界飛過不集
山公啓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日淺宜顯
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案其資歷素自足為郡守各以在
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
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太山神女
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
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果有疾風暴
雨去者皆西來也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
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
誅乎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

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貧飢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景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強復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使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又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其寇法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則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九

職官部六十七

酷令長　縣丞　主簿　縣尉

酷令長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乃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林卿既去北渡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從車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至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曰君因自稱奴得脫死即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

東觀漢記曰董宣為洛陽令擊搏豪強在縣五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者臨視唯布被覆屍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晉書曰何曾孫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畏勢權傷風俗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梁書曰沈瑀為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

縣丞

史記曰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漢書曰黄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
後漢書曰張玄字君夏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者録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琅耶徐業亦大儒世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illegible]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吳志曰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衆動諸縣衆以萬數孫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

合討破之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又曰孫堅爲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爭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也
唐書曰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後改爲尉

主簿

後漢書曰繆彤字豫公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史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乃至體生虫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又曰尹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聞陛下爲臣父臣爲陛下子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虞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乃有司之過
又曰仇覽字季和一名香初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唐書曰蘇弁爲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

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明君豈妄殺人宜從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蘇林廣舊傳曰仇香字季和爲書生性謙恭動恪威矜莊良不爲晝夜易容言不爲喜怒變聲雖同儕群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泄狎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爲縣主簿
唐職員令曰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内非違

縣尉

春秋元命苞曰天尉主甲卒設武備今時縣官亦准此義也

史記曰張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也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也

漢書曰李廣出鴈門匈奴兵多破廣廣亡失多當斬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於是上乃召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因斬之

又曰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兵入冠絳衣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為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擿地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耶遂去學問

後漢書曰橋玄察梁冀客陳助等爲罪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部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以公事當詣府受對玄恥為所辱乃弃官還鄉里

又曰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軌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二人小縣一人一尉命二人

續漢書百官志曰邊縣有鄣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秩比二百石

魏志曰太祖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則殺之賊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共疾之而不能傷

蜀志曰劉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係其頸弃官亡命

唐書曰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又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又曰王無競字仲烈其先琅耶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

又曰李勉為開封尉外平白又且汴水陸所湊邑居厖雜號難治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擿伏之名

又曰柳公綽為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

又曰包佶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皆重規其室方頓而莫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

因請代役無梃素當時義之
又曰竇參強直果斷少以門蔭積官至万年尉時同僚有
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參請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
直部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
貶江夏尉人多義之
唐新語曰盧莊道年十六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
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閉暇不
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召囚
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
應對如神太宗嗟歎
又曰魏奉古為雍丘尉時姚珽莅汴州群寮畢謁珽覽刺
召奉古前持廳牒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誦千餘言珽驚
起曰仕官且四十年未嘗見此

又曰朱履霜好學明法理補山陰尉巡察使委以推按故
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
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
又曰楊再思為玄武尉使于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裝囊
避追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違行勿復聲恐恐傍
人害足下可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容色時人莫測其量
又曰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
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宜
節之以雅恐從禽好鄭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義上疏
以諷玄宗納之
又曰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
朋餞別於上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
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詠聲調哀感滿坐為之
流涕竟卒於官
魯國先賢傳曰二世時山東盜賊起二世問諸臣曰於公
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則反罪至死無
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
明主在上四方輻湊安有反者此乃鼠竊狗盜守尉今捕
誅之何足可憂二世喜乃賜通衣帛拜為博士諸生或譏
通之諛通曰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遂從
項梁梁死從項羽
先賢行狀曰程堅字謀甫為比陽尉貧無車馬每出追遊
常步行郡聞給事焉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言
巳青骨死當為神當漢末為秣陵尉遂死及吳先主之初
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

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之神以福尒下
民尒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尒將有大咎
荊州圖記曰澧陽縣西百三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雙立狀
類人形高各三十丈周迴等四十丈古之相傳昔有充縣
左尉與零陵尉共論疆因相傷害化為此石即以為二縣
界首東標零陵西碣充縣充縣廢省今臨澧縣則其地也
墨子曰備城法百步一亭亭一尉焉
宋武帝詔曰百里之任捴歸官長縣尉實劾甚微其費不
少二品縣可置一尉而巳餘悉停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

兵部一

叙兵上

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

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捲手文威字也）

書曰鴻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又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黷震懼也）

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史記曰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漢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出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焉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軷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魏秦之武銳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

又曰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又曰鼂錯上書云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俟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三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阸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居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

六韜曰用兵之道使如疾雷令民不及掩耳卒電不暇瞑目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以義理之謂之正([illegible])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仁也([illegible])是故殺人殺之可也([illegible])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illegible])以戰去戰雖戰可恃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illegible])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illegible])

又曰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illegible])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人也([illegible])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彼民也([illegible])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又曰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又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者古之道也自古之政也([illegible])

又曰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illegible])立國辨職([illegible])以爵分祿([illegible])諸侯悅懷海外來服([illegible])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

又曰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觀不善之害也([illegible])

又曰夏后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illegible])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illegible])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illegible])夏賞於朝貴善也([illegible])殷戮於市威不善也([illegible])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illegible])三王章其德一也([illegible])

又曰凡戰寬而觀其慮([illegible])進退以觀其固([illegible])危而觀其懼([illegible])靜而觀而怠([illegible])動而觀其疑([illegible])襲而觀其治([illegible])

又曰凡戰以輕行輕危([illegible])以重行重無功([illegible])丸

戰相為輕重（重兵主持堅固為守輕兵主進取利相為用也）

又曰民有勇心唯敵之視（士卒勇敢進退審後觀合左右見勝利之形唯敵所在輒得其便也）

民有畏心唯北之視（士卒恐懼各有救援當安隱道開不示勝形以服習之）

兩心交支兩利若一（兩軍相當兵相支持各求便利共事一勝之勢在兩軍間有道者得之）

兩為之職惟權之視（謂進退知己知彼虛實輕重所在多少也）

又曰軍旅以舒為主（舒則人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也）逐奔不踰列

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

無過誡命（軍旅疾徐為堅固也進退從金鼓之聲也）

又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

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國容不相入入則亂也）故在國言文而語溫

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

（此申宜叙國）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軾

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此申在軍之宜也有憂患之事不須序齒令行也）

（介者不拜屈而居勝以遠也車上不式為驚眾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

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

民賞無可生罰無可殺也（民有一善事必賞之善民無一惡事故罰無所施也）

又曰凡從奔勿息敵或止於路則慮之（追奔北與休息敵於路伏設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深入敵地知其所在）

（當自視察又覆慮也近敵所在便進利實虛通塞也）

又曰凡戰先則弊後則懾（兵士先起則勞疲後起則恐懼）選良次兵（...）

是謂益民之強（選良者舉有勇有材者為前當之什伍相次兵以捷之）

任斯食謂開民之意自古之政也（任服御之者食器物以相資也）

（日不食則民心死五帝三王用兵之道也）

曹公孫子兵法序曰操聞上古弧矢之利論語足食足兵

易曰師貞傳云王赫斯怒黃帝湯武咸用干戈為民也用

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於兵也戢而時

動不得已而用之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孫子者齊人也

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

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餘歲有孫臏是武之後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也彼我之情）

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人與上同意

（謂以教令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

（下能則上令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利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言以）

（因天時地利制形勢也）將者智信仁勇嚴（將宜五德備也）法者曲制官

道主用（部曲旛幟金鼓之制官者百官之分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之

者勝不知者不勝

又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己實用而示之不用）

（外示）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攻遠而示以近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

（是也）故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

（敵鼓其長而怒）怒而撓之卑而驕之引而勞之規而離之

佚而勞之（以利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之勝

不可豫傳（也決）

又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大兵之為大破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上下一千五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五百人也）是故百戰百勝非

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也）

（敵之有易也謀）

又曰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智勇等）

（兵生）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為正一為奇）敵則能戰（己與敵等）

少則能逃（高壁堅壘勿與戰也）不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小不能當大也）

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鬬衆如鬬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以實擊虛也)

又曰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以利害動敵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專任權也)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以勢者變明也權)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貟則行(任勢自然)故善戰人之勢如轉貟石於萬仞之山者勢也

又曰凡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據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誘之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故敵佚能勞之(以利煩之)飽能飢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也(使敵不救)

又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故五常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

又曰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則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爲阻水草漸洳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也)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爲變)故兵疾如風(擊空虛也)徐如林(不見利也)侵掠如火(疾如火也)不動如山(守山)難知如陰(以天陰不見外而也)動如雷霆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不可奪心(左氏言一鼓作氣三而竭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齊人者也(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又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倍兵勿迎丘阪勿迎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歸故能死不可擊也)圍師勿闕駒(主曰兵三面開其一面示生路也若敵登陸地如空一面以示其虛發伏圍守不闕也)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故善用兵譬如帥然帥然者常山之虵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又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規矩無常者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也)

吳子曰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麾旗章所以威目禁令刑

罰所以威心三者不立雖有國必敗於敵故曰心威於形不可不戰

管子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造器)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習戎事)偏知天下(謂知天下地形險易)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

又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而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死不辭)(待之以德於上則有數也)數曰古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變一)田宅富厚足也(變二)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變三)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尊君之吉在是)(得於人致死有四變)故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變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八)不然則有深

於上也（功厚則得多敵亦自爲戰而不得於君九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尉僚子曰凡兵者竿勝亦勝銛蟲亦勝兵重者如山林輕者如熢如炮如漏如潰如堵垣壓人也雲霓覆人也

又曰故兵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所以養民也

又曰城所以守戰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民不危務戰者其地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一

兵部二

叙兵下

六韜曰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欲以近通遠從中應外急三軍之用謂之何如公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有破軍擒敵之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寸有及兵驚中堅守之符長六寸有請糧益兵卒之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有卒利亡失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符者主將所以陰通信語不得漏泄中外之道也王曰善

黃石公記曰將所有爲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黃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illegible]）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溉螢火其尅必也

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

呂氏春秋曰古之聖王有義兵譬之若用良藥治人毒藥殺人義兵爲天下之良藥也

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來者尚矣古始有民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黃炎）固用水火矣（黃帝炎帝）共

工固欲作難矣（與高辛民爭爲帝而亡之也）五帝固相與爭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已戰矣故勝爲長（長則）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
又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主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舡有以喪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

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旌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
又曰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緩徐遲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
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踰之并氣摶精心無有慮（之[illegible]顧）目無有視耳無有聞壹諸武而已矣

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得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廣而貪金玉之賂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
又曰凡有血氣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
又曰兵之所由來遠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氏之末世也與黃帝）

（戰於阪泉高陵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周山之折也）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illegible]）舜伐有苗（三苗）啓攻有扈（有扈啓之庶兄[illegible]）自五帝而不能偃也況衰世乎
又曰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
又曰殺無罪之民而養不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集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不除也
又曰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又曰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其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爇五穀（爇燒也）無焚積聚無捕虜民無收六畜（無擾所征國民以自贍利）乃發號施令曰某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也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率民為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發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賑其孫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洗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也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

又曰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也渴而求飲夫何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心服也

又曰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堞加守（塹傳上守城也）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

又曰夫為戰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也

又曰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彊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耻貧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覆幽而觀陽地方而無限故莫能窺其門天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也

又曰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方萬物可朕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常形勢也轉輪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矣物而不物故勝不屈形兵之極也至於無形可謂之極矣

又曰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敢之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悽沮膽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也

又曰民誠從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下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

又曰兵有三勢有二鈴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電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狹路關津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屈也）卻笠居（笠蓋也）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魚笱門（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可出也）一人守險而千人不敢過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搖搖擠其揭揭此謂因勢間諜（間諜反間之事）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蔚草木盛貌）隱匿其形出於不意使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鈐陣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踐（踐蹂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鈐勢必形吏卒博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時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以攻城中也）所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數也

又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迎逆也）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彊為之欲歙應之以張（歙翕也張弛也）將欲西而示之以東也

又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

和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劒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也無擊無鐏也刃也刺鋒也槽讀如曹）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備所以臨敵也渠幨突寰之渠壘也一曰渠甲名幨幰所以禦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車弓弩通一強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關發）
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少也二毛有白髮也）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
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位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擇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
桓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羣羣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與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

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
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循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亡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
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
又曰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兵甲之器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隸其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
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奚之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慢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

力也
又曰治國家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道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
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其母制子故

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傷
蔣子萬機論曰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似兵矣夫虎
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於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
之僕夫水牛不便速角又喬踈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
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兕虎拉角牛全兕害矣
若用兵恃彊必鑒於虎居弱必識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
守必能全者矣
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
而威故善爲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
備而無用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
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
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

服而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
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
大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僞以破
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
遭闔閭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笑之昭王曰寡人
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笑何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
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
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
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已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
於是以彊并弱以大吞小故還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
衡群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
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
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
故世之爲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
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彊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
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韓信以寡衆破趙
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
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尅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
猶乘舟無檝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
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衛公兵法曰蚍阪高陵谿谷險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
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衆虛獵散反覆百里則用騎故
步爲腹心車爲羽翼騎爲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而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二

兵部三

將帥上

開元文字曰：將，率也。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為郎將。

左傳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之贈馬也。）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侵中叔，戍穀以逼齊。）於是乎蒐于被廬（廬音盧，常以蒐政令。被廬，晉地也），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毛，狐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犨，魏武子。）

公羊傳曰：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

戰國策曰：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傳，而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括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其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軍者必是兒。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毋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之。詔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降秦，秦悉坑之。

國語曰：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欒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縠使先軫代之（代郤縠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代先軫佐下軍）。又曰：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以原賜衰為大夫），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示民，以信示民，以禮示民，三德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兄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毛代郤溱，偃代上軍）。狐毛卒，使趙衰代之（代狐毛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霍伯也），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亦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也）。公曰：趙衰三讓（三讓，讓欒枝、先軫、狐毛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今加二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蒲城伯，先且居），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從卿上軍之佐。上軍為外之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之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史記孟嘗君傳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項羽本紀曰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又曰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
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
又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
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
又王翦傳曰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
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世者必敗何以其殺
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
又淮陰侯傳曰韓信曰陛下非能將兵而善將將此迺信
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漢書韓信傳曰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不聽乃以信為
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

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
又陸賈傳曰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為社稷
計在兩君掌握耳
又齊王傳曰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
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
大王自高帝將也言高帝之時為將也
又高紀曰帝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
後漢書虞詡傳曰李脩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
壯勇實過餘州
又曰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
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恡萬金無功與施分毫不與
魏志曰太祖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距
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之謀
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
兵殆難克乎彧曰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
又曰太祖征荊南劉備奔吳論者以為權必殺備程昱料
之曰孫權新立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
州不能獨當劉備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禦
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
禦太祖
晉書曰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
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
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又張華傳曰今之所要在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
又慕容德載記曰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

偏軍討張步克不移朔
後周書曰王勱性忠果有才幹年七十從太祖入關及太
祖平秦隴定關中勱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為將坐見成
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勱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
隋書曰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万歲三
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
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万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
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賀若弼
唐書曰太宗嘗論將帥謂左右曰當今名將唯李勣任城
王道宗薛万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
万徹非大勝即大破
又曰太宗與長孫無忌薛万徹等宴於丹霄殿各賜膜皮
而誤呼万徹為万均因愴然曰万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

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取膜皮呼方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泣潞公薛方均方徹兄也國初立大功故太宗思之

又曰賈言忠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具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裴度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顔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顔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又曰朱滔勍順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自謂才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辯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顔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泚不及臣代宗稱善

古司馬兵法曰上貴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此貴不伐之士也（不伐之士治國必用其實在軍必得其宜故先貴而用之）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其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人興良矣

又曰凡戰則與衆分善（將雖有功常推與下不自取其功分善者也）不選良先無功者（選勇冠爲前當十戰不得其功賞錢者也）若使不勝使過在已（戰有失利當爲吏士引其過咎令無怨讓後可使）

又曰上同無獲（恃智與衆同尊不能自用又能用人爲衆取同故無功也）不上專不死（將無明智不求賢問智自專爲衆所非故戰多死也）上生多疑（將無貴心苟求全免害遲疑則士貧）者上死不勝（將無善略苟當疑故不勝也）死凡民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視下如子則民生愛志意思播則民怒怒使民以禮征伐以義則民死威賞罰分明則民死義賞爵以重則民死利）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民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彊（將周密謀不泄也）輔隙則國必弱

又曰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三者何也曰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御）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也不知三軍之任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事疑（不得其人也）三軍既惑既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而引勝（引奪也）故知勝者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欲同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

此五者知勝之道（此上五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又曰九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無所依也）衢地交合（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險難不可久留之以失前利又利薄若得之）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不可攻也操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地有所不爭（皆與上同）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則知用兵矣（九事之變）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又曰治人不知五變雖知五利不能得人用之矣（下五事也）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雜於利而務可信（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以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害中雜利陷之死地而後生也）趣之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侍之（安不忘危常備之也）無侍其不攻吾也侍吾不可攻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無謀也）必生可虜（見利不進將怯勇少生之覬上下猶豫可急而取也）忿速可侮（性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也）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汚辱而致之來戰）愛人而煩（出必所趨愛人者必倍道兼行救之則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用兵之災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又曰吏彊卒弱曰陷（吏彊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不厭服怨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將弱而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爲將若此亂之道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兵勢若是必走也）凡此六者勝敗之道將之至任也

又曰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起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合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不得以喜怒而用兵）怒不可復喜慍不可復悅

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故曰明主慮之良將警之此安國之道也

吳子曰人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又云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戒者雖尅如始戰○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三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長棄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朽者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以三卵焉弃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隣國也衛君再拜曰謹受詔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三

兵部四

將帥

呂氏春秋曰管子言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生粟盡地之利臣不若甯遬（遬乃戚也）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顏進諫以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韓賢弁與）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理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人臣也用不能長之而盡以五子之能又況於人主乎

淮南子曰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

又曰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也凝正也常正法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斷割（掩覆也覆其節斷割之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也

又曰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一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九此三事諸人所從難避）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枝也所謂一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於辯不推於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理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錯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也

抱朴子曰良將去如收電可見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不可動

又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其通達不在一術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五才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於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用人者是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所由也

又曰太公曰夜卧早起雖劇不悔妻子之將也長賓希言賦物平均十人之將也敷行刑戮不避親戚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欲正一衆千人之將也知人飢飽念人劇易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十萬人之將也見賢進之行法不枉百萬人之將也知天文悉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師之主也

又曰爲將冬日不衣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

又曰武王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則怒聞鼓聲則喜爲之柰何太公曰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士卒皆定將乃就舍軍未舉火將亦不食

三略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也

諸葛亮兵要曰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揚名

又曰不愛尺璧而愛寸陰者時難遭而易失也故良將之趨時也衣不解帶履不遺躡

又曰貴之而不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不隱免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之不汚

又曰良將之爲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

桓範要集曰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反先索其勇不取之於威嚴而用之於敦緩此所謂棄本而要其末也

又曰昔霸王之戰策貴廟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推劒不持項羽初學劒後貴兵略此勇難獨用況無勇乎

又曰太公誓師後至斬故太執枹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又曰今之擇將宜參準任古古數詭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驥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又曰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而謀以料敵言善於治軍則考以事政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鬬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耆之朽骨吳之麋散燕之消骼秦之腐肉豈可鋪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得其知勇之長者用其術略也

又曰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

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萬分之一耳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為動

孫子曰將者勇智仁信

又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峽路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分散其衆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

又曰夫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不相信也）謀疑則敵國奮（多疑則計亂令敵國聞也）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能清淨（不貪財曰清不擾曰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受賢於草莽之中若吳納子胥蓋賢者之獻也）能採善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裁阨難（險阨難也）能制軍權危者安之懼者懽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諭以還之若何遠者懽悅信）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士卒若卑者貴之昔吳起與士卒同衣食是也）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軍中有上下之亂而敵殺之者）貪者豐之（心所貪以豐賞之）欲者使之（人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者使之有欲利貪財者）畏者隱之（士卒有畏懼者隱於所）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有讒說之人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服者活之（昔者服者活之罪）降者說之（善說者獲之）獲城者割之（賞功臣也）獲地者裂之（勞者功勞者）獲國者守之（得其國而不封賢以守之）獲阨者塞之獲難者屯之獲財者散之敵動伺之敵彊下之（敵彊則下之不與戰）敵凌假之暴安之敵勃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此為將之道也

又曰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有賞罰不明則功臣倦也）將專己則下歸咎（不與下共事也）將自臧則下少功（自臧用善者也將自伐功少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淫（內顧妻子也）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法式也）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

又曰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將謀密也）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群心結（一心也）攻敵疾則詐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以外窺內則禍不制（外窺見內其禍不可制也）財入營則衆姦會（人以財貨誘之集其中也）將有此三者軍必敗也

又曰將無慮則謀士去（謀無防慮故去之）將無勇則吏士恐（將怯則下無所恃故恐也）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

慈也將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兵之過用兵之災也

又曰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誑而詐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也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驚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於人者可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為將之略也

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蓋闘闕所希有也何者為勝也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欲闘滄

海白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比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班叔皮王命論曰是時陵為漢將而毋獲於楚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潘安仁西征賦曰蕭曹魏丙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illegible]

范曄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晦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擁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大第係之篇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四

兵部五

命將　易將　老將

命將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斧鉞然後專殺

史記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無異使羊將狼也

又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又淮陰侯傳曰信數與蕭何曰信雖爲將信必不留漢王

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

漢書曰蕭何追韓信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後漢書陳龜傳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

摯虞新禮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以授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顧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詞而行乃鬋爪（前長爪不送爪送之禮去其手足爪也）設明衣（明衣喪衣也在於閫示敵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賞吏遷官顧反於國廢旗以入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三年乃反敗者舍）三中勝二年不勝

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朝爲仇虜夕爲上將

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氂牛之尾也

易將

史記曰秦師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

後漢書曰光武遣馮異代鄧禹車駕送之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具劍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

晉書曰石苞為淮北監軍王琛所奏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至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封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

又曰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西陵今夷陵郡）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孫皓元凱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吾軍將至使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

北史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遣鄖公韋孝寬（鄖音云）為東道元帥師次沁水水漲兵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文帝以為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逃逸便須禁固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之所以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戰國策曰昌國君樂毅為燕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唯莒即墨二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荊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斷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謝疾歸老於頻陽李信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為大王將有功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翦東代信擊荊大破荊軍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

漢書曰西羌反將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遣吉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踰遙也謂言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

國曰發軍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生口言羌豪相責曰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一鬭而死可得耶

又曰元狩四年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大將軍陰受上旨以爲數奇（不偶）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單公勝敵亡道）從廣廣或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失道狀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到而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爲垂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將軍劉向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宋書曰沈慶之討竟陵王誕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

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竪豕突意在決戰雖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决永曰機若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去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分英兵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陣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又曰畢衆敬爵爲東平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據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親深有國士之風大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

後周書曰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

隋書曰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李崇爲虜所殺拜周搖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繕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

又曰賀若誼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兵部六

良將上

論語曰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孝經左契曰將軍順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可量

唐子曰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歡戚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為齊也魯卒以為將大破齊後之魏

又曰陳勝之反秦使王離擊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杜業曰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卧矣

又谷永傳曰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竊之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智者譚得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又曰李廣為右北平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不言生產事

又曰李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又曰劇孟洛陽人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

又曰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圖書故也

後漢書景丹傳曰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

又馬武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又曰賈復傳曰世祖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不然失吾名將

又曰馮異大破赤眉于郩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

又曰馮異字公孫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漢記曰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鬭者也

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皆有表幟）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光武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崧書曰光武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又鄧禹傳云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紀綱也言有紀綱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駐）以勞來之父老童稺垂髮戴白（垂髮童稚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書褒美

又曰竇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illegible]）[illegible]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人無擅離部曲

又曰諸將每論功自伐賈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

又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揚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軍長沙進擊武陵蠻溪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曰上自征隗囂至漆諸侯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馬援因說隗囂將帥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為山指畫形勢衆大濃

又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吳漢常屬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曰方脩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諸葛亮斜谷出軍至武功司馬宣王禦之亮挑戰宣王不出亮遺之婦人巾幗宣王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遣辛毗杖節立於軍門以制之會亮病卒歸宣王不敢追之而退百姓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便料死故也宣王案行亮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趙典字曼成好學問貴儒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君不及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

又曰劉曄謂太祖曰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蜀志曰鄧芝為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又曰關羽字雲長亡命奔涿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

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蜀賊杜疇作亂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難之

又曰周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蘇峻平論功顧衆推功於蔡謨謨衆唱謨非巳之力
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又曰符堅衆號百萬次于淝水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
方與玄圍棊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破
堅驛書至安對客圍棊看書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客問
徐荅小兒輩破賊旣罷還内過户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
折其矯情鎭物如此也
又曰帝謂紀瞻曰卿雖疾病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又羊祜傳曰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户口詔遣侍臣移書詰
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
百里皆知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
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皆與州相近以兵
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巳古之善教也

若鄴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之所宜據者使者不能詰
又曰羊祜入朝武帝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
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巳甚可不戰而尅
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
若孫皓不幸而殁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
而越也將爲患乎華深讃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
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
之後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事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
又曰毛穆之鎭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鎭姑孰穆
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假軍號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從江夏伺有武勇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

揖稱名而巳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鄧遐字應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桓温
以爲參軍數從温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
襄陽城北沔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
劒截蛟數段而出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
干寶晉紀曰文淑字次騫小名鴦有武力等策揚休胡烈
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涼遂平名震
天下爲東夷校尉安器膂力萬人之雄
慕容盛載記曰尚書左僕射領中軍熙從征句驪契丹皆
勇冠諸將
又曰皇甫眞字楚季弱冠以高才應慕容評攻鄴都珍貨
充溢眞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巳

二石僞事曰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不
權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徒將也因與共
言事
崔鴻前燕録曰張蚝本姓弓上黨人也膂力過人能曳牛
走堅甚寵之常侍左右號爲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
張蚝皆萬人敵也
宋書曰姚泓屯軍長城下王鎭惡撫慰士卒及以身先士
衆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潰泓妻子歸高祖降將至京鎭
惡於霸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鎭惡再
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鎭惡何功之有焉笑曰卿
欲學馮異耶
又曰桓玄去劉毅勇冠三軍當今實爲無敵
又曰劉順幢主樊僧愛勇冠三軍軍中皆懼

齊書曰曹景宗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方人及赴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

又曰垣崇祖初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其人也進爲都督

梁書曰馮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監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常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梁後略曰陸納分其衆輕舸擾巴陵及至城下驟騎始命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床以望之賊乘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擾擾莫不震懼而驟騎方食甘蔗曾無遽色

又曰齊遣其將竇泰趣潼關太祖將襲泰衆咸難之太祖問業於宇文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歡每伏之以爲

標傳

北齊書曰劉豐本出河間樂城豐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又曰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清儉寡欲及平侯景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不犯唯收典籍多是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有餘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六

兵部七

良將下

後周書曰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池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菓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弃之故身死之後家無蓄積

又曰元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曰蔡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耶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後皆如其言

又曰王羆爲華州刺史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在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性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同皆此類也

又曰劉亮本名道德累遷左大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之後並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封府長廣公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并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又曰王傑本名文達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

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万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

又曰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望隆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着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又曰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齊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

三國典略曰周高琳每征伐勇冠諸軍太祖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

又曰胡僧祐為梁名將常以鼓吹置于齋中恒坐對之以自娛玩或諫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儀可自居外僧祐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

又曰北齊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光祿大夫那瓌之子世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識此人者勿信之文宣嘗與金宴射親持稍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堅不動賜帛千疋因過其宅置酒作樂

北史曰隋文帝嘗從容命高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又曰周將王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又曰韓果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

真珠金帶一腰

隋書曰李密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

又曰史万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又曰宇文忻每叅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賜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輙相謂曰此必忻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又曰薛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

又曰楊玄感欲立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効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以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又曰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呪曰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唐書曰劉黑闥為竇建德將奇兵東西掩襲多所尅獲每臨危殆而色不變軍中號為神勇

又曰屈突通平薛仁杲之際珍寶物山積諸將爭取通一無

所犯高祖聞之曰通清正奉國著於終始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綵千段

又曰右武候將軍張士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嘗聞其語未覩其實於公方見之矣

又曰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化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處宇文士及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又曰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母曰張美人元軌少善騎射初爲吳王時嘗從太宗遊獵遇群獸命射之矢不虛發獸無遺者太宗撫其背曰汝才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

又曰王君廓統兵經略東都王世充將郭士行許羅漢前後入掠君廓輙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万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唯驍勇絕人亦足以顯卿忠節也

又曰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十五疋高祖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過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又曰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鎮長壽初蕃軍過安西府則天令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節等率師拒之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軍收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域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復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茲功効竭盡款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足可嘉遷左衛大將軍

又曰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令仁貴射之射穿五重九姓衆十餘万令驍健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其餘下馬請降並坑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又曰劉仁軌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大軍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尋授校帶方州刺史東熊津道行軍長史仍別領水軍二万與破

倭賊數万於白江焚倭船艦四百餘艘倭及耽羅等國皆遣使詣之請降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乃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果以軍功顯正除帶方州刺史

又曰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將安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令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又曰李晟臨洮人也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嘗爲裨將晟數歲而孤事母孝聞少雄烈有材力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

引弓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万人之敵也

又曰貞元五年九月馬燧與太尉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勳力皆圖形於淩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于地上親起之

又曰王栖耀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淡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內立表俾之環視發必破的虜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從會稽山中有逸林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諸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已下歌詠焉

又曰李愬既執逆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撫降卒万餘人次入爲李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

謁衆聳觀焉明日愬以師還文成栅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刺史事蔡人大悅

又曰李光顏爲河東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搴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授兼御史大夫時兄光進官亦至兼御史大夫軍中號曰大大夫小大夫

國語周語曰郤公告單公曰晉有三伐勇而有禮返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趨禮也能獲鄭伯而捨之仁也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河上公注云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六韜曰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後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誰也荅曰是孫會稽

會稽典錄曰張立之爲人剛毅志意慷慨太祖嘗勑之曰爾不念詩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万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

荊州記曰鄧遐襄陽人也勇力絕人歷位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名將

袁子世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給衆官車乘使取軍中物唯所欲衆人皆重載唯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粮而已衆人聞之大慙

劉向新序曰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久遠深奧

其事難知至於吳漢近時人耳起於販馬立爲良將垂名竹帛天下歸德此可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六

兵部八

儒將

左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以將中軍

漢書曰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將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史書

後漢書曰馬援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又曰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又曰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臣賢曰剽除也謂除甲兵東觀漢記曰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加位特進

吳書曰魯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也

晉書曰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帥之列

又曰劉毅征盧循敗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又載記曰石勒雅好文學雖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宋書曰沈慶之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老朽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

梁書曰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欣然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史

北史曰周文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高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後魏書曰韋彧為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揔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還遷大將軍

又曰征虜將軍劉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

後周書曰宇文顯和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又曰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攻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

平常眞大勇也自居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該練
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隋書曰高祖有平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
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郡
揔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揔管源雄
並爲重鎭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
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
又曰周羅睺初仕陳爲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叅宴席
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
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
是益見親禮
又曰于仲文討高麗大破之至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
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文德者必擒

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
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
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
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
知足願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唐書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叛單于府所管二十
四州皆叛應之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被阿史德掠
其粮車兵多餓死由是大敗朝廷憂之遣禮部尚書裴行
儉爲定襄道行軍大揔管率諸軍三十万進討行儉至朔
州知賊掠嗣業粮運得勝乃爲粮車三百乘每車伏猛士
五人持陌刀勁弩又以羸兵數百援之兼伏精兵於險阨
處虜見粮車果大至羸兵遂鬪棄車而走賊驅車就泉井
解鞍牧馬方擬取粮車中壯士齊發虜衆大駭奔散伏兵

險發虜騎擒戮殆盡自是續遣粮車虜望之不敢逼粮餉
既通進兵壓捷行儉終擒温傅奉職平突厥
又曰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上元初吐蕃
犯塞有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應募請爲猛士擊虜
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遷殿中改授
金吾將軍豐州都督則天降書勞之曰卿受委北垂揔司
軍任往還靈夏撿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
之費無復轉輸之勞兩軍鎭兵咸得支給覽之嘉尚欣悅
良深召爲夏官侍郎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改納言
又曰婁師德頗有學術器量寛厚喜怒不形於色專綜
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當危亂之時族滅者
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識者多之
又曰永徽中薛仁貴平百濟高宗令別將攝帶方州刺史

劉仁軌留兵鎭守詔仁貴班師還高宗勞問之曰卿在海
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
對曰非臣所能皆劉仁軌之所爲也帝深加歎賞超仁軌
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仁貴初平百濟合境凋殘殭屍相
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校計戶口署置官長
開通道路整理村落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
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位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復安
生業仁軌位至中書令
又曰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　爲隴右大
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布支於涼州洪源谷凡六戰六捷破
虜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侍宴蕃使屢覷休璟
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
將士甚衆今頗識之則天大加歎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

石西踰四鎮綿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
厥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繼則天召休
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
諸州請兵應接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乃
遷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謂魏元忠曰休璟諳練
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又曰宰相張說出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開
元九年胡賊康待賓擁長泉鎮叛與党項連結攻陷蘭池
等六胡州詔說與朔方軍大使王晙合勢進討賊攻銀城連谷
以據倉糧說統馬步万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
堰胡及党項自相殺貳乃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
憲請盡誅党項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
逆天道因奏置麟州安置党項餘衆其年說自兵部尚書

同平章事十年又為說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
置兵馬時降胡康願子自立為可汗舉兵掠監牧馬西河
涉出塞說收兵討而擒之以獻徙其家屬於木盤山其黨
悉平獲男女三千人於是移河曲六胡州殘胡五万餘口
配之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地先是緣邊
鎮兵常六十万說以邊寇漸平奏罷二十餘萬勒還農畝
玄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疆場具悉邊事禦敵制勝
不在多擁閑冗陛下若以為疑臣請闔門百口保之以陛
下之明四夷畏服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玄宗從之時當
番衛士寖以貧弱逃亡略盡說建策請一切罷之別召募
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
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人分繫諸衛彍騎是也
又曰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柳公綽以鄂兵五千
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
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湞江直抵安
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
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
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
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
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
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
威如出麾下其出權制變為當時所稱入為刑部尚書出
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代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
畏憚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安置於雲朔塞下治
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令沙陁屯守由是遂無邊患
又曰元和十二年憲宗與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三

年雖捷奏頻來寘巢未殄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
群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為便唯裴度不言利害議曰
臣請身自往行營督戰明日延英復對宰臣俱退上獨止
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頫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
此賊俱全上亦為之感慟度奏曰賊已力困但以群帥不
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討使度奏曰韓弘已
為都統臣不欲受招討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詔以度為
彰義軍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仍淮西行營宣慰處置使
其年八月一日度發京師仍賜禁軍三百為衛兵憲宗御
通化門餞軍度銜涕辭　至蔡州度傳上慰勞之
旨躬督戰陣卒伍立功即時論賞諸將奮勵無敢退留至
十月十一日拔蔡州擒吳元濟仗節而還
又曰元和中以裴度征淮西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與

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汚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歟因而猶鬭豈烏窮之無歸歟由是通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玆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方人之心是用擣於上玄練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尓宜布清閑恢壯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勳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節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往欽哉無越

唐書曰太尉李光弼御軍嚴峻而有禮士卒望風畏憚乾元中郭子儀會九節度之師不利於相州詔以光弼代子儀爲河北副元帥子儀寬恕朔方將士多不奉法時僕固懷恩引迴紇內助累立戰功將帥多假借之及光弼統師懷恩爲右廂都知兵馬使光弼出閱會諸軍於汜水左廂都知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懷恩見而憚之不敢惕息光弼在河陽令懷恩攻泰清於懷州官軍頻不利光弼怒將斬之懷恩出奇爲地道偷得賊號詐傳號令賊軍大亂遂拔懷州擒泰清而還光弼捨之泰清妻有美色城破被俘泰清從光弼求之即命還泰清議者稱自艱難已來唯光弼行軍理戎沉毅有籌略將帥中第一

又曰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吐蕃和好何忘語世問曰何謂曰若不忘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八

兵部九

邊將

史記曰李牧爲趙將居鴈門備匈奴日擊牛饗士謹烽火多間諜敢有捕虜者斬王以爲怯代之匈奴數來復使牧將牧曰如前乃敢奉令王許諾數歲終無所得後進百金之士五万彀弦者十万大破匈奴

又曰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音昂）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爲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得盡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万三千疋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又曰武帝以李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當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士吏理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漢書曰晁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擇也

又曰趙充國奏曰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妻子他種中涉河而來爲寇是臣之愚計所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爲中郎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後漢書曰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准也長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美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万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將万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

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稒陽在五原郡稒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
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
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海名)斬
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
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
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
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又曰馬援討五溪蠻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兗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在今辰州沅陵縣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充道援以為棄

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持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
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
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又曰初馬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
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昔伏
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路博德下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
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
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
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
曰諒為列士當如此矣

又曰鄧訓卒官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
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
自割又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
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所將烏桓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
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傿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
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又曰竇固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
傳以屬固(秉張皆有符傳合之取信今去符傳屬固之節度也)固遂破白山降
車師

又曰祭肜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
使奉獻願得歸化肜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
句驪之屬遂駱驛欵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
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

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擊
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
攻輒送首級

又曰烏桓鮮卑追思祭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
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又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
月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
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
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笮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
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漢武帝時李廣利代大宛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今
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
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又曰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即弇公也發此兩郡控弦万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至漁陽上谷北後塞道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又曰耿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庭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珎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又曰班超在疏勒將還中國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兹所滅耳誠不忍見漢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乎抱超馬腳不得所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

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史所居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本屬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

又曰段熲破羌窮山深谷之中斬其渠帥以下万九千級獲牛馬騾驢氊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

又曰郭涼字公文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又曰張奐前度遼與段熲爭擊羌意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欲逐奐歸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

又曰劉焉傳曰拜張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獻

謝承後漢書曰臧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討賊功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過此

東觀漢記曰黄香為尚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中上知其勤數加賞賜

魏志曰毌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為幽州刺史度遼將軍使以高句驪數叛師軍出玄菟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三万逆軍上大戰宮連敗走遂東馬縣車登九都山斬獲首虜以千數玄菟太守王頎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記功刊九都之山

吳志曰孫歆字公禮為邊將數十年善食士卒得其死力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皃都雅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此

後魏書曰韋珎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欵以為東荊州刺史令珎為使與誕招慰諸蠻珎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附降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珎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至今行之九所招降七万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又曰李崇行梁州刺史時巴丘擾動詔崇以將軍荊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懷懼也高祖從之

又曰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於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

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
突厥從連谷入寇至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
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
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
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書曰帝以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民
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
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
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
城號新伊吾因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
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唐書曰馬摠爲安南都護招懷綏畧使摠敦儒學長於
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

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又曰范希朝鎮振武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駿名馬
雖廉者猶曰當從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
保塞而不爲横

又曰柳公綽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
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万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
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戎卒於外懼其襲
奪太原故事出兵迓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
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
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
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
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
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
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効

梁吴均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禦雁門
石氣振武安瓦玉摽丹霞歛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
鞭歷地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兵部十

威名

威名　信義

史記曰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界

漢書曰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名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爲偶人像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者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公孫瓚傳曰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衆入渤海界欲與黒山合瓚率步騎二万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万餘級賊棄其輜重數万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

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

又曰瓚爲降虜校尉討烏桓每聞有警瓚輙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聲憚其勇莫敢抗犯

又曰瓚征烏桓常與善騎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射之中者咸稱万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又曰承宮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承宮傳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又曰武王縯音引字伯升世祖之長兄也慷慨有大節進圍宛城中自號天柱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使長安中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東觀漢記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事卒皆樂爲死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

魏志曰吕布字奉先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

又曰龐德將所領南屯樊討關羽羽曰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乗白馬羽謂之白馬將

又曰張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是震威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晉書曰鄧遐勇力絶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桓引以

爲參軍數郡號爲名將

宋書曰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顔面坳黒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小兒啼語之曰劉胡來便即止

又曰沈慶之伐沔北結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後魏書曰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揚州九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後周書曰韓果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又曰蔡祐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又曰裴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敵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又曰怡峯字景阜遼東人也從征役以驍勇聞當時號為驍將

又曰梁武勑蕭績曰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

又曰鄭玭為刺史始玭以臨涇地宜當畜息蕃戎每為寇即屯其地嘗白其帥願以城拄之前帥不從其後段祐為節度使玭復白祐祐多其策乃表請城之故詔玭鎮其地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玭自行間前無強敵在邊上三十

年生得蕃人輒劓刖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下令得玭者賞以等身金蕃中小兒啼號者但連呼鄭玭以怖之

又曰張万福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万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作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万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

吳越春秋曰吳公子慶忌吳王僚子也勇捷為人所聞筋力果勁万人之敵也

世説曰桓石虎小字鎮惡常從征枋頭車騎沖沒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汝叔落賊汝知否虎聞氣甚奮策馬於万衆中置沖還三軍歎服河朔遂以其威時有患瘧者怖之多愈因斷瘧焉

燉煌實録曰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虜相恚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信義

左傳曰曹衞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恵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賜之恵）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對其以避三舍為報）

又曰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三舍而原降

又曰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也）鼓人或請以城叛吳

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憂加所好也）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堅保守也音估完戶官切）賈怠無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吳其能獲鼓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説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曰楚

雖三户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爲懷王以從民欲也

又曰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令之舍人兒也以其幼弱故孫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刼外黄（彊音其兩反）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黄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漢王從之高祖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發國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諸侯多從之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也）由是皆服

蜀志曰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万向劒閣諸葛亮有戰士万二千　將魏軍始陣　兵適交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勒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吳志曰孫皎嘗遣兵候魏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也

晉書曰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又曰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

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又曰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又曰劉道規爲荆州刺史桓玄餘黨苟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逼又絕都邑之問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又曰劉裕爲將北伐後秦姚泓（烏宏反）以檀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又崔鴻後燕錄曰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剋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酈範（酈音歷）曰齊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

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霑澤連城有懷二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失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

北史曰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今爲鄭部）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魏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後魏書曰李崇爲荆州刺史輕將數十騎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勅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隋書曰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

唐書曰武德中李靖既剋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没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在吊罰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

爭下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鬭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又曰李愬襲蔡州既獲李祐又解其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改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十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所在陂澤

潰溢不可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爲言慮其誘譖宣軍
簡牒日至且言得賊諜具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
天不欲平此賊何尒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亦慮諸軍
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
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至京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署爲
散兵馬使授刀佩之夜則倚以警或使入愬帳中言事
愬因留對擧酒往往達旦竊聽者時聞祐泣涕聲尋署爲
六院兵馬使

說苑曰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
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
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万世
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
服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秉羽而郢人
投兵（彪曰宜僚善弄丸白公督之弄丸[illegible]故孫叔敖秉羽之舞郢人無所攻故投兵）
韓詩外傳曰簡子薨未葬中牟叛之葬五日興師攻之圍
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曰吾聞君子不
承人於利不阨人於險使脩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
請降

呂氏春秋曰夏后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曰戰而不勝
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脩
女子不飾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氏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

兵部十

撫士上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
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讖曰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故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禮者士之所歸也賞
者士之所死也招其所歸示有所死故曰禮有後悔則士
不止賞而後悔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進矣
左傳曰冬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也[illegible]）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纊綿也[illegible]）

又曰聲子諭楚謂令尹子建曰雍子奔晉以爲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
歸一人簡兵蒐乘（蒐閱[illegible]）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示必死）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故縱之使歸告）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
史記曰楚人有饋一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
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又曰趙括爲將毋上書曰始妾事其父王所賞賜者盡與
軍吏今括一日爲將所賜金視便田宅買之父子異心不
可用王不聽遂請曰有所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
又曰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暑不
張蓋分卒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又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

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隝音島）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大者橫小者諸徒屬）不來發兵加誅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之驛馬之所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祖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書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也

又曰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輙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曰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愚以為李陵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又曰袁盎字絲為中郎以數上諫為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為致死

後漢書曰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

又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又曰皇甫嵩平黃巾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曰馬援討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又曰董卓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疋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共有者諸將）坦乃悉分吏兵無所留

又曰王霸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又曰光武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又曰耿恭在疏勒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

又曰袁紹攻臧洪糧盡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為饘粥洪曰何能獨此耶使為薄粥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書曹公令曰賴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輙以家財賜士卒皆願為用

又曰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世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為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云為諸葛公死無恨以至于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吳戎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尅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乃免冑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吳志曰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先是陳留濮陽逸沛郡朱萁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共豐約

蜀志曰鄧艾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素儉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飢寒

晉書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飢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慰撫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　自若也

又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於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騙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縣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又曰段灼追理鄧艾表曰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万數而身不避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又曰周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晉衆皆爲致死

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麵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其爲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又曰趙郡王琛子叡嗣爲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万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先有氷每歲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輿氷追送正值日中炎赫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漢書曰司馬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万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疾果自賫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後周書曰侯莫陳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魏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又曰史寧爲涼州刺史還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又曰武帝勝齊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人二千人班賜將士

又曰武帝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脫鞾以賜之

又曰武帝善於撫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

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

又曰太祖平侯莫陳悅整兵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

又曰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万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常御馬從數人廵陣處分之至輙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乗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此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北斬首万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

隋書曰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

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万帝遣將軍吐万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王充募江都万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

又曰煬帝在藩時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書曰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請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尒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乗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又曰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疾苦仍勑州縣厚加供給凢在征人欣然樂有病者悅以志疾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廻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又曰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尅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也

又曰秦叔寶隨太宗戰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而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投於我又立功効能朕肉可爲卿用者割以賜卿耳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統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

兵部十二　撫士下

唐書曰太宗征遼東駕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又曰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洛守將張伾以軍事連戰已苦府藏已竭私產亦罄而賞之不瞯乃飾其愛女出示於衆曰室家所有一女而已請估而給爲軍中感之曰願以一死鬬不敢言賞遂大破之

又曰馬燧既敗田悅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上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

又曰李晟以神策軍討朱泚時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妻子僅百口亦同陷泚左右或有言者晟曰乘輿何在而敢言乎泚又間日使人至晟軍則晟小吏王無忌之壻也因無忌以詣晟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以此誘晟晟怒曰尒敢爲賊傳命耶立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涕流感悅卒無離叛者於是軍士皆角力馳騎超踰爲戲晟知可用

又曰德宗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上亦御裌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月諸道時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又曰李光顏爲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爲用每戰甚苦及賊將鄧懷金以郾城兵三千人降光顏益堅平賊之志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強常恃賊勢索朝廷姑息且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凢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營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俟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又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

厚以縑帛酬來使俾令領其妓自席上而迴仍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明日遂大戰兵士無不一當百終殄蔡寇光顏功寔居多

又曰令狐楚爲汴州刺史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使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感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

又曰柳公綽鎮鄂州時吳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

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剋捷

又曰鄭從讜爲北都留守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陀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善有方略召之開諭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又曰烏重胤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寮佐禮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殁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胤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三國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終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穡徧分麾下號令不過數句言皆切要每戰居險爲士卒先有士卒中蠱覩嘗其味三軍感之樂爲致命

戰國策曰魏以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分勞（[illegible]音）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疽七余反）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毋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呂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吳有酒流之江與人同有甘肥不分不敢食

又曰昔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illegible]）（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兩在邊爲驂）繆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徧飲而去之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illegible]）晉惠公之右路石奮役而擊繆公其甲之扐者已六扎矣（扐者文有[illegible]也）野人之嘗食馬肉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所謂君子正以行德愛人則寬以盡其力人主胡可不務行德愛人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皆樂爲其死

符子曰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鍾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三略曰夫將之爲帥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遺一簞之醪者使投諸河令士衆向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然而三軍之士思爲之死者何也以滋味及已也

又曰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崇高也祿[illegible]食也）崇禮則賢士至重祿則義士輕死（[illegible]）

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親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淮南子曰古人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均寒暑也陰陽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已償其二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

又曰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illegible]）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

則威可立也

又曰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羿古之名射者孫子吳王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共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絶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濺敵久矣臣乃夜絶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又曰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甚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因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粮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時易恵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侯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粮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曰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内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飲下流味不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糒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

朝夕芻豢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二

兵部十三

機略一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其不備）故善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以奇正無窮也）戰數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故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擊至於毁折者節也（發起擊敵也）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近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邢伯楚中行伯也）

又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謂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又曰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將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潜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度泓水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者也）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也）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謂今之勍者魚吾敵者胡耇元老之稱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恥不敢畏利戰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則本可不須鬭也）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興也）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嚴未整陳也音讒通典曰宋公違之而敗也）

又曰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也句音鉤）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擊勢以分吳而二軍當乃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吳越春秋曰吳分越軍於江南乃分兵爲左右軍皆私卒六千人爲中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右軍銜枚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爲二陣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與左氏傳事同小異故附于此）

又曰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適音的）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罷弊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音器肄音羊至切）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然於吳師入郢(郢楚都也)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于檇李(檇將遂切)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師所擒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行戶郎切)而辭曰二君有理(理軍旅也)臣干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又曰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鬭宜申將左鬭勃將右晉禆將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一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也)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之軍)狐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也)

又曰楚將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音憂)鄧養甥聃甥(音)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偽北也分巴師為二部鬭廉橫陳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走)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與戰也)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

又曰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又曰楚師伐吳鍼(音針)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之燧遂深切)

又曰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而至武城還循)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而將不出是不歸也(山南行不欲過武城鉏助魚切)(謂此道下山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推土雷切蹙其月切)

又曰晉將陽處父侵蔡(音)楚將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直尸切)陽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使楚渡而陳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

王殺子上

戰國策曰秦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齕於長平(齕音恨分切)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禆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距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馬服子卒自相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

又曰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掠虜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又曰燕師伐齊巳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中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又曰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因大敗燕

又曰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糺者不控捲批負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又曰齊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務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

史記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趙奢而問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命救之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趙奢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曰去國三十里而不行秦將大喜秦間去趙奢卷甲而趨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陣以待之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即以万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大破秦軍解閼與之圍

又曰李廣軍敗爲匈奴生得佯死騰上胡兒善馬抱兒南馳以故得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二

兵部十四

機略二

史記曰韓信伐趙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信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得信等欲歸還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謂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徐廣曰泜音遲)擒趙王歇信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術何也信曰此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則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所及也

又曰越與吳戰敗走蠡獻吳粟十萬斛而蒸之(吳言粟好)盡付民種之不生明年大饑越遂伐吳滅之

又曰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且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貪而怨名可貨以為)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以故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此緩以弊楚)

又曰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獨居南鄭是迁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思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

又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將挑楚軍咎度氾水戰漢將後半涉擊大破之

又曰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分天下今可立致不即事未可知君王能自陳已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至穀城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皆報請今進兵並至垓下遂破項籍軍

又曰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

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
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又曰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皆爲楚歌楚人
父苦征戰因敗思歸遂潰（通典曰擊者亦攻心之攝也）
又曰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
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松
爲罌如缻以度軍無船且尚密也缻同）襲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吳王濞反（匹備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
師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吳師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
大敗
漢書曰先零（音憐）罕幵（音牽）二種羌皆解仇合黨爲寇漢將趙
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爲背叛故與罕幵
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

請擊先零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饒擊之恐
不能傷害適使先零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
堅黨合謀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數年不一二
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
如其策
又曰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
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
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
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宛亟進大兵（[illegible]）彼
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武牙將軍圍翟義坐不
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
之數十重列營百所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
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或衝橦城（[illegible]）積弩

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
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人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
尋邑亦遣兵千餘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
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
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兵乘之斬首數百千
級連勝遂因而大敗（通典曰王邑達九攻究所以敗也）
又曰王郎起河北郎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
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
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
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　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
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
邯鄲郎黨悉平
又曰曹操圍袁尚鄴環城初令淺示若可越城中望見笑
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潰之自五月
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後漢書曰朱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荊州刺史擊桂陽蒼
梧盜賊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
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
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
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
悉至尒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
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積皆盡獲者來
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
富數代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

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

又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轔轢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耿恭與匈奴戰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又曰耿弇勑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張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然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又曰高峻據高平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寇恂曰為吾行也若峻不降引耿弇等擊之恂奉璽書與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吳漢在河北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強宗豪右也鬲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四

兵部十五

機略三

後漢書朱儁傳曰趙弘據宛城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也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之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又曰董卓將三萬討先零羌卓於（[illegible]）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illegible]）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又曰臧宮將兵屯駱越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迴轉出入至旦即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

又曰蜀有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illegible]）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臧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

又曰岑彭南擊秦豐（[illegible]）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illegible]）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illegible]）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

又曰皇甫嵩傳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illegible]）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

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
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
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訣）今我追國是迫
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衆也且走者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
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
由是忌嵩
又曰吴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盛兵拒廣漢
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黄石彭乃多張疑兵
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江州縣屬巴郡）
泝江都江而上（都江即成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
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
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
軍逆之及漢兵至武陽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又曰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
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音鈆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
羌大驚覺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
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
鼓叫譟虜遂大潰
又曰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
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
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
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弃輜重而走車皆載土以豆覆
其上兵士飢爭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大亂異與禹合兵
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
所敗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
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
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
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固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
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
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壞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
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破之
又曰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
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傷純
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傅三矢使銜枚
間行（銜枚）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之
遂破
又曰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
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
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
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
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
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
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
倍如此茂建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
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
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
敗之
又曰西域莎車國王不供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疏勒諸
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龜茲）王遣將發溫宿姑墨

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
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
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
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
王將以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
兵至雞鳴馳赴莎車草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
莎車遂降
又曰光武遣將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
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
勒衆明晨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既至營下
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又曰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
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

之隣以羸弱兵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日昃賊
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
大破於崤底
又曰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
蔡宏等拒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
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
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
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
歸救之彭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爲之備出
兵逆擊之豐敗走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
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塞坑塹
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
中趣脩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
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
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
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
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
中兇懼敢兇劫許費敢悉衆亡歸
又曰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
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
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衆
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十餘
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降
又曰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授說紹蔣奇可遣將奇別
爲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路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

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
許拔則操爲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
不用竟爲曹公所敗
又曰曹公征河北師次頓丘黒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曹
公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
於内黄大破之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表於久而勢
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
之公敗歸
又曰青徐黄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黒山合公孫瓚
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
弃輜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
者數萬

太平御覽第二百八十四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五

兵部十六

機略四

後漢書曰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度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舡急戰公放馬牛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度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放馬解鞍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之大破

又曰曹公既克鄴袁尚熙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又曰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

又曰黄巾賊起命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顔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度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度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度即留分兵西應之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又曰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曹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

日而後北度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度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度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偽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又曰蜀將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布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兵五千

出戰見擊之迸走遂追蹈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勝今屠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

又曰曹公征關中進軍度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懽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走涼州

魏志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沉

舟潛濟急之於東北斜趣之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

又曰郭淮討叛羌治無戴圍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度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

又曰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袁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昱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又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沉舟清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賊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又曰田豫字國讓率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

又曰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稟軍士大豆人三勝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眾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必不便走

今若急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欽等必為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乃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子鴦踰城以為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

又曰諸葛誕據壽春反命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破司馬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

去求務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又曰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度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依水爲陳以距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陣備疑不敢度通典曰蜀主備之不擊

又曰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時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等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盟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讎敵牙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疋與官爲比能所擊求救於豫豫深入虜廷胡圍豫於馬邑城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從南門出胡人皆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亂弃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屍蔽地胡人破膽威振沙漠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劉備爲曹公所破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遣諸葛亮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與備幷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操船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數十艘以薪草上建牙旗蓋乃先報書欺以欲降曹公軍延頸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熛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又曰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此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獲馬三百疋方船載還

又曰賀齊討黟歙賊帥黟音伊歙音攝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歷林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危狹下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山爲緣道道成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受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虫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虫彼必無能爲也遂伐木爲棓列陣四面羅布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恃遠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

蜀志曰諸葛孔明率衆定南夷擒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揚雄蜀王記云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爲牛便金蜀王發卒開道令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

兵部十七

機略五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爲成都王前鋒統陸機攻長沙王乂於石橋將士器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冠軍司馬王瑚率衆討咸咸堅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馬鞍頭放令向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即壞瑚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

晉書毛寶傳曰時蘇峻送米万斛餽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

又曰馬隆平秦原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奇謀間發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先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也

又曰衛瓘既因鄧艾諸將圖欲劫艾嚴鼓趣瓘徒跣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又曰劉琨少負壯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用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弃圍而走

又曰盧循自廣州南下戎卒十萬舟艦千艘討敗將軍劉毅于桑落逕至江寧循妹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爲計固不聽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我得爲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循戰敗

又曰王敦反敦既死以兄子應爲嗣充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王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日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度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充並傳首京師

又載記曰苻登攻姚萇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

又曰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于十二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戰遂大敗

又曰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

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尅張賓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指揮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疋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城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謡曰以計伐戰一當萬

又曰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弃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粲麗盈日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國典曰務恩用此術也撥先）

又曰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敗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又曰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兵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鋭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

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夾擊澹軍大敗

又載記曰前燕慕容廆封略漸廣（廆戶罪切）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句麗（麗力知音）及宇文段回等謀滅廆以分其地遂同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鋭士配子皝推鋒於前（皝音）子

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龐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龐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又曰蘇峻反攻尅石頭城據之以陶侃温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崇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利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弃大業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陵東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代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又曰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劉裕爲將築城于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

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裕乘其懈息奮擊大破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凉沮渠蒙遜率兵伐南凉禿髮傉檀（擽擽）入其境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乃數千户傉檀懼請和之而歸

又曰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從營就西津爲牛皮舡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弃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携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盡擒其衆

又曰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陰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户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于北平旱倏知之襲尅令支遣禆將追朗及于無支斬之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拒於樹枝光照數里冲懼退還

又曰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桃豹守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弃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飢久益懼無復膽氣

又曰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尓小國（攜切）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鬭況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之

又曰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亹（浩音閤亹音門）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懷城遂進尅酒泉

又曰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擊大破之

又曰前燕慕容儁已尅幽薊至于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閏言於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振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為軍三都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尅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駿馬左杖雙刀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為恪所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兵部十八

機略六

宋書曰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帝曰往年劉敬宣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重兵守涪城（涪音浮）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其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出於中水漢廣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將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冦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迴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

又曰劉道濟為益州刺史政刑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又曰柳元景為隋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糧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

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又曰檀祗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却入祗密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明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又曰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衆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爲數道偃旗卧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譟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爲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散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泛海陵山至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師沮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沮渠不得渡以具裝被

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之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鋭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度渠奮擊陽邁遁走其衆一時奔散遂尅林邑

南史曰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後魏荆河州之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度焉水深溺而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

又曰東昏侯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又加以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耶我若總荆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筭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荆州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兵梁武復令天獸賫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今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去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説行事不暗相聞

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疑彼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

又曰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坂齊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鋭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遥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三國典略曰侯景叛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衆

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梁書曰司州刺史陳慶之率兵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行臺侯景救之雄曰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克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弃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

又曰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音戈）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又曰梁襄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西魏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陷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可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淙音叢水所出曰淙）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如忠所策

陳書曰周炅鎮安蘄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戰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

北史曰後魏濟陰王新成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弃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擊之俘馘甚多

又曰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接對揉竹爲絙（𦆦𦆦）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氏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後魏書曰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助人將士飢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雨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又曰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魏大將長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稚曰賊黨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圖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

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雖壁佽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至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舉烽之以明降疑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賓黃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佽頗有力

又曰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遣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泉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又曰河北賊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大將軍尒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虜沸騰遂北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鄴擒葛榮

又曰傅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塡塞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停此足矣何假逐之

又曰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于鄴戰刑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諄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可動動而不勝衆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夫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粮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又曰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户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竟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列河之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兵部十九

機略七

三國典略曰周賀若敦陳侯瑱相拒于湘州敦恐瑱知其粮少乃於營内聚土覆之以米召其側近村人揚有所訪令其遥見瑱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以老敦師敦又增修壁壘示以持久土人乘輕騎載米粟籠鷄鴨以向瑱軍敦患之乃偽爲土人裝舡内甲士其中瑱兵見舡至送米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後周書曰太祖以王羆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

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又曰陸騰陵州木籠獠恃險粗獷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技示無戰心諸賊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又曰楊忠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二忠自穰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懼而服焉

又曰韓襃爲汾州刺史界北接大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襃至適會寇來襃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襃已先勒精鋭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又曰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犄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筴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

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弃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爲丞相益州摠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間道四面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至其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必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劒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於道攻其自午及申破之其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其城守親率精兵五

萬背城結陣齊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以城降謙將麾下
三十騎遁走斬之
又曰後周將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
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
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關者自當於
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
江曲猛陣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舡於浦中又伏精鋭於古
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
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
走退赴舡既而浦中伏舡取其舟幟建周旗幟猛於是大
敗僅以身免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
南州縣多從迥遣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屯永昌隋

將于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
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
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
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
淨曰檀讓明日午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迥即迥封）賞賜將士金
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
善淨遥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
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
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意絶矣衆皆稱善於
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
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塵埃蔽天毗羅軍
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檻送京
師河南悉平

又曰後周末隋文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
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
獘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
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
吾所部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
諸將皆以爲非所及
又曰後周將達奚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
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
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舡盤旋輪不得
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因擒明徹
又曰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
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
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

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
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
又曰後周遣將討高　圍洛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坂
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値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
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
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
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遁
又曰西魏末岷州羌抜州城及魏將獨孤信討之勒兵向
萬年頻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綢松嶺（嶋直切）
賊不虞信兵之至觀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出降
又曰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
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
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切末明也天末明之時須巳變之）

事畢然後天明 明遣於事耳

又曰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千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遥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又曰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衆

逆寧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珎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又曰東魏西荆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清太守宋帶劒謀叛（[illegible]音）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劒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又曰東魏初齊神武破尒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鈔掠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剋之

又曰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然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違之故敗也

又曰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之皆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言爲信爭共掩擊遂大破之

又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西魏洛陽師至于河北周文帝患其度河乃於上流縱火舩而下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

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亘絶中流火舡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存遂進軍洛陽

又曰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兵皆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覘周文軍少競馳而進不行列捴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又曰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illegible]）西

賊連年飢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

又曰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椿丑倫切）遣使告周文帝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孝武逆而賊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九

兵部二十

機略八

隋書曰楊義臣與漢王將喬鍾葵相拒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又曰長孫晟討突厥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又曰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猶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獘

又曰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

通典曰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陣兵與充相對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路寬放縱充兵多戈矛排櫕宜隘險然南通洛水北限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縱櫕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子登舟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棄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

右麾旌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又曰隋漢王諒據并州及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將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又曰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舡須舟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為名賊必懼求馬擬戰密勑刺史私賣博大舡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不為彼用陳主收買果大造舡市馬輸舟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舡運諸州木貯壽陽城役徒於壽陽穿大池以舟運遊為名造舟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為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又曰隋將軍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以戰偽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縱兵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宇文化及殺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又曰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玄感兵於是大潰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揀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又曰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須水闕始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

唐書曰太宗屯武牢竇建德衆來而南陳兵於汜水王充將郭士衡陣於南周亘數里鼓譟請戰諸將大懼太宗數

騎外高丘安坐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
度險而囂是無正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
迺氣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克吾與公
等為約必以午後破之如或不然寡人為無謀矣建德乃
遣兵涉汜水太宗令總管王君廓以少擊之待河北馬渡
方欲與戰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人皆坐列又爭飲
水太宗乃令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
誡之曰賊若不動汝宜引歸如覺動宜出東面士及纔過
賊衆果動還巡欲退太宗曰可以擊也親率輕騎追而誘
之衆軍繼至建德迴師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以擊之所
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柰程嚙金
秦叔寶宇文歆等經幡而入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
之衆乃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餘

人一時放散
又曰太宗討劉黑闥相持兩月餘黑闥率步騎二萬南渡
洺水結陣而至晨壓我營太宗遣輕騎當之賊皆殊死戰
於是親率精騎擊賊馬軍破之因乘勝蹂其步卒自午及
昏戰數合賊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水死者數千人黑闥
與二百人北走悉虜其衆先是太宗遣兵堰洺上流令黑
闥得渡及戰之日遂令決堰水大至深丈餘賊衆以為神
由是敗走
又曰武德中突厥　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
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
雨彌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矢（所介切）羽我屋宿火食
槍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今欲
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謀退不

相救自以北凋谷深長時有一道魚貫以度因而迫之彼
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
此曉兵者所以解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
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二可汗內離頡利欲
戰不可因請和而去
又曰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
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
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
舉也於是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
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帳
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
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
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產業頗為賀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之於

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
遂擒歸于京師
又曰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為代
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
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
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
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
又曰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
之軍次伏埃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
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
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
國

又曰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之曰不念昔者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異意更欲與王自斷當耳於是斂軍引却

又曰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迴紇等衆合二十萬度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時太宗誡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擊思摩既入長城又不能速退吾先勑思摩燒薙殺草延陀糧食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御等掎角

思摩不須前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衆破之先是延陀擊突厥沙鉢羅及杜尔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趨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萬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陳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摠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楊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于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息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又曰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兵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度水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度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引兵度水萬均擊之大破

又曰武德初王世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世充衆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陳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度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排積（[illegible]）騎戰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

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乘之迫于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餧死所以敗也疑寇狃忕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馬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之者

又曰馬燧爲魏博招討使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州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僅萬人以救悅李惟岳亦遣三千餘人救悅收合散兵二萬餘壁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恒州軍其西

首尾相應疑帥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遣河陽
節度使李光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
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
乘維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
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以
前進次倉口與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
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
田悅與淄青恒州三軍為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
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
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為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
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自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
軍合於田悅燧又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餘安敢出戰所
恃者淄青軍尔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悅坐受降也淄青軍

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
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鳴潛師旁洹
水西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即止為陣又令百騎鳴鼓角
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渡焚其
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橋其
後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
以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引以俟賊至比悅軍
至則火滅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悅大敗時神策昭義河
陽軍小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鬭合擊又大破迫切洹水悅
軍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
御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水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
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悅收兵得千餘人走夜至魏州
又曰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

圍蔡州吴房縣攻其外城毀之斬首千餘級初將出攻左
右曰以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能來正可
擊也及戰勝而歸賊以梟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
於衆曰後迴戈者斬由是衆悉力戰射殺賊將孫忠憲賊
衆乃退或勸愬曰乘其退可遂拔吴房愬曰取之賊必合
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

兵部二十一

料敵上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索求校其勝負之情也)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當察兩國之君知能否也而好害之不能強諫)天地孰得(天時地利)法令孰行(不設而犯而不能誅)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兵器之利簡練卒伍)賞罰孰明(當賞而不賞當罰而不罰則無恩而罰無度)吾以此知勝負矣(以上七事料敵知吾)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擧而不頓將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此必走北之兵也)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恃己而無外備者易人者必為人所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候視其動靜之理可知也)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之以兵觀其所得而知之)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角量也量其力長短之可知)

又曰兵者詭道(兵無常形以詭許為道)故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當此五事之情)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也)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量其數)數生稱(稱量人之故知其所在也)稱生勝(稱量勝負與敵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擧重也)相勝之戰者人也若決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其勢又疾也)

左傳曰吳子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請行成伍員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違天而長讎雖悔之不可食已王不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又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居不重席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者也

又曰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于郔(郔音延)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敖五勞反鄗苦交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使所吏反)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喪息浪反)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縠不可(不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伏兵七處為覆)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

又曰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其氣勢也熸子廉反)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威勝愛也)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也)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大將死其

師熸遂越為帥帥賤多寵政令不壹楚人非正將令不壹軍多節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也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罪人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之其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也楚師大奔也

又曰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棄其民驕則不恤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使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虢不務此以力戰虢弗畜也亟戰將飢言虢不畜而力戰也後終為晉所滅

又曰秦伯伐晉晉將趙盾御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好勇而狂且惡臾駢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又未嘗涉知軍事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也肆暫往而退也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軍吏曰將有待也將有可待之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亦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也

又曰晉師伐楚四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間缺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諠譁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終敗楚于鄢陵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起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曰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信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

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於禁切噁烏路切叱昌栗切咤陟嫁切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刓五丸切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人咸知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項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王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可定矣

又曰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漢書曰陳王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高陵縣名也）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及禍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破未戰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爲上將

又曰西域都護爲烏孫兵所圍上召陳湯問之湯曰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詘指計其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果四日軍書言已解

又曰黥布反帝召薛公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酈音）自致万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代慮也故曰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敗死（[illegible]賈本丹[illegible]也）漢終破布

通典曰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輙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又曰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起兖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闘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不若蓄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劉岱爲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起亂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illegible]）

又曰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軍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十八萬與將軍會獵於長州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距操者長江也劉表理水軍艨艟鬭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尚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才兼杖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豈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舡檝可也今北土既未安而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檝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曾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得請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英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

屯田爲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雙使交書復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變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姜維謂亮曰辛毗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西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詐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陣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遽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馬步俱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孔明料吳下陣賊矣[illegible]不料亮死時也）

吳志曰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羨溪仁軍進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又久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倍山陵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果遣其子太攻濡須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舡襲中州桓自拒太太燒營退梟雕首生虜雙送武昌臨陣及溺死者千餘人

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于高候（今學州闕舊縣界也）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

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
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召
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堆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
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
老卒殆以我初鋭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
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
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堆之勢不能進臨襄國
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鑾旗
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
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
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
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謂徐光曜盛兵城皐關上計也
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城皐勒見
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
曜陳其軍十餘萬人于城西弥悅勒入自宣陽門昇故太極
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
以精兵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
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斬陣擒曜以徇于軍
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一

兵部二十二

料敵下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二月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
帝抗表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
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耶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
孫五樓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
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
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
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事濟矣衆問
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軍無匱之
之憂勝可必矣
通典曰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
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
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
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
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又曰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為
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
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
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
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
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
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
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
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

堅木柵於外城廣輸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
遣兵於城出戰輒爲謹所破旬六日外城自陷梁主退保
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
又曰後魏末原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
反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
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剥爲業夫以羇旅
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
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
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後魏書曰李順使涼州還世祖問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
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雖不能貽厥將來獨足以終其一
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无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
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
效在不遠其子必復世襲之後又問曰早晚當滅順曰臣
略見其子並非俊才能保一隅如燉煌太牧犍器性粗立
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謂不逮殆天所用
資聖明也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
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知當不遠於是
賜絹千疋廐馬一疋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
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
將皆在於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
內實空虛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
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
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絶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果遁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銑

銑荆門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
靖止之曰楚之輕銑雖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
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
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弱擊之必捷孝
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銑師水戰孝恭果敗于南岸
又曰隋末王世充殺其主越王侗自僭僞號太宗率師討
之世充求援于河北竇建德將全軍赴之諸將以二賊合
勢衆寡不敵宜退舍以避之行臺郎中薛收獨進計曰王
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下兵士皆是江淮精銳其所
患者在於乏食由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
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
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鬭不已今宜
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愼勿出兵大王親選猛銳
先據成皐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
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既破則世充自下不過兩旬夏
鄭二主可面縛於麾下矣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秦王喜
曰合吾意是日出師據虎牢卒擒建德
又曰隋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赴援時太宗年未弱
冠召募從軍隷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賫
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初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
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
謂救兵雲集今若師進可前後相次令數十里間連亘不
絶晝則旗幡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見必懼望
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則爲所輕悉軍來戰必不支
矣定興悅而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
至遂解圍而退果如所籌

又曰太宗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張公謹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頡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疋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之絶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内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及破定襄敗頡利頗預謀略進爵爲國公

又曰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西鎭州鎭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撓王師遣刺客於京城殺宰相武元衡憲宗

怒命御史中丞裴度爲宰相專主兵機以誅三盜時淮西鎭冀兩道用軍度支儲運供餉不暇後又諸軍玩寇陰與賊通冀朝廷力竭即行赦雪議者患之宰相韋貫之奏曰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令馬燧李抱真急擊之物力既屈朱泚乘間爲亂朱滔南向指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親所聞見非他也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滅賊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之討俟拔蔡而圖鎭耶上深然之而已下詔矣後擒元濟而承宗服果如貫之所籌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都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駐雍宣王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兵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大軍以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亦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固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救且曰公畏蜀如畏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距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鎧五千領宣王還保營

袁希之漢表傳曰丞相亮出軍圍祁連山始以木牛運糧魏司馬宣王張郃救祁連山夏六月亮糧盡軍還至于青封木門郃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豫令兵夾道以數千強弩備之郃果自見千弩俱發射郃而死

韓子曰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報曰可攻也主父曰何故可攻對曰其見巖穴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然矣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者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力田戰士怠於陣者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國貧也

衛公兵法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算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

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外爲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怨或厚賂以相悅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狀將有深圖理雖曲爲防慎不可入其規畫故傳曰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因而不鬬乃智不逮於鳥獸其能將乎必須料敵制勝誠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凡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已和客主孰與已逸排甲孰與已堅器械孰與已利教練孰與已明地形孰與已險城池孰與已固騎畜孰

與已多糧儲孰與已廣工巧孰與已能秣飼孰與已豐資貨孰與已富以此揣而料之爲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工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參會衆情徐思其驗鍛鍊而使不得逆詐目聽措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説稱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虛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級將闇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爲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迫速渴之兼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槩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爲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

懷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可鬬也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兵刃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決戰之志傍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爲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功不逮鬬不勝哉

又曰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始至行陣未定）未食（[illegible]）不順（[illegible]）後至（敵後來不得山川地勢利）奔走（[illegible]）不戒（[illegible]）勤勞（皆道棄行人馬未息衣甲[illegible]陣不整）將離（[illegible]）長路（[illegible]）候濟（[illegible]）不暇（[illegible]）險路（[illegible]）擾亂（[illegible]）驚怖（[illegible]）不定（[illegible]）師有十過勇而輕死（可暴）貪而好利（可賂）仁而不忍（可勞）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誑）廉潔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震）剛而自用（可誘）懦志多疑（可劫）急而心速（可久）。孫子曰軍旁有險阻潢井生葭葦小林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illegible]）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illegible]）衆樹動者來也（[illegible]）衆草多障者疑也（[illegible]）鳥起者伏也（[illegible]）獸駭者覆也（[illegible]）塵高而銳者車來也（[illegible]）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採來也（[illegible]）少往來者營軍者也（[illegible]）辭卑而益備者進也（[illegible]）辭強而進驅者退也（[illegible]）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illegible]）無約而請和者謀

也未有要約而從來請和有間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自與敵消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倚仗而立者飢也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汲役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衆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鳥集者虛也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其上其中虛者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宣爭不勇相驚而擾擾也者恐軍擾者將不重也重死戒旗動者亂也旗靡動東西傾自亂者也吏怒者倦也軍吏悉罷將者兵倦粟馬食肉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殺馬食肉不復畜懸缻之食欲死戰此窮寇也即[illegible]之類也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衆也諄諄者語貌又足貌也身身者不直悅上失卒之心少衆之意徐言入入者与之言安徐之貌此將失其衆也諄之純切翕許及切數賞者窘也軍不索敵數行賞敬士卒之力殫者此怒害數罰者困也數行罰者進退困是軍也數令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行辛暴於士卒而後畏先已者此將不精之極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敵來相交而下其辭相委質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此必有間謀也

又曰九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興冥選部冰濟度盛夏炎熱興役無間行飢驅渴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霖淫欲掠無所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飢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止得時行陣君列任賢使能師徒君教兵甲精銳四隣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二

兵部二十三

用間

孫子曰興師十萬出師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不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是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不可取於神鬼不可禱祀以求不可像於事也不可以事類求不可驗於事度不可以行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因人也故用間有五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用時任五間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因其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illegible]可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illegible]其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間來[illegible]

又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也作詐[illegible]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己有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者日生間也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與吾情實也賞莫厚於間厚賞之親其用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則為己害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不能得間人之用也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情微用意言不妙得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所欲擊之軍城之所欲攻所攻之城人之所欲殺所欲殺之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舍人之姓名守有官職任者謂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親書

有急即時之則不見何止亦因以知敵之情令吾間必索知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今吾人遺以重利使過而舍止之可令誘其所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間而用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間內間者皆可得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可得而攻也因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當其賞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之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伊尹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唯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已上注出通典

左傳曰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示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之華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用間若不用謂元無由得入其軍也

又曰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從之

戰國策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其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

又曰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此用反間

又曰秦師圍趙閼與音預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食音嗣間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一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此用反間

又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

史記曰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有骨鯁之臣亞父范增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眛音妹且子余切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來使也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去肉更進草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疽千余切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得遁終

滅項羽（羽不悟間而亡也）反
又曰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罷兵與酈生縱酒漢將
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以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又曰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間厚遺閼
氏乃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
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
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
冒頓遂引兵而去
又曰高祖紀曰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
之乃以金啗將豨將多降者（陳豨也）
後漢書曰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
茲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
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步車營大破降之（此亦同死間之勢）

晉書曰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牙有
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
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
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
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伯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
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
又曰劉曜逼長安後圍北城太守麴昌遣使求救於麴允
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反縱間
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眾懼而潰
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城遂陷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
乾歸乃縱反間稱眾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
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從相遇戰敗死之

後魏書曰陸俟擊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請送
京師俟獨不許曰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
十萬之眾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
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
叔唯走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吳之恃逆本自天性今若獲
免必誑惑愚人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為患必大遂遣吳
二叔與之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
可必不背他日果斬吳以至皆如所言俟之明略皆此類
也
通典曰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恒扇誘邊人西魏
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之訪獲道恒手跡令善書者偽作道
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
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所經略皆不見用

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又曰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
將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
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
又曰高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
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
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
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
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因續之曰盲老公上下斧饒舌老
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
萱令萱以饒舌斥己也（陸令萱即後主乳母）盲老公謂祖珽也遂相
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

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唐書曰黄州揔管周法明率兵擊輔公祏遇張善安阻兵夏口法明屯荆口鎮登戰艦與所親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爲漁者乗輕舟而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法明而去
又曰衛國公李靖伐突厥 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爲死間之勢）
衛公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歴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也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隣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横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覘彼

向背虚實而歸説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珎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誑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珎寶稱其所聞而返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珠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聞使既遅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虚實察我動静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而厚利善飯之微以我言詐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爲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返間之彼若將我虚而以爲實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濟舟舟亦因水覆没間所以能成功亦憑間而傾敗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三

兵部二十四

示緩　務速

示緩

戰國策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鬭於穴中也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軍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

通典曰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城周廻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陣降遂尅鄴城

又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尒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使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竟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又曰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因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宣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弃平亭而走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傳曰吳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禦之孚次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討之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攻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

宋書曰臨川烈王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難以爭勝且可頓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尅也

務速

孫子曰久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頓壞屈盡）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殫盡）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兵聞拙速（雖拙有速勝也）未有工之久也夫久兵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左傳曰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又曰楚子伐隨隨少師請追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又曰武城黒謂常曰吳用木也我用華也不可久也不如
速戰
魏志曰夏侯淵性果悍進軍疾速人歌曰夏侯淵三日六
百五日千
晉書吕光載記曰光行至高昌聞堅寢耆光欲更須後命
部將杜進曰節下任全方面赴機宜速何不了而留乎
又曰杜預破吳衆議且俟來冬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乃平之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
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
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
賊者由也萇聞之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
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

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
敗其事耳果大敗之
又曰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
天王率氐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
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
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
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
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
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
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
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
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
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

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
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
萇待之如初
通典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吕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
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吕布勇
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
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
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
檎布
又曰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
勸宣王分軍住雍郿爲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
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
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

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
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
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
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
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也
又曰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
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
達速發以書安之達得書猶與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諸將
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
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
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
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
表上天子比相返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

所在深險司馬公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逵又
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
面阻水逵於城外爲水栅以自固宣王度其水破其栅直
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逵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
降遂斬逵
又曰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
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
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閽者盡散
忠乘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
徇城中懾伏
唐書曰隋末高祖義兵發太原次靈石縣西賈胡堡隋將宋
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
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

非造次可進欲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
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
義從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耳何以
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趣霍邑遂平老生也
又曰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宗羅睺來拒大破於淺
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果列
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騎將
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
良馬須臾並至仁果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
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開
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
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
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

故尅也羅睺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
相輕今喜吾出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
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
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
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算諸君盡不見耶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
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
主志在於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
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
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
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
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
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算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

千人南度以擊潤州思溫歎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
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
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亦悔之所以速敗
呂氏春秋曰凡兵欲急疾捷不可久處所以兎起鳧舉[illegible]
[illegible]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太山之塞遠踰之
衛公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号令曉
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戒之重芻豢以養
之浚溝壍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
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
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
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
疾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唯主
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

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兵部二十五

示弱　示強

示弱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者息侯誅蔡楚子譯宋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己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若孫臏示弱而制龐涓）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數擾幟軍示之以遠李從其道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

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變設奇出東見西攻南利北擾之彼限擾亂敵而不集聚也）使合於利而動（暴之使擾亂之敵不得動兵而戰之）不合於利而止

左傳曰蔡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兵備令楚貴已而不整之二行兵易以蔽行甥卒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辛昔出禮王哉日二穆四萃四面集攻之也）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閒謂火滅為熸子廉切）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

戰國策曰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于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趣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來

無所得然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
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
人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
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入
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
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也
又曰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
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軍（蹷猶挫也）五十里走者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
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
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
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并畢正切）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
于此樹之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
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
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書曰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
漢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
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
瘠老弱（瘠音漬一說讀曰瘠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
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
行帝怒以為沮吾軍（沮謂止壞也）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漢書曰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郡

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
人登乘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
開門引軍指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
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
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
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
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
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又曰慕容寶載記曰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寶引
群臣于東堂議之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勁敵
也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
陳書曰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軍守北齊軍人據石頭遊
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

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
禦敵之具明辰賊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
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
後周書曰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
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
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
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弃城遁走
隋書曰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虎宋世模等衆至數萬
作保縣薄山寇掠徐兖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
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純兵大掠純選精銳
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
又曰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充保都
梁山以拒之又不與戰乃宣言士卒士叛使賊中聞之讓

果大笑曰王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示以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而赴擾亂失次必離固所入我伏兵奔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

示強

左傳曰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入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又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也)懸門不發(示楚以閑暇故不閉門)楚言而出(出兵而效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元畏不敢進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言曰楚幕有烏乃止(楚幕帳也)

又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伐楚(麇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也)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我若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發倉廩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又曰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又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謀不同故聽其歌誦也)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也)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韅音顯靷音引鞅於兩切靽音半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亦示強也)終敗楚師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陳旗以爲陳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物爲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曳柴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也)

又曰蔡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也)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則析公之爲也

漢書曰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中官)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之幸貴也)中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鵰大鷙鳥也善射者乃能射之)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令騎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還見匈奴有數千騎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

其軍

後漢書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然火虜遥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虞詡爲武郡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中使強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輒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通典曰後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但起火牙燃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也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屯于陽平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當亮六十里所候邏

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勑軍皆卧旗息鼓不得輙出巷幔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　深以爲恨

又曰西晉將杜元凱伐吳陳兵于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皆破之

又曰東晉末宋武帝爲將討海賊孫恩恩在盧邑遷海鹽參軍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乃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謂四向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以爲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又曰東齊末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蕭齊將馬道根守阜陵城戍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堅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

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

又曰後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先是常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弃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又曰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蕃附於西魏而尚有貳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觀之以為三萬也懼而伏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陽焉

又曰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帢（帢音恰）鳴鼓而行秋遙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分處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停斬首三千級秋疋馬奔大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五

兵部二十六

審察　避銳　安衆

審察

孫子曰兵怒而不相迎交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

左傳曰齊師伐魯敗退魯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而奔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也）

又曰秦晉戰于羈馬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慭缺也）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失常節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晉禆將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畏其衆齊師夜遁師曠曰烏烏之声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曰有班馬之声（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又曰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上為櫓）楚將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伯州犁晉伯宗子先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右車右）竟敗楚于鄢陵（鄢音偃）

後漢書曰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反張声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

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之飛衆走

宋書曰東晉宋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隣好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一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宋武遣興使荅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興使人而宋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荅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尔便荅未能威敵只增彼怒耳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強之辞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然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又曰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卞範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取之鍾應声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又曰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反泝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既久官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顗將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衆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遂潰走

後魏書曰司馬楚之討蠕蠕蠕蠕潛遣鄭覘（蠕如兖切）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遁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喜之

又曰將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

通典曰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晉州齊後主將兵十万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伐疑也時齊分軍万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覩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迴軍赴之會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闚人（稽錄）軍讖曰夫用兵者必察敵國之情視其倉廩度其餘糧以卜其強弱運糧二百里者無二年之食運糧三百里者無三年之糧也是謂虛國民貧上下不相親則有離叛心上行暴虐則下刻急相殘賊是為亡國若進惡不退群賢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內貪外廉竊公為恩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避銳

孫子曰少而逃之（高壁堅勿與戰也彼衆我寡不可敵則軍自逡守固其勝也）不若則能避之（若則引軍 強弱不敵勢不相避之待敵而動）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大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之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也（正正者堂）

奔也堂堂者大也威盛也正正者孤特衆也言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奇伏詐謀之謀審察待之勿輕避蔵此理堂詩者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隋歸此理氣者也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發歸此理氣者也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勝之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強善守勿應潛伏路傍暮去必卒車乘重裝驍騎逐擊勢必莫當遇我伏內如雷逢湯也

後漢書曰袁尚據鄴率兵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通典曰東晉末武帝伐南燕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業循多疑少決每欲以万全為慮道覆曰大軍未至吾吏部尚書孟昶便欲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欲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宋武帝已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迴泊蔡洲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覘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數万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徑還拒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命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安衆

春秋曰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声處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之于殽而敗之声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声以正衆心也

史記曰燕使騎劫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

又曰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倡號令吳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其意欲為假書狐鳴以威衆也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魚腹中罾音曾罾者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所次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所次謂舍處旁側叢祠謂草木之茂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火故切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又曰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張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

皆蕭曹故人及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
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
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帝憂曰爲之奈何良曰帝平
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
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帝乃置酒封齒什邡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
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爲侯我屬無患矣
漢書曰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
万騎與廣俱異道行數十里匈奴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
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右而還
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
者恐及至呼沲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
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
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護監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
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
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昔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
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産祠曰
君昔相鄭惡鳥不鳴況胡夏猾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
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選勇
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東里子産
又曰劉裕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

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爲澠水帶城澠音非可攻拔若塞
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後慕容恪圍段龕亦如
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
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太半時有蒼鵝飛入帳
座衆咸驚愕其將曰蒼胡色也鵝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
衆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
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拔平廣固
又曰嶺南賊盧循冠逼建業宋武擊破之走至彭蠡湖乃悉
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所執麾竿折幡沉水
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
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
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
逃亡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逕

還廣州又秃髮利鹿孤載記曰呂纂來伐使傉檀拒之纂
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
衆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
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之重華以艾
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
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
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又曰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賀麟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
子晦後魏道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
亡兵家忌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勝
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
自固泒音孤漸音子廉切洳音而據切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梁書曰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恟懼（恟許拱切）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又曰楊公則隨武帝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笑如初

通典曰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云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公欲令僕射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俗信妖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唐書曰高祖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賊易與耳因率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

世説曰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大梅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

三國典略曰梁蕭藻有操行以父非命而卒布衣蔬食非公坐不聽音樂初為益州刺史時有焦僧護作亂擁據郫繁衆有數萬藻年未弱冠將自擊之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城流矢雨下從者舉楯以蔽藻命去之因是物情大安賊夜遁梁武常稱其小字數曰子弟并如迦葉吾復何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六

兵部二十七

法令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武法）是謂必取（文恩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不可言聽）（[illegible]任己違害）

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夫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也）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事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illegible]）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之戮）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不敢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敗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令絳顧為新軍佐故特禮食）

史記曰齊景公時晉伐阿鄄（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鄄音絹今濮陽郡鄄城縣）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百姓弗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
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賈
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賈素驕貴不甚急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仆表決
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至穰苴曰何
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
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
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
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
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尽
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
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
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
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
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
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
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
也武曰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

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
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
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
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
又曰文帝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軍霸上祝玆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下騎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持節詔
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
將軍約束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軍中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也
天子爲動容軾車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
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
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
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後漢書曰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
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貰赦也以爲刺姦將
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
謝承後漢書曰張溫以司空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
溫見於崇德殿溫以軍禮長揖不拜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
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吳志曰呂蒙圖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撫慰

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民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鎧雖公物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遂垂涕斬之

晉書李特載記曰益州刺史趙廞以李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蕭子顯齊書曰李安民爲徐州城局參軍王廻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於門斬之厚爲殯祭軍府皆震服焉

北史曰後魏孝文車駕南征以宋弁爲司徒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鞾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又曰後魏安定王休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唐書曰闞稜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丈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兵皆出自群賊頗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輔公祏之反也稜從軍討之及與陳正通相遇方接戰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鬭志或有遥拜者賊師遂潰

又曰竇軌初入蜀將其甥從軍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因斬之將吏重足而立見之者莫不股慄

又曰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

河西節度王忠嗣以爲大討軍副使安思順爲大使翰常怏怏不能下之忠嗣遂使翰別爲將討吐蕃于新城以同對副使爲副副使不爲翰用頗沮之翰怒甚脫甲撾殺之投其屍於坑中軍中股慄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於河中帥步騎三萬次于絳乃分兵收下縣略稷山拔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王燦以兵圍攻絳州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兙同與大將達奚小進奔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兟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以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朱泚時劉德信將神策兵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前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至晟軍晟乃斬之復以數騎入德信軍中撫勞軍士無敢動者晟既并德信軍軍益振

又曰李晟收復都城朱泚乃與妻子及姚令言張芝等數千騎西走涇原餘兵麋散晟乃入拯丹鳳門舍軍於外朝晟處於右金吾仗舍下令曰軍中五日不得通家問違者斬之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嚻取賊馬二疋晟立斬之軍士皆脅息莫敢仰視翌日晟以露布聞上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凶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已來未之有也上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

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
又曰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黄裳以爲
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
遊諸鎮兵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
出大驚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
武夘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
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從閬中入遂却劍門之
師解梓潼之圍
又曰高崇文平劉闢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軍令嚴
肅珎貨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
又曰郗士美爲昭義節度使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
使王獻領卒一萬爲前鋒獻兇悍亂逗撓不進遂令召

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
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柏鄉屢以捷聞上大悦曰吾固知
士美之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
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聲甚振承宗大
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又曰李師道攻徐徐將王智興敗賊擘穫夫妾智興懼軍
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
卽斬之以徇
韓子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
攻之乃倚車轅於北門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
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或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
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
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

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民爭上於是攻亭
朝而拔之
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
下殺其十一殺其半者威立海内殺其十三者力加諸侯
殺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鬭不如萬人之尸
萬人不死不如百人之賊賞明如日月信比如四時令嚴
如斧鉞而出卒有不死者未嘗聞也
六韜曰武王問將何爲威太公曰殺一人三軍懼者宜殺
之殺一人三軍不知雖多殺其將不重也
淮南子曰勾踐決一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
故戰武士必死
魏武軍令曰兵欲作陣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陣
皆無讙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

麾右則右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
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都伯殺之督戰部
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有不
進救者斬之
武侯兵法曰軍有七禁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
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若朝會不到聞鼓不
行乘寬自留迴避務止初近而後遠喚名而不應軍甲不
具兵器不備此謂輕軍有此者斬之受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
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有此者斬之食不稟糧軍
不部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
首以獲功名此謂盜軍有此者斬之若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
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着羽弓弩無絃主者吏
士法令不從此謂欺軍有此者斬之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

不伏舉旗不起指麾不隨逆前在後縱發亂行折兵弩之勢却退不鬬或左或右扶傷舉死因託歸還此謂背軍(有此者斬之)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前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行亂次兵刃中傷長將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有此者斬之)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啓白姧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食阿私所受大言驚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斬之)

衛公兵法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生重節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情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貨直斯

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賛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也昔馬謖(謖音)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揚辭屈黃蓋詰問而但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少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益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不從令者必斬之又曰褰旗斬將陷陳摧鋒上賞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每收陣之後裨將虞候輩收斂對撿營均分之與敵鬬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漏泄軍事斬之背軍逃走斬之後期斬之(有敕不坐)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鳴斬之與敵私交通斬之(言語書疏並同)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祥訛言以動衆心并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煙塵斬之凡令覘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兼後漏泄者斬之吏士所經歷侵掠者斬之姧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不戰而降敵沒其家凡有私讎須先言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陣報復者斬之布陣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陣定或輒進退或對敵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斬之或有弓弩已注失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伍者後行斬之前行不動行斬干失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違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接乖者並斬之為敵所乘失旗鼓節鉞罪全陣斬之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免坐不得者一旗並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一將禦敵裨

將已下等差主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任便斬之吏士雖破敵濫行戮殺發冢焚廬踐稼穡伐樹木者斬之禽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見總帥不得輒訪問敵中事若違因而漏泄者斬之破敵先虜掠者斬之(入賊財物)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欺隱其資物衆違令不收恤者斬之違總率一時之令斬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七

兵部二十八

訓兵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鐸金鐸也聲其音舉以為耳候也）視不相見故為旌旗（以為目指麾建也）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之以法教使進前不得相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之勢紛紜旌旗士卒離言整翻轉一合一士卒進退或旌或旗東西之若擾亂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識分明各有分數揮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也）（有道齊整也軍車輪轉行沌沌步騎奔驟進其行齊敵橫圖而不方然其趨者有所謂陵王子曰欲內明而外暗者內外卒以示沌為將之法也）

周禮曰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五也）太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也）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

又曰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如振旅羣吏撰車徒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前期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遂以狩田師以枚無章伐有罪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又曰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不賀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陣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宣子曰我若受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又曰宣榭火（宣榭講武屋）

論語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也戎兵也）

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後漢書曰靈帝時望氣以為京師有大兵兩宮血流以為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帝乃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建五采蓋天子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何進領兵屯於觀下置西園八校尉袁紹曹操等為之

唐書曰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欲諸軍皆習騎射每退朝則引諸衛將習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虜周宣驅駕方召亦能制勝太原下至漢晉之君迨于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遂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若無賊來我則為汝博士教汝等武藝優長若有賊來我即為汝將師領汝鬭戰亦望使汝等前無橫敵於是日引數百人於殿庭教射太宗親自臨試每坐或至午時射中者隨賞弓力布帛統帥加上考朝臣咸諫云不

軍引甲碎之人挾弧矢於軒陛之側上曰率土之內皆吾臣子我所恨不能將我心逼置人腹中豈有相疑之道哉由是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

又曰李抱真領澤潞觀察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兵甲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又曰德宗即位以馬燧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處支營田使是時承鮑防自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

覽二百九十七　三

騎士少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

古司馬兵法曰凡戰非陣之難使人可陣難非可使陣難使可用難（使人盡之故力用必勝也）非知之難行之難（教習之使人知古之進退之使古者之道利事事者行之者）

又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於天地而觀於先聖（天子之道本天地和陰陽四時之氣順先王之法變也）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士庶從父母之教君長之令）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雖有明君不教習士不可以受節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經綸使（高下）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伎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意和古者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治國以仁義從治軍以法斷事以勇以國容入軍則軍政國容入國則國敗也）

吳起教戰法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六韜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三令五申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

衛公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衆尫弱不勝衣甲又我具所

覽二百九十七　四

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備札陷堅皆須取甲試令所射然始取中

又曰每營中兩廂置士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摐甲胄弓矢隊（伍）佩刀劍持矛稍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又教旗法曰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之左右衙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左右皆去兵刃精新甲胄幡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迸退無趨走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覩麾乍合乍離於

是三令五中白旗熙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熙角
音動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向
西旋右廂陰向東旋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椑鼓音動左右
各雲蒸鳥散弥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椑角
音動則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
法地如此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
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一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
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守旗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
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
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
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太白陰經曰春秋未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以
相誇視而秦更名爲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戰今
邊軍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別旗幟任行列知部分
一軍之節制也
又曰古之諸侯畋獵者爲田除害也上所以供承宗廟下
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坐其皮後代之
人浸多時禽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植穀導以
紡績自是之後禽獸復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爲人所害
於是王公秋冬無事畋獵閑習兵革奮揚威武以戒非常
季冬之月獵日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虫已伏乃具卒乘從
禽于山澤以教部伍分進退之儀一人守圍地三尺十二時
守三萬六千尺積尺得六千步積步得一十五里餘六十
步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二十步以左右決勝將爲交頭
其決勝左右將各主士仵爲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爲節制

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
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騎其步卒槍旗㨗守圍有
漏禽獸坐守圍吏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
管子曰涼風至而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令組甲厲士
衆
商君書曰民之見戰如餓狼之見虎則民可用矣
呂氏春秋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卒老弱罷民（罷疲也与與同）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累音）可
以勝人之行陳（陳陣同與）整齊鉏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
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
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鬬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
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
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午猶欲劍之利也（陳午吉人慶忌）

（與公子二人勇有捷力）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將將之王者有以霸
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閭是也
又曰故凡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
材欲其精也將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
變之應也
又曰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
賞罰充實也
鄴城故事曰凌霄觀成冢石季龍永和二年命其子石宣祈
于山川因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
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後宮升觀望之笑曰
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
爲樂耳

文選曰三令五申教達禁城

謝承與步子山書曰示攻戰進取之方教進退疾徐之節也

劉向別傳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蹵音踖鞠兵勢所以陳之知武材也皆因熙戲而講習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八

兵部二十九

軍制 偏將

軍制

禮記曰六十不豫服戎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周禮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鄭玄注曰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

漢書武紀曰建武元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張晏注云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

白虎通曰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歸兵國有三軍何以誠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云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二師為一軍三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穀梁傳曰天子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藩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

淮南子曰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事在魯襄公十一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為元帥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

師三軍之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軍

元侯禮所太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侯征伐貴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

無命卿也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是

以上能征下無姦慝征正慝惡令我小侯也言小侯開弱之日文友處大

國之閒大國齊楚繕貢賦以共從猶懼有討猶懼以不足見誅討若爲元

侯之所之所謂作三軍元帥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

軍中者明已有上下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襄昭皆如楚襄公朝公如楚

朝事楚也

稷苴兵法曰五人爲伍十五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人隊

餘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

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

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

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

陣六陣各有一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已爲一陣之

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陣而爲八陣故以正合以奇勝

通典曰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判傔減大將半

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在衙官下子將

八人委其分行陣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

司倉司騎司冑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

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四分支戰袍一分支

書

又曰周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

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將出

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百人也五卒爲旅五百人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一萬二千三

百人萬二千乘十有二月五百象閒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脩兵甲

則大國亦將爲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謀

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有所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

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擇其賢民

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

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爲齊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

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

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軌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

爲族鄉良人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

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illegible]秋以田曰獮理兵[illegible]

[illegible]是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

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

同福死喪相恤災禍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

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

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

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敎士謂先敎習之士

又曰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叅叅曰伍伍

人爲列列有頭二列爲火十人有長立火字子五火爲隊五十人有頭二隊

爲官百人立長二官爲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爲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爲校

八百人立別二校爲裨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爲軍三千二百人附軍副將軍有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命太宗將兵徇西河郡下之癸巳建

大將軍府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具設官屬始置

三軍分爲左右以公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三軍悉隷焉命太宗爲燉煌公右領大都督右三軍悉隷焉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

又曰高祖二年秋七月壬申詔曰天生五材司物資其器用武有七德撥亂所以定功故黄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戰放勛光宅猶稱丹浦之師禁暴安人率由兹道創業垂統莫此爲先以是周置六軍每習蒐狩漢增八校畢選驍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蠻封豕不興虔劉息志季葉凌替軍政湮亡卒利不修旌旗舛雜部伍符籍空有調發之名逗撓之興竟無討襲之用遂使東狄放命盜賊交侵戰爭多虞黔黎殄瘁朕受天明命撫育萬方爰自義師克成帝業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彀騎之材豈唯七萃今雖關塞寧謐荒裔肅清伊洛猶兹江湖尚梗役車未息戎馬載

馳武備之方尤宜精練所以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授纓鼓創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號庶使前茅後勁類別區分玉帳絳宮刑德允備蹈兹湯火譬彼椒蘭大定戎衣止戈斯在於是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隷焉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揺軍西麟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時高祖以天下未定賓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故興此制也每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自是士馬精强無敵於天下矣

五代周史曰顯德初世宗自高平還乃大閲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覩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命太祖皇帝一概簡閲選武藝超絶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撥戎者目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

偏將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左傳曰趙朔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又曰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命卿之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齊

又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西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又曰魯宣公十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

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公羊曰秋衞師入盛曷爲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

論語曰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衞靈公無道將賈也）

史記項羽本紀曰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

又曰項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

又灌嬰傳曰嬰擊陳稀受詔別攻稀丞相侯敞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注云特一之將）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鞬所治城周百餘里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

晉書曰張光字景武江夏鐘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

西部都尉

又曰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田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又曰吾彥為小將級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佯狂拔刀跳躍來坐諸將皆懼而走惟彥不動舉几拒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又天文志曰太白為上將羽林為中軍

又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府之六也一曰上將建武威二曰次將尚書中書司隸賞功也

又曰郎將位北主閱旗所以為武備也

又曰畢八星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

又曰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七將大天下兵精

又曰南三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

又曰狼一星在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也色有常欲不動也

後周書曰賀拔岳事尒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為憂榮將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為勍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克定恐讒愬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尒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以為然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為雍州刺史以岳為衛將軍左都督

隋書曰大業九年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

唐書曰李質者汴之牙將李介既為留後倚質為心腹及朝廷以介為郡守介志邀節鉞質勸諭不從會介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介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為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九

兵部三十

練士　兵衆　隊伍

練士

通典搜才曰（凡爲將統戎在知士器用當其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目）選士之科沉謀密略出人者詞辯從衡能移奪人之性情娛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僞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遲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人制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強敵撅扎戈鋋劍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者堪陷陣者趫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鉤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資權譎以取勝目）罪犯者父子兄弟欲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長短經曰夫王者帥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爲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計謀保全命者也）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才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者也）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九軍陣所用刺舉非法者也）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發通糧道五穀令三軍不困乏食也）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失所由奇狀也）鼓旗三人（主左鼓旗符節實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御者）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也）權士三人（主奇譎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語視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僞日列於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冒難死攻令三軍勇猛也）羽翼四人（主飛名譽震遠近動搖四境以弱敵心也）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者也）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敵心也）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領理萬物也）方士二人（主爲藥以全傷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將之士）有勃氣壯勇暴強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學於奇正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破格舒鉤強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闘之士）有死罪之人昆弟爲其將報讎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爲一卒（名曰間諜飛言之士）有故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伎過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夫卒強將弱曰陁（音豬）吏強卒弱曰陷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兵衆

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又曰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詩曰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

周禮曰司戈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左傳曰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又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史記曰蘇秦說韓惠王曰韓之卒勇被堅帶甲利劍一人當百以大王之賢西面事秦爲天下笑

漢書晁錯云陛下又興數千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

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後漢書光武紀曰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尚未知乃爲
使書報城中宛已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
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王莽時表章所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王邑王商子於莽爲從父兄弟）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
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潁川郡今許州陽翟縣也）
又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上
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元請以一
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齊地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
軍門（鑕猶椹也示無生椹音砧鑕音質）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
十二郡旗鼓（弇見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泰山臨淄）令步兵各以郡
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齊
地悉平
又曰建安中劉表爲荊州牧（表今江陵府也）劉備時在荊州衆力
尚少諸葛亮曰荊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即人
心不悅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
故表衆遂強
又曰百官志太師從武賁比二百石
東觀漢記曰上賜馮異璽書曰閒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
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魏志曰張繡反襲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典韋戰於門
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
殊死戰無不一當十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左
右死傷者略盡

晉書曰桓玄使簡謙屯覆舟山劉毅至蔣山裕羸弱登山
多張旗幟玄不之測裕與毅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
戰無不一當百謙等諸軍一時奔散（裕劉裕也毅劉毅）
又職官志曰左衛將軍領熊渠武賁右衛將軍領佽飛武
賁
又天文志曰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
之騎官也
徐爰宋書曰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遇吳甫之驍
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衆皆披靡甫之
進至羅落橋高祖望賊旗鼓指衆馳進挺劍指麾光曜如
電將士皆莫敢仰視但馮神武爭爲先登殊死而戰無不
一當百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陳安奔隴城前趙將劉貴馳將追
之石虎止貴曰窮寇歸兵不可迫也我士卒連勝皆已怠
矣以驕怠之卒當致死之衆恐無萬全之利貴曰不然彼
銳氣盡矣衆心乖沮人懷苟免莫有鬬志我卒乘猛氣甚
盛皆一當十豈其衰沮之餘所能抗也貴躬先士卒戰輒
敗之遂圍安于隴城
又曰定陽人梁犢因民心怨趙也謀兵東還犢自稱大將
軍率衆攻下辨魁之犢軍人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無兵
甲所在略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擬向崩潰
後魏書曰燕鳳嘗使於符堅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
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疋堅曰卿言人衆可亦說馬
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
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
之使人之言猶尚未盡堅厚加贈遺

又曰宋遣沈攸之吳憘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尉元遣孔伯恭卒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凡𤸇行者盡送令還之

又宮氏志曰太和中定品令有戟楯武賁將軍有募員武賁將軍有高車武賁將軍

又曰河北賊葛榮爲魏將尒朱榮所擒餘衆悉降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三國典略曰蕭明王僧辯書曰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我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莊子曰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

文選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又曰士馬精研

陸士衡辨亡論曰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士霧集

又曰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中之衆

又曰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晧書去今百僚濟濟俊乂盈庭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隊伍

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步其隊前後相去亦如之黃帝曰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衛公兵法曰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以並行者宜作統法每統戰鋭隊居前兩戰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第三隊爲戰隊第四第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遇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類此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曰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

又曰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副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建斷)輜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襟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幟用爲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三豎卽住旗卧卻迴審細看大將所舉之旗(大將方旗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色旗豎卽是其方賊來便須準擬攻擊)

又曰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拆爲五等當軍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鬬如更須兵以次更取其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用亦各一官人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九

兵部三十一

卒　騎

卒

說文曰隷人給事者爲卒衣有題識者也
王篇曰卒衆之名也屯戍之兵也
桂苑曰卒隷人也
管子曰管仲相齊作内政而寄軍令二百人爲卒卒有正
韻海曰南楚謂卒爲毄父卒主擔毄導因以爲名也又行
鞭杖者也皆赤幘絳構
卒衆也
左傳曰齊侯求逢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
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也狄皆抽戈盾冒之

又曰楚令尹子重將爲陽橋之役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
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又曰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又曰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而欒氏
退攝車從之
又曰楚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子彊子息桓子駢子子孟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逐之傅諸其軍
又曰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
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
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
之
又曰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宫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又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
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史記項羽本紀曰是時呂后兄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
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
漢書曰吳王劉濞傳曰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
膠西膠東王爲渠率與甾川濟南共攻圍臨甾趙王遂亦
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
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
上與寡人同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也

又司馬遷傳曰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強胡戲也李
又刑法志曰戰國之時韓相攻伐齊愍以伎擊強魏惠以
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
又五行志曰成帝綏和二年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
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解帷組結佩之自云天
帝使我居此收縛考問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
宫下獄死大誰者非常之人名大誰是也本以誰何爲辯圖用名官有大誰長今此卒即長所領之卒
也
又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今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又加月爲
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三十倍於古更工衡切更卒謂給郡
縣一月而更也

又胡建傳曰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尉謂自上安之也薦謂舉藉之也）

晉書天文志曰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為衛也

又謝万傳曰万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説直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又劉元海載記曰元海薨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也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禍難未可測也

又劉曜載記曰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魏武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所指住者結屯幡後聞急鼓音整陣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陣之宜諸部曲各自按部陣兵曹舉不如令者斬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帥精甲五萬巴漢銳卒

又曰城郡屠勾踐武卒散於黃池

曹植求自試表曰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

阮嗣宗為鄭沖勸晉王牋曰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于寶晉紀論曰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免嬪嬙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陸士衡辨亡論曰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劉孝標辨命論曰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卒沸聲若雷霆

班孟堅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左太沖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何異螳蜋之衛

王仲宣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瑒詩曰官度厠一卒烏林預艱阻

賈誼過秦篇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

又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顔延年楊給事誄曰立于將卒之間以轄華裔之衆

騎

釋名曰騎歧也兩脚歧別也

史記曰韓信伐趙未至井陘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而望趙軍

又曰今上為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漢書曰霍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又曰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騎射補羽林

後漢書曰景丹從擊王郎將倪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
軍追却（續漢書曰南䜌戰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
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横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
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
又曰吕布爲曹操所敗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
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
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輒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
十四騎還詣雒陽
又曰段熲移𠩄徒中爲并州刺史徵還京師馬騎五萬餘
疋
又曰馬防將緹騎宿玄武門
張璠漢記曰蔡邕上書靈帝曰幽州突騎冀州强弩天下

御覽三百 五

精兵也
魏志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太祖指休謂左右曰此吾
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居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
虎豹騎
又曰太祖哀曹眞少孤白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
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勇使將虎騎
又曰光和中凉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假公孫瓚都督
行軍事討之
吳志曰孫堅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董
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
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
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
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

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又曰孫策騎士有罪逃入袁術營隱於内廐策指使人就
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耶
蜀志曰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及於當陽之
長阪先主弃妻子奔使張飛將二十騎據水斷橋瞋目横
矛曰張益德也可 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又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爲先主主騎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拾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
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而族之
宋書曰傅弘之素善騎射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
内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節制羌胡聚
觀者數十人並悅驚歎息
梁書曰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

御覽三百 六

少輩數十騎拍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逐麞數
肋射之
後周書曰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
皆莫之聞也
唐書曰貞觀中左右屯營始置飛騎揀材力驍捷善騎射
者爲之太宗時出遊幸則從馬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賜
猛獸皮韉以標異之又加階級廩食各有差
五代周史曰顯德中世宗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
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
百人跨駝以濟太祖皇帝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虜
其戰艦而迴
三國典略曰陳華觀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先尋以爲
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梁世已來其

任逾重翩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

祢衡別傳曰衡著官布單衣以杖捶地數罵責操乃其先祖無所不至操乃勑外具上廄驥馬三疋并騎二人須臾外給啓馬辦曹公謂孔文舉曰祢衡小人無狀乃尔孤今殺之無異鼠雀耳顧此子有異才遠近聞之孤今殺之將謂孤不能容劉景升天性險急不能容受此子必當殺之乃以衡置馬上兩騎挾送至南陽也

會稽典録曰朱育謂鍾離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何計收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其神鋒弩射三四里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靴鄴城故事記涼馬臺（亦名閱馬臺）鄴中記云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坎爲臺虎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雲騰黑矟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閱馬於此臺乃於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髇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稱走集於臺下吟皆已下皆班賫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騎又奔走於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横促若數萬人騎皆以漆矟從車故以黒矟爲號季龍又常以女騎一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于臺上

六韜曰選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材輕捷疾力過倫等能馳彀騎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超越溝塹馳山陵險阻絶大澤越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三略曰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以二十八騎感之騎象二十八宿也

淮南子曰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爲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絶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爲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兵部三十二

陣

尚書曰武王與紂癸亥陣于商郊

左傳曰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無終山戎）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險不便也阨烏介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用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也）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行戶郎反）五乘為三五（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五三也）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也）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

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之陣法）

又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也）

又曰晉楚將戰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族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也）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陣而不整蠻軍而不陣（蠻夷從楚不結陣也）陣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陣而囂（囂喧譁也）合而加囂（陣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所虞）其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又曰宋公誅逐華貙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鄭翩宋大夫華貙俱亡者鸛鵝陣也鵝為行陣也）

又曰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鈎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又曰魯哀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支離陣名）衛人病之

又曰吳楚戰于雞父公子光曰請先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衣遂克之

又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陣名）

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周書曰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為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陣

史記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漢書陳湯傳曰湯伐西域置湯威白虎合騎三校（張晏曰礧礧陣名）

又曰韓信為相國擊齊齊王走高密信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二十萬救齊齊王使龍且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遂平齊

又曰李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陵軍居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楯後行

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
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
追殺千人
又曰衛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而從五千騎往當匈奴
晉書曰卞壼字望之子眕及盱同没陣母撫二子尸哭曰
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陽曰父死於君子
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王隱晉書曰馬隆擊涼州惡虜斷道隆作八陣圖車營並
追狹則木屋施輪並前智謀縱橫出其不意故能成功
後魏書曰文成帝和平十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
儺曜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隋書曰周法尚爲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

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
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
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
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
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
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
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
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
苦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
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良馬一疋絹三百疋
唐書曰太宗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爲一
時之絕先是人間有羲之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
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覽餘閑時取臨翫焉

謂朝臣曰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
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
時爲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
摩習親兵陣即知強弱常取吾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
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
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人
之書殊學於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
耳然吾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又曰太宗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
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牙以象戰陣之形令起居郎
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八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
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
就更名七德之舞

又曰高宗御武成殿親試制舉人問之曰兵書云天陣地
陣人陣其說如何舉人負半千對曰臣觀載籍此說頗多
或謂天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
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
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
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居上第
家語曰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
國語曰吳王之軍爲方陣白裳白旗素甲白羽望之如荼
（茅也）左軍赤裳赤旗望之如火右軍玄裳玄旗望之如墨
莊子曰徐無鬼謂武侯曰軍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陣名）
（麗譙樓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詣于赤
甫走如疾風聲如震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

反走

尉繚子曰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背向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陵以萬二千擊紂億有八萬斷紂頭懸於白旗豈不得天官之陣哉

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腹則首尾俱至

傅子曰兵法去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可以用奇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聘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竝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奈何爲地陣奈何爲人陣奈何太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人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武王曰善

又曰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四面受敵士卒惑迷爲之奈何太公曰當爲雲象之陣

兵鈐曰有運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兵書要決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軍也堂堂不冒亂者不可就而擊之

黃石公記曰使商人爲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爲前兵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爲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爲前兵者象青龍陣亦曰句始陣

又曰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陣狹而厚也

衛公兵法曰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爲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竝於本軍戰鋒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加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捴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族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見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次之諸賊徒恃固阻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爲豎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隊兩邊相翊布列既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黃旗向賊亞聞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幅簇隊一准前如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行

又曰諸方陣先成逢賊鬬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即斷絕須面別各定捴管都押幹當勾令斷絕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土中黃

上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鵝鸛
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風后亦演遲奇圖云以正
合以奇勝或合而為一陣或散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
度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
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
其應敵戰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兵形象
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
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以教習之陣為戰敵之
陣不亦謬乎
又曰合而為一陣終一陣之中離而為八陣蕤音望麾以
出四奇飛龍虎翼鳥翔蛇盤為四奇陣地天風雲為四正
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
窮之奇為陽正為陰陰陽相薄而四時行焉奇為剛正為
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而萬物無所勝焉
又曰天陣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為八陣天有奇立圓赤形青帝曰少
形為圓判為主色尚玄為黃地陣黃帝曰挂則為方刑為主色尚黃為坤風陣風附於天
風象峯其形銳首利為客色尚赤為巽雲陣雲附於天太公
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銳首利為主色尚白已前為四正為坎飛龍陣其形屈曲東龍刺為主色尚上主下
赤為養虎翼陣居中張翼而進其形踞剋為主色尚上背下青為兌蛇盤陣太公曰圍績之戴其
形究韓利為主色尚上黃下赤為艮鳥翔陣太公曰其擊之戰其形逆急刺賁書其色尚上玄下白為離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
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
翼門鳥翔居离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
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离震
兌為開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兵部三十三

先鋒 殿 鄉導
伏兵

先鋒

後漢書曰祭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
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前鋒數破走之
東觀漢記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杖邯鄲擊青犢大戰日
中賊陣堅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飢且可朝食復曰先破
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戰先陷陣
衝壘入至麾下
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符堅方盛玄
多募牢之與東海何謙琅琊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
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
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又曰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司馬柔之兼侍中
以騶虞幡宣告江荊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
又載記曰高句麗及宇文政國等謀滅廆以分其野太興
初三國伐廆廆曰彼軍初其鋒甚銳若逆擊之落其計矣
又曰呂隆載記曰宜曜初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
死拒戰可一舉而平
宋書曰劉懷慎彭城人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車
騎將軍事振武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先士卒及
尅廣固懷慎率所先登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又張暢傳曰虜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

卒
梁書曰宋武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
爲前鋒龍符戰没田子力戰破之
又曰孟龍符懷王第三子也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
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賊數千圍統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
害追贈青州刺史
又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摧鋒三捷每爲衆先及
西勒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
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
疋馬電躍所向摧靡奮伐深入知死不怯
後周書曰高祖東伐齊王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
揔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
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

無憂矣内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
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
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
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
又曰李弼背侯莫陳悅以秦州歸國太祖謂弼曰公與吾
同心天下不足平破悅得金寳奴婢悉以好者賜之拜秦
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太祖以所乘騅賜之及
泰所着牟甲亦賜之
唐書曰太宗擊王充選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玄甲分爲
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寳程齩金尉遲敬德翟長孫
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
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殿

廣雅釋詁曰殿後也
桂苑曰殿鎮也軍後也
開元文字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謂鎮也孟之反不伐
奔而殿言在軍後也前曰啓後曰殿。傳曰公與石祁子玦
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
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
又曰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者也殖綽郭最曰天殿國師齊
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又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殿後軍也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又曰慶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
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楯夾之陽越殿陽越
虎從弟也
又曰侯犯之亡之曰誅免我乎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
侯犯殿
又曰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羅衛大夫
又曰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子肥宋大夫
又曰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字反也
論語曰孟之反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
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沛人也高祖之爲沛公以中涓從
攻胡陵勃擊章邯車騎殿如淳注云殿不進者瓚云在軍後曰殿也

後漢書曰岑彭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岑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拒捍其後也凡軍前曰啓在後曰殿)

後周書曰高祖伐齊還以齊王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内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大弟齊王也指陳王已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戎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又曰楊寬從天穆引軍趣成皋令寬與爾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迴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唐書曰胡賊掠宜君令竇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餘口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敢勇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爲獸蹤而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幟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撤刑戮必嚴而不捨止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保其全哉(此須先觀敵國道路遠近水泉山林谿谷險阨城邑大小并深淺高積多少兵車之數素際姓名書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伏兵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左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而無剛不恥退也)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後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弗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逐之衷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殪盡死也丁計切)

又曰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又曰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兵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也)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死之

又曰衛侯在平壽(平壽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

孫臏門地齊氏推於門外而伏甲焉之處

後漢書曰馮異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曰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通典曰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距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與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救至乃退

又曰後漢末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數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陴悉將兵距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七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卒並進遂大破之

晉書曰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尅之

十六國春秋曰後晉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又曰夏赫連勃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

北齊書曰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壍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遂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後魏書曰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略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兵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之輕騎追兵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

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㘯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
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
薩乃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隋書曰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王與數騎而
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
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定和不
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
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
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
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金秦叔寶等（[illegible]五[illegible]切）
令尉遲敬德執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援出
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斬却遂引以入伏内李勣等奮擊大

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又曰羅士信仕王充率千餘人奔于穀州高祖以爲新安
道行軍摠管使圖世充士信進居前鋒退居後殿凡所虜
獲悉分士卒以此爲常身未曾自取人有功者解衣下馬
而賞之然持兵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由
是下不附而畏之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
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南
而來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摠管也因令嬰兒啼
譟既而陽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
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門
而奮擊遂破之殺無遺類也
又曰武德中苑君璋及突厥吐屯設來寇馬邑高滿政設
三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
以滿政爲朔州摠管曲赦馬邑
又曰王君廓從大軍討別下轘轅羅山二縣王充遣將魏
隱率兵拒之君廓撤營僞遁設伏以待之隱縱兵疾進發
伏破之
又曰太宗初爲右元帥摠兵十萬徇東都軍屯西苑營於
三王陵自三月而旋太宗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
而至太宗發伏以擊之賊師大敗親自追奔至金城下斬
四十餘級
又曰王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河東
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諭君廓見其使詐爲恭敬
稱欲歸首榮心輕之於是曜兵登山下十餘里君廓悉匿
其衆於山谷中榮無所見引兵而退纔至山下君廓追擊
大破之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於私室中具酒而王僚乃被棠
夷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專諸置魚腹而進之刺王僚
貫胛達背王僚立死
世說曰桓玄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王甚遽問謝謝之寬容愈表於皃望階趣席方作洛生詠
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起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別優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兵部三十四

征伐上

釋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書曰葛伯仇餉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詩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又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蠻荊大邦為讎

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又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又曰篤生武王保祐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

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

又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又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裒荊之旅傳云冞深也裒聚也箋曰冞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也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疾病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擒得之人二毛鬢髮斑白者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與殺殺之故其言以若不審也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與有無名者也又微之然其意也吳楚僭號稱王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犯令陵政則杜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戴禮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

左傳曰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也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又曰晉師伐楚至於邲楚師出陳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軍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在前開道先人為之備也十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師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下軍裨將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又曰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郭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諫故猶不敗也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平成陳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公也陳侯曰宋衛實

難（可長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
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又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
又曰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隋侯懼而脩政
楚不敢伐
又曰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
侯使魯次之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
助之故不稱侵伐
又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
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二[illegible]
年晉道伐夏陽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頰輔車牙車也）公不聽後遂為晉所滅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
玦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又何患焉狐突曰尨涼冬
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將焉用之也
又齊侯伐楚楚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也管仲對曰昔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
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貢之不入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
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君

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十年公會鄭伯伐宋壬申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
入郜辛未歸于我（齊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獨進矣以入郜入郜而不貪命會之推功上爵）
（讓以自貴也）君子謂鄭莊公曰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
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
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又曰公伐邾取須句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之也）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及邾戰于
外陘我師敗績
又曰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
（之也）子克之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也）將戮慶封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肯從於戮乎（言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戮也）

王不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
其君而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罪責之）慶封
曰無或如楚恭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又曰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也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四月而更以四月附鄭人
侵衛牧者於下事耳猶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也）以報東門之役（在隱四年）又
曰秋衛伐邢以報兔圍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也）
又曰夏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有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之役
又曰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
在對曰宮之奇為人懦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
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

郥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

又曰晉侯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也)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度出衛南而東也)侵曹伐衛

公羊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

又曰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音麤)者曰侵精者曰伐(注云觕猶麤也精猶精密也將兵入境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者也)

論語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韓詩外傳曰楚王欲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叔敖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螗蜋在其後欲獲而食之螗蜋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

又曰脩武屬河內本殷之寧邑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改曰脩武今懷州也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輒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攻之入及臺側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之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曰孔子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行地彌博得親彌眾是還師於衽席之上也

國語曰吳伐越王勾踐請嫡女執箕箒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匜盥器也)春秋貢獻不懈王府吳王曰吾將許越成申胥諫曰(申胥楚伍員)不可許也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以得其志吳王不聽乃許盟將伐齊申胥諫曰越之在吳猶人有腹心之疾今非越是圖而齊魯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與我爭此地哉王弗聽

又曰謀甫諫曰不可先王之於民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國內甸服國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又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其德無勤民於遠矣是以近無不至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也吾聞夫犬戎樹惇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狃用)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

尊上之義盡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之子帶之難在鄭氾地）乃納襄王于周
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乃伐原（示之信上令以五日之糧盡不降命去之）曰
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
（少長習儀也）乃大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使郤穀將中軍以
爲大政（大政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子犯之先）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
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教也）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
見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
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
鷸兩者不能相捨而漁者并擒之今趙且伐燕不相支以
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熟計之惠王曰善
乃止
又曰蘇秦謂秦惠王曰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可以并諸侯

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王曰寡人
聞毛羽不豐滿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
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秦曰
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堯
伐驩兜（三苗）舜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
王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固有不戰者也夫五帝三王五
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
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在於上
民伏於下今欲并天下陵萬乘詘敵國制海內臣諸侯非
兵不可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兵部三十五

征伐中

史記曰秦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繆公又數
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利
又曰趙四戰之國其人習兵不可伐也
又曰魯君問柳下惠伐齊下惠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
又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
農氏弗能正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
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又曰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

又曰西伯既卒周武王東伐至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又曰武王爲文王木主載車中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
王以伐不敢自專
又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罰（徐廣注云伐一作威）
漢書郊祀志曰昔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遂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又李廣利傳曰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
又匈奴傳曰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
得單于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
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

氏與之東胡飢驕冒頓遂東往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

後漢書曰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

魏志曰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以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

又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龍驤將軍王濬等攻建平丹陽城尅之東擊西陵以下盡拔其城虜其將帥於是上下諸軍

同時並進吳人降者以萬計吳丞相張悌及護軍孫震與楊州刺史周浚等戰于板橋破之臨陣斬悌震首濬遂汎舟東下所歷皆平軍至秣陵晧面縛輿櫬將其太子詣濬降乃收其圖籍皆因吳所置除其虐政示以簡易百姓大悅乃赦天下改元為太康天下大酺五日

晉書曰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使討劉備魏武曰人若無足既得隴復欲得蜀也

又曰王羲之與會稽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又宣紀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楊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議者請速伐之帝曰吾當與四方同力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皆所以奮揚赫斯震曜威武也

又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

又馮紞傳曰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內懷慙懼

又載記曰慕容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不復留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

北史曰慕容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凡人耳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三國典略曰周伐梁于謹大軍次于樊鄧岳陽王率軍會之傳檄于梁曰昔梁文武衆官夫作國者罔弗以禮信為

本惟尔今主往遭侯景逆亂之始實結我國家以隣援今擬背德賞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擾我邊人我皇帝奠天之意弗敢以寧分命衆軍奉揚廟略凡衆十萬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講內外誡嚴是朝昏霧巳時方歇梁主親戎百官並甲冑從於禊飲堂閱公私馬仗是日大風拔木王琛既至石梵未見我軍乃馳書報黄羅漢曰吾至梵境上怗然前曰所言皆兒戲耳羅漢入啓梁主疑之庚午續講百官以戎服聽

後周書曰建德五年冬十月帝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

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
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已酉帝總
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為右二軍總
管隨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
將軍竇恭為左二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
又曰保定中命宇文護統衆伐齊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
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
帝於廟廷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
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
亦引軍退楊摽於軹關戰沒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
首請罪帝弗之責也
又曰建德四年秋七月武帝召大將軍以上於文德殿帝曰

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偽齊
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
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
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
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
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兗豫則馳檄可定然
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為
何如羣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
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為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
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
者軍下宜陽釁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
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
魯軫殄悴之哀幽并企來蘇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

不可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屬兵詰暴時
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龔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賴將士
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
陳王純為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二軍總管
鄭國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
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
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隨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迴舟師三
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
申國公李穆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衆二萬出陳
汝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
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
隋書曰崔仲方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
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

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合三
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為衝陰
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
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稗
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
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又轉
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
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隨與楚同分楚
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
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得歲之助以今量古滅不疑
也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陳既
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

夥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
但芻蕘所見冀申管窺愚今唯須武昌巳下蘄和滁方吳
海等州更估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
楫多張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要衝必
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
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
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
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
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
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
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
軍總管率兵與秦會
又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

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
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
違得葬江魚腹中且不恨
又曰李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
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
自隋也時高頻因使入京上語頻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
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後駕還在塗中高祖
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
及之者
唐書曰武德初秦王東討王世充連年未下宿師于野高
祖以兵久在外議欲班師中書令封德彝奏曰世充得地
雖多而羇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
窮破在旦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未

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從其議及平世充高祖顧謂
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德彝
贊成此計張華叶同晉武亦無以加之
又曰高崇文伐蜀領兵馬取鳳翔邪谷路李元奕領兵馬
取駱谷路同赴梓州應接當秦惠王時用司馬錯之策以
伐蜀漢光武使吳漢伐公孫述魏司馬文王使鄧艾伐劉
禪晉穆帝使桓溫伐李子仁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梁
武帝使鄧元起伐劉季連周大祖使尉遲迥平蕭紀隋文
帝使梁睿平王謙憲宗命高崇文平劉闢自秦至元和九
度伐蜀四為水軍泝江而上唯秦與鄧艾尉遲迥梁睿及
崇文五在斜谷駱谷出師南討不廷○古司馬兵法曰王霸
之所以治諸侯者以土地刑諸侯（所相也相諸侯[illegible]地而封之以德史土廣[illegible]）
以正命平諸侯（王者以違德書政敬刑諸侯平均之）以禮信結諸侯（謙恭

愛盡懷持諸侯官令誠信以治民心）以材力說諸侯（材[illegible]也力者任重[illegible]賢能堪物理事任高力大）
（故諸侯發事各參其職任）以謀人維諸侯（維持也諸侯遠方來不秦制令諸侯自尊致立[illegible]伯[illegible]特）
（晉之鄉）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明約有功賞之者進不褒罰之所以合諸侯也）不比小大
以和諸侯（比文也使小國事大國不失事畢之序以協諸侯也）會之所以發禁（三者[illegible]
令不行以亂國化故九伐三恭以中動之）敢憑弱犯寡則沮之（侮弱使蒙則四面削其地）賊
傷人則伐之暴內簡外則壇之（害諸侯內等典目下無理而暴虐之外輕慢小人不）
（血祐禁則置之空壇無人之地）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伏則侵之賊殺
其親則正之（持王人論則攻殺也）放殺其君則殘之（盡殘滅其空[illegible]首）犯
命凌正則杜之（侮王者法則土塞不令與鄰國交通）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諸侯逆亂失人倫內外不別與禽獸同行不可以示百姓）則誅滅盡矣○孫子曰夫伐大
國則其兵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昔失之矣）是故
不事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霸王者不結威天下諸侯之交權交者也）伸巳
之私（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播己威得伸巳私也）威加於敵家故其國可拔而

其城可隳亦也無法之懸無功之令（言軍法令不豫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又曰安能動之（攻其所愛）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攻其君主）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其次伐交（不令合）

春秋説題辭曰伐者涉入國内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民誅無道故先伐文家天命已成爲王者故先改正朔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謂湯伐桀告天也詩云命此文王言誅伐也

禮記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有邑也

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繋心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

又曰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

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殺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

討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也

春秋曰衛侯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于也言欲伐擊之也

尚書叙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輕重縱辭誕以示東征誅祿甫也戰者何謂也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兵部三十六

征伐下

説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説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郄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則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事而欲富樂者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

子西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侯乎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應之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西之壇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子西南面太宗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之寶器楚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欣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人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遂揖而去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又曰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爲隣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衆往爲耕老弱餽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受者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也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報讎也

蜀王本紀曰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也

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紆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比黿以爲梁

春秋後秦語曰陳軫爲楚使來見秦惠王曰卞莊子方刺獸而管豎子止之曰兩獸方食牛牛必甘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獸之功卞莊子以爲然立待之須有兩獸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

又楚語曰白起將兵伐楚楚人黄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説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怒犬受其弊不如善楚秦王乃

止不伐楚約爲與國黄歇受約而歸
又趙語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者齒寒今
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
我知其然
吳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
太子友請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沾履濡吳王夫
差怪而問之太子友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
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悲吟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
曳脅舉刃欲援其形也螳蜋貪心時進志在有利不知黄
雀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蜋也夫黄雀知伺螳蜋之有
味不知臣躊躇引彈蜚丸之集其背也
又曰越王勾踐請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因此而
壞其謀可也大夫種曰可唯君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

於是越王曰善哉乃使相工索國中得苧蘿山賣薪之女
名西施鄭旦而獻於吳
又曰越王念吳欲復承之乃中夜抱柱而哭哭復承之以
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夫復讎謀敵非君王
之憂自臣下急務也
又曰吳王闔閭將伐楚登臺向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
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也名武善爲兵
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
呂氏春秋曰智伯將伐仇繇之國山險無道乃鑄以大鐘
方九軌仇繇開道迎之因其道取其國（韓子曰智伯鑄大鐘遺仇繇由君大說除道迎之七月由仇亡也）

又曰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爲前陳（止足）
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庳廬西伐至于巴蜀
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又曰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
大則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
知動静矣（晉趙簡子欲襲衛使史墨往視之反曰蘧伯玉爲政未可與加兵簡子輟不伐衛故曰史墨來而輟不襲衛也）
又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
上戲而侍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扶其侍子以讓吳人吳人
應之不恭卑梁人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
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吳
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公
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之獲其師

又曰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公
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畜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
（寧國楚臣）夫陳小國也而畜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
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
取陳
又曰箴尹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西家之潦經其庭
而不禁箴尹問其故曰西家高吾宮卑潦不經吾庭不得
寫爲是吾不禁也箴尹歸適遇荆欲攻宋箴尹諫於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君賢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之攻之必
無功也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人無食羿窫
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爲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
華之澤（南澤也）殺九嬰於水凶（水火之怪北狄之地）在繳大風於

青丘之野（大風鷙鳥也）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殺羿窫窳（獸如龍首食人在西方也）斷脩蛇於洞庭（在南方）擒封豕於桑林（封豕大豕也桑林湯禱旱處）

又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擧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擧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又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莫有渡者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伐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業事匏有苦葉詩風篇名匏有苦業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大棄不也其能）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者識也不材於人言不可食共濟而已佩之可以渡水）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法刑殺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又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則宋降楚與我絕）告楚則不許我（告楚請宋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

又曰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事賓服禮以責大兵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固一言犬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循天性專一其身不移不廢傳王貴其厚樸也）其有以禦我矣（禦距止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荒服者不至）

又曰商王帝辛大惡于人（商紂人辛號辛紂名大惡大爲人所惡也）庶人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戎兵牧商郊牧野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人隱而除其害（恤憂隱痛）

又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之人聽命莊王已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六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不賀何也申叔時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矣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非以王爲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爲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從諸侯聞之朝於楚此務崇君之

德也始張武爲智伯謀（張武晉人）曰晉六將軍中行子取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予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遂滅之此務爲其君廣地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文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莊子曰犀首請魏伐齊季子諫勿伐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亂人也善言勿伐亦亂人謂伐之與不伐亂人者又亂人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而笑之公問之對曰笑臣鄰之人也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此也公悟乃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矣

墨子曰天賜武王黄鳥之旗以伐紂

又曰湯在鑣宫夢神謂之曰夏桀無道汝克戡之

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兩帝四王者仁義之兵於天下也

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蹶死地方百里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黄鳥至于赤斧其間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其人事然

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滎其心以亂其政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曰前者明公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鋭之卒以萬萬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

兵部三十七

請征伐 出師 軍行

請征伐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子路子貢顔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却也）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孔子曰勇哉（馘截耳也）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又曰單于爲書慢罵太后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高皇帝以三十萬困於平城噲亦在其中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

後漢書曰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没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恐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矣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illegible]）遂遣援（援馬也）

又曰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信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鄧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

唐書曰李晟以軍功授特進光禄卿尋轉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爲左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二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師慕容谷鍾而還吐蕃因解靈州圍而去也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師次於焦籬堡其夜賊將吳冏棄太原堡走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俊斬懷光首以降降者一萬六千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冏等七人以徇爲懷光所脅者捨之燧自從京師至河中凡二十七日上乃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初德宗欲罷兵燧不可請得一月芻糧足以平河中至是果然矣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李晟與李懷光合軍拒朱泚時每將出合戰晟必自異衣錦裘繡帽於前親自指導懷光望見之乃謂晟曰將師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耶晟曰前久在涇源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兵遷延不進晟因入說懷光曰寇賊偷據天子行在近縣兵柄關略屬在於公公宜以時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爲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

又曰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裨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塩州城下賜實封五千户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失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輙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

三國典略曰北齊平廣陵王孝珩曰奈何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內恭拏堅離閒骨內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出萬死身先士卒展我力耳

又曰齊主曰今日飲酒樂哉武衛將軍斛光進曰關西未平人爲仇敵陛下亦何樂哉會當馬步十萬三道處由平道陷王壁拔長安自允凉色來納在掌握使百官襲冠晏軍士釋介胄然後稱樂齊主謂羣臣曰明月常有此意憂國如家卿輩無及之者平原王段韶出謂光曰御勝先帝耶先帝以四十萬攻玉壁不利而還將兵如盤莖水誤即傾覆何容易而輕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出師

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書曰張皇六師肅將天威兼弱攻昧推亡固存無作神羞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受命于祖（謂告祖也）受成於學（謀定兵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周禮曰牙璋以起軍旅

又曰類祭先出師告天祭也造祭將興兵造於先祖祭也

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武士衆貴來也）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王莽一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具見前書）大十圍以爲壘尉（壘尉主壁壘之官中壘校尉主壘也）

擊之又驅諸猛獸（猛或作猛獸音古猛反）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
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又曰車駕東歸勑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彭頭鬚爲白
又曰馬嚴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
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敞
同之將軍勑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
天子好五兵故合祭之見高祖紀）過帝親御阿閣（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
又曰馬成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
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
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又曰涼部叛羌搖蕩四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鄧騭將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餞近

又曰馬援出師詔百官祖道
又曰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舋并入關中而方自事
山東未知所寄以鄧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
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
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晉書曰何曾正始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
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千里曾盛爲賓主備
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
又載記曰苻堅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爲冀州牧
融將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
之比發王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
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守
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遂重星官
後魏書曰車駕南伐以劉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
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
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
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及曲阿且以河東數石
賜卿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四年冬十月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
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出潼
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
丁卯幸沙苑勞師
三國典略曰侯景西逼梁湘東王遣晉州刺史蕭惠正率
兵援于巴陵惠正辭以不堪舉天門郡守胡僧祐以自代
王以爲武猛將軍令其進發僧祐謂其子玘曰汝可開兩

高門一朱一白吾當以死決之不捷不歸也王聞而壯之
厚撫其家謂僧祐曰景便於陸道不閑水鬪賊若水戰但
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
須交鋒
又曰周遣常山郡公于謹率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
等步騎五萬南伐太祖餞於青泥谷時庾信來聘未返太
祖問之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關西作博士卿以爲得
不信曰必得之後王勿以爲不忠太祖笑而頷之
白虎通曰王者之伐所以皮弁素幘何服皮弁素幘也王者
將出辭於禰還假禰祖言辭反之禮尊親之義王制曰王
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假于執祖出
以告天至告祖也先告廟後告天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
也告天何示不敢專也非出辭反面道也與宗廟異義還

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社不見告天知不告也

又曰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

孳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而即分為七軍如或多或少臨時更定（大軍十分之中以三分為奇兵）

太白陰經曰參七星伐三星連體十星為十將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揺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獲戾執猛破堅摧剛

虞子陽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魏明帝善哉行曰我祖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整其旅輕舟竟川傍江依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發桴若雷吐氣成雨旄旌指麾進退合矩

軍行

禮記曰軍行在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招揺在上急繕其怒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左傳曰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後魏書曰于栗磾太宗南臨孟津請栗磾曰可作橋乎對曰杜預造橋遺事可相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太宗深歎焉

隋書曰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為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

唐書曰太宗率衆平洛晉趙龍門關履冰而渡進屯柏壁

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法何重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也年六十歸者何不忍並人父子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輕車也）革車千乘（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卒十騎一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養馬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千里而饋糧（越境千里）則外內之費（軍資）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曰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

又曰出其所必趣（使敵不得相往救也）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出空擊虛擊其不虞）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也）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當為交和也）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又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也）視生處高（向陽曰生前生處敵軍當在高）戰隆無登（無迎高於山下引敵之上山下堅也）此處山谷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之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於客也視在處高（水上亦當處其高也）無迎水流（恐漑我也）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流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倍衆樹（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而左右倍高前死後生（戰便）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者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

（高一作好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養生處實是為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
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也（[illegible]）此兵之利
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illegible]）
（[illegible]）背丘勿迎（[illegible]）
又曰上雨水沫至欲渡者待其定（[illegible]）絕澗過天
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去劫切）大害必亟之勿近也（[illegible]）
（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illegible]）
（[illegible]）之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倍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小林翳薈（烏會反）者必謹
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illegible]）
（[illegible]）
衛公兵法曰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首
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次前軍馬軍次前

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
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
軍其馬軍去步軍一二里外行每至高處即令三五騎馬
於上立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准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
先發安營踏水道路脩理泥溺橋津檢行水草左虞候排
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
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
候軍職掌初發安營諸軍營各量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
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衆皆散行卒難
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
又曰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
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為四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
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

行（[illegible]）輜重在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合各在輜重外
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
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
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別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分
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列作前面甚易其次兩
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既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
作四行其輜重進前其戰鋒隊橫列相接使充後面亦易
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
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
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
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即須相囊
得若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
又曰諸兵馬發行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

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
將此兵脩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擇後收
拾闌遺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
又曰軍行沙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鳥烏
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蘆菼（吐敢反）菰蒲之處下有伏泉地
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太白陰經濟水具篇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
筏難以濟渡太公以天艎天舡皆質朴不便於用今隨事
逐物變化而用之以濟巨川
又曰木罌以木縛罌為筏罌受二石力勝一人罌間闊五
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拔頭後置梢
左右置棹
又曰槍筏槍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

即爲一筏皆去鑽刃以束爲魚鱗以横栝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爲三筏計用槍一萬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必濟

又曰蒲筏以蒲九尺圍顛倒爲束十道縛之似束鎗爲筏量長短多少隨蒲豐儉無蒲亦用草筏量大小以濟人

又曰挾絙以善水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曰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擊其孔束於腋下而浮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

兵部三十八

會兵　誓衆　麾兵

饗士　犒師

會兵

普門院

書曰戊午師渡孟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拒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壹戎衣而天下大定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穀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後漢書曰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切又下管切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岳大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馬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又曰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

又曰吳漢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兵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爲然

又曰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内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鞏縣今洛州縣也臨河故曰鞏河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

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且曰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及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又曰吳漢悉發幽州兵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之名籍也上上之也）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適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晉書天文志曰征吳之役三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吳楚之地

唐書曰憲宗時鄆州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

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乃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關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從其請裴度獨以為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卻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即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但得至陽谷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形自不撓上曰御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率六軍趣鄴齊主令群臣議之廣寧王孝珩議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機變請使任城王便領幽川道兵自土門入擊取并州獨孤永業使領洛州兵自潼關入擊取長安臣請明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賊懸軍遠來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應退

誓衆

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也命禹討之）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也軍旅曰誓）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不循以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又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告于衆曰羲和尸厥官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奉將天罰火炎崐岡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爾衆士懋戒哉欽承天子休命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善敹乃甲冑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無敢不善峙乃糗糧峙乃芻茭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刑者非一也）

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群后以

師畢會（諸侯盡會大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
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播棄黎老昵
比罪人（鮐背之耇稱黎老棄不禮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小人也）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言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紂至親
雖多不若周家之少仁人也）
又曰武王伐紂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
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
有戮
又曰爾衆士同力王室
史記曰太尉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
皆左袒

後漢書曰齊武王伯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誓衆焚積聚
破釜甑鼓行而前
晉書曰元帝以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廪布
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
江中流擊檝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
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
人而後進
又載記曰王猛與慕容評戰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
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
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
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
後周書曰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
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
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
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西圖關中精甲三萬高祖杖白旗誓
衆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
又曰太宗紅王世充陳兵穀水之上步騎五萬太宗舉麾
誓衆曰隋室無道毒被蒼生我國家受命于天寧濟億兆
世充敢抗大邦數行侵暴殺良善恣其淫酷國家爲百
姓除害事不獲已各宜整爾軍旅脩爾器械立勳立効冀
行天罰敢有犯命者斬無赦
又曰朱泚反韋皐於隴州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
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李楚琳亦肩
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
皐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
盟一心竭力伏順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
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
於子孫亦周遺育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使通於吐蕃以
求助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
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
之後其教可復是故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人
體其命也（[illegible]）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
先成其慮也（[illegible]）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
先意待事也（[illegible]）周將交刃而誓之
以致意也（[illegible]）
又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
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

有功之君（王者以有功德者為君長賊曰欲襲殺之）徧告于諸侯，章明於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之神山川冢社（冢社者天子太社也），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造就也就造于）（先祖獻也）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至于所征）（之國與天子會）天子正刑（刑者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獵田，無有虔，無毀二功，無糞墻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城，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若傷人，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三者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盡其民人舉賢良更侯伐為君事王立官之職事矣）。

論衡曰：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汝不急渡，倉兕害汝。河中有此之物，時時出浮，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船者也。

文選曰：勸三軍，善將帥，元戎竟野，戈鋋彗雲。

麾兵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晉書曰：張重華攻石季龍，遣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師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絕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奔擊，遂大敗之。

又曰：陳敏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常，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遣使密報征東將軍劉准，遣兵臨淮，已為應。及兵至，敏使弟昶及將錢廣次烏江以拒之。錢廣，玘鄉人也，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投募，詐白事，方昶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敏師萬人將戰，未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單騎東奔，為義師所斬。

梁書曰：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高祖詔韋叡率衆會焉。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強。

劉璠梁典曰：韋叡字文懷，京兆杜陵人也。叡雖有曠世之度，莅民以惠愛為本，所居必治；將兵仁愛，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北史曰：唐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永善取下，士人競為之用。臨陣常着白袷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尔逢唐將。永所營之處，至今猶稱唐公壘。

後魏書曰：毛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曰行唱呼，處分振於山谷。

後周書曰：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為戰鬭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建德中東伐齊，帝引兵發京師。壬寅渡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遣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

蜀於汾水庚戌帝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自奮勵

隋書曰李子雄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

唐書曰德宗時鄭權爲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入覲度軍中必有變以權寛厚善容衆俾主留務既而兵果爲亂權挺身於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士皆戢伏

又曰昭宗時王山都頭楊守信叶楊復恭稱兵闕下陣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喜門是夜令劉崇望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關門內禁軍列于左右候門開即劫掠兩

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開崇望駐馬宣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率戎事公等禁兵何不撲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尊人不亂緊崇望之方略也

五代周史曰世宗至泗洲太祖皇帝乘勝壓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月城之上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輿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饗士

左傳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東觀漢記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後漢書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

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合戰大破之

又曰劉盆子既降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

又曰鄧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齊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後周書曰若干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孝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淮南子曰負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愉衆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

黃石公記曰動爲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柔而能剛則其國彌光弱而能強則其國彌章一簞之醪投之於河令士衆迎飲三軍爲其死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犒師

左傳曰夏齊師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也）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也先韋乃入牛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曰寡君聞吾子將步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邑爲從者之淹則具一日之積（淹久也積芻米菜薪也）行則備一夕之衛

又曰楚子以馹至于羅汭（馹傳也羅水名也）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且吳社稷是卜豈直爲一人使臣獲釁鼓而弊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乃弗殺

後漢書曰岑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晉書曰桓溫進兵至霸上耆老持牛酒迎溫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後梁略曰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來逼荊鎮上懼其至送遣犒軍既而與忠結盟并送質子與魏相約爲兄弟之親於是聘使往還相望道路

後魏書曰御顙從世祖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于率騎數萬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顙爲文銘于漢南以昭功德

淮南子曰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鄭賈人弦高蹇他（他弦高賈人）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其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孟明西乞白乙）曰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賞賞弦高高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

兵部三十九

戰上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也警之也

說文曰戰鬭也

開元文字曰仲秋大閱戒衆庶脩戰法陰疑於陽必戰是也凡師皆陣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也

易曰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之爲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不堪故戰于野也）

又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爲其嫌於非陽西戰地）

書曰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左傳曰魯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與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又曰吳伐楚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又曰齊伯郭敔伐莒子將戰死羊牧諫之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

又曰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又曰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

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又曰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又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里克諫曰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又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阨而未成列天贊我也

又曰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子魚曰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

又曰齊晉將戰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擒之而乘其車（欲獲其人因已車而載內）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斷繫車而奔走欲自異其然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也）

又曰晉楚將戰而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童子何知焉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邑）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梁子齊大夫也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二子使戰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

又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也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

又曰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又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又曰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着於丁寧(伯棼子越椒也汰過也輈車轅上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下以禦寒暑)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骼躒鄭人自御知其判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也)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

又曰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又曰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而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又曰吳伐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者走不食事故不在戰數也澨時制切)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也)入用其寵(爲秦所納也)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旋濘中濘乃定切)秦伯獲晉侯以歸(晉惠而忽秦直而愎所以歸也)

又曰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謂隨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少師曰必速

戰不然將失楚師戰于速杞隨師敗績(若用季梁之謀必不敗矣)

又曰吳楚二師陣于栢舉吳子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閭曰楚相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又曰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及戰晉將呂錡射楚共王中目(錡魚綺切)楚師宵遁晉師入楚三日館穀

又曰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又曰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侯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恤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

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又曰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
河曲之戰
又曰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
又曰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
又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陣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智武子曰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又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
則吾退舍子濟而陣遲速唯命
又曰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
皆出戰交綏
公羊傳曰巳巳晉侯及楚戰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
又曰詐戰不日此何以日詐卒也齊人語也
又曰晉人及秦伯戰于殽秦敗或曰襄公稱人何貶也君
在殯而用師詐戰
又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又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
績內不言戰乃敗績
又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惡乎
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
言戰乃敗績與鄭人戰於宋地故舉伐以明之也
家語曰齊國書伐魯書齊卿也季康子使冉求帥左師衛之樊
遲為右季氏曰須也弱須是名弱幼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
戰于郊未踰溝前有溝衆不肯踰也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季
孫德不素著不為民所信也請三交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度而踰請也如之衆從之
師入齊軍遒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卻
敵合以義既戰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
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也孔
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
孫樊遲以告孔子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又曰孔子曰黃帝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
泉之野

又曰子貢言志曰願得齊楚合戰於漭蕩之野埃塵連
接挺刃交兵
國語曰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
知人之極不仁則不共三軍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
發大計○戰國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
百戰之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
王若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請從
公言而還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敗者不如
遂行乃與齊戰而死
史記曰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服虔曰阪
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
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
上谷遂擒蚩尤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

帛名為蚩尤旗

又曰御子冠軍威振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張晏曰率戰布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秦將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又淮陰侯傳曰信云此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

又曰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霸有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

又商君傳曰鞅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

又藺相如傳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

又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楯也

漢書曰漢王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胡陵縣彭城南在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求室家而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騎追急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又張騫傳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又叙傳曰述趙充國辛慶忌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戰

又曰西南夷傳曰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音壁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戰士乃溺水死者四千餘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

又曰蕭何功最盛封酇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居臣上何也

又曰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楚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大戰布軍敗走

又曰趙充國討先零羌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輜重欲度湟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

又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云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

兵部四十

戰中

後漢書曰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大衆攻尚尚破公即破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舉也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晨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畧掠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之間八戰八克

又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又曰曹操擊陶謙遂過拔取睢陵夏丘皆屠之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

又曰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范兵不敵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續漢書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學詩禮見郡督尉試騎士建旗鼓肆馳騁由是心善將率後上聞弇爲張步所攻欲自往陳俊曰步兵盛可且閉營待上至弇曰上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合戰破之

蜀志曰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趙雲遣兵隨忠取米雲將數十人輕行出圍行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勢逼且鬪且却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公軍至疑有伏兵雲雷鼓於後射公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對譔趙字也）作樂飲宴至暝

晉中興書曰桓溫步騎四萬自江陵向關中伐僞立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皆破之至于灞上戎首多降居民皆奮擾路側耆老或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兵師將徙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飢溫率衆還詔遣侍中黃門勞於襄陽犒軍十一年溫進征討大都督司冀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乃合衆治兵七月率衆伐羌十月溫次伊水羌帥姚襄來逆軍屯于北遣使謂溫奉身歸命願敕前鋒小却當拜伏路左溫答曰我自脩復

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卻於是方軌齊進襄率驍勇萬餘人距水前戰溫命小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北自相殺害死者數千越北芒而奔走溫屯故太極殿前賊周成率衆降溫從入金墉謁先帝諸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還陵令守護

又曰謝玄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八年玄至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四師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澗詔加衛將軍安為征討大都督玄為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玄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斬首萬級生擒五千餘人十月苻融進屯壽陽玄與琰等選精銳八千人決戰淝水南臨陣斬苻融俘獲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其餘寶器山積錦罽數萬端牛馬驢騾駱駝十萬疋

又曰苻堅率衆五十萬向壽春謂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衆無所用之今祕吾來令彼不知彼顧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祕不言堅自來於是以小將旗列屯肥北晉征虜將軍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並阻水南一時涉渡肥水融曰及其未成列擊之必克也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便於水今捨步入水是以所短擊其所長非良策矣可須彼過水一時擊之彼既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後艤舫渡江直指會稽覲禹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列陣以待晉兵晉兵既濟戰于肥

北堅被重瘡三軍潰亂堅馳還長安

晉書曰劉毅泝江追桓玄戰於峥嶸洲于時官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

又曰將軍王敦反兵至石頭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切）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又曰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將軍謝石謝玄拒之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肥水晉師不得度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堅衆皆曰宜阻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卻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度肥逼之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又慕容超載記曰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為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救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馬善

矛稍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衆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鏁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又曰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帝率軍救信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為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周文帝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万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辰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不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公等為

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又曰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揔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揔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陣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以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俟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入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北史曰後魏孝文南伐齊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元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德福文武頻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後周書曰天和六年宇文憲帥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不能救之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卻會日暮乃各收軍

又曰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占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見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望太祖軍少竟馳而進不為行列揔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揔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遣將韋孝寬討之迥男惇率衆十萬入武德

軍於沁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寬率兵討尉遲迥迥於相州軍進至州迥悉出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拔其城

又曰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云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敗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

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權不敢動遼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披反靡反）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帥不知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北齊書曰慕容紹宗與侯景戰於渦陽大破景軍溺死於渦水水為不流景走淮南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

兵部四十一

戰下　戰不顧親　戰傷

戰下

後周書梁臺傳曰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

又曰田弘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兵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

又曰李標字靈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少事尒朱氏累遷右將軍魏孝武以標從為太祖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標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

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標曰但使膽決如此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又曰賀若敦太祖時群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賊乃退走父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

又曰王雅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又曰蔡祐字承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華弘農夜中與太祖相見祐至字之曰承先尒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

又曰王雄從晉公護東征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尒不殺得但生將尒見天子[illegible]反射雄中額雄馬退走至營而薨

又曰耿豪本名令貴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

又曰王勇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郢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東太子武衛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

又曰耿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

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
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
得不介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
嘉之拜北雍州刺史
隋書曰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
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畀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
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
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
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
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
過失而斬人多者萬餘人少不下千數流血盈前言笑自
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
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

平三百十　三　張

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又曰張須陁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
之轉滎陽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
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
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
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
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
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
號泣數日不止
又曰麥鐵杖遼東之役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
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
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
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

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
又曰權龍襄慶任周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於并州被圍百
餘重龍襄慶力戰矢盡短兵相接殺傷甚衆於是刃稍皆折
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
又曰高智惠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捴管從楊素擊之
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
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
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
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
歎又曰宇文慶從周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
戰良久中石迺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
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
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

平三百一　四　張

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
高辟克并州下信都擒高湝功並居最○唐書曰高祖爲
山西河東撫尉大使至龍門縣有賊毋端兒衆數千人奄
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
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
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爲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
其妙如此
又曰至德中宜春郡太守劉秋子率士卒攻賊兵盡矢窮
秋子張空拳大呼於軍前死戰而勝詔嘉其忠勇拔淮陽
太守
又曰白孝德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李光弼爲偏裨
史思明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河挑戰龍
仙勇捷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手運兩矢嫚罵光弼登城

望之諸將皆侍顧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前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無可於是左右竊議曰孝德可光弼聞之乃招孝德前問可將乎孝德曰得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壁門候既入然後進及諸大軍鼓譟以借威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而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鐙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然龍仙不測又止孝德呼太尉使予致辭非他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久之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猪狗乎孝德發聲虓然執矛突前城上萬鼓齊譟五十騎以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以疋馬逐之胡騎五十皆披靡若猛犬之獵群狐也遂斬之提首而歸

又曰王難得試衛尉卿至鳳翔為都知兵馬使隸興平軍事嘗有裨將斬元耀當合戰墮馬呼難得躍馬救之賊射難得中眉皮穿下蔽目難得乃拔去箭并皮掣棄之勇冠三軍由是士衆多附之

五代周史曰王殷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

三國典略曰茹茹寇肆齊王自晉陽討之虜騎散走大軍遂還齊主率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黄爪堆茹茹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麾下齊主安卧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騎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奄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那肱騎奮擊亦大破捷

戰不顧親

史記曰項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而翁即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後漢書曰邳彤字偉君世祖拜為後將軍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擊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得免

又曰世祖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上黨太守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 為延所獲馮衍乃遺邑書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間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年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

又曰趙苞字威豪遷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劫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視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與微祿奉養朝夕不

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人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介其勉之苞即時進戰敗之其母妻皆為所害

東觀漢記曰孔奮為武都郡丞時在郡為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妻子於軍前奮年五十唯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遣兵衛之紹遣朱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以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上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戰遂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靈字文偉）

蜀志曰姜維與母相失（孫盛雜記曰維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續帝王世紀曰晉師度峴慕容超使拒之關晉兵盛自將四萬繼之及晉人戰於臨朐燕兵大敗超單馬奔入城八月將封融自河北奔晉師使詔誘城內超超縛其母懸諸城上融曰姜維有言良田百頃不在一畝

梁書曰羊侃長子鷟為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得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汝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害也

戰傷

左傳曰齊晉將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魏書曰孫觀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中穿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氣益奮及瘡甚遂卒

魏志曰諸葛亮出祁連山詔張郃督諸軍至雒陽還保祁連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又曰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

蜀志曰先主進圍雒縣龐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

三國典略曰陳薛安都引兵破留異成州刺史韓子卑單馬入陣傷項之左一髻半落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車容止不變

北史曰彭樂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瘡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後周書曰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擋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

又曰韋法保每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

又曰李弼從太祖與齊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弼佯殞絕於地守者稍解弼睥睨傍有馬因躍上

西馳得免

隋書曰開皇二年突厥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南詔以達奚長儒為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厥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一

兵部四十二

請戰　挑戰　決戰上

請戰

左傳曰帥師以來因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矣

又曰晉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於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奔梁求秦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怯也言秦刑使怯未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煩大夫子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軍事詰朝將見

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史記楚世家曰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與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與秦平

後漢書王霸傳曰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挑戰

孫子曰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者也）主不可以怒而興
軍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興軍）
（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忿而合戰也）兵怒而可以復喜慍（人怒）
而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主怒）
（[illegible]）
之（責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危之道也（敵也）
左傳曰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
左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
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致師者挑戰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截耳也）執俘而還皆行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

麋麗龜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
如起曰令賤而勇者將而擊鋒交合而北告而勿罰觀敵
進取一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
若其眾追北旗幟雜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凡
若此類將令不行
史記曰吳世家曰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檇李（賈逵曰越地也）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
觀之因伐吳敗之姑蘇
又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
挑戰漢王數項羽十罪大怒伏弩射中王胷漢王捫足曰
虜中吾指
又曰王翦代李信擊荆荆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漢書曰項羽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以吾兩人願與王
挑戰決雌雄無徒罷天下父子為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
不鬭力羽令壯士出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
被甲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
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之迺羽漢王大驚
又曰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
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
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
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
曹咎自刎汜水上
後漢書曰張堪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疋詣
大司馬吳漢代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

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
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果自出戰死城下
又曰王霸討蘇茂賊聚眾挑戰霸堅不出方饗士作倡樂
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
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
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又曰董憲叛馬成拜揚武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
郡兵擊憲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
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
斬憲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剋
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遇司馬宣王因挑戰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黃鬚兒來令擊之乃召曹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姚襄據黃落前秦苻堅遣將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晉將桓溫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追騎三千軍於襄壘門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至于三原羌迴騎拒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眾

宋書曰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攸之軍因之敗潰

隋書曰陳茂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怒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

又曰竇榮定之擊突厥也史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將宋老生拒之上謂諸將曰老生若嬰城自守當即攻之主客勢懸卒難致力其計若何太宗進曰老生勇而無謀請以輕兵挑之必出戰則成擒矣從之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果怒開門出兵太宗馳白高祖曰事諧矣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却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于陣後表裏齊譟響若崩山隋師大潰各捨杖而走懸門發老生不得入城乃棄馬投塹甲士斬之致其首於麾下流血數里僵死尾相枕四面乘勝進薄其城時無攻具士卒緣梯而上一時攀堞無敵當者遂平霍邑撫其餘衆而用之

又曰杜伏威既敗隋師煬帝又遣將軍陳稜討之稜不敢戰伏威知其怯懦因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稜果大怒悉率衆而至伏威逆拒殺數千人稜僅以身免

又曰竇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關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illegible］而已看左右［illegible］賊見［illegible］是其上計［illegible］）逐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兵六十騎並援槍而至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乘弓射之斃一將賊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太宗且挑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

破之獲其大將刴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決戰上

六韜曰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令敵人圍我斷後絶糧吾欲徐以爲陣以敗爲勝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爲四衝陣以驍騎驚其親君左軍疾左右軍疾右中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鼓而當之

又曰敵疎其陣又遠其後跳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爲之柰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

左傳曰晉師伐齊陣于莘所臻切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也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也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并步正切右援枹枹音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

又曰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爲之娶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死於門屋霤下也齊侯克夷儀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五家不役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加厚禮之也與之犀軒直蓋犀軒高蓋也親推之三齊侯自推車輪三轉也

國語曰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

戰國策曰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單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謡曰大冠若箕修劍柱歸單乃懼問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即織蕢立即杖插爲士卒唱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是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勵氣立於矢石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

漢書曰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也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之

後漢書曰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其書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

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又曰鄧令馮魴力戰死帝曰此健令

又曰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杖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李陵答蘇武書曰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兵部四十三

決戰中

後漢書曰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在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

又曰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劉宏奉於鉅鹿下（鋧五切）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瘡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

又曰祭遵與景丹諸將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文植輔衆名）弩中遵口洞出血流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又曰帝在魯聞耿弇為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

又曰岑彭征公孫述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鉤而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欑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與劉歆等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齊國所都齊王宮中有環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袁紹使麴安攻公孫瓚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

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垣墻間耶促使諸弩並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

又曰鄧禹還長安張宗夜將鋭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髀（髀髀閒上）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

又曰賈復從上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但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羽鶡賁也所羽為旌旗軍衍獻先登先與敵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曰陳俊字子昭拜強弩將軍所向皆敗世祖曰戰將盡如此豈有憂乎

魏志曰毋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為幽州刺史度遼將軍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將軍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逆軍沸水上大戰宮連破走遂束馬懸車登丸都山屠高麗所斬獲首虜以千數使玄菟太守王頎追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紀功刋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又曰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誡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誡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疋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之北桑乾縣名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桑乾郡）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勿宜自伐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可用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關羽德屯河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成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

吳志曰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董襲與淩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大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斫兩紲蒙衝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之會斷紲之功

晉書曰劉毅等誅桓玄兵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拒毅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

首玄大懼使使栢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岑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周處攻齊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齊王彤促命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命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案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歿

又曰明威將軍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石勒夏口之

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弃船投水死者太半賊夜遁長沙伺追至蒲沂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

又曰朱伺劉浚與鄭攀戰楊口壘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擿伺伺逆接鋋反以擿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

又載記曰劉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陳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帶鞬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弃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峽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青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蛇矛左右盤戰始三交失蛇矛東流之水名去不還劉曜命樂府歌

又曰禿髮傉檀追赫連勃勃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乃勒衆逆擊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号髑髏臺還于嶺北

又曰前秦符堅爲姚萇所攻符堅率兵攻姚萇皆刻鋒鎧爲死休字亦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又曰後趙冉閔之亂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帥騎千餘拒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歸于冀州

又曰朱伺善戰人或問之伺荅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刀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又曰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号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又曰劉裕舉兵伐後秦姚泓王鎮惡爲前鋒軍至渭橋鎮

惡所乘皆蒙衝小艦鎭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
逐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鎭惡撫慰士卒
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
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
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
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暐將
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
以鋭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暐
懼遣使讓評催之遣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
又求戰乃陳於潞原而誓衆曰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
勉進不可退也願勠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
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

覩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
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
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
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
中與張蚝徐成等蚝七吏切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
若無人搴旗斬將搴九輦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
斬五萬
裴子野宋略曰左將軍劉康祖聞虜寇壽陽自虎牢率七
千人來赴虜至者八萬騎康祖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
步者斬足士皆用命賊死者萬餘血流沒踝流矢貫頸墮
馬死
宋書鄧琬傳曰劉孝祖屯軍鵲洲沈沖之謂陶亮曰昔孝
祖梟將一戰便死孝祖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

中人相謂曰劉統兵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
自顯欲不斃得乎
又曰傅弘之字仲度涼僞太子赫連璝率衆襲長安弘之
領步騎五千大破之璝又抄渭南弘之又於寡婦渡破璝
獲賊二百及義真東歸赫連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
弘之射貫甲冑氣冠三軍陣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
爲屈也
又高祖紀曰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
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仁懼欲擁天子過江帝
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
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又曰薛安都北征至陜下
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帶鎧唯
着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敵

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又曰高祖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株布滿山
谷帝先馳之將皆殊死戰無不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
火煙焰張天謙等大敗
齊書曰薛安都討魯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
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
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返時人皆云關羽斬
顔良不足過也
梁書曰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懷瑶命第三子嶷帥二
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
將至嶷斬其一騎躍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絶人便馬善射
一日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稍長二
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

號爲杜彪
又曰侯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行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又曰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馮根年十六救之走馬交戰提雙刀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
又曰武帝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王茂走馬單刀直前外生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纒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
陳書曰武帝入援建鄴杜僧明爲前鋒與蔡路養戰於南

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遂敗路養
南史曰陳將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人妙於弓矢弦無虚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後魏書曰呂羅漢父温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人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又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携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
又曰宇文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福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鬚盡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
又曰趙遐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昀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

於鮑口去的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的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孫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昀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假固城之圍進救昀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唯遐獨握節而還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普門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三

兵部四十四

決戰下

隋書曰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後主令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車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於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會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又曰楊義臣拜朔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

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色雄勇撫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義臣後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既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

又曰煬帝征高麗隋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注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高麗國相乙支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

唐書曰太宗嘗謂群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對其强以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不無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不從靖謀致敗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兵亂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楫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以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携貳由是懼而出降

又曰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楊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爲辭月餘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溪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

衣甲非厚者居後衆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擾而奔擊乃大破焉

又曰建中初田悅反以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眞合兵救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洺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于臨洺諸軍皆却晟引軍渡洺水乘兵而濟橫擊悅諸軍復振擊悅大破敗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

又曰德宗以李晟兼魏府左司馬居無何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田悅悅深壁不戰以老王師時武俊遣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圍因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以軍圍范陽上大壯之乃加御史大夫俾禁兵將莫

仁擢趙光銑杜季玭皆歸焉晟乃自魏州直趨趙州賊解
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義武合軍而北略恒州圍朱滔
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田悅朱滔王武俊皆遣兵來
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義武軍却晟引步騎數百擊破之
景濟所乘馬渾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自
魏縣悉兵來救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
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數萬軍使合謀
乃以馬輿晟引軍還定州賊不敢逼

三國典略曰後周軍圍晉陽齊人望之如黑雲四合高延
宗勝兵四萬人嬰城布陣躬與齊王憲交兵自申至酉死
者甚衆帝遂共入城當天門頻焚佛寺光燭天地延宗
率衆排車向前我軍遂却人相蹂死者頗衆齊人欲閉門
以閫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嶮僅得出門侍
臣殲焉唯左仕上士庫狄欽侍從時四更也延宗以帝長
鬚使於積尸之下求之不得士卒既勝乃入坊飲延宗不
復能整頓之帝出城飢甚將謀遁免開府宇文忻進曰陛
下乘勝至此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會延宗
使開府段暢以千人擊帝暢以衆降盛言城內空虛更無
繼援帝乃駐馬召兵旗鼓復振攻三門剋之延宗率衆苦
戰尸骸塞路辰時力屈輕騎走出城北於人家擒之延宗
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固辭曰死人手也恐逼至尊
帝強執之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而來耳勿怖
終不殺

又曰齊師伐梁大至于鍾山龍尾周文育請戰陳霸先曰
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殺
傷數百人齊軍乃移營于莫府山

又曰侯景次于渦陽有車數千兩馬數千疋甲士四萬人
慕容紹宗戎卒十萬旗甲耀日方軌長驅鳴鼓並進景使
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雄雌紹宗對曰當欲公決
勝負遂順風以陣景閉其壘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
詐好掩人背咸宜備之景果令入陣者皆短兵但斫人脛
及馬足東魏軍大敗紹宗墜馬

又曰陳霸先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齊人相對侯安
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
日令公見矣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侯安都墜馬被
圍蕭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
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擊
之齊人大潰自相蹂藉墜川塞谷

莊子曰惠子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
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矣

文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明
四時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而前
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也

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

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莫以衆擊衆必以日之早

穰苴兵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
食還師所以止戰也

古司馬兵法曰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

小聽戰無小利〔小聽謂輕弱敵人稱其虛弱危敗易勝以[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凡五兵長以衛短短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迭更也〕〔更息則可以久[illegible]兵戰眾多者強〕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illegible]〕故其疾如風〔[illegible]〕其徐如林〔不見利不前也〕〔[illegible]〕侵掠如火〔[illegible]〕不動如山〔[illegible]〕〔[illegible]〕難知如陰〔[illegible]〕動如雷霆〔[illegible]〕〔[illegible]〕指嚮分眾〔[illegible]〕〔[illegible]〕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又曰我專而敵分〔[illegible]〕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illegible]〕我眾而敵寡〔[illegible]〕能以眾擊寡者則吾所與戰

者約矣〔[illegible]〕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也〔[illegible]〕〔[illegible]〕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illegible]〕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illegible]〕〔[illegible]〕寡者備人者也〔[illegible]〕眾者使人備己者也〔[illegible]〕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千里而會戰〔[illegible]〕〔[illegible]〕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illegible]〕故善用兵者譬如帥然帥然者常山之虵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illegible]〕〔[illegible]〕

〔敵分則力散專則力并也〕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illegible]〕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也

又曰勝者之兵先勝而後求戰敗者之兵先戰而後求勝

又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吳子曰用兵之道先明四輕二重使地輕馬使馬輕車使車輕人使人輕戰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呂氏春秋曰趙氏攻中山中山之多力者五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又曰趙簡子攻衛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遬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厎之以勇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敢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又曰昔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illegible]〕子

反曰嘗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嘗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絶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侍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不穀無與傷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敗也

又曰齊晉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餘子官名）退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也遇高堂之孤叔無孫（孤[illegible]叔姓無孫名也）餘子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illegible]）平阿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馬與人敵在前援桴一鼓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如子

淮南子曰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陣之戎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偷多獸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偷利厚亦無復利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還賞有功者先季雍（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先賞季雍者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季雍之言萬世之利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

又曰敵潰而走後必可移適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遠人不及步車不及以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

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會門也時戰宋齊戰敗相殺血溺驂馬者也）

賈誼新書曰黄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鬬五日白虎門前溝中血流没足

列女傳曰湯受命而伐桀戰于鳴條（鳴條南夷地名）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嬉嬖妾同舟浮海死於南巢之山

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戰鬬之利唯氣其形也

衛公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暫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以齊法令以行奇正以設置陣以定營壘以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也據鼓角以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蔽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飢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横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潜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勝是以良將用兵審於機勢而用兵仍須鼓

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攫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遥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乎仍須怒士勵衆使之奮勇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

揚子雲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横巨海漂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過麾城撝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紀

潘安仁西征賦曰追皇駕而驟戰望王師而蹴鏑

潘安仁射雉賦曰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内無固守出不交戰

謝宣遠詩曰炎靈劒遺璽當塗駭龍戰

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疲兵載戰一以當千

陸士衡辨亡論曰我陸公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因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隻輪不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兵部四十五

突圍　追奔　乘勢

突圍

漢書曰趙充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

又曰灌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蒙灌氏姓爲灌孟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奮曰願得吳王下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與麾同）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兩騎歸

又曰袁尚征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李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温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幘持問事杖投募直拒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縋引之孚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不如駈出之以省穀配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秉白幡持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

突圍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以得去曰果如吾言

又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常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又曰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瘡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

魏志曰張遼爲雜號將軍守合肥爲孫權所圍獨出麾下從者千餘人潰圍刺之已出復入復出摧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未渡前鋒數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軍牛金逆與挑戰遂爲所圍長史陳矯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氣奮怒甚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徑前衝入陣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

晉書曰李矩將張文與劉聰戰於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文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濟入文壘與文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

宋書曰劉康祖世居京口便弓馬膂力絕人浮蕩蒲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輙越屋踰墻莫能擒之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能追因夜還京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追奔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還退依險而行人懷歸敵能死戰徐觀其變勿遏也）

後漢書曰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亟去吏切）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勝以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乃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故以破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又曰睢陽復返城迎劉永蓋延復率諸將圍之百餘日收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

又曰璽書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扶樂縣名屬九眞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溪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徵側徵

貳傳首洛陽
又曰陳俊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又曰鮮卑萬餘騎寇遼東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過半遂窮追出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疋
又曰鄧禹進圍安邑更始遣將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又曰竇固與耿忠引兵出酒泉塞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界爰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蒲類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
又曰馬防拜車騎將軍擊羌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且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走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
晉書曰王遜為寧州刺史越嶲李驤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拒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　也怒囚于郡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遂卒
又載記曰慕容寶與魏戰謀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仗戎器寸刃無返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符堅自征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符叡率衛姚萇討之叡以符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
又曰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秃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　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楊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
又曰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後周書曰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

全軍而返

隋書曰張金初既敗將數百人遁走後歸濟南招集餘黨楊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劒進拜清河通守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入寇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寂軍敗周進逼河東太宗出兵拒之江夏王道宗年十七從征太宗登玉壁城望賊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賊乘勝而來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但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安得持久糧餉既竭自當離潰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武周食盡夜遁追及會州一戰滅之

又曰　德操領延州道行軍揔管鎮北境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德操以衆寡不敵按

甲以挫其銳後伺賊稍怠遣副揔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賊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後賊大潰逐北二百餘里剋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師都與百餘騎而遁以功拜上柱國封平原郡公邑一千戶賜以駟衆金帶布帛千疋

衛公兵法曰諸戰鋒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徤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遣叫作聲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趂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乘勢

左傳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陳晉死人於城上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也）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也兇兇恐懼聲也音呼勇切）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也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破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伐燕東攻齊何若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illegible]）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以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

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後漢書曰王莽兵攻昆陽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人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十級（[illegible]）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憙音許記切）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最尊居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尋邑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動天地莽兵大敗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殪仆也）會大雷風

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滍音直理也)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數過於萬故以萬爲數)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逃去盡獲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

又曰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內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月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巳小定

未可擊也

晉書曰何無忌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魏殿)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盆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徒得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不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勝之可一鼓而敗之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爲謂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又曰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在今江陵松滋縣東六)對虜都督孫歆沅湖以南至于交廣望風送款時衆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大舉凱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王師兵威巳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帥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

又曰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將侯暉譙詵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祛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何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涪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巳破膽矣只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

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又曰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劉裕率兵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勢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翳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又曰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李特攻晉將張微敗微軍特議欲釋微還涪(縣名)諸將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

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彼養病收士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濆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也

唐書曰太宗進逼西河宋金剛果遁走太宗追之身先士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摠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功効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盡乎且喉糧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必爲賊計此失機之道吾國家之事當竭忠盡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乏爲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若飢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咸悅皆飽而思奮激明日趍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摠管李勣程齩金秦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親御中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却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斬首三千餘級追奔數十里至張難堡有浩州行軍摠管樊伯通張德政先據此堡望見太宗輕騎而來初未識之太宗免冑曰我也堡人讙譟既而涕泣曰不圖今日生謁大王死無所恨左右以太宗不食告之乃奉濁酒脫粟飯太宗曰今日飢渴並解雖公孫豆粥何以加之

又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果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墌城竇抗等苦諫曰賊主猶據堅城雖破其將宗羅㬋未可卽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筭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以敗餘衆何足爲虞兇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陴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果窮蹙開門請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水戰　掩襲上

水戰

國語吳語曰越王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於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

又曰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右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曰何無忌傳曰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旣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大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于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梁書曰王琳帥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艦潰亂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隋書曰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

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絶上流以遏戰船素令　登陵　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

又李安傳曰伐陳之役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以夜襲屯賊可破也

越絶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不過數金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手一也

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曰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自項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檝簡習水戰

掩襲上

白虎通曰襲者何謂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人銜枚馬緤勒晝伏夜行爲襲也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子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皋夏桀之祖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道北)(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人天奉我也(以秦)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代之患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晉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縗絰(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也)遂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家語曰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戰國策曰蘇秦謂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此所謂兩虎相搏也
後漢書曰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音)還比軍必敗矣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又曰蘇茂周建與馬武合戰良久王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走散
又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箄音抹箄縛也)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又曰馬援討諸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
又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攸勸公襲紹將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諸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

士皆惶懼
又曰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又曰廬江太守劉勳理明城(今安徽)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閒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姓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帑他朗切)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士卒以為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月而拔也且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進
其在茲乎勲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盧江果為策所襲
勲窮蹙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
未能拔艾上言請從陰平江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
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里竒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
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士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
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
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
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
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

軍門降
又曰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
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
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
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
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說前
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乃爾阜曰守臣不能見君
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乎時叙母慨然勑從阜
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
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
之阜與戰身被五瘡宗族昆季死者七人
吴志曰蜀將關羽遣麋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吴主遣將
呂蒙屯陸口外倚脩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
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
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為名羽聞之必徹
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不戰而羽易
擒耳吴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徹備而悉衆
赴樊城蒙遂發兵泝流而上伏甲於舟使吏衣為商人以
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
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以陷而家屬
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鬪心稍稍散羽竟為吴師所擒
荊州遂平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
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生虜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唯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淺與曹公乞
討羽自効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

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
晉書曰王如京兆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如等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
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
無賴少年夜襲二軍大破之又陷攻襄城於是流人諸郡
各率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四五萬號
大將軍後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
又曰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李矩矩逆擊不利郭
誦弟元復為賊所執遣元以書說矩曰去東平曹嶷西平
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父母在
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麾旄馬鞭以示殷勤誦
不荅
又曰張駿為涼州牧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

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來會韓
璞攻討秦州諸郡劉曜遣其將劉胤來拒屯于狄道城韓璞
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
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
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
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
積十七日軍糧竭遣辛巖督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
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 叛不爲之用吾糧廩
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
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疋馬得還
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
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
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

王隱晉書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犬丘城樊雅遣六十餘
人入逖營拔戟大呼向逖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
散走逖疑非多人但摧左右拒之會督護董昭入共討賊
賊散故道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兵部四十七

掩襲下

晉書曰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
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
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軍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
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
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
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
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
州

又曰劉裕秉政劉毅爲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帥兵
討之遣裨將王鎭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

十里自鎭惡進路揚聲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兗
州刺史蕃爲副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鎭惡自豫章口捨船
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乙士卒守之對舸
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
長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鎭惡
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
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
將千餘騎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荅曰劉兗州至
顯之騎前問蕃在所荅去在後顯之既至後不見蕃而見
軍人擔鼓排戰具又遥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張天
而鼓嚴之聲甚盛知其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
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
門鎭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

城東門入城內殺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殺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關中購西入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至軍門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命因鬬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夜暗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

梁書曰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逼羽檄徵兵遍于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治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論之曰身病篤謹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反掌矣寶從之於是洗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賕貨（賕求音）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洗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洗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後魏書曰晉王伏羅督高平源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落

又曰陸俟代人也長安盧求劉超等聚黨以叛世祖詔俟以本官鎮長安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鎮超聞之欣然以為無能為也既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驕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三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以盡醉而返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厲之言至懇切士卒荅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以當醉為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將士皆應聲縱擊遂平之世祖大悅徵還轉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蕭寶寅伐梁堰淮水溢溢將為楊徐之患寅於堰上流鑿新渠引注淮澤乃遣將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營聚破賊斬其將軍而還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帥攻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尅

又曰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弑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屯於定州之安國兆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万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若未還師

西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
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勠
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欲出城營外詭言西歸
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
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
遂破被擒之
又曰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
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
甘恐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
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人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
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衆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
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
能制之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

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此觀諸軍不
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將遂進軍獠甘衆
亦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獠甘并鞏廉王
後周書曰劉亮初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
都督及岳被害亮與諸將謀太祖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
不下涇秦諸州悉相與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
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輕將二十
騎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致酒高會
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首懸首號
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
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款伏太祖置十二軍諸將將之亮
領一軍每征討與怡峯俱爲騎將
又曰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宣言遠近曰今氣

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
爲實分遣諸軍散營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州岳與天光
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棄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
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隋書曰遂州獠叛命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
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以官號僞班師
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
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又曰李徹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
曰周齊之世有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
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
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
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

成其計請以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
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
又曰李安爲尚書右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
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
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
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
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
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
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
上大將軍
又曰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
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
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逕明渡水人奔馬

馳以襲寇營遣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列兩軍已合伏兵於
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寇營燒其廬舍寇見營中火發因
而遁走
又曰煬帝末年群盜起遣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
連營十餘萬須陁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
持經十餘日糧盡欲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
衆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乘危險誰
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
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而明月悉兵
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
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縱
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却逐之大破
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丘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
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飢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
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
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赴
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
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
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
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
至河口遇賊擊破斬之所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又曰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牙於定襄時諸部離散代州
道行軍總管李靖選驍騎三千徑赴惡陽嶺出其不意擊
之突利驚走靖遂收定襄之地頡利可汗懼退寶鐵山遣

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命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入
朝猶持兩端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其年太宗遣唐儉安
脩仁往頡利牙慰撫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
使到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賫二十日糧引兵白
道襲之破虜必矣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置討
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如唐儉等輩何
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
軍頡利見詔使大悅不虞官兵之卒至靖軍將逼其牙十
五里虜始覺頡利乃走靖俘斬萬餘級獲口十餘萬得可
汗婦隋義城公主殺之頡利奔吐谷渾西道行軍張寶相
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降靖始復定襄恒安故地開
拓北境自陰山已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突厥國滅謂侍
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

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凶奴坐不
安席食不甘味今暫舉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
乎因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又曰李愬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
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
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栅衆請所向
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
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兵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
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
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以東師人未
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
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
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其必不還然以從愬之令無敢

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迴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北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钁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柝者以安之及雞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不信又告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聽聞愬號令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得至此遂操弓挾矢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戰愬討元濟猶望董質來救乃訪質家安恤之使其子持書禮召質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窮之狀又見李祐華已立奇功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揖登堦

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誠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器甲明日復薄城焚其南門百姓爭負薪芻以委之元濟城上以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城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執愬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及厨廐之間者使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軍鞠場以俟裴度也

又曰石雄為劉沔裨將會昌初回鶻冠天德詔命劉沔為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于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為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乃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陁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氊車從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諜者詰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國家也須謀歸路俟其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張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之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

又曰黃巢既陷長安時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驍敢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

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攻荊荊令唐蔑將拒之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甚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使載芻者與見章子因夜奄荊人所盛守果殺唐蔑也

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兵部四十八

攻圍上

孫子曰：下攻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脩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床也轒床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則殺士三分之一分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毀人之國而非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與敵戰而必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又曰：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敵攻己乃可勝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所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山川丘陵之固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因天時力利之變動於九天之上也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情不泄也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為敵司命。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也，速而不可及也。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故我欲戰，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之。絕糧道守歸路攻君王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軍不煩也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乖戾也隱其道示以利害展之我未備壘塹敵人不敢我者以形勢之長加之於敵也

左傳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也巨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克鼓，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

又曰：齊高發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紀鄣莒邑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以報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索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縋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傳在言大怨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也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公曰：雖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又曰：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臨哭也太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佑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前世之好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又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人曰：勿殺，吾與而盟。弗聽，殺而膊諸城

上(膊睇也)齊侯怒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國語曰晉獻公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翟柤國名也言有氛國之氣也一曰有)(敢國有翟柤也已國山孱也)郤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柤叔虎乘城被羽先登剋之(羽羽衣并其城也)

戰國策曰平原君謂馮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何如對曰不可夫以秦將伐武安君公孫起乘十勝之威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自以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十敗之餘收破軍之弊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攻難而守易也今非有十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一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強秦以兵承趙之弊此乃強吳所以亡而弱越所以霸也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曰善

又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羹樂羊坐於幕下啜之盡一杯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羹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趙蘇子說秦王曰臣聞王之於民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也臣聞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世不妬其業秦乃解兵諸侯休天下安不相攻二十九年

史記曰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齮魚綺切)張良曰(沛公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張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未也未明之前頃已圍之事畢方明又言黎黑色和未明也)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而無有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又周本紀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

漢書李陵傳曰單于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之矢下如雨

又曰李廣利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貳師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當道小國各堅守不肯給食攻郁城殺傷甚衆引而還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關軍有敢入輒斬之貳師恐益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伐宛宛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攻之三十餘日宛貴人相與謀遣人到貳師軍約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貳師許之取善馬中馬以三千疋餘

後漢書曰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番(音皮)去憲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又曰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鄧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又曰龐萌董憲反與蘇茂佼彊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騎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且曰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鋭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揔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又曰漢將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黄巾擊賊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勸以來耳今海内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又曰曹公破袁尚拔鄴進圍壺關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日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則士卒傷守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東觀漢記曰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内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其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強勤兵據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不見是爾弇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

漢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黄巾賊張寶於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爲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强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寶負遐壇土

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馮禮爲内應開突門内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尚懼遣陰夔陳琳請降不聽尚還走藍田操復進急圍之尚將

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配審命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内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魏志曰袁紹圍太祖於官渡糧之問計於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并兵出爲圍擊紹紹軍大潰河北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攻圍下

王隱晉書曰祖約爲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攻賊以繩繫鐵鈎擿挽城樓樓住捘壞又作鐵鈎擿鐇城登梯得上所挽樓城北角行墻三十步壞約始大怖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御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酒寸脯肴御前急令轉風却賊當上肥牛中後風轉下脯賊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爲能感動

晉書曰趙王倫孫秀爲義師所討曰蹙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赴已者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勑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内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左右違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

又曰劉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有數千騎緣河随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輙爲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旿楮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白毦（白毦羽毛幡）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並賫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千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發賣濟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箭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

別賫大𥎞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四尺以搥搥之一矟輒
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一時奔潰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六月偽燕主慕容超留羸老守廣固
使其廣寗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
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符所保五樓乃
退大軍分四千兩車為二翼方軌徐行車為幔御者執矟
以騎為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兗州刺
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昃戰猶酣帝用
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
豹尾輦等送于都景子剋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築長
圍以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
又曰朱脩之隨右軍到彥之北自河南迴脩之留戍滑臺
被魏將安頡攻之圍糧絕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

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
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
又曰宗越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軍馬隸
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
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然有所得殺
凡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
三國典略曰侯景收其餘衆步騎八百南過小城城人登
埤詬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拔之殺詬者而去
又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高岳久圍不解陳元康言於齊
王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潁
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王從之於是親至
潁川岳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土山王坐於堰上趙道
德言於王曰箭頭有鐵不避大王引王帶而下箭集於王
坐之所
梁書曰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攻未拔蕭穎冑在
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并
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
北連和猶為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
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兵若進魯山必阻河路所謂搤喉
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劉元起近欲以三千往
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
能下西陽武昌取使耳得便應鎮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
稱足卒無所出脫東君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相
救若我分軍應援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
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
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

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七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奚
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
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
剋建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
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
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須強援處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
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
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
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
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
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剋廣固
又曰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

討之將軍傳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
喪氣必士卒攜貳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
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
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
圖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
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濳
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
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長
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魏書曰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破爾朱兆天光度律仲
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於鄴南韓陵
山時神武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及圍不合神武連繫
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又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
昭成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命諸軍圍代城人曰燕鳳不
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城與語大悅待以賓禮
北史曰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
盡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
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
當効死以謝朝恩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
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
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
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
活一城人今高襄既有此語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
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
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

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
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
後周書曰武帝建德五年東伐率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
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城
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
督戰城下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午齊晉
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
應之未明登城鼓譟齊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俘甲士
八千人送關中
隋書曰大業中煬帝欲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
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
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
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

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
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上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
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
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又曰陳稜大業三年拜賀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議大夫張鎮
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
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
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
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
斬老模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
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
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
陣稜盡銳擊之從晨至未苦鬭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

入柵稜遂塡塹攻破其柵斬渴剌兇獲其子島榿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貴如故

唐書曰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祕書丞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芊人爲其固守若至芊即宜攻取但技芊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芊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克芊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芊人阻我糧運士及爲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芊果不下而退敗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祏賊一軍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六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

丹陽搗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絶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戰俱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衆雖多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又曰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暴雨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克或勸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爲虞遂收軍營於河渚

又曰薛萬均圍梁師都突厥不敢來援諸將見賊城險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敗士之候平在旦夕諸君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又曰天寶末祿山反尚衡起義兵討祿山以王栖曜爲牙旗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兼衙前總管後下曹州初逆將邢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殪之城中氣懾遂下

又曰馬燧自京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示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青恒州通謀自將兵五萬圍邢州又臨洺棸重兵內絶其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拔昭義軍數告急乃詔燧將兵臨洺燧軍出壗口兵未過險乃遣人持書喻說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

使至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鉉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先將兵萬餘於臨洺南雙崗下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謂將吏曰朝先守堅柵不下萬人彼令悅等盡銳攻之此數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破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先燧率軍攻朝先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兵合神策軍擊雙崗禦之令曰令悅得過斬爾燧令推火車以焚其柵自晨至暮急擊大破之拔其柵斬朝先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徑戰燧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悅

收兵夜走邢州

五代周史曰慕容彦超漢祖即位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杜重威叛於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彦超爲副兵至城下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用兵持重彦超舉措輕躁彦超欲速於攻城行周以爲未可彦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懼有他變以是親征及車駕至鄴彦超數因事凌逌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至於行宮幕次雨泣告於執政又白掬糞茹於口中聲氣甚厲聞於御座漢祖深知彦超之曲遣近臣和解行周亦召彦超於帳中責之兼令首過於行周行周稍解時彦超獨排群議累請攻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損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衆議無不歸罪於彦超自是不復敢言攻城矣

說苑曰田單爲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謂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唱曰恐宗廟亡矣故將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黄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間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淮南子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日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古司馬兵法曰衆以合寡爲追裹而闘(合有交兵衆者以寡合圍追逐也)(此以衆擊寡逐而闘閒其主道勉令死戰)之敵若衆則愛裹(敵衆已寡則傚利追而愛圍以望家)(心分共四向而受敵則衆以死爲生故其衛逐四出以克勝也)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敵寡少弱恐懼者則開去追無令爲節殺少死戰也)

韓子曰世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淸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

列子曰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者太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

拒守上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謀之廟堂勞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以待敵之可勝（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也）不可勝在己（言守備之固制敵在外也）可勝在敵（守備之固自脩理以候敵之虛懈己見敵敵有闕漏之兆然後可為也）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不可勝已（皆敵究肆兵事象與道合深為已情者亦不可強為）故曰勝可知（見成形也）而不可為也（敵有備也已料見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illegible]為）不可勝者守也（形藏也若未見其形故敵攻害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已乃可露也已見其形故容其寡則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藏因其山川之險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

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糧）

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齊師夜遁。

又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後漢書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將軍董卓救之。卓欲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番須迴中皆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今隴州汧源縣也）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其保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上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勁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至

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紀力切）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漢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璽馬即拜為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相宣率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又曰吳彥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退舍禮之

梁書曰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兇懼梁將羊侃為守城督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四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又曰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塹內作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填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陳書曰宜黃侯慧紀鎮荊州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舡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後周書曰李遷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放火燒人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為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兵復遣曹

義宗衆數萬國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內外多
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
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胄大呼
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
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
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
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
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
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
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潁川兼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
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臥鼓

覽三百十九　五　孫瑞

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
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
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
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
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盡攻擊之法
思政亦作火鑽（子筭切）因迎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
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
弃山而走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
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於建切）洧水以灌
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
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
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
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向土山復中

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
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幷收紹宗
等尸以禮埋瘞
又曰將賀若敦率步騎六千度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
之江路遂斷糧援旣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
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
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佯
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
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
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趣
船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
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降附瑱遣兵迎接
竟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之人乘

覽三百十九　六　張瑞

輕船載米粟乃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爲土人裝船
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舡至逆來爭之敦甲士出而
擒之此後實有饋餉乃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
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北史曰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
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
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峻多積
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
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道
乃置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
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
之（韛蒲拜切）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
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

則張設之布旣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竟以全

隋書曰梁士彥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一不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

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

又曰郭榮字大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士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煑犀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東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下　危急

拒守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嫚罵光弼並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將戲之地道透遂把賊脚曳

入地道中光弼得而斬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薛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伐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爲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而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爲其主屠之不祥乃縶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爲鬼與賊爲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窮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

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師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

又曰王凝爲宣州黄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援採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别將馬頴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即閲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惧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吾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

年也
又曰王栖曜爲常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乗人怨詐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弈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悦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之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悦於城下大敗之伾乗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略曰周獨孤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尉遲迥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爲爪牙毎先鋒死戰迥不能克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寳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班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班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遑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齊將郎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施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灰以雨薪火水湯以濟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於井以薄甖内井中使聽聰者伏甖聽之審知穴處鑿内而迎之○吕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

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之荆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盖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命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任彦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鬬窮極摧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襄陽決水以灌之城中巢處懸釜而炊易子食析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又曰齊田單攻聊城歳餘不下魯連乃爲書遺之矢射城中遺燕將書曰今公以弊聊人之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心是孫臏之兵也

又曰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歳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没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漢記曰段熲破羌胡明年羌復寇張掖熲下馬大戰弓刀折盡虜亦引退追之晝夜攻擊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後漢書曰車師王與匈奴共攻耿恭於疏勒中恭食盡乃煑鎧弩食其筋革

又曰臧洪爲東郡太守爲袁紹所圍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所食取草實而食之

魏志曰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穆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勒所領又從紹請兵馬救超紹不許遂爲太祖所滅洪由是怨紹絶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悉洪無降意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耳可將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煑筋角後無所食主簿啓内厨米三斗洪使作薄粥衆分啜之殺其愛妾以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

徐廣晉紀曰霍彪爲賊青黒所圍積百日殺馬燒皮鎧食之

又曰韓晃蘇頎等攻苑城中飢米一斛萬錢

晉書曰劉琨赴并州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之流移四散十不得存二攜老扶弱不絶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壷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没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菜耕牛旣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晉中興書曰中宗初鎮江左假郗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鑒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抗對百姓飢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登于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爊鼠食之一無叛者

宋書曰朱脩之留府滑臺乃爲索虜所攻圍脩之糧盡救

兵不至將士爊鼠食之城陷爲虜所執上嘉其節

蕭子顯齊書曰魏遣魏郡王元英圍南鄭退入斜谷天大雨軍馬洛截竹炊米於馬上持炬吹而食之

隋書曰李密聞行人關被囚於京兆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飢饉至削樹皮食之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二

火攻　水攻　不遏隄

火攻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敵軍師營之防近草因風燒之殺之勢也二曰火積燒其積蓄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數人入營燒其兵庫敵五曰火墜墜者營頭也以火墜敵營中一曰火頭之法[illegible]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煙火素具煙火燒具也先具燒具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illegible]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蕭世誠云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illegible]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illegible]火發而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見利則進知難則止[illegible]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於上風無攻於下風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illegible]晝風久夜風止[illegible]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illegible]故以火佐攻者明[illegible]

史記曰田單齊人也燕將樂毅攻齊單保即墨不下燕兵圍之單乃收城中牛千餘頭盡以五采束刃於角縛葦於尾鑿城下數穴牽牛詣穴以燒其尾端牛尾熱奔燕軍燕軍大亂所觸皆死大克燕軍

漢書曰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illegible]火其吾門當更積薪助火故火勢盛[illegible]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

後漢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

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今在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說

又曰楊琁字機平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琁力弱吏民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排袋也排蒲拜切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

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
郡境以清
又曰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
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今賊依草結
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
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
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
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
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
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又曰劉表死曹公尅荆州得劉琮水軍泝流東下吳主孫
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
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軍方連舡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
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
報曹公欺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舡後因風相次俱
進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諸舡同時發火時
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熛焰張天（熛音標 [illegible]）人馬燒
溺死者甚衆遂敗退耳
魏志諸葛誕傳曰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
將軍後毋丘儉反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
盪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鏁橫截
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舡先是羊祜獲其
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
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

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舡前遇鏁燃炬燒
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舡無所礙
晉中興書曰郗浩北伐江逌為長史及丁零反叛浩軍震
懼姚襄去軍十里結草為營方欲擊浩浩甚懷憂令逌代
之逌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壁柵甚固難與校力
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以兵遏後
群雞駭散一時飛過塹並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
之襄遂摧退
宋書王玄謨圍滑臺城內多茅屋衆皆曰宜以火箭燒之
又劉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
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
又曰良吏杜慧度傳曰慧度為交州刺史盧循龍破合浦
徑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俱然

一時潰散
齊書宗室始安王遥光反詔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
東離門衆軍圍東城遥光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
陳書曰武帝時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
等拒之瑱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
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
後北及兵次火西南風翻為瑱所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舡
者返燒其舡琳兵潰亂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
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北史曰李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
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
善之
後周書曰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

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絶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詔曰分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瘤疾討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朝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書曰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窖古孝切）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通典曰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麻藴懷火直扺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勿攻（凡火攻者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軍營於草莽之中因風而焚也）

又曰火獸以艾熅火（熅於問切）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麞鹿項下針其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瓢敗火發

又曰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

又曰火盜遣人暗伏與敵人同者夜雞號遂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必亂而出

又曰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符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又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版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內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

又曰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矣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爲衛故強也）水可以絶而可以奪（水也以絶其敵道分敵軍不以奪蓄積）

史記曰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万救齊田廣龍且幷軍（且子余切）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寇力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无所得食可无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陣（濰音惟）韓信乃夜令人爲万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度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捕魚鰕（鰕音遐）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决水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董卓全師而還也

又曰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尅之

又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元坐殺人爲大鴻臚所奏削謚曰繆音謬記曰邯作繆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万之衆可使爲魚

南史曰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爲辭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北堰放水一激急徼二峽自然

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
路內薄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
時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梁書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
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江為激溝併灌鉅野
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
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楊人率
二十戶取五以築之假康絢節督淮上諸軍事并堰作役
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
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
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
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鬵小則鏵鋤數千萬沉於堰
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

崗陵木石無巨細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
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
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有七八
帝遣賜以衣袴十二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
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
方興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
丈上廣三十五尺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
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
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
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人縱反
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
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
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北南居人

散就岡壟初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
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
納猶以軍事微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豹
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
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
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陳書曰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
為柵將軍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
筏施拍於其上（[illegible]檣切）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
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
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
又曰歐陽紇據嶺南反遣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
柵洭口（洭音匡）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柵之外用遏舟

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舟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
行水中斫竹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
擒紇

三國典略曰東魏慕容紹宗高岳等堰洧水以灌潁川時
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悉衆苦攻分休迭進王思政身
當矢石與士卒同其勞苦屬以大雪岳衆多死岳等乃作
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後周書曰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東督諸州兵以
援王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為陂
澤救兵不得至

唐書曰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
洺水上流淺令黑闥得渡及戰遂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
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黑闥與二百餘騎

奔于宴厥悉虜其兵衆河北復平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長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弘既敗銑衆莫不震懼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淮南子曰始智伯率韓魏三國伐趙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力已盡粮食匱武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士不能存危不安賤智臣請試潛行城有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曰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則君為之次矣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麄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亦圖之二君乃與孟談謀陰與之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期日之夜趙氏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為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
又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長一寸深一寸二分分間相去一尺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臣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為天下准式十步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尺寸相承則山崗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而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兵部五十三

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而況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勢見也(吾以此道觀之是兵無成勢無常形臨時變化不可預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守備之)可勝在敵(自循理以衛敵之虛謝)故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也

又曰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交爭勝也太公曰爭勝白刃之中非良將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見易聞也)古人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故善戰者之所勝也無勇攻(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勝者也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攻之政(善用兵者先自脩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又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之也)故兵形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淵不能闚也而智者不能謀也因形而作勝於眾眾不能知也(因敵形而立勝)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也(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故兵戰勝不復(不量重復)而應形無窮(動而應也)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知眾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眾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敗而能變之者勝也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上下同者勝(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也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出師)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也)此五者知勝之道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審知彼強弱之勞佚不至百戰實虛危殆也)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勢特己能若之者勝負各半也)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危也)知地知天勝乃可全(知地形之便知天時孤虛向背時順風雲之語謂也)

左傳曰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也)鄖人軍於蒲騷楚莫敖曰謨(名敖)盍請濟師(盍何也何不濟益師)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之眾)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祈請河求勝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曰以理為勝曰不在眾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為理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知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敢當

又曰韓魏之君不朝于齊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

又曰或說齊閔王曰臣之所聞戰攻之道於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孫吳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罇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

史記曰張儀東說齊閔王曰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之名而有危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又曰魏以太子申為上將軍伐齊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

自將攻齊太子曰勝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也

漢書曰廣武君謂韓信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與同利也項羽妬賢疾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則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後漢書曰河南尹朱儁爲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儁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儁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謝儁

又曰吳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其郭中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魏志曰鍾會爲鎭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運羅迸　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尅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以會爲司徒會辭之

又曰魏國初建荀攸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吳志曰魏使司馬曹仁將步騎數萬向濡須僞欲東攻羨谿朱桓赴羨溪仁進軍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兵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因與諸軍共據高城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仁果分遣將軍王雙等乘油船襲中洲桓身自距之生獲雙等送武昌

晉書曰王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梁益諸軍事率兵伐吳濬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又曰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鎭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蔡謨議曰自石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

又曰嵇紹字延祖爲侍中從駕至湯陰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御有佳馬

不秘正容曰大駕親以正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胡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

傅巽別傳曰衛臻領舉傅巽爲冀州刺史文帝曰巽吾腹心臣也不妨與其籌算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西涼從事中郎將張顗言於涼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溯万里於西夏所推平索嗣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爲殿下開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

又曰秦王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

夔窺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主義同一

又曰夏王敦敎自號貞興元年夏刻石都南頌其功曰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德仰協時來俯從民望屬茲爰鼎峙之際群凶岳立之秋故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即有征無戰五稔之間而治風弘闡矣

春秋齊後語曰騶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騶忌曰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驗其辭於王之所騶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以其徒衆攻臨淄欲殺騶忌不勝而奔

梁後略曰君子普通之末邊壃告警寇虜烽燧擊柝相聞上皇乃運籌帷中遙遣曹王之遠略決勝千里超光武之懸

誅故能師不疲勞獻捷相係

老子曰善勝敵者不爭○又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内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未知加兵）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能約誓）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百戰百勝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墨子曰墨子爲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持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鄧析子曰百戰百勝黄帝之師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歎平仲去身不出罇俎之門而折衝千里之外（注云衝衝車也謂敵人以此戰大臣謀於廟堂以折之）

古司馬兵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捷勝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伐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不差矣上下不伐善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巳也（敗者負也一軍奔且人皆有罪上下負責）上苟以不善在巳必悔其上過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又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有力者任重則可以久有氣則可以勝）以固久以危勝（善者聖人之大合以死易生勝行陣之堅固可以久）本心固新氣勝（先不畏勞疑故心能本勸戰因勝）以甲固以兵勝（甲以堅兵以勸）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勝（車步卒深則堅陣）兼以重固以輕勝（以車步卒故以重車持堅步卒故勝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也者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巳固因敵之謀以爲巳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而不可勝矣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巳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巳者不在彼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者使謁之（下左人中人二城今盡在西山中城也）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此人之所喜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所積（大長也）不又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三輔故事去妻敬爲隴西太守過洛陽見曰臣之策能不血刃坐羈匈奴頭著陛下前。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敵之强弱料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必卒疲可掩而襲棄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變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或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所謂天贊我也豈有不勝乎

張協詩曰疇昔懷微志惟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陸士衡辯正論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又曰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㒺宛然坐乘其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兵部五十四

敗

易曰投戈散地六親不相能保

禮記曰謀人之軍敗則死之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

左傳曰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

又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又曰公及邾師戰于井陘我師敗績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陳侯不從故敗

又曰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又曰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又曰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也不量力息國弱也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犯五不韙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又曰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又曰狄人伐衛戰于熒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

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敗三北魯莊公猶復以為將

又曰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強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沬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策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將三敗三北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又晉世家曰襄公墨縗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追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果使孟明等伐晉報殽之敗也

後漢書曰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于回谿禹敗績後閏九月乙巳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敗帝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徼古堯切）

又曰鄧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

又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亂馮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又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蓋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又曰公孫瓚為袁紹所圍遣子續求救于黑山賊張燕燕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於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汝當碎首於張燕馳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濕曰隰）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紹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

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魏志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迴避羽乘大舟就攻禁遂降會孫權擒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之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之事（魏書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晉秦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安遠將軍

晉書曰陸機河橋之戰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

又曰張駿為涼州牧西域長史李柏請討叛將趙貞為真

所敗議者以栢造謀致敗請誅之駮曰吾每念漢世宗之
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咸悅
又曰孫恩爲劉裕所擊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
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以恩妹夫盧循爲主
又曰盧循既敗走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
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
酖諸辭死者因投于水同黨盡誅
又曰苻堅敗走劉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諸城堡
承風歸順者甚衆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
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
田次追之行二里至五橋澤中急取輜重軍稍亂爲垂所
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
救至因入臨濟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而還

又曰苻堅敗壽春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食豚
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疋
又曰毋丘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諸軍屯樂
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
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
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
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
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
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請鴦曰不先折其
勢不得去也乃與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
王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
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又曰苻堅率衆百萬屯壽陽列陣淝水謝玄謂苻融曰臨

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堅遂麾使陣退衆因亂不能
止玄以精銳決戰堅衆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至
草行露宿飢凍以死獲堅乘輿雲母車軍資山積
又曰苻堅登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又見王師部陣謂
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有懼色及敗單騎遁于淮北飢甚
人有進壺飧者曰臣聞白龍厭天地之樂而見困豫且今
蒙塵之難豈自天乎
晉中興書曰謝琰爲會稽內史督五郡事隆安四年孫恩
攻上虞進及刑浦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于刑浦人情震
懼群賊銳進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又應分
軍設伏以待之琰不聽外白賊至時尚未食琰曰要先滅此
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果敢能戰
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魚貫不聚賊於艦中傍射前後斷

絕琰至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又曰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與桓玄戰於崢嶸洲
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故將
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掩沒潯陽城建威將軍劉懷肅
討平之其黨自相斬以降玄入江陵太守馮該勸使更下
戰玄欲步出漢川投梁州而人情崩沮不可復合益州刺
史毛璩弟璠卒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璠喪葬江
陵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玄討窮欲走漢中脩之誘
以入蜀遂與石康等乘艦泝江數十里恬與祐之迎擊玄
益州督護馮遷斫玄玄曰是何人耶敢殺天子遷曰欲殺
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五級庾賾之及殷中監
萬蓋丁仙期皆死之玄年六十息昇六歲云我是豫章王
諸軍勿見殺遂送至江陵市斬之

三十國春秋曰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率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卻還道卒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赭音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中流矢死

又曰王玄謨北圍滑臺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戍臂上瘡將非金印之徵邪

覽三百二十三　六　王阿李

梁後略曰丙午軍師蕭方等至于長沙河東王譽率左右七千人置陣登高以禦之方等兵精衆盛瞻江水滿爭來赴戰俄尔之間方等衆潰譽軍以騎汨之悉皆透水方等與左右二百餘人毗性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中

通典曰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帝戰邙山時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士三千令賀拔勝總之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

隋書曰高麗之役之使宇文述進軍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

唐書曰屈突通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過潼關爲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以步騎萬人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入我二栅而戰者往復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靜遊軍數百騎自南山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走馬而歸通勢弥蹙自擊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又曰安祿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祐會戰初哥舒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馬駕之盡以龍虎

覽三百二十三　七　曾壽二

之狀五色相宜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瓜將衝戰爲因其驚駭擬從而椅角横戈矢而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氈車薪芻煙焰昏黑兩軍不相辯我師謂賊軍在煙焰中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矢盡方覺無賊我師衆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拉黄河南是古岸排蹴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兵柴揚塵以同羅諸直嘗險直透黄河古岸横截我師我師敗績沉河而死十有二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于時有般根舡在河北岸左右皆取舡渡兵可得迯令將舡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舡争渡者不可勝數每舡即沉如是登舡沉者數十度餘軍盡散走還入關

三國典略曰齊師旣敗軍士奔至江者縛荻爲筏多被沒溺浮屍翳江至于京先是童謠曰虜馬萬疋入南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至是梁軍士以齊兵貿酒一人纔得一醉

又曰周武伐齊齊主亦於塹北列陣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那肱曰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著汾陽中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使讓那肱曰尔富貴足惜性命耶乃塡塹南引帝大喜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高梁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捨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擾願速還安撫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其肘曰言何可信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千餘人齊主夜走至洪洞戍

又曰周遣大將軍王軌破陳於吕梁擒其司空南平郡公吳明徹并徐州刺史董安公程文季等俘斬三萬餘人初軌潜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過斷船艦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正鏁下流其兩邊築城今尚未立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我兵益至摩訶又請明徹曰今求不得進退無路若潜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率步乘車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慙寘無地且步軍旣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遂欲破堰大軍以舫載馬北譙州刺史裴子烈議曰若决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摩訶率馬數千前還明徹决堰乘水而退至清口水勢漸微船礙車輪並不得度軌圍而蹙之明徹力窮就執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衛公兵法曰或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利地不得而卒多戰阨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絶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九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可千日而不使不可一時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寧伏其重誅不忍爲辱軍之將又嚴顏謂張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重其名節寧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衂之耻斯誠甚矣

說苑曰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景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景公曰善乃使復將潘安仁汧馬督誄序曰昔乘兵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今而敗績是無勇也遂死

又曰偏師裨將須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兵部五十五

招
降
詐降

招

左傳曰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為費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史記曰漢高帝初陳豨反於代(豨在趙地)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因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見四人四人謁帝謾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帝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耳吾愛四千戶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去帝制黃屋左纛縣因為之稱蠻夷

後漢書曰岑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河水為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轘轅歸郾王(更始封鮪為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illegible])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蜀志曰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麋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病疾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羽吏士無鬬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

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梁秘書監子範之子容止雅正志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閩中豪帥反叛陳

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隋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
清風髣髴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並即款附
北史曰魏可朱渾元歸齊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
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
隋書曰劉權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
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
營說以利害而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曰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何稠召募討之
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
史王文同鏁崇以詣稠所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
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
爲設酒食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
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

相繼降款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衞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
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
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
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
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劒南安撫
唐書曰馬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
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
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
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
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
廷光復西拜
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
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爲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
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
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
泣光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離堡降燧廷光道既
絕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
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私歎謂叅佐曰瑊
謂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覩其行師料
敵僕不逮遠矣
又曰曹王皐爲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軍
王國良鎮武岡京杲侵刻之又厝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
據山阿守險刼行旅以自給詔徵荆南江西黔桂兵誅之
二歲不下乃以皐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皐率諸軍
至武岡國良阻險兵不得進皐乃謂諸軍曰國良怨京杲

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不如降之乃三遺之書國良因請
降未得其情皐白其心屈矣乃舍軍自稱使者乘偏舟直
造其壘曰曹王也國良遂出降
又曰于邵爲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
百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
使說諭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
因皆降之
又曰范希朝爲朔方節度使至靈武突厥別部有沙陁者
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
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

降

左傳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縛受其璧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史記曰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實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又曰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

後漢書曰武都參狼羌爲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

又曰陳宮降曹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嗣因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遂殺之傳首許市

又曰耿秉與竇固至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illegible]）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又曰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討衛羽說第五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无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又曰劉盆子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曰寵雄與梁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曰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又曰岑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斬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又曰班超復使西域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illegible] 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illegible]）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書作騧[illegible]說文[illegible]）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又曰張步戰敗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蘇茂將万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奉其首降

又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
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爲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
秦王之強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耶降計決矣四年春戎
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
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
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不中遂止不降而反與
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

吳書曰壬申王濬受晧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
曰濬平吳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三十三縣三百一十三
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晉書曰樊雅據譙郡祖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
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眾分謂

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
宣入說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

又曰建興中陳聲聚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陶侃遣
朱伺為督護討聲聲眾雖少伺容之不擊聲求遣弟詣侃
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
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
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
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
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

又曰桓溫伐蜀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
將步卒直指成都李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
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眾散自閒道歸
成都勢於是悉眾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眾懼欲
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執勢眾大潰溫乘勝直進焚
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軍鄧嵩昝
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亭
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大悅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益州刼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
人斷流為暴郡縣不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
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不能制
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巴西
蠻夷兇惡皆望風降附

三國典略曰侯景黨儀同司馬世雲率其所領降于慕容
紹宗仍以鐵騎五千夾而擊景景謂其眾曰汝輩家口高
澄悉已殺之將力何處無妻子待向江東當還入鄴用汝
輩悉作本州刺史眾信之紹宗遙呼曰爾居家悉在但能

歸來官勳如舊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於是景眾大潰爭
赴渦水為之不流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
見高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隨公
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
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
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
六千八百八十六

唐書曰王行本仕隋以軍功為朝散大夫堯君素之鎮河
東也令行本統精甲七百人及君素被誅於東樓行本率
兵赴之不及[redacted]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皆誅之後兵
出戰官軍高祖更令將軍秦武通擊之武通令軍中無得
泄其謀於是撫長圍以逼之武通謂撫圍者曰若見賊但

疾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掩圍者走行本奔數里通率騎横出擊之賊衆潰因縱兵乘之殺七百餘人自此兵勢漸弱太宗求得其所親婦人遣入城諭意行本曰罪戾既深自知不免止當逃竄山谷耳因將引武周又求援於竇建德武周遣其將尋相以兵援之太宗邀擊大破之行本窮急粮盡謀欲突圍而出人無從者遂面縛請降

又曰劉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高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連結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義兒恒在閤內金樹每督兵於閤下及將為變潜令其黨數人入其閤內與諸義兒陽為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杖聚其矟於床下合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閤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矟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絕刀仗已失張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

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死於是擐甲持兵坐於堂上與妻妾奏妓樂酣宴金樹之黨懾其勇不敢逼之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大集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於是來降

詐降

史記曰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上以故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走

後漢書曰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

後漢書曰万俟醜奴（万音墨俟音其）宿勤明達等反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衆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奕陣賊勢摧挫便尒逐北還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傷死者二萬人

通典曰西魏大將周文帝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

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之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度鴨緑水粮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鬭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之戰之以遷延令敵飢疲亦同持久之義）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五　兵部五十六

乞師　救援　擒獲上

乞師

左傳曰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

又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爲襄仲副使故不書）

又曰夏公使如楚乞師以伐齊（公不事齊與晉盟故禮而乞師於楚）

又曰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又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也）孟獻子曰郤氏士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階也郤子無階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衛猶護也）

又曰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晉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軍帥勝也）

又曰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遂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相見也未）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戰國策曰楚圍雍氏韓使求救於秦秦師不下殽令靳尚使謂秦王曰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脣亡齒寒願大王熟計之宣太后召尚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身妾困弗支也盡身妾上而弗重也何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韓日費千金獨不使妾少有利耶靳尚歸韓襄王賂於太后復使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翠曰未也茂曰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楚矣臣安敢來茂曰先生勿復言也乃言於秦王曰今雍氏圍而秦兵不下是無韓也楚韓爲一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秦王乃下師於郩以救韓

後漢書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救劉表許之而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起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

救援

春秋後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於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於脣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故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不聽秦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焉

又韓語曰襄王十二年楚圍雍氏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師不出使靳尚如秦請秦王曰韓之於秦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病矣秦師不出脣亡齒寒願大王計之也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讓信陵君以請救曰勝所結爲婚姻者以公子高義今縱輕勝獨不憐公子之姊耶公子說王不可乃將車騎欲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嬴坐而去公子曰侯生無一言半辭送我哉乃復見之生曰知公子之必來乃謂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可爲如姬復父之讎求其虎符奪晉鄙軍此五霸之代也然恐鄙有所疑臣客朱亥可與俱行至軍亥以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引兵救趙卻秦軍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公子懼不歸趙以五城封之

魏志曰太祖征張繡荀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

強然編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至襄繡戰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

魏略曰臧洪太祖爲族弟興平末太祖嘗與洪出爲寇刼失馬追者在後洪下馬與太祖太祖辭曰各自急洪言曰天下諸將可无洪不可无君也太祖乃乘之遂相扶佐得濟魏志曰太祖與卓戰失馬

晉書曰桓宣屯馬頭山爲祖煥桓撫所攻求援於廬江太守毛寶寶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縣兵少器仗極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去舡六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士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又曰淮南妖賊張昌旬月之間衆三萬皆絳科頭撍之以毛王敦上言妖賊張昌劉尼稱神聖犬羊万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諸軍以助

三十六國春秋曰姚襄南至滎陽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何敢害萇會救至俱不死

北史曰齊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不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

後魏書曰齊將陳伯之進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傅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援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千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舡便渡適上岸賊軍追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時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冑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再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克捷

又曰辛淵私署涼王李暠騎將軍暠子歆亦厚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

又曰裴駿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杖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

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令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是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

後周書曰蕭詧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丞相東閤祭酒榮權使焉詧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詧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寮爲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詧乃獲安

又曰李賢時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

衂賢閭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
四合無因入城俟日向夕乃僞持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
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
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曰邵惠公顥太祖長兄德皇帝娶樂浪王氏爲德皇后
生顥及連次太祖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臨陣墜馬
顥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
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殁保定初追贈太師尋追封邵公
又曰太祖率輕騎追侯景于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
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
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
敖曹及其儀同李猛
隋書曰張須陁爲齊郡丞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

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賊赴之
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
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
圍北海兵鋒甚鋭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强謂我不能救
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
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書曰李晟兼左金吾大將軍涇原四鎭都知兵馬使幷
惣游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監倉兵敗晟率所
部横擊之拔璘出於亂兵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
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上即位吐蕃
冦劒南時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兵
五百救援晟乃踰漏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
河獲虜首千餘級虜乃引去因留成都數月而還

又曰裴度征蔡州討築赫連城於沱口未畢役度領師及
賓從往觀之導騎將及城門左右曰五溝賊至言未畢賊
以突來呼譟爭進城震壞者十餘板注弩挺刃勢將及度
賴李光顔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顔先慮其來使田布以
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布又先扼
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墮壓而死者千餘人是
日非光顔救度幾陷
又曰辛讜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
進有濟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
州賊以邳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慆
守臨淮乂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劒
挐小艇趍泗口貫賊栅入城見慆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
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

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
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
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軍衆
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扱劒瞋目謂公弁曰賊
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
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
南即是冦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
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
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栅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
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
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
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
令使者無言而還即賫慆書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

師五千來援受賊詐降敗於淮口相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瘡生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來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讜無子樀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姪名謂怡曰志之得嗣爲幸怡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蔡欽丘傑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丘傑者從都尉討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墜馬傑於是下馬授甲以身禦寇遂致死戰埸都尉乘傑馬得免

擒獲上

左傳曰鄭將公子歸生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輅迎也）倒戟而出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illegible]）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又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

史記曰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僞游雲夢實欲襲信信不知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狡兔死良狗烹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

後漢書曰龜茲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而走遣使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破璋將巴郡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距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斫頭顏曰斫頭便斫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晉書載記曰慕容皝將乘海討慕容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

又曰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貴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

呂氏春秋曰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十人戊子戰於郕遂擒推移大犧（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兵部五十七

擒獲下　虜掠

擒獲下

晉書載記曰劉曜光祿大夫游子遠與氐羌伊餘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

二石僞事曰劉曜躬領將士二十七萬衆大舉征勒勒養子生爲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天曉曜軍當攻金城勒軍入正與曜軍相遇即交戰曜軍大破登時生擒曜身

三十六國春秋曰丁亥中軍劉裕悉衆攻燕衆咸諫曰今

從亡曰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尅之燕王慕容超走追獲焉裕責之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無餘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曰美哉其言也以言必觀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

三國典略曰侯景書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又曰北齊平任城王湝謀據冀州與廣寧王孝珩召募得四万餘人以拒我軍齊王憲率衆討之仍令太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所憂湝不納及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者亦數千人候騎執湝閒諜二人以白于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湝得書沉之于井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領軍尉相願詐以衆降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憲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湝被擒見憲不拜呼之爲弟

北史曰後魏元遥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妖幻遂說激海人李歸伯合家從之歸伯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号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尼僧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率步騎十万以討之

法慶相率攻遥遥並擊破之遥遣輔國將軍張虬等擒法慶并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

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所臥氈夜縋城而出因得逃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

又曰太祖聘梁元帝遣使請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

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甲申謹至
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
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
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
又曰侯莫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功除建威將軍從岳入
關破萬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長坑及之賊未成列
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
敢當之後騎集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
之
又曰李廣會稽人早事晉以敢勇聞沔口之役先登力戰
及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
又曰柳檜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結
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

覽三百二十六　三

既在外方爲吾徒腸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
城卑下士衆寡弱人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
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瘡遂爲賊所獲旣而衆
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勸說城中檜乃大
呼曰群賊烏合粮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
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尔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
害之弃屍水中人皆爲之流涕
隋書曰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
抗爲幽州揔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李
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將
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
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
幽州兵步騎三万自涇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

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揔管
又曰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
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
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
厚便弓馬與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
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
唐書曰長平王叔良遣驃騎劉感擊薛仁果却爲所敗感
沒於賊感不知何許人初以本官鎭涇州爲仁果所圍感
拒戰久之城中糧盡無可食感殺馬以分士卒感一無所
啖唯煑馬骨取汁和木屑而自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
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去感與叔良復出戰因爲賊所
擒
又曰王行敏鎭潞州劉黑闥來攻行敏自歷亭出兵拒戰

覽三百二十六　四

擊賊破之旣而甚憩於野不設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因
爲黑闥所擒竟不拜黑闥怒斬之臨死西向而言曰行敏
大唐忠臣也願陛下知之高祖聞而痛惜焉
又曰劉世讓檢校并州揔管時突厥可汗遣俱俟特勤以
所部千人居我并州甚爲民患前揔管李仲文不能制世
讓到官以計擒之馳使以聞高祖大悅嘉歎久之
又曰姜寶誼武德初拜武衛大將軍尋爲并鉞將軍劉武
周將黄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
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
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後得逃歸至是與
裴寂拒宋金剛戰始合寂弃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復爲
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
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洩遇害臨死西向大

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
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又曰恒州節度李寶臣使人謂朱滔曰吾聞朱公皃如神
安得而識之願因繢事以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歸
衣金鈿甚偉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
人也他日滔出獵寶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貌
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方共事不相虞而卒發暴至滔
駭然與戰於瓦橋適衣他服以不識免
又曰蔡州賊將吳秀琳以文城柵兵三千降李愬愬從秀
琳於新興柵遂以琳之衆攻吳房夏四月庚寅朔辛卯李愬
奏師至嵖岈山擒賊將柳世子李湊等二人李光顔敗元
濟之衆三萬於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卒十二
三獲馬千餘疋器甲三萬其甲上悉畫作雷公符北斗星

御覽三百二十六　五　劉阿成

文又云連破城壯軍急急如律令
周史曰皇甫暉正陽敗入保滁州太祖皇帝麾兵涉水踰
城而入盡殺其黨生擒暉及其偽命都監姚鳳等送于行
在世宗召見之暉曰臣力備矣欲暫坐及坐又曰臣欲暫
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世宗亦優容之乃言曰臣非不
盡忠於本國實以甲兵勇怯不敵臣早事晉朝累將兵與
契丹相持未知大朝此日甲馬之盛昨者退守滁州不謂
天兵便能踰城攻取如履平地臣力所不加故就擒耳因
盛稱太祖之武勇世宗命釋之賜衣服帶鞍馬後數日暉
以金瘡發卒于洛陽暉本驍將唐莊宗之基業因暉而敗
焉故暉有名於天下

虜掠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後漢書曰馮異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
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
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
又曰鄧憚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楊州俊素聞
憚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誓衆曰
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
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文王不忍
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illegible]）將軍
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
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
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悦服
所向皆下

御覽三百二十六　六　劉阿成

晉書曰宦人孟玖弟超並爲成都王穎所嬖寵超領萬人
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
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
極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
又曰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王弥率家僮從之柏
根死亡入長廣山爲群盜弥多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圖成
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十六國春秋曰南涼秃髪傉檀伐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
至番禾苕藋（[illegible]）掠五千餘户其將孟古進曰陛下
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户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遊師早
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不虞

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廷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遊軍大至俘殖大敗而還

三國典略曰齊主以契丹犯塞親征至于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長壍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向白狼城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斷其走路追奔至于遼水齊主露髮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弥厲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

後魏書曰濟陰王新城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城率衆討之新城乃多為毒酒賊漸逼便弃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

又曰天水梁會守東城謀欲逃遁先是封勑文擁衆壍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陣飛梯騰壍而走勑文先嚴兵於壍外拒鬬從夜至旦勑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克之易矣衆咸以為然勑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勑文縱騎騰躡死者太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

後周書曰賀拔岳副亦朱天光討万俟醜奴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率尚武功南渡渭水天光望岳率騎赴之岳身先率擊之退走岳号令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餘人人馬無遺遂擒菩薩降其卒万餘並收其輜重醜奴弃岐州走安定平亭

隋書曰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史萬歲為行軍揔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万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万歲之後勝我者過此万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万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羙隨德万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

又曰達奚長儒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至舡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取之俘數千人

又曰周法尚初仕陳背陳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己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兵來軍必無鬬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舡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艤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兵部五十八

獻俘　班師　罷兵　偃武

獻俘

詩曰一月三捷

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凱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獻馘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會諸侯冬會於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

又曰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元季子元趙同也)天奪之魄也

又曰　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也)

三月獻狄俘于廟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

又曰杜預平吳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梁書曰沈林子獻捷書每以寳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致罰此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後魏書曰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傅永適還州王肅復令傅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至即令戍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万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万歲戊申封齊主爲溫國公

唐書曰武德中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請婚又入寇邊上高祖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璹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親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旣捷而和親此則威恩兼擧高祖然之戊辰西突厥遣使獻名馬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擊突厥於汾東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疋汾州刺史蕭顗斬突厥五千餘級

又曰太宗平東都凱旋親被黃金甲陳鐵馬一万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

又曰張瑾初仕隋歷職顯貴煬帝被圍於鴈門也瑾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物二千段

又曰元和中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奏破吳元濟之衆上大悅賜其告捷使奴婢銀錦

又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巳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臣李師

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寮
於門下列位稱賀
又曰元和中昭義節度郗士美以賊首三百來獻詔梟於
通化門外

班師

爾雅曰出曰治兵尚武也入曰振旅反尊卑也振環曰切內在前貴勇也尊老在後尚儀也
詩曰出車勞還率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昔我往矣黍稷
方華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又曰杕杜勞還役也有杕之杜其葉萋萋
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于社
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如至於廟以數車徒所獲也
又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
為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人和眾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
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後漢書曰曹操討劉備出教曰雞肋外曹莫曉楊德祖曰
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則我惜公歸計決矣操乃還軍
又曰馬援自南方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
賜援兵車一乘
晉書曰王濬平吳上表云聞在秣陵諸軍凡二十万眾臣
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
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明破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
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軍類皆蜀人幸以此
自別耳

又曰賈充為伐吳大都督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
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表同至朝野以充位
居人上智出人下
宋書曰十二月景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
沉于水眾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遂
攻其柵虜衆單舸走衆軍皆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于
行所
三國典略曰齊公憲從收軍欲待明更戰達奚武謂之曰
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
軍旅久矣備見形狀豈可狥數營大衆一朝而棄之憲從
其諫遂全軍而反
後魏書曰蕭衍寇徐兗州邢巒大破之旋師世宗臨東堂
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不愧古人
巒曰此自陛下威略聖靈加以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
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物
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此不書此何謂以書奄
六韜曰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
以安之太公曰無故如天如地
說苑曰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命
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荷舉兩篋以進令
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北面而再拜曰中
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韓子曰晉文公將與楚戰召舅犯問曰吾將與楚戰彼衆
我寡為之奈何對曰臣聞之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不厭詐

偽君其詐之而已又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後必無民公曰善以舅犯謀與楚戰大敗之歸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之謀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公曰此非若所知夫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

罷兵

史記曰漢武帝患匈奴屢爲邊患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將軍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代利孝文皇帝

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竊以爲勿擊便

漢書曰元帝時朱崖儋耳二郡叛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欲與聲教則理之不欲與者不強理也是以頌声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而天下潰叛賴聖漢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却匈奴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敺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悁居緣切擠祖奚切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自古患之久矣何況万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爲於是遂罷其郡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宮馬武上書請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魏志曰諸葛誕據壽春及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吳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湯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詰夫既勝之後必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内患未弭是其脩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破袁紹於官度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

尸子曰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宋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為竊疾耳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以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無雉兎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曰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乃按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此之謂也

偃武

易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書曰武王伐殷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也行禮射設庠序脩文教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死示天下不服乘用也脩文教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矣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

左傳曰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廢存亡昏明之術皆兵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又曰夫文止戈為武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馘唯由能之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説其間二國釋怨唯賜能之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王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孔子曰美哉德也

史記曰始皇曰寡人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收天下兵器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咸陽廷宮中

漢書文帝詔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征討故雞鳴狗吠煙火万里也

又食貨志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顏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富故取其嘉名也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使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又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古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民覩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畏師罷兵實戎年三年不擾役以害人勞）得意則凱樂歌示喜也（聖主本不義百姓皆得其所喜樂各安其居樂其業）偃伯靈臺答民之勞告不興也（偃休息也伯主兵也靈臺措熱美之言以祭天示不復用兵也）

呂氏春秋曰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矢示天下不用兵

尸子曰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

淮南子曰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讁戍入蒭稾（戍守長城也入蒭稾之說以供國用之中）頭會箕賦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大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北水處狄道隴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禪於會稽是也）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皆林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在太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瀆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予姓之命新之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俊万人爲豪百人爲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紹一生以爭天下之權（[illegible]）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乱以勝（勝秦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紂定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爲亭長作竹皮冠一曰劉氏冠也）摠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載天下之旗乘泰輅建九旒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陽干戚（周礼天子五輅泰輅上輅也王者功成作樂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也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子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孤幼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已後兵革不用

左太冲魏都賦曰殽乱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旌攝麾以就卷

沈休文詩曰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從軍　羽書　占候　兵部五十九

從軍

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
誰適爲容
又曰鴇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鴇羽集
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漢書張良曰良性多病未嘗特兵將常爲畫策臣時從行
後漢書曰周嘉字惠文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盜入汝陽
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賊圍十重白刃交集嘉
以身扞之曰嘉請以死贖君命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
侍郎引見問遺難之事詔嘉尚公主嘉稱疾不肯當
梁書曰曹景宗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族并率五

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
後魏書曰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
爲代王選爲左長史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又曰韓茂從討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
壯之。又曰張袞從太祖破賀訥登勿居山聚石爲峰以
記功德命袞爲文
又曰豆代田從討平涼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
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勑斤曰全尒命者代田功
也進爵長廣公
隋書曰郭榮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
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万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
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
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
晝夜不釋甲胄
王粲從軍詩曰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迴身赴床寢此
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
又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鮑明遠東武吟曰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
追虜窮塞垣。曹子建詩曰從軍度函谷馳馬過西京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曰良馬既閑麗服有煇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陸機從軍行曰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附
心悲如何
薛瑩文華永先詩曰桴鼓常在側筆研永欲捐卷袠不復
開干戈以爲權
劉義恭擬古詩曰束甲辭京洛負戈事烏孫後軍濟太河

築壘黎陽毛旦聞羽檄飛夕見邊驛奔

羽書

史記曰齊使魯連爲書以箭射之遺燕將曰吾聞之知者
不背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忠廢名滅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
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曹沫二公者非不能効
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代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
王霸爭流名與天壤相獘公其圖之燕將自殺
漢書高紀曰武臣自立爲越王沛令欲以沛應之恐有變
欲誅蕭曹恐踰城保高祖乃書帛射城中與沛父老父老
乃殺沛令開門迎高祖
後漢書曰隗囂移檄告州郡言王莽之罪楚越之竹不足以
書其惡

魏志曰關羽圍行征南將軍曹仁於樊趙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儼謂軍將曰今賊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前軍逼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然後表裏俱發破楚必矣諸將皆喜便作地道射箭飛書與仁消息

晉書曰初安南將軍甘卓與左將軍隋王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王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其書略曰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

梁後略曰己酉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內令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廣訪民人擇善而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領解纔聚窮城寂無求問尋此異卜良用到感

又曰褚蘿率其下五百人乘大艦於鹿頭後湖以渾水戰北軍聚而觀蘿乃掉艦向岸北軍引去蘿亦迴歸上乃射書北軍大開賞募有能斬送賊帥者封五千戶侯賜絹万疋

占候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節制也而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也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蒸如群羊以走之喜氣如驚鳥以決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埶右不然若雨是謂天霈其師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為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述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左傳曰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何時克之對曰童謠云丙子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軛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後漢書曰韓遂屯美陽董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又曰王尋王邑攻南陽積弩乱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尺而散吏士皆厭伏續漢志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

晉書載記曰劉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唯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人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拜者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衆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至七百日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

又曰石季龍攻張重華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東南指日風為令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遂討叛虜斯骨

眞方餘落破之
又天文志曰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夏入太白中上出破
軍殺將
又曰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
又曰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
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荀師破公師蕃
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顒奔走東海王迎
殺之永和十四年十二月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
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絶
又曰戊子月犯牽牛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
又曰義熙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乃
順行至左掖門
又曰辰星嘗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

又曰凡有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塡以殺太
白以强國戰辰星以女亂
又曰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
相從乃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隋書曰長孫晟以邊功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
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
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
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
元帥晟爲受降使者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値賊帥思力俟
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
衆多降
唐書曰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
郡王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孝恭命取水忽變

爲血在座中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
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
承廟筭以致討盃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飲而罷
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公祏焉
又曰李晟之將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
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外
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
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
聞五緯盈縮無准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
佐歎服皆非所及也尋拜晟爲司徒兼中書令
三國典略曰十一月癸未梁主閱戎于津陽門外立二城
南爲吳地北爲齊城西北風甚急薄天昏暗旌旗南靡乃
移齊軍度南城吳軍度北城以順風也俄而驟雨暴降梁

王輕輦還宮至城而霽觀者怪之
又曰大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陷于潁川遂入東魏
先是長社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城居二日黑風起於
乾地吹水入城城壞風羊角而上
又曰侯瑱敗王琳于梁山琳及蕭莊並奔于齊初東關水
舟艦得通琳引合肥之衆相次而下瑱與琳合戰琳軍少
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沒于沙中夜有
流星墜於琳營及旦風靜琳入浦脩舡以鹿角繞岸不敢
復出
六韜曰周武王伐紂師至氾水牛頭山風雨甚疾鼓旗毀
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
太公曰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三
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發而愚

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此則不看時日而事
利不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
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
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
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
王從之遂滅紂
又曰從孤擊虛高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氣者賊存
在十里鳴條百里摇枝四百里雨霑衣裳者謂潤兵不霑
者謂泣兵金器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又曰武王使散宜生卜伐紂鑽龜龜不兆下占於地數蓍
蓍交而折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至之日幟折爲三宜
王曰二四凶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退非子之所及也
聖人生天地之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蓍者折草何足

以辯吉凶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
幟旗爲三是軍分爲三如此斬紂之首吉也
抱朴子曰晉太康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人
小民張昌反於荊州奉劉尼爲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
屯於建業宋道衡說冰求爲丹陽太守到郡發兵以攻冰
召余爲將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見軍旅不得已而就之宋
侯不用吾計數敗吾令宋侯從月建住華蓋下遂收合餘
燼從吾計破石冰焉
又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
兵法秘訣曰鎮星所在之宿其國不可伐又彗星見大明
臣下縱横民流亡無所食父子坐離夫婦不相得四維有
流星前如瓮兌後如火光竟天如雷聲名曰天狗其下飢荒
民疾疫群臣死流星東北行名天罔天海之口必有大水
土功又四維有流星入以後有白氣如雲狀以車輪是謂
蟄齒食其下大兵中國多盜賊又有星如鬬見北斗名爲旬
始天下大亂諸侯爭雄
玄女兵法曰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寶得者全勝失者必負
北斗之中禽有旬始狀似雄雞制百兵之母能得其術何
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裏三奇六合王威軍事
又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得伍胥與之
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與咎安在伍胥曰此城
中之將爲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
乎今皇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以戰爲之黃帝曰善
爲之若何伍胥曰臣請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黃帝大喜其
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子欲以三日下
之何以爲明伍胥曰不如臣言請以軍法論黃帝曰子欲

以何時臣請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幟音徵衣之軍
于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日平旦時立青色角音青
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臣請以玄武之日人定時立黑
色羽音黑衣之將于北方以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
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
臣請爲帝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
軍已具四面攻蚩尤三日其城果下黃帝即封胥世世不
絶○又曰戰鬭不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
默人無見者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
玄武四神爲九天其衝爲九地
星占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星出東方中國大
利蠻夷大敗○兵書曰氣聚如龍如鵲尾者其下軍兵破
敗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兵部六十

徵應

神兵

徵應

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

又曰王莽出軍祖都門外天雨沾衣長老歎曰是謂泣軍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蓌犇走民皆歸降

晉書桓溫傳云郭璞爲讖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

又曰成都王穎師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前軍大敗

又曰時有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表請加龍驤將軍令造舟檝

又曰謝艾出師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艾曰六愽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果勝之

又曰王澄爲荊州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爲如黨嚴嶷所獲

又載記曰呂光伐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又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万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宋書曰王仲德初欲南歸奔太山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

又曰元兇弒逆孝武率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陰于牙上

北齊書曰侯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陸法和自請征之至赤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即返於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後周書曰太祖既總賀拔岳起事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公鬢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隋書曰張祥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後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涕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又曰竇榮定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武

安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絳一部突厥沙鉢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万出源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沙鉢突厥懼之請盟而去

唐書曰開元中降胡叛勑王晙帥并州兵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此艱苦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我事言訖風迴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又曰初肅宗行至豐寧南見河夫漲之固欲整軍北渡將詣豐寧忽大風飛沙礫數步之間不辨人馬由是迴軍東趍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又曰肅宗至平源郡路傍遇一伏兎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万歲

又曰建中三年哥舒曜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𩿨橋大電雷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驢馬死者有七曜惡之乃退

又曰田悅爲魏王受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

又曰田悅稱魏王其營地前二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尹曹宰稔爲土長頌曰公益土之兆也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㢮弓而射射未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袪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袪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及冠從右方涉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山海經曰鹿臺之山有鳥焉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鳴自呼見則有兵小次之山有獸焉如猨白首赤足見則有兵熊山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郭璞注曰今鄴西北有石鼓鳴乃有兵即此類

淮南子曰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嘷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庫兵先動而兵馬起氣之應動也

六韜曰三軍無故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而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

又曰紂爲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于河上雨甚雷疾王之乘黃振而死旗旌折陽侯波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衆而先以造于殷天下從之甲子之日至于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紂懸其首於白旗

又曰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爲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降白魚外入此豈非天所命也師到坶音牧野天暴風雷前後不相見車蓋發越轅衡摧折旌旄三折旗幟飛揚者精欽感天也雨以洗吾兵雷電應天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追攻吳兵欲入胥門未至六里望吳南城見伍子頭眉若車輪目垂光烈髮鬚四張耀於十數里

大懼留兵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電鳴沙石飛射侯於弓弩越軍壞敗

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俺癸降爲天應也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平鑒爲懷州刺史鑒乃於軹關道築城以防于我尋而太祖遣驃騎將軍楊㯹儀同長孫慶明率兵東伐是時新築之城少糧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内有一土井隨汲卽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泉涌城內皆足楊㯹無功而還㯹𢇃

又曰周帝問齊王延宗曰鄴城若爲可取延宗辭曰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強問之乃曰若任城撥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時好事者以爲延宗年號德昌得二日也及卽位至敗果二日

神兵

梁書曰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已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勑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又曰王僧辯平郢州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兵曰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書曰高祖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去已殺景

隋書曰漢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曰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之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陳兵拒險義師不得進屯軍於賈胡堡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給高

祖患之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唐皇帝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助爾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東南視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趙襄子豈負吾耶時有訛言云突厥將襲太原又軍糧且盡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八月巳卯雨果霽高祖太悅以太牢祭霍山辛巳引師從傍山道趨霍邑去城十餘里有陣雲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寂曰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又曰貞元初江西都團練使李兼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狀黃汚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發晉陽開府薛榮宗嘗云能使鬼兵

言於齊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齊主信之經介休見一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曰是誰家也行恭戲之曰郭林宗是誰曰郭元貞父榮宗即咨云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鞾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否

又曰侯景西逼陸法和率白服弟子頓于安南乞征任氏湘東許之乃召諸蠻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登艦大笑曰无量兵馬江陵舊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无復一驗人以諸神皆行從故也

又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為吴郡太守與楚廟神交歡至一石而神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苟兒反率衆攻城猷乃遥禱請救將戰之日有田老逢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巳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吴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无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偶泥濕如汗於是苟兒乃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兵部六十一

警備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存則思亡有備也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又曰晉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壓笮其未備也軍吏患之晉將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戰國策曰蘇秦將從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万車七百騎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門鴈之饒北有棗粟之利

又曰張儀為秦連横說韓王曰秦帶甲百餘万虎賁之士不勝計秦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又曰江乙對江宣王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春秋後語曰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地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車千乘騎万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史記曰周末荆人伐陳吴救之軍行三千里雨十日夜見星左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而吴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

之遂破吳軍
又曰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伐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楚軍蘄南因滅其國

又曰漢景帝初吳王濞反悉兵度淮與楚王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亞夫於上上使人告之救梁（[illegible]）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楚相張尚諫吳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矣師

欲戰亞夫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漢書曰傅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白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illegible]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也）魏以無知折衝（師古曰信陵君也）項以范增存士故楚跨有南士帶甲百万隣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老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也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城賊挑戰固武堅營自守有出擄掠者輒擊取之（鹵與虜同掠奪取之也）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也

又曰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權時也徼古堯切）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又曰公孫瓚既為鮮于輔所敗處有非常乃告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

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illegible]）塹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變也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

又曰大軍南征吳到積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隣水相對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又曰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陽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為後繼恪

權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吳書曰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學多智應對辯捷孫權為吳王擢至太中大夫使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
蜀志曰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阻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將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閒是平原廣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illegible]音）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已曉破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成勢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晉書曰王戎謂齊王冏曰公首舉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此求

安之計也
又曰大將軍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起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元張顯等
又曰安平王孚初為魏度支尚書以為禽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賊之備又以關中連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備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討氐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illegible]切）生擒餘伊于陣盡俘其衆
又曰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万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群公天意所鍾遂奉主上先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為閼伯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万泥不從弘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各嚴備仍人課草十束束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万泥果

遣壯士十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
万泹等
宋書曰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已發東下朝廷惶駭宋
相齊高祖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
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
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請頓新亭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
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
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又高祖紀曰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分
兵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力
不分也
三國典略曰梁武陵王蕭紀在蜀一十七年開拓土宇器
甲殷積有馬八千疋既便騎射尤工舞矟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
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
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
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
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得乃止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於折墌城（墌音之石切）
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
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
壁以持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万全計也因令軍
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其將翟
長孫梁胡郎舉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腸內離謂
諸將曰可以戰矣因令行軍摠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
賊大將宗羅睺曰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

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下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
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
令諸軍遲明合戰使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
右以先拒之羅睺併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
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迴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
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又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
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
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
力競令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
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賊果食
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破之
又曰薛萬均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與弟万徹率

軍先路道遇虜於赤海万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
石山南道大風折旗拔木万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宜各
設備俄而虜至万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
又曰廣德中安史故將分據河北吐蕃數犯京畿故郭子
儀魚朝恩常統重兵守河中以備宼卒欲兵權在京師乃
以魚朝恩元載王縉建議請於河中府置中都割置積
兵五萬以爲禁旅取關輔河東等十州稅物以奉京師車
駕常以秋杪行幸春首還京即河北西蕃無憂越軼代宗
以爲然載已潛遣人於河中料度創造宮殿及營私第既
而言事者以爲無故示賊以怯國計非便事竟不行
又曰李晟討朱泚德宗幸奉天日詔以晟爲左僕射平章
事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扈蹕
誰復京師乃治壁繕兵乘馬以誅泚興復爲已任初軍

無𥨊萬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數日芻粮皆足乃陳說三軍曰今國步多艱亂逆繼興鑾輿西幸關中無主吾等皆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清寇以取富貴非士也渭橋跨大川吾與公等戮力一心擇利而進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軍士皆泣下曰唯公所命晟亦歔欷流涕是時朱泚盜天邑懷光反咸陽河北僞稱國者三希烈李納交通陳宋晟內無貨財外無疆土以孤軍守危城為秉節嚮義者所歸於是戴休顏舉奉天之兵韓遊瓌悉邠寧之師尚可孤守藍田駱元光固華州皆歸款於晟軍大振

又曰李元諒貞元初將本軍與侍中渾瑊會吐蕃盟於平涼元諒謂瑊曰戎狄多詐不可無備公奉國命輕重宜有以防之瑊不從且不設備及會元諒令軍中皆衣甲持兵

整部隊以俟變去壇十里虜果衷甲乘瑊無備伏精騎以圍瑊士大夫皆衣朝服就執及軍士死者不可勝數所脫者百無一二瑊挺身走虜騎逐瑊至元諒軍士皆堅陣持滿虜騎望見之乃引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乃徐引軍而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兵部六十二

斥候　備邊　塞險

斥候

後周書曰韓果從征討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又曰達奚武大統初為秦州刺史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

里內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爲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又曰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壁立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揭去列切）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藪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應之立旗鼓令相聞見若渡水踰山深邃林藪精騎勇騎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迹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為鎮拓乃令輜重老小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阻狹迮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迴旋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處

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齒師多少咸表十二辰豎六旗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豎午地白獸旗豎酉地玄武旗豎子地青龍旗豎卯地招搖旗豎中央其樵牧飲不得出表外也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又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和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御覽三百三十一　二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弈以備非常如有驚急奔馳報軍

又曰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又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助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助上即是更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遞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覔穩處既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迎前戰其最遠及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殺將

備邊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其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為

御覽三百三十一　三

居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實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人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

誠能稱厚惠奉明詔存邮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立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户之閉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有禮讓習地形悉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以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

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又曰王莽將嚴尤上言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內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也牛又當齎食加二十斛重也胡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其餘糧人不勝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釜鍑音富薪炭重不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不能及幸而逢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又班固論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法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矣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說其意與盟於天以牢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定約和親是雖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郭隊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當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閒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禮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慌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應以爲不可玄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

明矣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脩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川阻以沙漠天地之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以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曰馬援奏言西于縣户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遠界去庭千餘里（庭謂郡庭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

又曰馬援在隴西帝詔武威太守（武威郡屬涼州）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人客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小城也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又曰杜茂引兵屯晉陽上遣謁者段忠將衆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也

晉書杜預傳曰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

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
建安邊論處軍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
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
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
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
役勿使有闕

唐書曰高祖與羣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宋
若多造舡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
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據長塹以
遏匈奴亦由因循其事高祖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塹
斷此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舡

塞險

左傳曰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沿漢
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
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
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革車）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
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
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戌之言故敗也）

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
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
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收採久無
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

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
以為不可其略曰自周秦以來匈奴寇侵甚矣其北邊
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
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
驕逆天性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
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或因
山巖石木柴殭落溪水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
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鄣塞破壞亭隧滅
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代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
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

蜀志曰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
次于陽平關南度沔水緣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
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妙才軍
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
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
日不拔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志曰曹爽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谷次于興勢蜀將王
林夜襲景王營景王堅卧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
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亟紀力切）以為圖爽等引
還禕果馳兵赴三嶺爭險乃得過也

晉書曰劉裕討南燕慕容超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鋭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運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強帶山河之固戰車万乘鐵馬万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嶮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乃令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四萬就段暉等于臨朐戰敗超奔還廣固宋武圍廣固數月而破燕地悉平

後魏書曰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路川順勝寶在中山引群臣議之中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鬭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弥盛殆難爲敵宜杜嶮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剽銳[illegible]馬上齎粮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盡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岨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謹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觀風而奔郡縣悉降于魏

唐書曰武德中大宗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勢窮竇建德自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今我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彼敗我振足以蹈之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世充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若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建德親總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鬭不已

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皐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尅建德破則世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柰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世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守之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疋於河渚間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陣久卒饑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兵部六十三

據要　漕運　絶粮道

據要

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審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策曰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

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

後漢書曰諸將征隗囂爲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栒音荀）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也忸音女九切忕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十里大破之

蜀志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盪民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

魏志曰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留贊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令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過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晉書曰劉裕率師伐南燕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朐其俱切）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

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迫登使將尹緯鎮步軍據廢橋以抗登困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尚擾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失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又曰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梁史曰宋武帝伐姚泓沈林子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

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
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後周書曰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
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帝至引軍來會
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帝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
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
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
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定
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爲
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旣圍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
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隋書曰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

覽三百三十三　三

可洛峻音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
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唐書曰盛彦師宜陽會李密叛彦師率兵邀之令其衆
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扶
路持刀楯者伏於溪谷之間又令曰待賊半度而擊之所
部皆笑曰賊向洛州何爲守此彦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
聲往洛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口
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
也密果至知有伏乃踰山南上彦師邀擊之封葛國公

漕運

孫子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得盡知用兵之利故善用
兵之者役不再籍粮不再載取用於國因粮於敵故軍食
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因敵也故國之貧於師者遠師遠輸也遠輸則
百姓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也近師則貴賣貴賣則百
姓虛虛則竭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彈盡國家虛也竭則急
於丘役力屈中原内虛於家丘十六井也百姓財皆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百姓
之費十去其七破費也公家之用破車疲馬甲冑弓矢戟楯
矛櫓兵牛大車十去其六計數之也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
鍾當吾二十鍾六斛四斗爲一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萁秆一石當
吾二十石萁豆秆禾藁也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也
後漢書曰永平中理呼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爲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illegible]
欲令通漕水運曰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
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
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illegible]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
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

覽三百三十三　四

千人
又曰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兖州盜賊群衆高密在
二州之郊種乃儲粮繕勤厲吏士賊聞皆降之
又曰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
不絶前書音義曰驪駕[illegible]也
又曰鄧禹報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illegible]吾策其無
穀必東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以全其中必有内相斬
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假耳
又曰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
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粮
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趙代其將多賈
人乃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
可奪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

之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
頭負馱
蜀國志曰諸葛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
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尅成都于時雄軍飢甚
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鼠等食之
晉書曰祖逖伐陳留太子陳川石季龍救之從陳川還襄
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城同
大城賊從南門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
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疲極而
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
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

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之桃豹宵
退據東燕
唐書曰貞元十五年令江淮轉運米每年宜運二百萬石
已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萬石
又曰韋倫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荊襄等道租庸使
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挾衆爲叛兇黨萬餘人自稱
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
沔饋運阻絶朝廷旰食倫乃調兵駐鄧州界康楚元兇黨
有來降必厚加賞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
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免失墜
又曰元和中鹽鐵使王播進陳許軍琵琶溝運圖先是中
官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郾城下北潁口水
運千里而近及上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舡勝
三百石皆入潁
又曰開成初以王彥威判度支嘗紫宸廷奏曰臣自學計
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
削且百口之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
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
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國曰起至德
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者
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
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
三百三十五萬以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
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惣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
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
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

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忝司邦計虔奉
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
又曰黃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
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爲巨碓數百
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又曰秦宗權以蔡州叛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
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衞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絶荊
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爲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三國典略曰陳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寧浦要擊齊人
糧運盡獲其船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又曰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饋軍建康令孔奐以麥屑爲飯
用荷葉裹之室宿之間得數萬裹以給兵士會陳蒨遣送
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

人獲數窮

絕粮道

漢書曰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楚兵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之口塞吳饟（饟式亮切）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軍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又曰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莽將甄（甄音真）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潢音黃 沘音比）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

後漢書曰韓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張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孫權之父）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邊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度沮授言於紹曰北兵數衆（沮子余切）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度合戰曹公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衆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衆號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曹公營公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騎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為軍於表以絕曹公之抄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孤軍獨守外無救而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馬步皆用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負束薪將有問者紿之（紿音怠）曰袁公恐曹操抄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亘天地攻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志曰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來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郭淮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劉胤西伐張駿之武威駿將遣辛巖韓璞（璞音朴）東拒劉胤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爾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積七十餘日軍糧

竭遣辛𡾰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
衆十倍於吾粮廪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粮可謂天授
吾若敗辛𡾰英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
無疋馬得還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𡾰於沃干嶺大敗之
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

三國典略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思政運米數百車欲向
孔城齊大都督破六韓常與洛州刺史可朱渾寶頻前後
要襲獲之乃啓于齊王澄曰常自鎮河陽已來頻出關口
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請於形勝之處營築城戍
安置士馬截其往來彼之咽喉既斷潁城吞滅可期且孔
城以西年穀不稔東道斷絕亦不能存王納其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兵部六十四

屯田 戍役

屯田

漢書曰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
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也令其部將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將音子亮切朔方張掖並今郡地也）

又曰孝宣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
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
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也）
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
以計破難用兵碎（猝且沒切言倉卒暴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
度臨羌東至浩亹（浩音誥亹音門即金城郡浩亹縣也臨羌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
及公田人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二人用
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
鄉亭浚溝渠（浚深也溝水道也）治湟陿以西（湟音皇陿音狹）道橋七十所令
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畮古畝字田事出謂至春人出也）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
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疋）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
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
田處及器用簿（陛下詔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又奏）
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其見在人留田為必
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

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也

魏志曰武帝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又曰廢帝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潁陰郡王項城縣以東今壽春郡也)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田且守小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沘水在芍陂)四百餘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書曰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西城去襄陽七百里每為邊害羊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脩邵信臣遺迹(南陽信臣所作鉗盧陂大門堰並今南陽郡)(漢縣界時為荊州所統也)激用滍(音滍)淯(音育)諸水以浸田原萬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八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當陽侯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巴陵郡也)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今郡地)南土歌之曰後代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梁武昭王暠擊玉門以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又曰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太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剋舉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行也

又曰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起田于東陽之石鼈(今在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齊書曰高帝勑垣崇祖脩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書曰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

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粮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河水之次造舟水運又以所綰邊表常懼不虞造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

北齊書曰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防粮足

又曰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在易縣陽鄉界是）長城左右營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

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又曰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狀與

隋書曰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命朔方揔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隨書曰郭衍授朔州揔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

唐書曰竇靜爲并州大揔管司馬遷長史于時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興軍粮不屬靜上表請於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高祖善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其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

天寶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王元長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棄本殉末厥弊滋多

戍役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又曰楊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右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也臣聞秦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卒戍焉非所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肥肉也)而性能寒楊粤(音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死者僨於地(僨 僨也 書 音)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也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故其禍及已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業然令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為備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城上雷石也 渠荅鐵蒺藜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虎落外藩也)上從其言募民從塞下

又曰錯復言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利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二內 二房也)置器物焉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曰横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兵屯北邊築亭候脩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關以東

又曰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八郡人歸本土邊人在中國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四

兵部六十五

輜重　戎車　戰艦　亭障

輜重

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後漢書注曰輜車名也）

孫子曰使敵不得至者險害之地（功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致故王子曰一夫當穴萬夫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言守之上也）故飽能飢之（絕其粮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襲其後則已輜重皆見捐弃）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蓄）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下（戲音麾）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

後漢書曰董訢許邯與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將合從

又曰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又曰耿弇追張步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椹也示必死錯斫）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十二郡謂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令部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晉書曰劉毅追桓玄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燒輜重夜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鬭志因而大敗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眾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粮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

戎車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虎賁三百人與紂戰于牧野

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禮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讀曰勁）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左傳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也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又曰楚子會諸侯伐隨軍於漢淮之間以師謂隨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鬭丹獲其戎車

穀梁曰趙盾長轂五百緜地千里

古司馬兵法曰戎車夏曰鉤車先正也（鉤設准望遠近并車量地以立壘正）殷曰寅車先疾也（寅敬也將有疑輕所以知變化示有而不失）周曰元戎先良也（萬立戎還立善之義所以知善羅之所在先將良善而後代之）

文選曰輕車霆激驍騎雷騖

戰艦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

後漢書曰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枋箄以木竹為之浮於江水上爾雅曰舫泭也郭景純曰水中箄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京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舫即舫字古用通箄音步佳切泭音足且切）擊破馮駿及田鴻季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並舡名艫敘之上施樓櫓鐵也爾雅曰鐵謂之鐃又謂露鐃在外人在廬中冒突取其鋭冒而當突也）

晉書曰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結臯打官軍舡艦訪作長岐棖以拒之結臯不為害

又曰劉裕北征廣固賊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師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舡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贛古暗切）出舡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

梁書曰陸納反叛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

又曰王琳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為名

南史曰梁徐世譜從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舡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

周書庾信傳曰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麾兵金匱校戰王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

隋書曰楊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疋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唐書曰曹王皋性多巧思常為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翔

風鼓浪其疾如掛帆席九造物必省易而爲久不可販性纖悉每遺人糧肉必令自持衡秤量以致之官署布帛令縱書其幅而印之絕吏之私易

三國典略曰梁陸法和多聚兵艦欲襲襄陽寇武關梁王使止之法和謂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常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人主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不可改也

又曰梁陸納叛湘州時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魏武軍令舡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舡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舡各當其所幡鼓各隨將所載舡鼓三通大小戰舡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處違令者斬

通典曰水戰舡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舡不殊

又曰樓舡舡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窻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又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舡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舡務於速進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舡也

又曰鬬艦舡上設女牆可高尺牆下開製棹孔舷內五尺又建柵與女牆齊柵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舡也

又田走舸舷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舡也

又曰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槳音獎)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舡也

又曰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舡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舡也

傅玄正都賦曰飛雲鵄首龍舟餘皇艨艟水城蜀艇吳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懸旆光天征鐸琳琅凌波泝流星列鴈行

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舡掩於江湖

亭障

後漢書曰馬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汾州也渭橋本秦渭橋也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河上漢書曰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相州也)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徵還京師

又曰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推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晉書曰梁武昭王暠脩燉煌舊塞東西二國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國以威南虜

唐書曰竇靜檢校并州大總管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詔從之

又曰馬燧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

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

又曰李朝晟爲邠州刺史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入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柰何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脩復舊制安固封疆按甲息人必

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迩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甚勤若非興集師徒繕脩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擾畿甸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安是用弘遠之謀脩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張昌宜充右神策將軍鹽州行營節度使權知鹽州刺史杜彥光充鹽州刺史應所板築及繕脩城雜役等宜共取六人千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脩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合放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疋朕情非爲已悉在靖人咨尒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勉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初貞元三年鹽州爲吐蕃所陷毁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爲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叱干遂統兵五千與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劒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

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又曰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淩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怪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藩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

又曰元和中城臨涇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脩常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穫屢爲蕃寇掠奪祐請脩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

三國典略曰齊司徒斛律光築香周平隴定蓄三城於境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四

兵部六十六

營壘　烽燧　京觀

營壘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斥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也亟紀力切）為交軍於斥岸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也）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之利也）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也）此處平陸之軍也

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士之辱也

左傳曰許伯致師御靡旌摩壘而還

史記曰黃帝脩德振兵與神農戰于阪泉之野以師兵為營衛

漢書曰周亞夫軍於細柳天子入壁門而不得進上曰此眞將軍

又曰李陵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可三萬騎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弓弩令曰聞金聲而止虜還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知射曰手鬪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後漢書曰岑彭伐蜀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又曰樊宏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壍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糗勞遺赤眉赤眉長老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必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又曰弟五倫少介烈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

又曰吳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

東觀漢記曰寵萌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寵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魏志曰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謀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皆笑之

又曰諸葛亮死軍退司馬宣王幸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南為超騎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所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已就

又曰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樹攡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

晉書曰沮渠蒙遜載記曰段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滅

又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植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聞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赴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又曰成都王穎檄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乂
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
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假節頓至朝歌每夜
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像進軍屯河南阻清水
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
石鼈

崔鴻後趙錄曰河瑞元年石勒下冀州郡縣保壁百餘衆
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

宋書曰宗越善營立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
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梁書曰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艦軍于張公洲高旗
巨艦過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觀之不悅曰彼
軍上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
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
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
輕銳蹂其後徑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

後周書曰楊㯹鎮潼關封郃陽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
守㯹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楊州刺史大
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㯹脫身
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

唐書曰德宗幸奉天李晟赴難李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
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
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攻晟乃出陣
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
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有功乃曰馬未秣
士不素飽不飽不若歛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
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云衆已就安堵
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
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
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三國典略曰蕭紀兵次西陵艫舳旌戈翳川曜日護軍陸
法和於硤兩岸築二壘運石填江鐵鎖斷之梁主令法和
壘北斷白鴈城道別立小柵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
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
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博物志曰魏士東里愧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
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蓋禹始也

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
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
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湖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
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故敗
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湖泉枯
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
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皆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
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文選曰夜薄休屠營

盧思道從軍行曰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烽燧

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槹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
懸之有寇則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
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舉烽火叩賊鼓方喜王欲后喜
輒詐為之後犬戎兵至舉烽火叩賊鼓群臣不牧皆曰王
欲后喜耳遂殺幽王及褒姒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寇入界信陵君曰
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漢書曰單于五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
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賊難卒以力制常嚴

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又曰馬成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於原至
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
虜入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自令虜兵度出五千
人請移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率士卒拒之
又曰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屯北邊築亭候脩烽燧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過目輙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
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輙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
不嗟伏白鼓烽師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
此師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
自首伏明察如比
隋書曰突厥染干為降部戰敗與長孫晟獨以五騎逼夜

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
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
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
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
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
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
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
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唐書曰元和中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
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今
遂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從之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傳言虜且起欲知審來不以言
者聽所加之得陽者不得陰者為來法

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弃市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遂近沉浮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邊地
驚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之井桔槹大錘
其頭若警急燃火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人見烽火
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蕪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火
有急以光傳之
黄帝出軍决法曰行軍行兵兩敵相要地形不便望見烽
火不得為客
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
迥道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臺高
五丈下闊一丈形圓
又曰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
權烽如有動靜舉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三

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晝日遊弈候視至暮速即作食訖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間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烽家舉烽遞報軍司如覺十騎以上五騎以下即放火炬火前鋒應訖即滅火若百騎以上二百已下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即同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鋒應訖即赴軍若虜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既置爟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摠管去某道烟火起大摠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拓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庾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

南徐敬業古意曰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

北門行曰羽檄起邊庭烽火入咸陽

張景陽雜詩曰長鋏鳴鞘中烽火烈邊庭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憔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烽鼓烽可遥見鼓可遥聞須史百里

京觀

左傳曰丙辰楚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武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視子孫以無志武功楚子曰非尒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大魚喻不義吞食小國也鯨鯢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又曰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崔鴻夏録曰赫連勃勃大破南凉殺衆數萬以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梁書曰天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五

兵部六十七

攻具上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毛萇曰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左傳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之以獻於楚楚子使反其言三而後許登諸樓車（所謂雲梯）使呼宋人而告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

春秋感精符曰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作衝車厲武將輪有刃衝著劍以相振懼（宋均曰衝衝之車也輪有刃可以臺衝日善刃也衝馬軫也）

後漢書曰王尋王邑攻光武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紀力切）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字文中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乃立東平王雲子信為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遣邑等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之）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為雲梯之械）瞰臨城中（瞰視也）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鐃也似鈴）或為地道衝輣撞城（衝撞車也詩云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步耕切）

又曰黃巾賊起盧植征之連戰破賊張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緩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

袁山松後漢書曰朱儁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復以韓忠為師儁兵力少不能急攻乃先起土山以臨之因鳴鼓攻其西南儁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

東觀漢記曰初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甲衝輣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後尋邑環昆陽城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瞰城中或為地突或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又曰伯升作攻城鬪車上口兵法但有所圖畫者不可用伯升遂作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鬪車上

又曰覝置破後有五谿六種寇侵見便鈔掠退阻營塹來欽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

又曰吳漢常將戰備文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修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太祖戰不利復壁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

魚豢魏略曰郝昭字伯道守陳倉城為諸葛亮所圍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之人皆燒死

又曰衡山王賜謀反使枚赫陳喜作輣車

又曰膠東康王寄作樓車戰具以備淮南事及漢治淮南事連寄寄發病死

韋昭吳書曰督將張異攻麻屯敗使將王吉作臨車雲梯尅日攻拔之

又曰魏遣曹真夏侯尚等到江陵連屯圍城攻擊甚急真等起土山鑿地突樓櫓臨城征北將軍朱然在城中晏然無

恐隨形勢立備巧不得施
張勃吴録曰黄武二年曹休令臧霸以輕舡敢死萬人襲
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
王隱晉書曰宣帝討公孫淵至襄平遂圍之起土山地道
楯櫓鉤橦發石雨下晝夜攻之斬傳其首
又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基曰宜作土山斂諸侯材板
簿櫓以爲攻具
又曰段匹磾所立代郡太守辟閭嵩與劉琨鴈門太守王
處後軍謀殺磾奉琨嵩作攻具欲夜襲磾磾兒強取處攻
爲要遂以攻具告磾磾遂斬王處辟閭嵩及其徒黨
王韶之晉紀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思絶人使爲攻具
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懼城内知亡矣
晉起居注曰徐道覆據聚堅城因山固守令董率諸軍圍

壍四合高橦雲梯三方並攻即日登城斬徐道覆以獻鉦
鼓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吴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略
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
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和苞漢趙記曰麟嘉三年太子粲討趙固郭默於洛陽默
使耿稚等夜北渡河襲太子營飛梯騰柵而入太子勒兵
於東北穿柵而出
又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
攻平陽小城令上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騰於山谷尋汾
州向平陽内外擊之勒師潰
高閭燕志曰光始五年春慕容熙與苻后征高麗至遼東
爲衝車馳道以攻之
崔鴻前凉録曰麻秋䇿攻枹罕圍塹數重雲梯地車地突
百道皆通於内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秋衆傷數萬
崔鴻後凉録曰將軍竇苟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
道墜落蘇而復上
車頻秦書曰苟長圍襄陽作飛雲車攻城尅之
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墾塹造道
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
庾徽之　奏慶官以激之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
又曰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圍攻懸瓠行汝南郡事
廣陵陳憲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内飛矢雨
下城中負户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
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

死者屍與城等
又曰僞燕主慕容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返
太山守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
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故城内莫
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爲界
獻馬千疋不聽
又曰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皮
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
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劉敬
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等北討諸軍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
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諸軍鼓譟陵城衝車四臨數道
俱攻先登生擒李初古拔

沈休文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督豫州刺史大宋遣輔國將軍劉勔用草苫茅苞土擲以塞塹城內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塹便欲滿隊主趙法進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勔乃作大蝦蟆車載上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虔挹之造抛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宋起居注曰劉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衆車虎士攻城鉤車至城東南樓下逆賊程天祚等道窮數迫仍乞降附

齊書曰殷琰反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肴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百人推以塞塹琰乃始降

三國典略曰侯景作尖項木驢攻城石不能破也羊侃作

雉尾炬灌以膏蠟取擲焚之乃退

梁書曰侯景爲曲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羊侃作短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當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矣

隋書曰遼東之役何稠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製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

唐書曰姜確爲交何道行軍副總管率衆數千先大軍出伊吾趣柳城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紀功碑確磨去其文刊頌國功而去

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狡肆行凶虐負阻城隍用皆天誅臣土山陵其城樓櫓攻具備設

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將垣遵踰城歸順高祖使遵等治攻城橦車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塹

周遷輿服雜事曰輣輼今之橦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

至敵城下

又曰漢世祖造大戰車駕數牛上設樓櫓置彊弩之外以拒匈奴

酈善長水經注曰交州刺史檀和之軍次區粟進逼城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風烈火踴城摧衆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已上坑截無赦

太公六韜曰九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擯轀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又曰九三軍行師領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又曰武王伐殷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鶩冥之車周旦爲御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胥車並戰具兵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雷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晝則爲光夜則爲星方頭鐵提重八斤亦軍備也大柯

斧重八斤一名鈇鉞軍備也行馬廣二丈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尺轉關鹿盧八具天舡
一名天潢以濟大水也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
天陣地陣丘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文武積櫓臨衝攻城圍邑雲梯飛
樓視城中也武衝大櫓三軍所須雲火萬炬以防火也吹鳴箛鼓震威擾萬方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令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
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鉏杷是其
矛戟簦笠是其兜鍪钁鍤斧是其攻具
太公覆軍捄法曰諸出軍行將屯營置陳必法天之圓法
北辰為上將角為衝車嘗為鈇鉞敵當衝車者敗當鈇鉞
者亂
又曰諸出軍行將屯守攻陳設壇祠禱戎器皿塗釁鼓神
攻具必以斗加四季時令朱雀所居神與今日日上神王
相而克

莊子曰梁麗可衝城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墨子曰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擊之用斧長
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又曰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雲梯取
宋矣墨子乃見公輸般解帶為城以褋為械公輸九設攻
城之具機變墨子九拒之械盡墨子禦有餘公輸盤曰吾
知拒子矣
墨子曰子不過欲殺臣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
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
又曰禽子問雲梯既施為之柰何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
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功敗
尸子又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傅子序馬鈞曰鈞石車敵人於樹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
石不能連屬而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
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
數百步矣
曹植征東賦曰循櫓於清流氾雲梯而容與禽元帥于中
舟振靈威於東野
陳琳武軍賦序曰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
周鹿菰十里薦之以棘迺建脩櫓于青霄竅深隧下三泉
飛梯雲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略六韜之術者凡
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曰鉤車轒轀九牛轉牽
雷响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臨雲閣虛構上通紫
霓下過三壚
繁欽為史叔良作移零陵檄曰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
既設

袁宏祖逖碑曰逖為豫州刺史蕘時君柩未旋羣寇圍城
衝櫓既附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撫戈同泣非祖侯之為吾
誰為死并力齊起卷甲胄起遂陷堅陣負子而反

大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兵部六十八

攻具下

攻具下

轒轀　弋　檑　鹿角

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曰：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土坊)四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

又曰：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音光)，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間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石弩，以鐵鉤繩連，轉車行轄轉，引弩持滿，弦挂牙上，弩為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鐷(音葉)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又曰：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則孫子所謂距闉)。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柱間而燒之，柱折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版屋也。以版為屋，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排轒轀逼城堞間，使趫捷者(太白陰經曰……)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又守城篇曰：渝濬營闔墨翟(……)城之具(……)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法古不如非合今之用也，今述所便於事者，如後(……)

又曰：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或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又曰：金扇，以泥塗城門扇，厚可三寸，備火。

又曰：鑿門為敵所逼，門先自鑿門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

又曰：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厚可五寸，備火。

又曰：轉關橋，一梁為橋，梁端着橫括，去其橋，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秦用此橋而殺燕丹。

又曰：積石，備拋石，大小隨事。

又曰：樓櫓卻敵，上建候樓，以板為之，跳出為櫓，與離戰隅於女牆上跳出椽，去牆三尺，內着橫括，椽端安轄，以荊柳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懸於椽端，用遮矢石。

又曰布幔以複布爲幔以弱竿懸挂於女墻外去墻外七八尺以折拋石之勢矢石不復及墻

又曰木弩以黃連桑柘爲弩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以絞車張之大矢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又曰鷰尾炬縛葦草爲炬尾分爲兩岐如鷰尾狀以油脂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騎木驢而燒之

又曰松明以木明燒之夜以鐵鏁縋下巡城照敵人乗城而上

又曰脂油燭炬燃燈秉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户晨夜不得絶明用備非常

又曰行爐鎔鐵汁爐舁行於城上以灑敵人

又曰遊火以鐵筐盛火加脂蠟鐵鏁懸縋下燒穴中孔城人

又曰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目因以鐵汁灑之

又曰連捧如打禾連枷狀用打女墻外上城敵人

又曰杈竿如槍刃爲兩岐用以飛梯及人

又曰鈎竿如槍刃兩房有曲刃可以鈎撥

又曰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盛

又曰天井敵攻城爲地道來乃自於城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以火熏之敵人自焦灼

又曰地聽於城内八方穿鑿井各深二丈令聰耳者戴新甕於井中坐聽則城外百步之内有孔城地道者並聲聞甕中而辯知方所遠近矣

又曰鐵蒺杖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又曰陷馬坑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十字相交狀如鈎鏁以覆芻草草木加之土種草實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衛公兵法曰如亞字相連以草及土覆其上

又曰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從横安槍一作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要路巷人馬不得奔馳

又曰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火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内重加短木爲闇道柱外重長出四尺爲女墻皆泥塗之内七尺又立闇道内柱上布板木爲棧立欄竿行於柵上懸門擁墻壕塹拒馬防守一如城壘法

太白陰經曰蜀鏁鐵蜀鏨蜀鏵蜀鏝短柄鏵也鏁斧鑿并斲鐵也

旝

許慎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爲機以拒敵也從方會聲古外切

左傳曰周桓王伐鄭鄭爲三拒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杜預注曰旝旃也以爲號令

魏武本紀曰上與袁紹軍於官度賊射營中行者皆被田衆皆恐上令傳言旝動而鼓

說文曰旝發石車也乃造發石車擊紹樓一日盡壞紹衆號之霹靂車

沈懷文宋侍中趙倫之碑曰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冦騎雲徹旝動則敵車霧消

鹿角

袁曄漢獻帝春秋曰楊州刺史劉繇上言荊州牧劉表與會稽太守孫權謀襲京城遂壍許設鹿角砦

王沈魏書曰李通拜汝南太守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與諸將擊之通親下馬入圍拔鹿角勇冠諸將軍

魚豢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權為偏將軍太和中在長安及子午之役霸召為前鋒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然後解

魏志曰徐晃討關羽於樊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魏太祖令曰賊為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甘寧放曹公鹿角踰壘入斬數十人

王隱晉書曰馬隆為武威太守之郡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進攻則木屋施輪並戰並前虜弗能逼

干寶晉紀曰曹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曹芳謁曹叡墓於大石山曹爽兄弟皆從於是司馬懿閉四城遂與太尉蔣濟俱屯洛水南浮橋奏罷爽兄弟不知所為芳還宿伊水南發屯田數千人樹鹿角為營

晉惠帝起居注曰王浚乘勝追石超軍於斥丘超持重不與戰以鹿角為營一云以鹿角步安立營

晉起居注曰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以禦盧循

司馬懿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魏武帝表曰臣前遣討河內獲嘉諸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捕得生輒行軍法

諸葛亮教曰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若未走無所復用

晉宣帝教曰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為三軍作營塹壘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塞諸郵漏處

諸葛亮軍令曰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衡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

魏武軍策令曰夏侯淵今月賊燒都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鬭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

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王隱與楊州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固橫江

又云復據烏江皆塹壘豎排鹿角步安營嚴峻以襲歷陽諸軍辛晒洛戌時與桓郎城曰桓振武今下官將十二百人奄襲營值天洪雨器仗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剋

箛搶

張揖廣雅曰𥴩謂之箛搶孤音

服虔通俗文曰剡葦傷盜謂之槍何承天纂文曰𥴩音戚箛搶也

謝靈運自理表曰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方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有司奏賊帥劉胡等從南城關道領馬步萬餘人樹排槍陌山從東五道直來攻營

杜預奏秦州軍事曰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爲寇穿塹不如作馬埳馬埳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焉施槍著埳中說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輙往來也

蔡謨與何驃騎書曰公失櫓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立櫓無故以櫓自標令賊見之而自不得見賊賊不病癡何故不來取邪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籤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邪

弋

張揖埤蒼曰拱大弋也

許慎說文曰樴弋也橜弋也

太公六韜曰委環鐵弋長三丈千三百

左傳曰齊人戰獲臧堅使宿沙衛唁之曰無死堅曰使刑臣禮於士以弋抉其傷而死

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塹堅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塹而車輪以大弋㧊穿中又堅輪障其前

韋昭吳書曰賀齊討賊陳僕於林歷山山四面壁立不可攻齊乃陰作鐵弋於賊不備處以弋拓山爲道夜潛上破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兵部六十九

角　金鼓　鞞　鞀　鐃

鈴　鐸　刁斗　柝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或云本出吳越

晉書安帝記曰桓玄製龍頭角或曰所謂亢龍角者也

晉中興書曰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又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一雙幡毦副[illegible]音

宋書曰張興世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受辭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言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崩得二石角藏於武庫至是齊王入庫賜從臣兵器特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尔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時將此角嚇漢也

史苓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陰雨上有聲如吹角

辛氏三秦記曰河西有沙角山山頭頹沙則鼓角鳴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攀經案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幽明錄曰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離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冢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冢發聞

鼓角聲角聲自是多如此。陶侃表云奉獻金口角

石勒別傳曰石勒永康中沐宕山東寄旅平原師勸家耕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

世說曰樂令有數客闊不復來樂問所以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上壁有角角邊漆畫作蛇樂而疑是角影入杯中復令置杯酒於前處謂曰君更看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樂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消（又一本云角弓）

語林曰陸士衡為河北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極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谷儉角賦曰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群臣於太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蛇之翹首似雄蜺之帶天

衛公兵法曰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没時撾鼓一千捶三百三十三捶為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

又曰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鼓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纛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軍嚴警嚴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賊寇先軍即急擊鼓救中嚮中嚮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使往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嚮聞聲即須往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嚮支料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其諸營內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警備

又曰諸行軍立營數則万計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徒餓馬羸應發營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騾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騾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騾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勝擊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有角聲仍令虞候及營官人虞候手排比催督急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前排比催迫急過

金鼓

釋名曰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節爲號令賞罰之節也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金鼓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

詩曰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又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又曰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宗廟也）以賁鼓鼓軍事（大鼓謂之賁長八尺）以鼛鼓鼓軍事（鼛大鼓也長丈二尺也）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正擊編鍾也）

左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

又曰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也）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弊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懽焉好逆使臣滋弊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乃釋之

又曰寇須之鼓與其大輅文王所以大蒐也

又曰簡子曰吳伏弢歐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也）

又曰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以也）

國語曰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焉

後漢書曰光武徇河内韓歆議欲城守岑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進說俱獲免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錚鐸金鼓雷振動地連騎繼迹弥數十里

齊地記曰城東有上祠山上有石鼓舊說云將有冦難則鼓自鳴所以豫驚備也

吳興記曰長城縣有夏架山石鼓盤石爲足長老云鳴聲如金鼓鳴則三吳有兵

東方朔傳曰朔初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而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事鉦鼓之教

周禮曰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將執大鼓

吳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又曰周宅酆鄗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堡置鼓其上遠近相聞戎冦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褒姒大悅笑之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冦後戎冦眞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驪山之下爲天下笑

韓侯曰吳使沮衛獻垂鑫於荆師荆師將殺之以釁鼓衛曰死者無知則釁無益若有知戰之時臣使鼓不鳴因不殺之

孫子曰是故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故夜戰多金鼓晝戰多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抱朴子曰軍始發大風甚雨起於後旌旗前指金鼓清鳴大勝

黃帝出軍決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唐子曰將勿離鼓旗鼓旗將之耳目也

徐幹齊都賦曰王乃垂華玉之路駕玄駁之駿建輕浮遊

金光皓旰（音旰）戎車雲布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旗虹亂

陸雲南征賦曰戎士齊而啓行三軍分而移逞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會讚而研儀

孫惠孫金鼓文曰赫矣皇戚用伐不庭金鼓鏖旗以昭其聲

鞞

釋名曰鞞裨也裨助鼓節也（[illegible]）

呂氏春秋曰倕作鞞鼓

鄭緝之東陽記曰晉隆安中孫恩遣偏師謝盛燮東陽東陽岑山下民聞嶺上有鼓鞞聲若數萬人咸破潰而山上鼓鞞亦絶

鞀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懸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

揮鞀

呂氏春秋曰倕作鞀

又曰武王有誡慎之鞀（欲誡者擊鞀鼓）

鐃

說文曰鐃小鉦也（鐃女交切）

周禮曰六鼓四金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鐸通鼓（鐲音濁鉦也軍行鳴之以爲鼓節）

鈴

說文曰鈴丁也從金令聲

左傳曰揚鑾和鈴昭其聲也

魏志曰安平太守宅舍鈴下作怪爲鳥鵲鬪蓋公府閤有繩鈴以傳呼鈴下有吏者也

風俗通曰鈴柄施懸魚魚者欲君臣沉靜如魚之入水不可復得聞見耳

集異記曰廣陵士甲市得一宅但聞中有搖鈴聲夜輙止後遂見其貞形乃是其故人問曰何以常搖鈴荅曰我典使君藥物故夜持時耳問曰晝日何以不持時曰白日是死道之夜因別而去

鐸

三禮圖曰鐸今之鈴其鑄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也

說文曰鐸大鈴也

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王隱晉書曰荀勗逢趙郡商賈於路懸鐸於牛識其聲焉及後爲樂勗曰趙之牛鐸則善諧矣於是下郡悉送果有諧者世伏其才明

晉書載記曰石勒少時嘗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銘於箕簴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文子曰老子云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消

刁斗

纂文曰刁斗持時鈴也

漢書曰李廣行師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蘇林曰刁斗在滎陽章焦音譙銚火玄切即鉎也今官有銅鐎二音）

漢名臣奏曰漢興已來深存古義宮殿省闥至五六重周衛刁斗

柝

說文曰㯹行夜所擊木也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周禮曰野廬氏賓客宿息則聚㯹

漢書舊儀曰中宮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衛士周廬擊木柝

張衡東京賦曰放丞谷擊柝於東西（循守夜而擊木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九

兵部七十

叙兵器　牙

叙兵器

禮記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是謂脅君

周禮曰司兵掌五兵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左傳曰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兵甲之事未之學也

春秋佐　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諸侯得衆也

漢書曰兵不銳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建幢棨植羽葆鼓車又取官銅候月蝕鑄作刀劍倣効尚方蕭望之以爲僭上不道弃市

又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圍陵陵軍居兩山間以車爲營陵引士營外爲陳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

東觀漢記曰盆子降鎧甲兵弩積城西門高與熊耳山等

又曰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以震山東甲衝輣干戈旌旗甚盛

又曰鄧遵永初中遷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戟楯匕首二三千枚

又曰吳漢性忠厚篤於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激揚吏士

吳志曰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王隱晉書曰羊祜表伐吳曰勁弩長弓不如中國長矛楯戟不如中國馬騎淩厲又不如中國吳唯便水戰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吳有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曰作琅邪王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戟四枚

三國典略曰梁邵陵王綸篤好書史妙工草隸爲丹陽尹擅造甲仗梁武知之　綸並沉于江中及後出征器械並闕乃獨歎曰吾昔聚仗本備非常朝廷見疑逼使分散今日討逆卒無所資

太公六韜曰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四時應天之法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杷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

古司馬兵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伲則不齊兵長短衛太短太輕皆不如法也犯者爾往也故不齊不及者速於利也銳者不固則破故易亂也

又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彊迭戰言更戰更息則可以久也皆戰言悉衆多者彊

軍令曰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止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止鼓角違令者髡

呂氏春秋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

淮南子曰兵革鋒摩（讀棋名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鋒市物切）
又曰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
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輿於路故世至枕人頭食人肉菹
人肝飲人血甘之於猶豢牛羊（牛肉曰犓豕肉曰豢）故自三代以後者
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習俗保其脩命而不夭於人
虐也所以然者何諸侯力政天下不合而爲一家也
又曰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
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爲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分半兩也）
（以金分出金贖罪也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爲束也不勝不直也）
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矯箭爲矢稍者也）鑄金而爲刃（刃刀劍矛戟也五刃也）
（矢鏃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
崔寔政論曰兵器精利有蔡太僕之弩龍亭之劍至今擅
名天下
陸機要覽曰東弓南矛西戟北劍中鼓亦曰四兵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內據金城外
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伏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輊之
怯夫有備其氣自倍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
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邯鄲五經析疑駁曰矢
絕於弦不可追止戟執在手制之在人
山海經曰天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銅
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下之所
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
者不足
于寶搜神記曰晉元康中婦人以金銀象角瑇瑁爲斧鉞
戈戟而戴之以當笄蓋妖之大者也。摯虞文淵七經義綱格
論曰車上五兵戈殳車戟酋矛夷矛步卒五兵戈殳車戟
酋矛矢
魏文典論曰昔周有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上世
名器
又曰抱朴子曰劍戟不皆於纏佳餜不可擊斷牛馬
又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飈駭
又曰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答曰吳大皇帝曾從介先
生受要道云但知北斗姓字及日月名字便不畏白刃大
皇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陷陳皆不傷也鄭君云
但誦五兵名亦驗矣刀名大房虛星主之矢名防徨熒惑主
之弓名曲張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參
星主之臨戰時嘗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
前或丙午日日中作燕軍龍虎三囊符歲易之歲符歲易
月符月易日符日易或佩西毒兵信符或佩南極鑠金符
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歲
蟾蜍喉下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將之刀劍或交鋒之際
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劾也
魏文帝校獵賦曰抗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澤之脩脩旃雄
戟趙（音）鍔而躍厲兮黃鉞奄而揚鮮
又曰千乘亂擾萬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岨彤弓斯彀
戈鋋具舉
徐幹齊都賦曰矢流鏑絓（音掛）張羅纚（切）合飛鋋抱雄戈
繆襲籍田賦曰靈旂蔚以褭褭兮雄戟偈以峨峨彎枉矢
於狼弧兮建黃鉞於鉤爪
繁欽征天山賦曰有漢丞相武平侯曹公杖節東征觀六
軍於三江浮五湖以曜武左騁雄戟右擴干將彤弧朱矰
丹羽繚旁望之如火咬奪朝陽

應璩詩曰放戈釋甲冑乘軒入紫微從容侍帷幄光輔日
月暉
崔駰安豐侯詩曰被兕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彀強弩[illegible]
霍
曹植詩曰皇考建世業余從征四方櫛風而沐雨萬里蒙
露霜劍戟不離手鎧甲為衣裳
魏文帝董桃行曰晨背大河南轅跋涉遐路湯湯師徒百
萬譁譟戈矛若林成山旌旗拂日蔽天
應璩書曰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
長劍耿介簫管振音鼙聲鼓路馮軾虎視清風[illegible]可謂
堂堂乎難與並為仁也
太白陰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
隨形響之應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
兵五兵不利不可舉事上古庖犧氏之時弦木為弓剡木
為矢神農氏之時以石為兵
故熒石中矢鏃黄帝之時以玉為兵蚩尤之時爍金
為兵割革為甲始制五兵建旗幟樹夔鼓
又曰鼓以佐軍威
又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右者天子六軍諸侯
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又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
又曰門槍二根以豹尾為刃檣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
左右安立
又曰五方旗五口各具方色大將中營建出六纛後在營
亦於纛將後隨方而建
又曰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
後
又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金
又曰隊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本陣同五幅
又曰認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與諸陣不同各自為誌認
旗出隊後恐士卒交雜
又曰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雜大將軍
又曰陣將鼓一百二十五面恐設疑驚敵用
又曰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又曰戰袍四分五千領
又曰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恐揚兵縛筏用
又曰牛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
又曰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
條弦二十五萬隻箭
又曰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張弓
三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隻箭射甲箭五萬隻
又曰生鈒箭二萬五千隻長箭弩箭[illegible]
又曰弓袋胡鹿長弓袋並一萬二千五百副
又曰佩刀八分一萬口
又曰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又曰棓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錘鉞斧代
各四支分
又曰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也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制日制日者謂
上剋下日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凶氣先應破
軍殺將

黄帝出軍决曰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
來嘩嘩終日不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此大勝之
徵
又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旗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
南白牙旗引往西黒牙旗引往北黄牙旗引往中
又曰始立牙之日凶氣先應旗幟皆垂或逆風滂滂牙竿
摧折旗幡絶烈還繞纏竿如此終日勢弱
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
者舉白牙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也
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
不利牙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
門是也
抱朴子曰軍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旗𩙪飄終日不息者

其軍有功
魏志曰典韋初爲張邈士屬司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
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
呉志曰陸遜爲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
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
潜出谷間鼓譟而前應即破散
又曰黄武八年夏黄龍見樊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
又作黄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胡綜作
賦
呉書曰賀齊從上討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失牙齊別拒
擊得盛所失牙
晋書曰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役戰軍果大敗
後魏書曰奚斤代人也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拒劉裕
及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呉胡綜大牙賦曰狼狐垂曜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
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呉實天生德乃律天時制
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雷遲則如雲進止有
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黄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
然特立六軍所望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脩太牢絜薦遐靈推轂之任寔討
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鞠
時赫赫晉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競王度暫屯戎狄猾夏虔
劉生民蠢爾東胡披髮左袵思我皇澤稽首海裔受爵納
貢服膺累世後嗣不恭寔叛寔戾侵我神畿陽我嘉惠哀
彼黎民嬰此彫殘況荷大寵任其艱難慨然發憤撫劍忘

食敢建高牙烈烈桓桓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年月日録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
黄帝蚩尤五岳之靈兩儀有正四海有王晉命在天世德
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翦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鼙
鼓牙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祭牙文曰絜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維增
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辯忠
孝攸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
增暉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禡牙文曰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姦臣竊命戎
夷不龔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万國寵綏百
蠻青雲竿呂自環入貢乂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

蜂聚九山豕食遼塞宴安鴆毒作爲攙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告辰叶應旄頭旨建羽旆前列熊貊感威將士聽誓方俟天命爲民殄災惟尔有神尚饗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畢流聲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無縱大譁以作神羞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

兵部七十一

常 旂 旃 物 旗

旟 旐 旞 旌

常

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名也

尚書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曰日月爲常十二旒

河圖曰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鳳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旂中央法黃龍曰常

國語曰吳王會晉於黃池吳王白常白旂赤常赤旟

文選曰建辰旒之太常

又曰建太常兮排排

旂

釋名曰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一赤色爲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

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注曰懸鈴竿頭畫交龍於旒)

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又曰旂旐央央

禮記月令曰天子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

周禮曰交龍爲九旂諸侯所建

左傳曰周分魯大路大旂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

旃

釋名曰旃戰也戰戰恭巳而巳三孤所建象無事也

說文曰旃曲柄也所以招士衆也

世本曰黃帝作旃

爾雅曰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纏為旐因其文章不復畫也

周禮曰通帛為旃大赤也周正赤無飾孤卿所建也

左傳曰城濮之戰亡大旆之左旃旃旗名旂曰旆祁瞞奸命當此之事而不治為奸軍令也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

漢書曰田蚡音墳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通白為旃蘇林曰旃上曲也

孟子曰招虞人以旃田也

西京賦曰虹旃蜺旄

又曰攙槍旃

上林賦曰立歷天之旂曳梢星之旃

物

釋名曰雜帛為物以雜色綴其邊為翅尾也將帥之所建也

禮含文嘉曰制度為科物應以宣明物以類感其方也

左傳曰蔿敖為宰擇楚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右者俠為軍備左者追草為宿備前茅慮無如今斥候持絳及白旛見騎賊舉絳旛備見步賊舉白旛備不虞有無茅明也或楚以茅為旌識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耳以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兵矣

旗

釋名曰熊虎為旗期也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

禮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又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勁其怒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畫招搖星於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

又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七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𧙧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象此也音有

左傳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袀均音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日月星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滎澤衛師敗績滅衛衛侯不去旗是以甚敗

又曰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勿殺

又曰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蜂旗蜂旗名

又曰公孫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鄭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史記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將伐南越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

東觀漢記曰耿弇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

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下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部入
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而皆罷歸鄉里
沈約宋書輿服志曰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
蓋取負重而安隱也五旗纓竿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盡飾
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
北史曰盧賁嘗奉隋文乃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
奏改周伐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
歲之旗皆賁所創也
隋書曰九旗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旂畫青龍（[illegible]）旟畫
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旐畫玄武皆加雲氣其旞物在
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illegible]）
（[illegible]）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於其上
又曰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

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
畫續之旗六以充玉路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
旗三曰朱鳥之旟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玄
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棖戟（[illegible]）
又曰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
師帥三曰旐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倅長
唐書曰元和中淮南節度使馬摠進吳元濟旌旗七百三
十九事
家語曰子路言志云願得旌旗繽紛下蟠于地
詩推度災曰上出號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驚蟄睹旗鼓
動三軍駭觀其前動化而天情可見矣
戰國策曰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

周遷車服雜記曰晉元皇始制五牛之旗設青在左黃在
中
六韜曰武王伐紂懸紂之首於白旗
古司馬兵法曰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
周曰黃地之道也（[illegible]）章頁以日月
上明也殷以虎上威也周以龍上文也（[illegible]）
郝萌占曰旗上有光人主大喜延年益壽
黃石公三略曰見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角
人青衣赤旗東方七人徵人赤衣黃旗南方七人商人白
衣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騎
象二十八宿
軍令曰聞雷鼓音舉白幢絳旗大小船皆進戰不進者斬
聞金音舉青旗船皆止不止者斬

王孫子曰桀紂或放南巢或頭懸赤旗斯無它不節財而
恭人也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
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又曰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
列子曰皇帝與炎帝戰以雕鶡鷹鳶爲旗幟
隋巢子曰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代殷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
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
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
楚辭曰駕龍輈兮乘雷（[illegible]）載雲旗兮逶迤
又曰乘迴風兮載雲旗
又曰揚彗星以爲旗

又曰乘赤豹兮從文貍新夷車兮結桂旗
宋玉高唐賦曰眄兮若妖姬楊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若
駕駟馬建羽旗
相如上林賦曰靡魚須之橈旃（以魚須爲旃柄取其橈弱也）曳明月之
珠旗（以明珠飾旗）
王沉餞行賦曰曳招搖之脩旗若蜿虹之垂天
崔駰東巡頌曰升九龍之華旗
文選曰雲旗拂霓
又曰牙紛繽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揭竿爲旗
又曰曳彗星之飛旗
又曰朱旗所拂九土破壞

又曰朱旗降天
又曰建祝姑（祝姑旗名）
又曰青霞雜桂旗

旟

釋名曰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也急疾趨事則有稱
譽也
爾雅曰錯革鳥曰旟（郭璞注曰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也舊說刻革鳥置竿首也孫叔然云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縿也周官鳥隼爲旟也被禮說文云載之以示衆即此類也書云鳥獸目革詩云如翬爲鳶鳥獸革旌有鳥者自是鳥之皮毛明矣）
詩曰孑孑干旟在浚之都
又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旆旆垂也）
周禮曰鳥隼爲旟州里所建也（州長之屬）

旐

釋名曰龜蛇爲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
事宜之形兆也
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郭璞注曰帛全幅長八尺者也）
詩曰設此旐矣
又曰建旐設旄薄獸于敖（周宣王也）
周禮曰龜蛇爲旐四斿縣鄙之所建也

旞

釋名曰全羽爲旞旞猶隧隧也順滑貌也（一作遂）
說文曰旞者導車所載全羽允允而進也
周禮曰全羽爲旞道車所進（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也）

旌

釋名曰析羽爲旌旌精光也緌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
其形燊燊然也緌夏后氏之旌也其形衰衰也白旆殷旌也以

帛繼旐末也朝陶也其皃陶陶下垂也
爾雅曰旄首曰旌（郭璞注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
廣雅曰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詩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悠悠旆旌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鄭玄注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者也記王黃門曰舉旌於首畫之以交鄭畫之也鄭荅曰皆係於首置於首不畫羽爲旌也）
周禮曰析羽爲旌游車所建（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也全羽析羽皆五色文也）
又曰掌舍爲帷宮設旌門（樹旌以表門）
左傳曰鄢陵之役欒鍼見子重之旌謂晉侯曰楚人謂夫
旌子重之旌也
又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析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毛

又曰楚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又曰衛宣公烝夷姜與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而殺之壽子載其旌旗以先盜殺之急子後往盜又殺焉

又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壘近也）

公羊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也爲宗廟所用末以宗廟歸首也）

史記曰秦併天下以水德之始旌旄節皆尚黑

漢書文帝詔曰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注堯設五達之道令人進善也）

又曰高祖使韓信與楚戰信潛伏人於楚軍之側方戰兵遂偽走楚軍逐之乃令拔楚旌立漢旌楚師望見奔走遂敗楚矣

後漢書曰世祖進師臨河連旌汾河千餘里

戰國策曰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寡人西接秦秦虎狼之國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

漢武故事曰欒大有方術常於殿前樹旌數百人因令自相擊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大駭

孟子曰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非其招也夫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況以不賢招賢人乎

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示不蔽也

莊子曰楚昭王使延屠羊説以三旌之位萬鍾之祿也

抱朴子軍術曰軍始出而旌旗繞竿者急往更待善時而出軍

天文要集曰翼星明旌旗用

趙氏兵書曰有鳥集將軍旌上將軍增秩祿

文選曰蔽引高旌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蜺為旌翠為蓋

又曰荃橈兮蘭旌（橈楫[illegible]切）

又曰建虹旍兮威夷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一

兵部七十二

旆 幟 幡 旒 旌

旄 麾 幢 節 鉞

旆

說文曰旆者旆然垂也

爾雅曰繼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也

左傳曰楚令尹南轅反旆

又曰拔旆投衡乃出

又曰晉楚戰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玉楚令尹也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子上楚鬬宜申鬬勃也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之右楚師也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旆而退者大將稍却也

東京賦曰通帛旝旆

幟

史記曰沛公祠黄帝蚩尤於沛庭旗幟皆尚赤

又曰韓信伐趙令輕騎二百人人持一赤幟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

東觀漢記曰漢兵守成都公孫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袁山松後漢書曰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逢安將千餘人攻延岑於杜陽鄧禹以赤眉精兵出在外唯盆子羸弱在長安攻之與謝祿夜戰槀街中鄧禹敗走逢安西與延岑蘇茂李寶戰於杜陽大破之寶茂降岑收散卒還戰寶茂從内拔赤眉旗自立其幟赤眉還驚亂走自投川死者十餘萬人

墨子曰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

太白經曰右一將行得水黑幡旗幟圖熊旗黃脚青額白右二將行得火赤幡旗幟圖鷄旗黑脚青額白右三將行得木青幡旗幟圖熊旗黃脚青額白右四將行得金白幡旗幟圖狼旗黑脚青額白右五將行得土黃幡旗幟圖虎旗黃脚青額白左一將行得水黑幡旗幟圖熊旗黑脚黃額白左二將行得火赤幡旗幟圖鷄旗黑脚白額青左三將行得木青幡旗幡圖熊旗黃脚黑額青左四將行得金白幡旗幟圖狼旗黑脚黑額青左五將行得土黃幡旗幟圖虎旗黑脚赤額青

幡

釋名曰幡也其皃幡幡然也

說文曰幡幟也

靺角曰信幡古之麾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朱雀玄武白虎黄龍等五幡以詔四方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朱鳥西白虎北玄武朝廷畿甸則以黃龍亦以騶虞信幡高貴鄉公討晉文自秉黃龍幡以麾號令晉朝唯用白虎書信幡用鳥取其飛騰輕疾一曰鴻鴈有去來之信也

漢書曰甘延壽出西域部勒行陣別爲校尉踰葱嶺入赤谷至郅支城望見單于城上五采幡幟

又曰武帝伐南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名曰靈旗

獻帝春秋曰董卓未誅有書三尺布幡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呂布殺卓負布者不復見

吳志曰陸遜取宜都獲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

王隱晉書曰河間王伐齊王冏火燒觀閣及千秋神虎二宮門冏盜白虎幡唱云長沙王矯詔長沙更以白幡唱稱大司馬謀反

晉書曰長沙王乂攻齊王冏冏令王胡恭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

又張華傳曰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

又曰衛瓘既誅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論之

又曰楚王瑋之誅二公也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

宋書曰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已下晏首曰既無異勑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十二月雖有開門例此乃前事違今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糺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北史曰後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韞音溫輅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

晉起居注曰太陽佐同承有毋丘感老君生丞相中貴晝作九龍幡遂群聚弃市

晉諸公讚曰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其夜帝臨東堂張華唱議乃遣左右以白虎幡麾之然後眾散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瑕丘令立春遣户曹史擅建齎青幘幡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意言受他日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以不受青幘幡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假還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士眾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既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無得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

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物故

石虎鄴中記曰勒為石虎諱呼白虎幡為天鹿幡

鹽鐵論曰發春之後懸青幡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春令之論也

軍令曰五聞鼓音舉黃帛兩半幡合旗為三面負陣處肅之教曰大赦蕩然萬物更新陽幡既建事從寬簡羌可得詢求民瘼撫循物性

旂

周禮曰龍旂九斿象大火也鳥旟七斿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旐四斿以象營室也大火九星朱鳥七星參七星營室四星

又曰全羽為旞

公羊傳曰諸侯若贅旒
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旗名旌旗也所以別尊卑存貴
賤也)諸侯七仞九旒齊軫(軫車後橫木也諸侯之旗齊於軫)卿大夫五仞五
旒齊軫士三仞三旒齊首(首頭也)
廣雅曰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
轂士三旒至肩
東京賦曰建辰旒之太常

旄

尚書曰武王右秉白旄(孔安國注曰手秉旄旄有事旄以麾也)
又曰羽畎夏翟(翟雉名可)
毛詩曰建彼旄矣
又曰孑孑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
善道也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左傳曰晉人假羽旄于齊而不歸齊人始貳
漢書武紀曰征和二年更加節黃旄(應劭注曰戾太子發節加其上黃以別之也)
晉書曰王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
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
公皆未易才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列仙傳曰秦文公時有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
墜髮解被髮牛畏之入河故秦因致旄頭騎使先驅
文選曰羽旄掃霓
又曰羽旄揚蕤
又曰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洛神賦曰左倚采旄右蔭桂旗
楚詞曰建脩虹之采旄

甘泉賦曰流星旄以電燭
又曰建雄虹之采旄(文穎曰析雄虹為旄也)五色雜而炫耀(與眾雜色而明耀)

毦

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毦(而志切)
漢魏故事曰與外國節皆二赤毦一黑毦十異於常節
魏略曰諸葛亮見劉備備性好毦時適以旄牛尾與備者
備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毦而已備知
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謂曰以忘憂耳
吳時外國傳曰黑白毦出天竺國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鍺白毦四枚
續異記曰竟陵王誕在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
官須髮為稍毦覺則已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
俗說曰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譽流聞遠國慕容廆餉謝白

很毦一雙謝時年十三(一作慕容鍾也)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十鈴毦一具
諸葛亮與瑾書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將則先主帳
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者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
之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孔雀毦二枚
諸葛亮與吳王書曰所送白毦薄少重見詶謝益以慚懟
庾翼與慕容皝書曰今致襦鎧一領兜牟白毦自副
又曰今致朱漆鍕二十張絳碧畫幡黑毦自副(諸所)

麾

左傳曰楚人謂夫旂子重之麾也
穀梁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
擊柝

後漢書曰班超拜爲將兵長史假皷吹幢麾

王隱晉書曰戴洋病土天神使爲酒藏吏授符持幢麾將上蓬萊諸山五日更生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曹聞而義之是歳紹征官渡遣驍將軍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也

晉令曰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止二金音還

軍令曰凡戰臨陣皆無讙譁(讙音歡譁音化)明聽皷音謹視幢麾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

淮南子曰譬若軍之持麾者也妄指而亂矣

幢

釋名曰幢童也其皃童童然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汝南王亮大傅楊駿義陽王望齊王冏魯王賈充河間王顒梁王彤秦王柬長沙王乂皆給羽葆幢

後魏書曰韓茂膂力絶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兵書曰赤幢常在大將不得動揺赤者火也火主之毋故軍主長服赤幢

節

周禮曰守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掌邦國之使者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門戶用符節貨賄用璽節使用管節道用旌節(以竹爲之)

漢書曰蘇武在匈奴北海牧羊起卧操節(節旄也)

又曰張騫使月支匈奴得之留騫五六年漢節不失

東觀漢記曰鄭衆謂匈奴曰不忍將大漢節對氊裘也

唐書曰穎王璬爲蜀郡都督璬性儉率將度綿州江登舟見以絲縁席爲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命徹去之璬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逞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槊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駆道路足以威衆璬笑曰但爲眞王何用假旌節乎

鉞

釋名曰鉞豁也所司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宋林曰鉞王斧也

開元文字云斧也或爲鉞

尚書牧誓曰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又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士冕皆大夫也鉞屬也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虔固也)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又曰單旅鈇鉞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又曰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左傳曰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
書曰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也
又曰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
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
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又曰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
南陽之田晉文公也
史記殷本紀曰當是時桀為虐亂婬荒酖酗于酒不備政
政天下叛之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遂興師率諸侯伊尹
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又曰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
善馬以獻紂紂迺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之地以請除炮
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征伐
又曰周本紀曰紂嬖妾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
以劒斬以玄鉞
又曰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
後漢書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
別屯而輙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
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
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何

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
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
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之議
吳志陸遜傳曰遜假節鉞為大督逆曹休斬獲萬餘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
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
斬刈
又曰青龍三年六月丁未鎮星犯井鉞占曰為兵氣也
又曰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井鉞占曰並有兵事
唐書曰天寶中制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
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為金鉞副威
武之義焉
司馬法曰夏執玄鉞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玄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
紂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
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度河大風波武王操鉞秉麾麾之風
波立濟
正部曰奔逃之士不避斧鉞
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
知神姦
張平子東京賦曰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戎士介
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
又曰方相秉鉞巫覡操茢桃弧棘矢所發無臬
又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

是除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曰錫以二鬯虎賁鈇鉞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又曰伏鈇嬰鉞首要分離

范蔚宗宦者傳論曰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曹植王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二

兵部七十三

劒上

釋名曰劒撿也所以防撿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內也其旁鼻曰鐔（鐔音尋）鐔尋也帶所貫尋也其末曰鋒末之言也。韻集曰鐔（音覃）劒口也。方言曰鞘（音）謂之室。說文曰鞘謂之衣（亦曰韔音暢）。字林曰璏（直例）劒鼻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劒

又曰進劒者左首（首尊也）

又曰受弓劒以袂（敬也）

周禮曰周官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劒刃也音臘）兩從半之（從謂劒脊兩面殺趨鍔者）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其莖設其後（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音劣）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小學之士身士也）

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故虞公出奔洪池（洪池地名）

又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也）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爲室也）王使甲坐於道

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
門外（羞者獻體解衣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也）
光僞足疾入法堀室（恐難作己藏堀之也王貴殺）專諸寘劒魚中以進
遂殺王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劒也
又曰楚太子建爲鄭人殺之其子勝在鄭晉人伐鄭楚救
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平見
之曰王孫何以自厲也曰將以殺汝父也
又曰宋殺申舟楚子聞之劒及寢門之外（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劒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劒自
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
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寇暴則以仁圖之何必

持劒乎子路曰由乃得聞此言也請攝齊以受教
又曰顏回曰願鑄劒戟爲農器
戰國策曰韓卒之劒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於甲盾耳此天下名器也
國語曰齊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小罪
讁以金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試諸壤
土乃甲兵大足也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
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
徐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予乎曰不然始吾心
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平原君及毛遂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
不決遂按劒而上請平原君曰從者利害兩言而決耳今

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
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君言
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
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而王
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
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
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爲楚非
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諸侯乃定從
又曰范雎傳云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
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
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又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此數
寶者秦不生一焉
又曰陳平閒行杖劒渡河舡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
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
舡舡人知無有乃止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宮曰吾有三傑而能用之故吾以布
衣提三尺劒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
吾擒也
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爲流矢所中高祖罵曰病可治於

醫曰可治於是高祖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伍員奔吳舡人濟之員感其德解寶劍賜之舡人曰子達吳勿相忘劍則不敢以當

又曰魏相為丞相好武皆令諸吏有奏事者帶劍而前奏或有不帶劍者入奏事乃借劍而方敢入

又曰荊軻衛人之燕燕人謂之軻卿軻卿好讀書學擊劍以術說元君元君不用

又曰司馬相如好讀書學擊劍故母名曰犬子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摽首之劍櫑落壯大之貌）

又曰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中大夫陸賈賜他印為南越王王賜賈橐中裝千金賈有五男迺出所使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約所死家得寶劍其游漢庭名聲藉甚（言狼藉甚盛也）

又曰朱博奏王莽為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莽後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椎碎自裹以進休乃受之

又曰朱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首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務農勸人賣劍買牛曰可為佩牛乎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劍舞因擊殺之莊入為壽壽畢白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獲免

又曰孝景帝賜衛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尚盛未嘗服之也

又曰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治刀劍也）

又曰王莽使武賁以斬馬劍挫（錯）董忠

又曰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跪謝陵不應

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

後漢書曰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illegible]）也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illegible]）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謝承後漢書曰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鏤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燋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

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葦帶各一奉其勉之
又曰吳郡張業字仲叔爲郡門下掾送太守歸鄉里至河內遇賊業拔劒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傷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遺劒至河內到業死處醱祭悲哀感動路人
東觀漢記曰世祖十三年王國有獻名馬寶劒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
又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駁犀具劒紫艾綬玉玦各一
又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平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劒
又曰光武有駁犀之劒以賜陳遵

魏志曰文帝爲太子時與鄧展飲酒論及劒術不决時方食甘蔗因以習之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魏略曰嚴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劒
魏氏春秋曰魏武過城父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爲供王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已夜手劒殺八人既見食飲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
吳書曰太史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晉書曰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
又曰張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劒謂軌曰自隴已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劒矣
又曰武庫火歷代之寶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劒王莽頭皆失所在張華見龍劒排戶而飛去

又曰何攀除兖州刺史錫班劒赤舃
又曰王如初聚衆作逆敗王敦弟稜愛驍武請爲配麾下稜甚加寵遇如數與敦將角射鬭爭爲過稜杖之如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異色乃密使人激怒如勸令殺稜因稜閑晏如請劒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儛刀爲戲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斬稜敦聞而佯驚亦捕如誅之
又曰張華傳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

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大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以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子華爲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

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

又曰載記云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爲五色

崔鴻後趙錄曰張賓闊達有大節嘗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笇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勒與諸將下山東賓曰吾歷覽諸將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者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

宋書曰初世祖嘗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梁書曰天監五年廬陵太守王希聃於高昌縣獲銅瑞劍二口以聞曰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凶奴將滅白旗表徵

又曰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劍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劍一口文漫若雌雄

又曰羊侃初爲尚書郎以勇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以手抉殿柱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遷豫章王棟別宮白虹貫日三重其夜月入太微權帝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景躬自俯拾心極惡之

五代周史曰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覇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二

兵部七十四

劍中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三大二小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殞其光亡其神吳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氣如雲煙今其光已離吳王復取魚腸示之薛燭曰夫寶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劍也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王取純鈞示之薛燭矍然而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湘觀其文如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如冰將釋見

日之光此純鈞者也王曰是也客有買此劍者市之鄉二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昔閭王之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壯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造爲此劍吉者宜王凶者可以遺人凶者尚直萬金況純鈞者耶取湛盧薛燭曰善哉衔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奇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殺吳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直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群神上天歐冶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又曰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對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願君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處女將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曰聞子善爲劍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隱袁公即跪拔林之竹處女即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因舉杖擊之袁公即飛上樹變爲白猿女別去見越王越王大悅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人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劍

又曰干將者吳人與歐冶同師俱作劍前獻劍壹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未流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子作劍三年不成者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當得人而後成干將曰昔吾師之

作冶也金鐵之類不消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指投之爐中使僮女子一作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惜之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文其直千金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寡人願賚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爲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爲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其鐵英爲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劍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之精神太悅見風胡子問之

曰此三劒其名爲何風胡子曰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
工市楚王曰何爲龍淵太阿工市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
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釾巍巍翼翼如
流水之波欲知工市觀其釾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
不可衽文若流而不絶晉鄭聞此三劒而求之不得興師
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盡庫無兵革於是引太阿之劒
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
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劒威耶寡人力也風胡子對曰劒
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劒鐵耳固能有精神如此
乎風胡子曰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禹以銅鐵爲
兵天下皆服此亦鐵之神也王之德也
又曰闔閭冢吳縣昌門外名曰白虎丘磐郢魚腸之劒在
焉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又曰伍子胥走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
常人即載入舡子胥即解其劒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劒
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王有令曰能得伍子
胥者賜之千金吾欲得荊王之千金何以子百金之劒爲
漁者渡于斧之津曰亟食而去無令追者及子也子胥
行即覆舡伏匕首自刎而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
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置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
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相似反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刃
內琴中刺韓王
列士傳曰干將莫耶爲晉君作劒三年而成劒有雄雌天
下名器也乃以雌劒獻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劒在
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劒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
尒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
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劒思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
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
欲爲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晉君客令鑊煮之頭三日三日
跳不爛君往觀之客以雄劒倚擬君君頭墮鑊中客又自
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列異傳曰莫耶爲楚王作劒藏其雄者搜神記亦曰爲楚王作劒餘同也
孝子傳曰眉間赤名赤鼻父干將母莫耶父爲晉王作劒
藏雄送雌母孕尺父曰男當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上石
上劒在其嶺及産果男母以告尺尺破柱得劒欲報晉君
客有爲報者將尺首及劒見晉君君怒烹之首不爛王臨
之客以擬王王首墮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盡糜不分乃
爲三冢曰三王冢也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脩曾以寶劒
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劒也
周斐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劒侍吕功曹
月朔晨朝并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
役即投火於地以劒帶捉樹趨詣府門
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進見論
難於前特受賞賜劒玦衣服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彦考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牛
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赦
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
問此人既有盜畏君聞之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
盜其駿馬食之已而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

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聞之知是耻惡則善心將生故
與布勸爲善也一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
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字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劒於
路有人行而過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劒主永失所取
而羃慕或能差錯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
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
劒于路未有若子之仁子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乃語
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見之使人見之
乃昔時盜牛人也
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晉司空張
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劒氣華
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貴達身佩寶劒此言欲效矣乃以
煥爲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匣一枚

中有雙劒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劒光
豔照曜乃送一劒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劒華得劒并土
曰此干將也莫耶已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
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劒鮮光愈亮及華誅劒
亡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劒經延平津劒光故
墮水令人沒水逐覔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微發
曜日映川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
又曰西閭過渡河而溺焉能說諸侯過曰干將莫耶拂鍾
不錚以之攝履曾不如兩錢之錐錚楚耕切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臂中七尺

之劒欲斬死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監鐵論曰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劒也以道
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
德爲胄仁義爲劒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
不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
細矣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
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駁爐巨橐自鼓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
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礛音監礑音諸飾
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礛礑青礪也
世說曰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无所
見唯有一劒停在室中欲進取之劒作龍鳴虎吼遂不敢

近俄而徑飛上天
又曰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好寶劒可
直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
母取劒仍竊去不還荀深知是鍾无求得求思所以報之鍾
會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
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
鍾來入門便大感慟於是宅遂空廢
陶弘景刀劒錄曰夏禹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
一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
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又曰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歲次辛卯三年春鑄一銅
劒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又曰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頭山鐵鑄

一劒銘之曰夾古文篆長四尺一寸
又曰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劒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又曰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歲次戊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
又曰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劒各投五岳鎮方岳大篆書長五尺
又曰簡王夷在位十四年歲次癸酉鑄一劒銘曰日駮長三尺大篆書
又曰秦昭王在位五年元年丙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誠大篆書
又曰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三年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劒銘曰定秦李斯小篆書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閣下一口埋

在日觀臺長六尺
又曰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劒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即斬白蛇之劒也
又曰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九年庚午鑄三劒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形以應大横之兆帝崩命入玄宫
又曰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劒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霍衡華太山皆埋之
又曰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太始四年鑄兩劒各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之祥皆小篆書
又曰平帝衎在位五年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劒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又曰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國五年庚午造威斗及神劒皆鍊五石爲之銘曰神勝萬國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又曰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劒銘曰更國小篆書
又曰後漢光武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鄂水中得一劒文曰秀霸小篆書帝服之
又曰漢明帝　在位十八年元和元年戊午鑄一劒上作龍形沉之于洛水洛水清往往有人見
又曰章帝炟在位十三年建初八年鑄一金劒投之伊水中以厭膝人之怪弘景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人浴輒引之投水
又曰安帝祐在位十九年永初七年鑄一劒藏峨嵋山擬山王也
又曰順帝寶在位十九年永建元年鑄一劒長三尺四寸

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爲年號
又曰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和三年鑄四劒銘曰中興一劒無故而失
又曰曹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谷中得一劒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又曰齊王芳正始六年造一劒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又曰吳主孫權黄武五年採武昌山銅鐵作十口劒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
又曰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劒帝賜周瑜
又曰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劒銘曰流光小篆書
又曰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劒銘曰皇帝吴主小篆書

又曰蜀後主劉禪延熈二年造大金劒長一丈二尺鎮劒
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龥勵求覔不得
又曰宋劉昱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劒銘曰永蜀小篆
書
又曰蜀主劉備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劒各
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
永一與諸葛亮一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
角處所
又曰晉懷帝名熾永嘉元年造一劒長五尺銘曰步光篆
字
又曰東晉司馬衍咸和元年造劒十三口銘曰興國
又曰東晉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劒銘曰
神劒

又曰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於阿理鑄二劒一銘曰鎮山
一銘曰沈水並隸書
又曰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劒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又曰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爲帝造劒因
改元爲真君劒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申命
弘景造神劒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爲此劒長短
各依劒洞術法一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劒上刻真人玉
女名字二曰宮儀備齋六宮有劒神名無刃刻宮宿星皇
后服之三曰摘光備非常御斬刺長三尺六寸上刻風伯
雨師形名四曰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鏤作
蚩尤神形五曰伐形刻符籙道家登真圖口決六甲神長
五尺六曰四目突宮闈禍被卧止小室幄帳中長三尺五
寸七曰五威靈光長二尺許半身有刃上刻星辰北斗天市
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魅去厭即伏用之八曰風
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帝呪法禹步形勢用之九曰
司命行刑斂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者十曰禮劒生畜男
子弧矢殺劒則用之
十二曰永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十三曰閏劒長六尺所
以作十三口象閏月故也取上元甲子時加斗魁加歲正
月旦合之取風雷雨震日止環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
永治四方小篆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三